

父與子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巴金譯

父與子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本書人物表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地主，退隱的文官。

納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哥哥，退伍軍官。

阿爾卡狄（暱稱：阿爾卡夏）·尼可拉以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長子，大學畢業生。

葉夫金尼（暱稱：葉紐夏，或葉尼謝塔加，葉尼新加）·瓦西里以奇（或瓦西里葉夫維奇）·

巴扎洛夫 阿爾卡狄的同學，醫科學生。

瓦西里（暱稱：瓦西亞）·伊凡諾維奇（或伊凡尼奇） 巴扎洛夫的父親，退隱的軍醫。

阿里娜（暱稱：阿里霞）·伏拉西葉夫娜 巴扎洛夫的母親。

費多西亞（暱稱：費尼奇加）·尼可拉葉夫娜 尼可拉的情婦，後結婚。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阿金左夫（簡稱阿金左瓦，即阿金左夫夫人）年青有錢的孀婦，巴扎洛

夫的朋友。

卡奇亞（即卡太林娜）·賽爾格葉夫娜 安娜的妹妹。

耳 郡主 安娜姊妹的姨母。

波爾非利·卜特東尼奇 安娜的鄰居。

瑪特維·伊里奇·加利亞金 阿爾卡狄的堂舅，高級文官。

葉夫多克西亞（或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羅·庫克新（簡稱庫克新娜，即庫克新夫人）

丈夫分居的新式女人，西特尼科夫的朋友。

維克多·西特尼科夫 酒商的兒子，自稱為巴扎洛夫的學生。

彼得 妮可拉的青年僕人。

卜洛科非奇 妮可拉的老僕。

杜尼亞麗 費尼奇加的妻子。

米奇亞 妮可拉的次子，費尼奇加所生。

狄莫費以奇 巴扎洛夫家中老僕。

英譯本序

一

「前夜」表示着克里米時期的終結和尼古拉（一世）的專制政治之解體，而「父與子」便是六十年代中在俄國勃興的新的自由運動的預言了，牠還詳細分析了當時在政治圈子裏出現的一種極可注意的典型——虛無主義者。

屠格涅夫第一個看出了這個新典型（虛無主義者）的存在。關於這個發見，他自己的說明給我們提供了對於他的創作方法的極有興味的材料，我現在把他一八六九年在巴登寫的和「父與子」有關的筆記抄出一段來：

「我最初想到寫「父與子」，還是一八六〇年八月的事，那時我是在外特島（一）的文特諸

（一）英國南海岸外的海島。——譯者

洩海水深；這部小說使我失却了年青一代人對我的好感。不知有多少次我聽見說，而且也在那些批評的文章裏看到別人說我只是在精心製造一個我自己的觀念罷了……；可是在我這方面，我應當承認使我沒有找到一個在他身上各種原素配合得極其和諧的活人（不是一個觀念）來做我的範本，我絕不會想來創造一個典型。我往常總是需要一個我可以站定腳跟的基礎。我寫「父與子」時也是這同樣的情形。主角巴扎洛夫的範本是一個年青的鄉下醫生。他在一八六〇年前不久逝世。據我看來在這個非常的人物身上已經表現了那種剛剛顯露出來的原素，這時他還是混亂不清楚，後來卻得到了「虛無主義」的稱號。這一個人給我的印象是很強烈的，起初我自己也不能够混淆。可是我充分利用我的耳目，觀察我四周的一切事物，而且極力倚賴我自己的感覺。使我感到困惱的是我完全沒有遇到一個在我看來面面俱合的觀念，甚或類乎這的暗示也沒有見着。因此疑惑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父與子」一八六二年春天在卡特可夫的報紙「俄羅斯使者」上面發表，那是「年青一代人」的機關報，可是這部小說立刻引起了猛烈的攻擊，對牠的非難是極烈，極深，而且久遠的，因此這件意外事情便成了文學史中最有趣的篇章。很少有一個像這樣偉大的藝術家這麼廣大，透澈地引起公衆去注意在他們中間勃興的新思想而加以仔細研究；很少有一個像這樣偉大

的藝術家跟他自己的黨派會發生這樣激烈的衝突；公衆受了黨派的熱情的支配而不能瞭解一件純粹的藝術品，——關於這個也許從來就沒有過像這麼顯著的例子。小說發表的結果在兩種政治派別中間都產生了普遍的激動。在那時候每個人都注意地等著看政治舞台上的第二場戲是什麼。在一班俄國青年看來最近實現的農奴解放不過是許多民主方案的前奏曲，而反動派却認為這種政策乃是國家敗壞並且滅亡的開端。新舊兩派中間的這種迅速增加的嫌恨，像一股火那樣，只需要一陣風便可以熊熊地燃燒起來。巴扎洛夫的性格和目標對那班屠戮滅正是天賜的東西，他們在那裏面很高興地找着一種在俄國青年中間普遍的潛伏的革命思想之符像；他們連忙擁到屠格涅夫身邊親暱地慶祝這個自由主義的老戰士在描寫虛無主義者之深刻與誠實方面的成功。可是我們現在看屠格涅夫自己怎樣說法：——

「我不想詳述這部小說所產生的效果。我只說每個地方都有成千的人講着這個字眼，在阿卜拉辛商場大火（一）的那一天我到了聖彼得堡，別人看見我第一句話便是：『看看你的虛無主義者做的什麼事情！』……那些和我接近，同情我的人對我表示一種近於憤怒的冷淡，可是

（一）這是一八六五年聖彼得堡的大火。反動派一口咬定說是進步分子放火。——譯者。

從反對的黨派中，從敵人那里，我卻得到欣賞，差不多還得到擁抱了。這使我慕明其妙，而且也傷害了我；可是我並沒有受到良心的責備。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是誠實地完成了我要描寫的典刑。我不但沒有帶一點偏見，並且我還是抱着同情來完成了牠的。有的人攻擊我侮辱了年青的一代，並且帶着輕蔑的笑聲對我說要燒掉我的照像；相反的，另一些人又帶着責備我過於諂媚了年青一代人……一個通信者說：「你匍匐在巴扎洛夫的脚下。你假裝在挑他的錯，可是你却低他脚下的塵土。」另一個批評家把卡特可夫跟我當作兩個陰謀家「關在自己的小房間裏製造陰謀和流言來陷害青年俄國的力量。」一幅動人的圖畫！……我的批評家把我的著作稱作一本宣傳的小冊子，他們還譏起我的被傷害了的虛榮心。……一個陰影橫在我的名字上面。我並不欺騙我自己。我知道那個陰影會留下來的。」

在政治這種把戲裏面，你對手的錯誤和承認在輿論界看來便是你自己的好處（這種說法復可以解釋爲什麼那些政界的騙子容易得勢，）因此屠格涅夫，這個偉大的藝術家，他爲着那要忘恩的公衆創造巴扎洛夫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不過不知道別的寫作方法而已。」現在他受到損失後才明白了這回事情。年青一代人因爲巴扎洛夫和他的虛無主義被「父親們」公開利用，感到絕大的憤怒，便趨向極端，斷定巴扎洛夫只是嘲諷他們的一幅諷刺畫。他們不承認

巴扎洛夫是他們裏面的一個人，或者他代表了他的任何意見；就是在今天安塞麥的殘留下來的老虛無主義者還會熱烈地指出他那幅含糊不清的肖像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對於巴扎洛夫的一致非難的原因是容易明瞭的；屠格涅夫對於他的著作的聰明透徹，並不會爲虛榮心與胆怯所妨害，更沒有被少數批評家的愚昧的攻擊所損傷，他立刻看透了事情的核心，他說：

「誤解的全部原因在於巴扎洛夫這個典型並不會有經過尋常發展階段的充分時間。在他剛剛出現的時候作者便攻擊他。不過我採用是新的方法，正和我描寫的是新的典型一樣——我用了寫實來代替理想……讀者看見作者對他自己的產兒不明白地表示一點同情或憐惡，便覺得莫明其妙起來。讀者就不高興了……書本究竟是寫來供人消遣的。」

這段話分析得多麼透徹，諷刺得多麼巧妙！巴扎洛夫的性格確實是一個大運動的核心之一個概要，無怪乎那班只受過平庸教育的人（他們是這運動的未來的工具）看見他，就會發生驚訝，嫌惡，甚至恐懼了。平常的人只在他的同伴身上見到他自己的品性，並且把他自己的鄙陋渺小加在別人身上。因此巴扎洛夫的深刻便刺激了那極其普遍的平凡人的淺薄。年青一代中間，那些理想主義者看見巴扎洛夫並不完全受着他們的夢想的鼓舞，便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巴扎洛夫走得更深一點，叫平常的人感到一下震驚，這把他們的虛榮心傷害了。於是大家圍着屠

格涅夫亂叫起來，而且叫得太好了。巴扎洛夫是屠格涅夫的創造中最有特性的成就，然而牠却使得別人對他（作者）暗中猜疑甚至誹謗，還毀滅了他在那些他真心表同情的人身上的影響，而且甚至損害了他在當時的領導的小說家的地位。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教訓。沒有一代人會瞭解自己的；他們熱烈地歡迎友人給他們的肖像和 人給他們畫的諷刺畫；可是對一個新的典型却不加寬容，每個人連忙去諷解他，辱罵他，毀滅他。

對於巴扎洛夫的諷解的確是很普遍的，所以屠格涅夫曾經斷定說：『在那時候只有兩個人瞭解我的意向——托思退益夫斯基和博特金。』

托思退益夫斯基是屬於反對一派的——斯拉夫派。（二）

二

那麼巴扎洛夫究竟是什麼呢？

屠格涅夫後來逐漸利用着一些機會，有時在一篇論文裏，有時在一封私人通信，或者一封

（一）屠格涅夫算是西歐派——譯者。

公開信函裏對人們施於他心愛的人物身上的攻擊，加以辯駁。因此在一封致俄國某夫人的信（一）裏他便說：

「怎麼，連你也說我描寫巴扎洛夫時，有意給年青一代人繪一幅諷刺畫。你也重複着這種——恕我直說——白癡的責備。巴扎洛夫，我的心愛的孩子，爲了他的緣故我跟卡特可夫吵了架；巴扎洛夫，我把我所使用的彩色完全渲染在他身上；巴扎洛夫，這個聰明的人，這個英雄竟然是一幅諷刺畫！不過我知道我要洗清也是無用的。」

在一封給海德堡俄國大學生的信裏他反覆地說：

[Faster comme un Caniche (像獅子狗那樣地詭譎) 我不願意；雖然照這樣做法我一定可以把所有的年青人馬上拉到我這一邊來；可是我不肯拿這一顆的讓步來收買人心。我甯願敗北（並且我相信我已經失敗了），不肯用詭計獲勝。我夢想着一個險峻的，野蠻的，偉大的人物，他一半脫離了蠻性，他強壯，凶狠，誠實，可是他必須滅亡，因爲他總是走在時代的前面。我夢想着一個類似蒲加切夫（二）的人物。而和我同時的年青人却搖頭對我說：「老傢伙，你侮辱了我們。你的阿爾卡狄也好得多。只可惜你還沒有把他寫得完全。」我沒有別的辦法，

（一）見「回憶屠格涅夫」一書，一八八七年出版。——原註。

只好像一首吉普色歌裏面所唱的那樣，「揭下我的帽子探探地物一個躬」。

那麼巴扎洛夫究竟是什麼呢？

各種的著作家都一致認為在他的身上只有「批評，和無情的，空幻的，銳利的分析，以及絕對否定的精神，」但這是一個錯誤。巴扎洛夫正是產生出歐洲各大京城革命者中戰鬥典型的那個主義之表象，他表現將科學最初應用到政治上面去的科學者的赤襟的心靈，他的直接的出身便是用那種論理的深切之精神（即俄國的熱狂），或者用獻身理想的熱忱（這也許是斯拉夫人的特殊的稟賦）來辯護的德國科學。他所代表的是在思想與政治兩方面的近代革命運動的根，而不是由這些根發生出萌芽。因為純粹的科學精神（他知道自己是被過去的偏重感情，混亂，迷信等等桎梏了的）的最初產物必須是破壞的。巴扎洛夫的第一個職務便是「破壞」。然而在本質上他還是贊成近代科學的懷疑精神的。他的口號是「現實」，不是像一般非常懼怕的人所忽促斷定的「否認」。屠格涅夫對一班年青作者的唯一勸告是「關於你自己的感覺這方面，你需要着真理，殘酷的真理，」他自己甚至宣稱，「除了他的藝術的見解以外，我差不多

（二）十八世紀俄國農民革命的領袖。——譯者。

實阿巴扎洛夫的全部主張。」六十年代的淺薄的唯物論並不是科學精神的基礎，不過是牠的一時的表現；那些反對藝術、家庭、社會制度的初期虛無主義者只是擺脫傳統的束縛，準備來應付那個不可避免的鬥爭罷了。巴扎洛夫雖然是一個民主派，他跟人民的密切關係，還是由他對人民的輕視一點得到證明。他本質上是一個單獨的個人地獨立着，拿着一對對他有用的「主義」，牠們彷彿只是他手裏的器具；社會主義者也好，共產主義者也好，個人主義者也好，在他的必經的階段上，他這個世紀反抗集權政府的專制，下一世紀又會反對黨派的愚昧的專制。巴扎洛夫若作爲一個典型看，則這典型已盡了牠的職分跟着牠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消滅了；若作爲一個人看，則這人便是歷史中的一個新的開端。他的出現劃消了兩個宗教的分界線：第一個是過去的宗教，即信仰；另一個是正在成長的今日的宗教，即科學。他的職責便是破除一切人們所稱爲神聖的事物，要盡這職責，他的身體的自我主義却是不可缺少的。他不服從習慣也不服從法律。是他自己的法律，他專心顧着他正在研究的事實，他擺脫了那些妨礙最強的人前進的愛情與義務的束縛。他代表着那種與大自然不絕地苦鬥要求出牠的嚴嚴的法則的心靈，這心靈完全擁護着「實有的」，而與那些追隨着牠們自己製造的「似有的」或是「應有的」玉國的心靈相對抗。因此他便是詩和藝術的敵人，因爲詩與藝術誘惑人去順從大自然，而增加

了大自然對人的魔力；巴扎洛夫的最大目標便是看清楚大自然怎樣在那無數的幻想與理想的兩網後面活動，而且看清楚大自然爲了使得人羣完全擺脫她的吩咐之故而在他們心中發展了那個信仰之種種特殊的功用。最後，在那被謬中斷之道的英國人看來巴扎洛夫不過是一個樣子不好，趣味不好，態度不好，而又極端自大的人，巴扎洛夫代表着從多年的迷信中，從長期折磨人的傳統的噩夢中覺醒起來的人類。他光赤着身子站在一個聽不見一切聲音的漠漠的天空下面，可是他覺得並且知道在他的脚下是一個堅實的褐色的地球。

這個典型雖然今天發展到一個許多特殊分枝交錯的網，可是我們也不難去追溯在近三十年暴風雨的時期中牠出現與消滅的蹤跡。也許這個典型的天才與精力主要地是奉獻給實驗的科學，而不是奉獻給政治的；可是我們只要略略一看歐洲大陸的革命（思想與行動兩方面）歷史，便知道每個運動都是被巴扎洛夫的思想鼓舞起來的，不過領導者却是各種各樣的人罷了。就像五十年前的爭自由的民衆運動在拜倫主義裏面找到了偏重感情的與浪漫的表現那樣，我們現代的民衆運動在思想上是現實主義的，而且求科學來支持牠們。蒲魯東，巴枯寧，卡爾·馬克思，第一國際分子，俄國恐怖主義者，他們跟巴扎洛夫都有一點關係，可是在這些或者別的運動中他的最親近的族人我們相信却是那些默默地工作，而且始終沒無聞的人。屠格涅夫叫巴扎洛

夫死在未成名的時候，這是作者的天才之筆。他是取攻勢的，在他的破壞行為中他自己也被毀了。巴扎洛夫這類人不能成名的原因很多。一個原因，他們的信徒，阿爾卡狄們，並不能了解他們；另一個原因，參加運動的那一羣沒有多大興趣的人多少總喜歡顧到自己個人的利益，而且他們很少擁戴一個不顧一切黨派與賞罰、只爲自己的一套真理努力的人做領導者的。因此巴扎洛夫們必須單獨工作，他們得不到一點幫助却要完成最危險的事業。他們還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的殘酷的，破壞的力量吸引了十個人來，却趕走了一千人。平常的人非常害怕巴扎洛夫，甚至不敢和他接觸，巴扎洛夫們就像個破壞者一樣，就是在自己的圈子內也是不受欢迎的。過去在政治生活中他們受壓迫，或者被流放，便是在科學界中他們總是不等到他們的真正主張被人認識以前就被排擠出去了；如今事情已經暫時上軌道了，而學院方面，人民方面都在宣稱巴扎洛夫的存在是一個錯誤，沒有他，人羣還可以過得更好的一點。

至於羣衆，忘恩的羣衆，巴扎洛夫曾經從那些不能生產的腐敗的手中爲他們奪回了好多東西，他並且爲着他們跟那專制的官僚的勢力鬥爭，甚至削弱了牠的力量，可是他們的意見和紀念又跟他的勇敢而且英雄般的肖像有什麼相干呢？是的，「英雄般的」，像屠格涅夫自己對那羣巴扎洛夫的淺薄的攻擊者動怒時給他的創造品（巴扎洛夫）加上的那個形容詞，巴扎洛夫所

呼吸的空氣全是艱難與危險，他一動就會遇到攻擊，他放棄過去了的舊的真理，輕視批評，更輕視稱讚，他英勇地逆風、逆流獨自走他的路。勇敢的人，他獻身於自己的事業，不管那是什麼樣的事業，他的快樂便是孤獨奮鬥，眼看著羣衆總是往有利無害的地方跑。巴扎洛夫的生活是：輕視光榮，輕視成功，輕視別人的意見，不讓任何事物（甚至愛情）插身在中間，來妨礙他的進路，死來到時便轉身面著牆壁，下面街中還送上來人們歡迎最近光臨的人民的英雄的叫聲，羣衆！巴扎洛夫跟羣衆的怯懦剛好是一個對照。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愛他的祕密。

三

作爲一件藝術品看來，「父與子」在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中算是最有力量的，巴扎洛夫這個人物固然是這本詩的政治中心，靠着牠，其他的人物才顯出了各人相當的重要，同時他還是一個這樣的人物；在他的身上人類無力與渺小之永恆的悲劇竟體在「永遠溫刺的」人的戲劇」的一些場景裏表現出來了。這個人物把每件事和每個人駕馭得多麼好，在他的嚴峻的誠實面前一切都倒退了。那兩個有着高等教養與門第的「形式的家長」：尼可拉與帕威爾，他們代表著「過去」；那個偏重感情的阿爾卡狄代表着「現在」；巴扎洛夫的父母代表着妨礙一個從事學生

事業的家庭的束縛；阿金左夫人體現了一個美麗女人的魔力——所有這些人都找到了他們的適當的地位，可是「父與子」的特別的力量，差不多是史詩的力量，還是從屠格涅夫的寫作方法來的；他使我們感到巴扎洛夫的個人的「人的悲劇」是和在淡淡的大自然裏面充滿了的永久的悲劇相關聯着的。在「前夜」裏屠格涅夫創造了戰爭與愛國心的空氣，把他的人物放在一個時的背景上。可是在「父與子」裏時的背景便是大自然本身，她用她的手一下一下地撒播着生命與死亡，這兩顆種子還是依着命運的同樣有規律的投擲撒下來的，牠們互相銜接，發芽生長。這小說既然是拿大自然來做了背景，因此讀者從道書中便會感到一代人帶着他們的新鮮活潑的血液很快地死去了，還有另一代新的人，就要到來的一代人，他們的工作也會忽忽消沒在這個背景裏面；讀者又會感覺到大地看見她的兒女消失在陰影裏，並且相繼被殘酷的黑夜覆蓋了時她仍然保持沈默。在這本小說裏一切事情全是用日常生活的寫實語句來表現的，而那些人物時而跟我們會接近好像同伴似的，時而又像是一些遠遠的人影在一個廣大的天幕下面慢慢走着；屠格涅夫那管樸實而精巧的筆下的風景，牠的效果使我們看見那些男人女人跟他們脚下的母地和天上的藍天二者的真實關係。這種效果在近代西歐小說中倒是很少見到的，那些小說所描寫的大抵是關於純粹的室內生活；可是這個俄國小說家因為有一種廣漠的草原（他們孕育着農民

生命)的廣闊遼遠的襟袖的感覺，便從這里爲他的總劃取得了藝術的力量，而這些草原正是一個陰鬱的背景，寫來安道他所描寫的那些孤獨的個人。屠格涅夫運用了這種悲劇的奧妙的調子，他用了最大的技巧創造出巴扎洛夫、和那展開在他面前的他的全部野心，以及他的未來的勝利，這是表現着人的征服一切的利己心被死的針刺征服了的永久的典型。巴扎洛夫，他從不向左右側看，他在從事畢生的事業時對打破心靈製造的鍊錘的事情絕不遲疑，巴扎洛夫，他不信任大自然，却要去探究她的最隱秘的法則；巴扎洛夫，在他對於知識的敏銳的追求中，却被他挑選來使用的武器毀了。他自己的工具，那把解剖刀，給他帶來死亡，他的身體縮在那個比他先死的農人的身旁。死的場景是這部偉大小說的偉大的頂點，我們談到牠，便不能沒有感動。不管讀者是什麼樣的人，只要他讀到充滿無限憤激的那幾節，例如那父親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在門後偷偷望着他的垂死的兒子的一節，他叫着；「還活着，我的葉夫全尼還活着，現在他有救了。妻啊，妻啊！」的一節，死亡來了以後，他叫着：「我說過我要反抗。我反抗，我反抗！」的一節，那麼他吟誦的聲音一定會中頓的。何等的藝術，何等的天才，我們只能重複地說，年老的雙親在墓前的那個不朽的樸實的場景之極端的莊嚴使我們的精神只有低首膜拜，在那個場景中屠格涅夫用了寥寥幾筆便把人生的無限的抱負，無窮的渺小繪出一個大槓來。

讓我們從原書中抄擷短短的一節來結束這篇短文，那個標識了「父與子」最後幾頁的聲音會在屠格涅夫的許多讀者的心中得到一個迴聲吧：「巴扎洛夫的紀念，」卡奇亞在她的丈夫的身邊輕輕地說……可是阿爾卡狄不敢高聲提出觀飲的話，「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可以飲這觀杯，將這微小的祭禮來酬勞屠格涅夫生前爲了提出這觀飲而得到友伴們的厭惡，冷淡甚至憤怒的那些時日吧。」

一八九五年六月愛德華·高爾納特

「喂，彼得，還看不見？」

問話的是一位年紀滿了四十的紳士，時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這紳士上身穿了一件滿是塵土的上衣，下面配一條間格紋的褲子，他從 S 巷驛站裏走出來，立在低的台階上，頭上沒有戴一頂帽子。他是在對他的僕人講話，那是一個短胖的年青人，下頷長了些略帶白色的汗毛，一對小眼睛沒有一點光芒。

這僕人，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藍寶石耳環，他的顏色不勻的擦了油的頭髮，以及他的文雅的舉止——都顯出來他是一個屬於那新的進步的一代的人，他隨意地向著大路那邊望了望，便回答道：

「老爺，看不見，一點也看不見。」

「一點也看不見嗎？」紳士再問一句。

「老爺，看不見。」僕人又回答一次。

紳士嘆了一口氣，就在一條小凳上坐下來。

我們現在趁著紳士縮着腳坐在那裏，帶了沈思的樣子穿過四周的時候，把他向諸位讀者介紹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他的產業就在離這個驛站有十五俄羅斯特（二）的地方，這是一片上好的田產，有著兩百個農奴，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在他把地分了給農人，並且創辦了「田莊」以後——有二千精沙吉納（二）。他的父親，一個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戰役（三）的將軍，是一個粗野的人，沒有受過完備的教育，不過性情卻不乖張，這是一個道地的俄國人，他一生都銷磨在軍隊裏面，起初做旅長，後來升任師長，常用駐紮在外省。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階，他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他的哥哥帕威爾一樣生在俄國南部（關於帕威爾，我們以後還要談談的。）十四歲以前他一直在家裏讀書，

（一）「維爾斯物學於〇·六六二九英里。」——譯者。

（二）「精沙吉納」約等於二·五英畝。——譯者。

（三）即拿破崙攻入莫斯科的戰爭。——譯者。

周圍都是一些平庸的教師，不拘禮節卻又會詼諧的副官以及所有普通的官佐和參謀。他的母親是加利亞金一家的小姐，未出嫁時閨名叫雅蕙美，可是做了將軍夫人以後便改稱為雅·嘉浮克麗亞·苦惹敏尼西娜·基爾沙諾夫，她是屬於那些「官派十足的長官太太」一類的女人。她戴的是華麗的帽子，穿的是綉綉作響的綢衣，在教堂裏總是她搶先走到十字架面前；她講起話來聲音很高，而且嘵嘵叨叨騰個不停，她還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給他們祝福——

——一句話說完，她是儘量地過着享樂的生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因為是一個將軍的兒子——雖然他並沒有絲毫勇武的表現，而且他甚至沒有被稱為「樞夫」的資格，——便不得不學他哥哥哥帕威爾的榜樣，也去報了名進軍隊服役；可是就在他得到委派的消息的那一天，他跌斷了一隻腿，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好起來時他却成了「個瘸子，那一點輕微的殘疾是一輩子醫治不好的了。他的父親只得從此斷念，讓他去做文官。等他到了十八歲父親便帶他到聖彼得堡去進大學。恰好在這時候他的哥哥又在禁衛軍裏供職。父親讓兩弟兄租了一套房閣住在一處；又托了他們的一位堂舅偶爾來照管一下，那是一個現任高等文官，名叫伊里亞·加利亞金。以後父親便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妻子那裏去。他過了好些時候才給這兩個兒子寄一封信去，大張的灰色信紙上塗滿粗大的軍隊書記體的字跡。在信紙的最後，他還用花體字小心地寫着自己的名

字：「彼得，基爾沙諾夫，陸軍少將。」一八三五年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在大學舉了業，就在這一年基爾沙諾夫將軍因為閱兵成績不好，被剝除現職，只得帶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正打算搬到塔夫利奇花園那邊居住，並且已經加入了英國俱樂部做會員，可是他突然中風死了。雅基洋克麗亞。苦難費尼西爾不久也跟著去世；她過不慣首都的那種沈悶的日子；離開賤賤的相醫寡嫂的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愛上了他的房東卜列波羅文斯基（一個小官吏）的女兒，那時他的父母還活著，這件事情給他們添了不少的煩惱。那是一個美麗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謂「前途的」女子。她喜歡閱讀報紙上「科學」欄裏的那些正經文章。他等清自己的喪服一滿，便立刻和她結了婚，並且辭去他父親生前給他謀得的文官職務，同他的妻子馬麗安家庭的幸福，起初他們住在農林院附近的一所別墅裏，後來搬進威裏一層精緻的小樓房，那屋子有著一道潔淨的樓梯和一個通風的客廳，最後他們又搬到鄉下去，就在那里定住了下來，不久生了一個兒子，阿爾卡狄。這對年青的夫婦過得非常快樂，非常平靜；他們很少有過一刻的分離；他們在一塊兒讀書，四隻手同時彈鋼琴，兩個口同聲唱一首歌。她又種花養鳥；他也有時也出去打獵，和管理田產上的事務。在這中間阿爾卡狄在快樂平靜的環境中漸漸地長大起來了。十年的光陰像夢一般地過去。一八四七年基爾沙諾夫的妻子病逝，他差一點兒受不

起這個打擊；不到幾個星期他的頭髮就變成灰白了；他正要動身到外國去旅行，希望藉此減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就接著來了（二）。他只得到鄉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他什麼事都不做，過着一種疏懶的生活，然後對改良他的田地的事情感到了興趣，他便動手做起來。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兒子送進大學；他同他兒子一起在彼得堡過了三個冬天，他很少出門到什麼地方，只是竭力和阿爾卡狄的一班年青朋友熟識。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夠去彼得堡，因此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見他在德里等候他的兒子像他自己從前那樣地舉業回來，——他頭髮完全灰白，身子仍還肥壯，不過肩背顯得微駝了。

那僕人由於體筋的關係，也許還是因為他不願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退到大門邊，點燃烟斗抽起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埋下頭，望著那破舊的台階；一隻帶斑點的肥鷄安靜地遮着黃色的肥腿一步一步地向他走來；一條軟綿的鬚鬚怯地蜷伏在欄杆上面，對他散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太陽十分炎熱，從靜站的陰暗的過道中溢出一股熱熱的樺麥麵包的味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落進沉思裏面了。「我的兒子……大學畢業生……阿爾卡夏（二）……」這些字眼翻

來纏去地在他的頭腦中打轉；他竭力要去想別的事情，可是這類思想又回轉來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戚地喃喃說：『要是她活到現在就好了。』一隻肥肥的深藍色的鴿子飛到路中來，牠急急地走到井邊一個泥水壑前去飲水。尼可拉·彼在洛維奇剛在穿牠，可是他的耳邊已經響起了由遠處駛近的車輪聲。

「老爺，好像是他們來了，」僕人突然在門口出現這樣稟報道。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跳起來，注意地去看大路。一輛三匹馬拉的车子在前面出現了；他還看見車子裏面一頂大學生制帽的藍帶子，一個熟習的親愛的臉龐的輪廓。

「阿爾卡夏，阿爾卡夏！」基爾沙諾夫一面叫着，一面揮動兩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會兒功夫，他的嘴唇便貼在一個年青女大學畢業生的無鬚的、滿帶塵土的、太陽晒黑了的臉頰上面了。

「爸爸，讓我先拍一下身上吧，」阿爾卡狄說，因了旅途的辛勞，他的聲音略有一點發啞，不過這還是孩子的聲音，而且像給子那樣的濟朗，他高高興興地回抱他的父親：「我把你一身也染上塵土了。」

「不要緊，不要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慈愛地微笑道，他伸手在他兒子的衣領上拍了兩下，也把自己外衣拍了兩拍。「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說着，便往後退了幾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地向着驛站的院子走去，口裏嚷着：「那邊，這邊；馬上給我們套馬。」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似乎比他的兒子還更興奮；他似乎有一點兒慌張，有一點兒胆怯。阿爾卡狄止住他。

「爸爸，」他說，「讓我介紹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給你，我在信裏常常提起他的，他真好。願他肯到我們家裏來作客。」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很快地走回來，走到一個剛從四輪車裏下來的，穿着長長的寬大的粗衣服的高個子面前，那個人遞了一翹才把手伸給他，可是他仍舊緊緊地握住那個人的沒有戴手套的現紅色的手。

「您這次光臨，我十分高興，而且非常感激，」他開始說，「……請教您的大名和您的父名。」

「葉夫金尼·瓦西里耶夫，」(一)巴扎洛夫迴顧地可是聲音嘹亮地答道；同時他翹下衣領，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他的整個面孔。這是一張瘦長臉，寬廣的前額，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帶綠色的眼睛，紅黃色的下垂的鬍鬚；一個安靜的微笑使他的臉龐顯得有了光彩，而且表顯出他的自信心和聰明來。

「親愛的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您在我們這兒不至於感到沉悶無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繼續說。

(一)葉夫金尼是名字，瓦西里耶夫或瓦西里以奇是父名，意思是「瓦西里的兒子」，把名字和父名連在一起叫，算是一種客氣的稱呼。——譯者。

巴扎洛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動，不過他並沒有回答，只是把帽子摘下就是了。他的濃密的長髮掩藏不住他頭上隆起的頭角。

「那麼，阿爾卡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掉轉身來對他的兒子說，「要不要現在就套車，還是你高興休息？」

「爸爸，我們還是回家休息吧。叫他們就套上馬。」

「馬上就走，馬上，」他的父親同意道，「喂，彼得，聽見沒有？趕快去套馬，好孩子；快點。」

彼得是一個受過新式訓練的僕人，他並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遠遠地對他鞠一個躬，便跑出門不見了。

「我是坐雙輪車來的，不過我另外還給你預備了三匹馬。」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囑叨地說，阿爾卡狄剛向那個管理驛站的女人要了一鐵杓子的水來，正拿到嘴邊喝着，巴扎洛夫點燃煙斗，向那那個正在卸馬的車夫走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濟往下說：「我的車裏只有兩個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樣……」

「他會坐那輛四輪車的，」阿爾卡狄低聲打岔道：「請你不要和他講禮節，他是個了不起

的人，非常樸實——你以後會明白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馬夫把馬牽了出來。

「喂，快點，大懶子！」巴札洛夫對車夫說。

「米吐哈，聽見沒有？」另一個車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邊，兩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後面開的口裏，「這位老爺怎樣叫你，你真是個大懶子。」

米吐哈不答話，只是把他的帽子輕輕往上一推，然後從那匹流汗的鞍馬（一）身上卸下糶繩來。

「快點，快點，夥計們；來幫個忙，一會兒大家都有酒喝！」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嚷道。不到一會功夫馬都套好了；父親同兒子坐在雙輪車裏，彼得爬上了車沿；巴札洛夫跳進了四輪車，把頭放在皮轎子上，於是兩部車子便轟轟地開去了。

（一）駕在車輪中間的馬。——譯者。

「你畢竟在大學畢業，又回到家裏來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時而拍拍阿爾卡狄的肩頭，時而拍拍他的膝，又說一句：「畢竟回來了。」

「伯父身體怎樣？他好麼？」阿爾卡狄問道，雖然他心裏充滿了真摯的，而且帶點孩子氣的高興，他却又願意在這時竭力不談感情的話，只說一些普通的家常話。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來接你的，可是因了別的事情他又不來了。」

「你等了我多久？」阿爾卡狄問道。

「哦，差不多五個鐘頭。」

「我的好爸爸，」阿爾卡狄便轉過身去，在他父親的臉頰上接了一個很響的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輕輕地笑出聲來。

「我給你買了一匹很好的馬，」他說，「你等着看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翻過了。」

「巴札洛夫有一間屋子嗎？」

「我們也給他預備一間就是了。」

「爸爸，請你好好地待他。我說不出來我多麼看重他的友誼呢。」

「你是近來纔同他熟識的吧？」

「是，最近纔熟識的。」

「啊，難怪我去年冬天沒有見到他。他是研究什麼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學。不過他什麼都知道。明年他還要去考醫生。」

「呵！他還是醫科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靜了一會。過後他又伸手揸着前額問

道：「彼得，那些趕車的是我們的農人嗎？」

彼得朝着他的主人所指的方向望去。幾輛大車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走過，拉車的馬都沒有加上馬勒。每輛車上有一兩個把羊皮衣服敞開的農人。

「老爺，是的，」彼得答道。

「他們往哪兒去，——進城去嗎？」

「我想大概是進城去。」他輕蔑地再加一句：「到酒館去，」同時他微微轉一下頭向着車夫；好像要求那車夫讚許似的。可是車夫連筋肉都沒有動一動；那是一個舊式的人，自然不讚

成年青一代人的新見解。

「今年農人給我找了不少的麻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着對他的兒子說。「他們不肯繳租。我還有什麼辦法？」

「可是你還滿意那些僱來的長工吧？」

「還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低聲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動他們起來同我搗亂；他們不肯出力做活。他們把農具都弄壞了。不過他們也還耕了地，做得還不錯。只要事情有了一個頭緒以後，就會完全上軌道的。你現在對田上的事情有沒有興趣？」

「這裏沒有一個蔭涼地方；真可惜，」阿爾卡狄不回答他的問話，却另外說。

「我在北面露台搭起了一個涼棚，」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現在我們甚至可以在露天裏吃飯了。」

「那麼還會太像一所避暑的別墅了……可是這是廢話。這兒空氣真好！味道多麼新鮮！真的，我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一塊地方有我們這兒草地一樣香的！而且天色也……！」

阿爾卡狄突然閉了嘴，偷偷地朝背後看了一眼，就不再說下去。

「的確是這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着說，「你是在這兒出世的，所以你對這兒的一

何都有一種特別的——」

「得了，爸爸，一個人生在那一個地方，那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

「不這絕對沒有關係。」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瞪了他兒子一眼，車子又走了半維爾斯特光景，他們兩人誰都沒有講話。

「我不記得我給你的信裏提過沒有？」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開口說。「你的老奶媽要哥哥夫婦死了。」

「真的？可憐的老婆婆！卜洛科非奇還在吧？」

「還在，一點兒也沒有改變，還是那樣地一天曬哩咕嚕。老實說，你在瑪利因諾找不到多少改變的。」

「總管還是舊人麼？」

「啊，這就換了人了。那些做過家僕的農奴解放以後，我決定不再留用，或者至少我不給他們做什麼有責任的事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阿爾卡狄亞若彼得，便放低聲音解釋

道：「*Il est libre, en effet*（法語：的確，他已解放了，）不過，他只是個當差。我現在用的總管是一個城裏人；他看起來倒像是很能幹的。我給他一年二百五十盧布的薪水。可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到這里，便伸手去擦他的前額和眉頭，還表示出來他心裏的不安，「我對你說過在瓦利因諾找不到什麼改變……這話並不十分正確。我覺得我應當首先對你說明，雖然……」

他就疑了片刻，然後用法國話說下去：

「也許一個嚴正的道德家會說我的公開說明是不應該的；可是一來事情隱瞞不了，二來，你是知道我對於父子間的關係素來有一種特別的見解。自然，你要責備我，也不是不應當的。在我這樣的年紀……一句話說完……那個……那個女子，你也許已經聽見說過她了……」

「費尼奇加嗎？」阿爾卡狄隨口問道。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打了臉。

「請你不要高聲提她的名字……唔……她現在跟我同居了。我把她搬了進家裏來……佔了兩間小屋子。不過這是可以變動의。」

「呵，爸爸，爲什麼要變動呢？」

「你那朋友要住在我們家裏……這有點不方便。」

「請你不用就心巴扎洛夫。他完全不管這種事情。」

「好的，可是對你也不便，」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又說，「最壞的是——我們那間耳房又太小了。」

「得了，爸爸，」阿爾卡狄插嘴說，「你好像在這敷衍的；我想你不害羞吧。」

「自然，我應當羞愧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答道，他的臉發紅了。

「廢話，爸爸，廢話；請你不要再說了！」阿爾卡狄愛慕地微笑道。他又暗暗地想：「這有什麼可道歉呢？」他的心中充滿了對這位仁慈良善的父親的一種帶讚卑意味的愛，同時還夾雜着一種暗中以爲自己優越的感覺。「請你不要再講了，」他再說一遍，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思想的前進和解放，而大大地高興了。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還在撫自己的前額，這時便從指頭底下看了兒子一眼，心裏起了一陣悲痛……可是他馬上又埋怨自己不該這樣。

「我們的田地畢竟到了，」過了半會，他又說。

「那麼前面是我們的林子吧，是嗎？」阿爾卡狄問道。

「是的，只是我把木頭賣出去了，今年他們就要來砍的。」

「爲什麼要賣掉呢？」

「我需項錢用；況且那片地也得分給農人。」

「給那些不繳租的農人嗎？」

「那是他們的事情；況且他們總有一天會繳納的。」

「我很可惜這林子，」阿爾卡狄說，他便眺望起四周的景物來。

他們所經過的田野够不上說是風景如畫的。一片一片的田地接連着，一坵一伏地一直連到天際；有些地方可以看見樹林，還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峽谷，裏面長了稀疏的矮樹，簡直就和加寨林女皂時代的舊式地圖上面繪出的叢魯一樣。他們還經過一些凹岸中間的小河，狹窄分隔的小湖；他們又看見一些小村莊，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頂大半崩塌了，矮樹編成圍籬的穀倉傾斜了，荒廢的打麥場也張開了脫落的大門。教堂中有的是磚砌的，泥灰也剝落了；有的是木料建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莖園裏長滿了荒草。阿爾卡狄的心漸漸地冷起來。好像故意來變成這幅圖畫似的，他們沿途遇見的農人都穿着破舊的衣服，驢清瘦弱可憐的小馬，一株一株的柳樹被剝下樹皮，斷去樹枝站在路旁，像一排衣服襤褸的乞丐；餓得瘦小不堪的亂毛蓬蓬的

母牛，貪婪地亂嚼着滿邊的野草。牠們看起來好像剛從什麼殘暴的惡魔的利爪下面逃出了性命似的；在明朝可愛的春日裏看見這些瘦弱饑餓的青蛙的可憐景象，使人彷彿見到一個白色的幽靈似的，想起了那漫長的寂寥寒歡的寒冷的冬天和牠們的風暴與霧凇。……「不，」阿爾卡狄想道，「這不是一個富裕的地方；牠給人的印象不是豐裕與勤勞；牠不能，不能照這樣下去；改革是絕對必需的……可是人怎樣實行改革呢，又從什麼地方開頭呢？」

阿爾卡狄這樣地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時候，春天又快復了牠的力量。四周全是金綠色，那一切樹啊，矮林啊，草啊正在燦爛地發光，並且在暖風的拂拂下微微盪漾；百靈的顫動的歌聲不絕地從四面湧來，黑頭鵲或是在低的草地上呼着名字盤旋，或者靜靜地掠過水邊飛去；白嘴鴉在短短的禾田裏昂頭闊步，讓這一片新綠襯出了牠們的烏黑；一會兒牠們又隱在已經變白了的裸麥中間，不時從那灰色麥浪中伸出牠們的頭來。阿爾卡狄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漸減淡，終於完全消失。……他脫下他的外衣轉身向着他的父親，臉色顯得十分高興，而且帶着孩氣，他父親便又把他擁抱了一下。

「現在已經不遠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只要爬上這匹小山，就有得見宅子了。阿爾卡夏，我們在一起一定過得很好；倘使你不覺得討厭，你還可以幫我管理田產。我們現在

應當多接近，應當設法使彼此徹底地了解，你說對不對？」

「自然啦，」阿爾卡狄說；「可是今天天氣真好！」

「雖是特地來歡迎你的呢，我的愛兒。這是春天的最可愛的日子了。不過我贊成普式庚的意見——你記得不記得他在「葉夫金尼·奧涅金」(一)裏寫了這樣的句子：

你來了，給我帶來幾多憂愁

春天，春天，戀愛的季節

……

「阿爾卡狄，」巴扎洛夫突然從後面的四輪車裏叫起來，「給我遞一根火柴來，我沒有東西來點我的煙斗呢。」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停止了吟詩，阿爾卡狄正帶了驚訝(同時也抱了同情)地猶豫，這時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銀的火柴匣子，叫彼得給巴扎洛夫遞過去。

「你怎麼不要一支雪茄？」巴扎洛夫又嘆道。

(一)「葉夫金尼·奧涅金」是詩人普式庚(一七九九——一八二七)的敘事長詩。——譯者。

「也好，」阿爾卡狄回答道。

彼得回到車裏，除了火柴匣子以外，還帶給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阿爾卡狄立刻點起煙來，於是在他身邊便散出一種下等煙的又濃又辣的氣味，使那個從小就不抽煙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不得不把頭掉開，不過他竭力不讓他的兒子發覺到，因為他還害怕這舉動會叫阿爾卡狄惑着難堪。

一刻鐘以後兩部馬車停在一所紅鐵皮屋頂、灰色磚壁的新木屋的合股前。這便是瑪利因諾，又叫「新邸」，農人却給他起了一個綽號「窮莊」。

四

沒有一大羣家奴跑出來到台階上迎接主人；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出現了。跟着她又從屋裏走出一個年青人，相貌很像彼得，穿了一件灰色號衣，衣上縫着刻了紋印的白扣子，這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的當差。他默默地開了雙輪車的門，又解開四輪車的暖簾。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他的兒子，還有巴孔洛夫三個人下了車，走過一間黑暗的，差不多全沒有陳具的廳子，（就在這裏的門後閃出一個年青女人的臉）進了一間有着最新式的陳設的客廳。

「我們現在到家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取下帽子，並且把頭髮往後一搖。「真繁瑣，現在我們應該吃晚飯，就好休息了。」

「吃飯當然是不錯的，」巴孔洛夫說，他捧了一個碟盤，便跌坐在一張沙發上面。

「不錯，不錯，我們馬上就開晚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無緣無故地躁腳說。」啊，卜洛科非奇來得正是時候。」

進來一個六十歲光景的人，他有一頭白髮，和一張瘦削而帶灰黑色的臉，身上穿了一件帶

銅鈕扣的肉桂色常禮服，頸上圍着一條淡紅色項巾。他裝起笑臉走過來，吻了阿爾卡狄的手，又對客人鞠了一個躬，便退到門口反背清手立在那里。

「他回來了，卜洛科非奇，」尼克拉·彼得洛維奇開始說，「他畢竟回到我們這兒了……」
「啊，你覺得他相貌怎樣？」

「再好沒有的了，」老人說着，又露齒笑了笑，可是他馬上就皺起他的濃眉來。「就開晚飯嗎？」他鄭重地問道。

「好，好，就開吧，」尼克拉·彼得洛維奇回答着，又掉頭向客人：「你要不要先到我的屋子去看看，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不要，謝謝：這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請您叫人把我的箱子拿到那兒去，還有，我這件衣裳也帶去，」他說着，便把身上那件絨布大衣也脫下來。

「很好。卜洛科非奇，接住這位先生的大衣。」卜洛科非奇帶着亮明甚妙的神氣用雙手接過了巴扎洛夫的「衣裳」，把他捧得高高的，躡躡脚走出房去。尼克拉·彼得洛維奇又問他的兒子：「阿爾卡狄，你不要到你屋子裏去一下？」

「是的，我倒應該去洗洗臉，」阿爾卡狄答道，他正向着房門走去，這時恰好有一個人從外

圍進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國式衣服，繫一條新式的領帶，一雙羊皮鞋，這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他看來大約有四十五歲；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頭髮正發着黝暗的光，好像新的銀子一般；他的黃實的，但是沒有一條皺紋的臉是特別地端正，而且輪廓非常清楚，就像是一把精巧的小鑿子雕刻出來似的；在這張臉上還留着一種驚人之美的痕跡，那一對清明而漆黑的杏仁式眸的眼睛尤其美。阿爾卡狄的伯父的各個豐儀在貴族的都雅之外，還保存着青春的俊秀，以及超脫世俗的神情，這種神情乃是二十歲以上的人所少有的。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從襯衣裏伸出一隻柔嫩的、有着長而尖細的粉紅指甲的手來，這隻手被他那單單釘着一顆大鑽石鈕扣的雪白的袖口陪襯着顯得更柔嫩了。他把手伸給他的姪兒。在頭一場歐洲式的握手禮完畢以後，他又照俄國規矩吻了他三下，這就是說，他用他的酒了香水的髒髮在阿爾卡狄的頰上塗了三下；口裏說，「歡迎。」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把他介紹給巴扎洛夫；他把他那柔軟的身子略略彎了一下，並且微微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扎洛夫，他並不把手伸給客人，反把髒髒放回他的襯衣裏去了。

「我倒以為你今天不來了，」他用一種愉快而好聽的聲音，親熱地奪了聲符，同時露出他一副漂亮的白牙齒。「路上出了什麼事嗎？」

「一點也沒有，」阿爾卡狄答道：「我們走得相當穩。可是現在我們個個像似地餓了。爸爸，請催卜洛科非奇快開晚飯；我馬上就回來。」

「等着，我跟你一道去，」巴扎洛夫突然從沙發上跳起來說。兩個年青人走出去了。

「他是什麼人？」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阿爾卡夏的朋友，據他說，倒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不是跟我們一塊兒住？」

「是的。」

「那個頭髮亂蓬蓬的東西嗎？」

「唔，是的。」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用他的指尖敲着桌面。「我覺得阿爾卡狄 a' est d'argent.」（法語：活潑起來了），」他說，「我高興看見他回來了。」

在晚飯桌上眾人很少講話。尤其是巴扎洛夫講得少，不過他吃得多。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敘述了他在日已所謂農夫生種中所遇到的種種事故；又講起一些就要實行的政府的法案，還談到關於委員會，委派代表，以及採用機器約必要，諸如此類的問題。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飯廳裏緩慢地來回走着（他素來不吃晚飯），有時他拿起酒杯嘔了一點紅酒，偶爾還發出一兩聲「啊，呵哈！呼！」一類的驚嘆。阿爾卡狄講了一些彼得堡的新聞，可是他覺得有一點拘束，通常一個年青人剛剛離開小孩時期，却回拜了一個人們一向把他當作小孩看待的地方來，那時他便會有這一種拘束的感覺。他講話故意把句子拉得非常之長，並且避開用「爸爸」這個字眼，有時候他還叫起「父親」來，不過只是在牙齒裏含糊地叫了一下；他裝出毫不介意的神氣只顧把酒往自己的杯裏斟，雖然超過了他的酒量，他還是喝光了。卜洛科·非奇不轉眼地望着他，嘴脣不停地在嚼動。吃過了晚飯大家馬上散去。

巴扎洛夫穿了睡衣坐在阿爾卡狄床邊，抽着一隻短煙斗，一面對阿爾卡狄說：「你那伯父真是一個怪物。想不到在寢下居然有這樣漂亮的裝束！他的指甲，指甲，你應當把牠們送到展覽會去！」

「呵，你原來不知道，」阿爾卡狄答道。「他在當時還是一個出名的漂亮人物。哪一天我來把他的故事講給你聽。他從前真是美得很，不知道迷倒過多少女子呢。」

「啊，真有這回事？怪不得他還是那樣打扮，來紀念他的過去的風流。可惜這兒沒有一個可以給他迷倒的對象。我把他那漂亮的領子看了不知多少回。他的領子就像雲母石一樣，他的

下巴剃得真乾淨。可是，阿·卡狄爾·尼可拉以奇，你說，這是不是很滑稽的？」

「也許是的；不過他實在是一個好人。」

「一個古董！可是你父親倒是個很好的人。他浪費時間去讀詩，對田上事情卻懂得很少，可是他的心是好的。」

「我父親是一個很難得的好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那種羞怯不安的樣子？」

阿爾卡狄搖搖頭，好像表示他自己並不是羞怯不安的。

「這是一件大可驚奇的事，」巴札洛夫繼續說，「這些舊的浪漫派（二），他們把他們的神經系統儘量發展，到後來他們支持不住……因此就失掉了平衡，可是再會吧。在我房間裏有一個英國的洗臉架，可是房門却關不牢。不過這究竟是應該獎勵的——一個英國的洗臉架，這代表着進步啊！」

巴札洛夫走了。阿爾卡狄覺得非常快樂。睡在自己的家中，躺在睡慣了的床上，蓋着一雙

親愛的手所做的棉被（這也許是那個親愛的奶媽的手，那一雙親切的、溫柔的、不知道疲倦的手），還是甜蜜的。他又想起了葉洛天娜，便嘆了一口氣，祝她的靈魂在天上平安……可是他並不爲他自己禱告。

阿爾卡狄和巴扎洛夫兩人不到一會功夫便睡熟了，可是這屋裏的別的人許久都還醒着。兒子的歸來使得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異常興奮。他躺在床上，並不吹滅蠟燭，却用手支住頭，長久地沉思着。至於他的哥哥，過了夜半有好久了，他仍還坐在書房裏，坐在壁爐前面一張大的圈手椅上，爐裏餘燼尙在燃燒。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還沒有換衣服，只是腳上的羊皮鞋現在換了一雙紅色的中國拖鞋。他手裏拿着最近一期的 *Globe*（定期刊物），可是他並不讀牠；他不轉睛地望着壁爐裏，那兒有一股帶藍色的火焰閃起來，滅了，又再向上來……上帝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不過他所想的並不祇是過去的事情；他的臉上帶着專注的、陰沈的表情，這便不是一個單單在回憶過去的人所應有的了。在一間小小的內室裏，一個穿着藍睡衣的年青女人坐在一隻大箱子上，她用一方白手帕包了她一頭的黑髮，這便是費尼奇加，她一邊傾聽着，一邊打瞌睡，時常抬起頭看看那扇開着的門，從那門裏看得見一個小孩的搖籃，還可以聽見一個睡熟了的嬰孩的均勻的呼吸聲。

原
书
空
白
页

五

第二天早晨巴扎洛夫起得比誰都早，就到外面去了。「啊，」他向四周望了望不覺想道，「這個小地方並沒有什麼值得誇口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把田分給他的農人以後，他只好在一塊四「結沙吉納」的荒瘠的平地上面蓋自己的新公館。他修建了一所住宅，還修了辦公室和農事用的屋子，另外又佈置了一個花園，挖了一個池子，打了兩口井；可是種的小樹長得並不好，池子裏也沒有積多少水，井水又帶了一點鹽味。只有那個丁香花和荊棘花編的涼亭還長得不錯；他們有時就在這亭子裏喝茶用餐。巴扎洛夫不到幾分鐘便走遍了園裏的小徑；他又看過了牛欄和馬廄，碰到了兩個農家小孩，他立刻同他們做了朋友，三個人一起到一個離這宅子有一紐爾斯特遠的小水塘捉青蛙去了。

「老爺，你拿青蛙來做什麼用？」一個小孩問道。

「我就要告訴你牠的用處，」巴扎洛夫答道，他雖然從來沒有意思要去得到下層階級的信任，並且他對他們也是很隨便的，可是他有著一種容易得到那些人的信任的特殊本領；「我

要把牠們割開，看看牠們身子裏面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你我跟青蛙是一模一樣，不過我們用腳走路罷了，那麼我也就會明白我們身子裏面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明白牠來做什麼用呢？」

「爲了有一天，要是你生了病，請我去醫治，我免得弄錯。」

「那麼你是一個醫生嗎？」

「對啦。」

「瓦司加，聽見沒有？老爺說你我都是跟青蛙一樣的，真有趣！」

「我害怕牠們，那些青蛙，」瓦司加說，這是一個七歲的孩子，頭髮白得像蘆一樣，赤着腳，穿着一件帶硬領的灰色粗布外衣。

「害怕幹什麼？難道牠們還咬人？」

「得啦，小哲學家，跳進水裏去吧，」巴扎洛夫說。

這時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已起來了，他去看阿爾卡狄，阿爾卡狄已經穿好衣服。父子兩個走出屋子到露臺上去，坐在涼棚下面；欄杆旁邊；桌子上，幾大束丁香花中間，一個沙葵瓦爾（一）正在盪鞦。一個小女孩來了，她就是昨晚在台階上第一個來迎接他們的。她尖聲地說：

「費多西亞·尼可拉驚天撼地令人不大舒服，她不能來；她吩咐我來問您，是您高興自己斟茶，還是要她弄杜尼亞霞來？」

「我自己斟，自己斟，」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連忙接嘴說。「阿爾卡狄，你茶裏還是放奶油，還是放檸檬？」

「放奶油吧，」阿爾卡狄答道；停了一下他忽然說斷地說：「爸爸？」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慌忙地望他的兒子。

「什麼？」他說。

阿爾卡狄埋下眼睛。

「爸爸，尚使我問話問得不得體，就請你饒恕我，」他開始說，「可是你自己昨天對我很坦白，所以我不敢用白地講話……你不會生氣吧……？」

「你說吧。」

「你使我有勇氣來問你……是不是因為我在這兒，所以貴——所以她纔不出來煎茶嗎？」

（二俄國特有的一種銅製茶具，下面生火，上面煮茶。——譯者。）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略把臉掉開。

「也許，」他末了說，「她以為……她害羞。」

阿爾卡狄急急地看了他父親一眼。

「她不用害羞。第一層，你知道我的意見，」（阿爾卡狄說這句話時是十分愉快的；）
「第二我對你的生活，你的習慣能够有一絲一毫的干涉嗎？而且我相信你挑選的人不會不好；
你既然答應了她住在你家裏來，那麼她一定是配得上的，無論如何，一個兒子總不能夠裁判他
父親——至少是我，至少是像你這樣的父親，你就從來沒有限制過我的任何自由。」

阿爾卡狄的聲音起初微微發顫；雖然他也知道他有一點硬在對他父親演講似的，可是他同
時覺得自己在做着慷慨的行爲；但是一個人的聲音對他自己是有着巨大的效力的，因此阿爾卡
狄說到最後幾句，聲音更堅決了，而且甚至加重了語氣。

「謝謝你，阿爾卡夏，」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含含糊糊地說，他的手又伸上去擦他的眉毛
和額頭了。「你猜得不錯。自然，這個女孩子要是不醒的話，我不會這樣做的……這不是我一
時高興的舉動。我跟你講這話也不大好講；不過你會明白她實在不便出來見你，尤其是你回
家後的第一天。」

『那麼我去看她吧，』阿爾卡狄又帶着一陣慷慨的感情學道，一面從坐位上跳起來。『我去跟她說明白，她用不着在我面前害羞。』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站了起來。

『阿爾卡狄，』他開始說，『行個好吧……你怎麼能……那兒……我還沒有告訴你……』可是阿爾卡狄並沒有聽他的話，已經跳出了露台。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望着他兒子的背影，一陣惶恐的感覺突然襲來，他便又落坐在椅子上面。他在那時是不想到他們父子間將來的關係免不掉會成爲很古怪的呢？他是不是覺得要是他一點也不會提起這件事，阿爾卡狄會對他表示尊敬呢？他是不是在責備自己的過錯呢？——還是很難說的；這些感覺他心裏都有，不過還只是一種感觸——一些模糊不明的感觸，可是他的臉還紅着，心也跳得厲害了。

近旁響起一種急促的腳聲，阿爾卡狄回到露台上來了。『爸爸，我們已經認識了！』他嚷道，臉上露出愛慕和得意的神情。『費多夏·尼可拉葉夫那今天真的大大舒服，她停一會兒總會來的。可是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我有一個弟弟呢？本來我昨晚就該去吻他了，不用等到現在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打算說什麼話，他打算站起來，張開他的手膀。阿爾卡狄早已抱住了

他的頸項。

「這是什麼意思？又擁抱起來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聲音從後面送了過來。

父親和兒子都很高興，他這時來得正好；因為有一些真正令人感動的情景，人們也難忍受下去，却願意牠們儘快地早些了結。

「爲什麼你要覺得奇怪？」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愉快地說。「你想想我等了阿爾卡夏多少年了。昨天以後我還沒有好好地看他一下呢。」

「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就是我自己，也不是不想問他擁抱一下。」

阿爾卡狄走到他伯父面前，覺得他的臉頰被伯父的酒盞香水的气味親了一下。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桌子旁邊坐下來。他穿了一件很講究的英國式樣的單服，頭上戴着一頂漂亮的小土耳其帽。這頂土耳其帽和那條隨意結起來的小領帶都在表示着鄉村生活的無拘束；可是他的襯衣上的硬領子（的確不是白的，因爲配着單服，所以用了有條紋的領子）還是像平日那樣嚴正的標出那個剃得很光滑的下巴來。

「你那位新朋友在什麼地方？」他問阿爾卡狄道。

「他不在宅子裏；他往常都是起得很早，就到外面去了。我們最好不要去管他；他不喜歡禮節。」

「不錯，還是很明顯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從容地在他的麵包上塗起牛油來。「他打算在我們這兒久住嗎？」

「也許是的。他打這兒經過，要去看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住在什麼地方？」

「就在我們這一省，離這兒有八十維爾斯特，他在那地方有點小小的田產。他以前做過軍醫。」

「哦，哦，哦！怪不得我老是在問自己：『我在什麼地方聽見過巴扎洛夫這個姓呢？』尼可拉，你還記得我聽父親那一節裏面有一個軍醫巴扎洛夫嗎？」

「果然有的。」

「不錯，不錯，一定的。那個軍醫就是他的父親了。唔！」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拉了拉他的褲頭，換濟又從容地問道：「那麼，現在這位巴扎洛夫先生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您問巴扎洛夫是一個怎樣的人？」阿爾卡狄微笑地說。「伯父，您真的要我告訴您他是

「個怎樣的人嗎？」

「怪兒，請講吧。」

「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

「什麼？」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問道，這時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正拿起那把火上邊挑着小块牛油刀子，也呆住不動了。

「一個虛無主義者。」

「一個虛無主義者？」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依我看，那是從拉丁文 *nothing*（無）來的了；這個字眼一定是說一個……一個什麼都不承認的人吧？」

「不如說是：一個什麼都不尊敬的人，」帕威爾插嘴說，他又在塗牛油了。

「是一個用批評的眼光去看一切事物的人，」阿爾卡狄說。

「還不還是一樣的意思嗎？」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

「不，還不是一樣的意思。虛無主義者是一個不服從任何權威的人，他不信仰任何原理，不管這原理是怎樣地被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

「那麼你覺得還是好的嗎？」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插嘴問道。

「伯父，那就看人說話了。牠對有一些人是好的，可是另一些人却受到牠的害處了。」

「果然不錯。我看，這不是跟我們一道的。我們是舊式的人了；我們以為要是一個人，照你的說法不信仰一種「原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照著法文譯法輕輕地唸這個字，把重音放在後面，而阿爾卡狄恰恰相反，却把重音放在前面），那麼連一步也走不通，一口氣也吐不進來。Vous avez change tout cela（法語：你們把這一切都改變過了）。願上帝保佑你們健康，給你們一個將軍的官銜吧，我們也很喜歡來望著，稱羨那些先生……那叫做什麼呢？」

「虛無主義者，」阿爾卡狄很清晰地說。

「不錯。以前是黑格兒主義者（二）現在是虛無主義者。我們就要看到你們怎樣在虛空中，在真空裏生存着；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兄弟，請你按一下鈴，現在是我喝可可茶的時候了。」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按了鈴，大聲喚：『杜尼亞霞！』可是來的不是杜尼亞霞，却是費尼奇加自己到露台上來了。她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婦，白嫩的皮膚，濃黑的頭髮，烏黑的眼珠，

（一）黑格兒（G. W. F. Hegel 1770—1831）是德國哲學家。黑格兒主義者即信仰他的學說的人，有一個時期一般俄國青年都喜歡談黑格兒的學說。——譯者。

孩子般微翹的紅嘴唇，還有一雙玲瓏的小手。她穿了一件細花布衫子，一條新的藍領巾輕輕地披在她的肥圓的肩上。她端着一大杯可可茶，放在帕威爾的面前，帶着十分窘迫的神情。她那美麗臉龐的細嫩皮膚上泛起一陣紅暈。她埋下雙眼，立在桌旁，指尖微微挨到桌面。她好像在害羞不該來，又好像覺得她是有權利到這里來似的。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正色地皺緊了眉頭，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露出慚愧不安的樣子。

「費尼奇加，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從牙縫裏含糊地說了這一句。

「早安，」她答道，聲音不高，却是相當清朗。她偷偷瞥了阿爾卡狄一眼，他對她和善地微微一笑，她緩緩地走開了。她走路時脚步略微有點歪斜，可是甚至這一點也同她相稱。

露台上靜了幾分鐘。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慢慢地喝着他的可可茶，忽然他抬起頭來。「虛無主義者先生向着我們來了，」他低聲說。

巴扎洛夫果然穿過花園踏着花叢走來。他一身麻布衣褲沾滿了污泥；他的舊圓帽頂上掛着一片洩氣的雜草；他右手提着一個小袋子；袋裏有什麼活的東西在動。他很快地走近了露台，點一個頭說道：「各位，早安；對不起，喝茶我來晚了。馬上就回來；先得把這些俘虜安頓好。」

「那裏面的是什麼，——水蛭麼？」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不，是青蛙。」

「您吃牠們還是殺牠們？」

「做實驗用的，」巴扎洛夫淡淡地回答一句，便走進屋子去了。

「怎麼他是要解剖牠們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他不相信原理，却相信青蛙。」

阿奧卡狄帶着憐憫的神情看他的伯父；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偷偷地聳一聳肩頭。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覺得他的萬語失敗了，便開始談起農事和新總管來，那總管昨晚跑來對他發牢騷，說一個叫浮瑪的長工「放蕩」，而且完全不受管束。他的話中有這樣幾句：「他是一個這樣的伊索（一）他不認自己是個奴人；他不是個守本分的人；他會像一個促子發脾氣逃掉的。」

（一）伊索：紀元前五六〇年左右的希臘寓言家，是一個奴隸。——譯者。

原
书
空
白
页

六

巴扎洛夫回來，坐在桌子旁邊，急忙地喝着茶。弟兄兩個默默地望着他。阿爾卡狄在一旁起先偷偷地看他的父親，過後又看看他的伯父。

「您出去走得很遠嗎？」末了，還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開口問道。

「走到白楊林子那邊有個小水塘的地方。我驚起了五隻山鷓。阿爾卡狄，你一定會打死牠們的。」

「那麼您不是一個獵人了？」

「不是。」

「您是專門研究物理學的吧？」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發問道。

「是的，物理學；一般的自然科學。」

「聽說日爾曼人最近在這方面很有成就。」

「不錯，德國人在這方面是我們的教師，」巴扎洛夫隨口答道。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日爾曼人」，不說「德國人」，明明帶着譏諷的意味；可是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您竟然這樣推崇德國人嗎？」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做得過於客氣地說。他心裏有點高興了。他的貴族的氣質受不了巴扎洛夫那種極端的冷淡。這個醫生的兒子非但不知投機，並且常常用粗魯而冷淡的態度回答別人的問話；他的聲音裏有一種粗野的，甚至近乎無禮的調子。

「那邊的科學家都是些有用的人。」

「啊，啊。那麼您對於俄國的科學家一定不這麼看重了。」

「大概是這樣的。」

「這倒是很值得人欽佩的謙虛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把身子一挺，頭向後一仰，說道。「不過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剛剛明明對我們說您是不承認任何權威的？那麼您不是相信他們呢？」

「怎麼說我承認他們呢？我又可以相信什麼呢？他們說了真話，我同意，這就完了」

「那麼所有的德國人都說假話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他臉上帶着一種淡淡而疏遠的表情，彷彿他已遠遠地退到雲端去了。

「也不盡然，」巴扎洛夫答道，他打了一個呵欠。顯然他並不想繼續辯論下去。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望了望阿爾卡狄，好像在說：「我應當講，你的朋友真有禮貌。」

「至於我呢，」他勉強接着說下去：「我是一個頑固的人，所以我不喜歡德國人。我講的不是在俄國的德國人；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什麼一種東西。可是連在德國的德國人我也不喜歡。以前還有幾個像樣的；他們有過——譬如席勒，還有他叫什麼，……啊，歌德（一）……我的兄弟特別讚賞他們。可是現在德國人都變成化學家和唯物論者了。」

「一個好的化學家比二十個詩人還有用，」巴扎洛夫說。

「哦，真的這樣，」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應道，他好像要睡着了似的，微微抬起他的眉毛。「我看，那麼您是不承認藝術的了？」

「賺錢的藝術或者賣廣告的藝術！」巴扎洛夫帶着輕蔑的大笑說。

「啊，啊。我看，您喜歡開玩笑。您一定否認那一切了？好吧，那麼您單相信科學？」

(一)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和歌德(Wolfgang Goethe, 1749—1832)都是德國詩

「我已經講過，我什麼都不相信；科學又是什麼——是那傳統的、抽象的科學嗎？某一種某一門的科學是有的，就跟某一種行業，某一種技藝一樣；可是那傳統的、抽象的科學却並不存在。」

「很好。那麼對於人類行為方面的其他業經公認的傳統，您也是抱着同樣否定的態度嗎？」

「這是什麼，是在考試麼？」巴扎洛夫問道。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臉色略轉蒼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覺得這是他應該插進去講話的時候了。

「我們這些日子再跟您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吧，親愛的萊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們要聽聽您的意見，我們自己也有些意見發表。拿我個人來講，知道您在研究自然科學，我非常高興。我聽見人說利比黑（一）在肥料方面有極很了不得的發見。您在農業方面是可以給我幫忙的；您可以給我一些有益的意見。」

（一）利比黑（J. F. Von Liebig 1803—1873）德國化學家，農業化學的創立者。——譯者。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願意效勞；可是利比黑薩我們還遠得很！一個人應當先學會了字母，然後才開始讀書。我們現在連字母都還沒有唸起來。」

「我看出來，你的確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心裏想道。

「不過還是請允許我隨時向您請教吧，」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大聲說；然後他又轉身向他的哥哥：「哥哥，我想，我們現在應當去跟總管談話了。」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從座位上立了起來。

「好的，」他說，眼睛並不看什麼人；「一個人遠離開那班才智非凡的讀書人，到鄉下住了五年，這真是不幸的事！你立刻就變成傻子了。你竭力想不要把你學會的東西忘掉，可是——一轉眼——別人就會向你證明，那些都是廢物了，他們還告訴你，有見識的人早已不弄這種無聊的東西了，而且還說你是個老弱敗，老頑固了。還有什麼辦法呢？年青的人自然比我們聰明得多。」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慢慢地轉過身子，慢慢地走開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跟在他後面。

「他老是這樣的嗎？」那兩弟兄剛把房門掩上，巴扎洛夫便冷冷地問道。

「我要說，葉夫金尼，你對他太不客氣了，」阿爾卡狄說。「你傷了他的感情了。」

「怎麼，難道要我去審訊他們，恭維這些癩痢的貴族嗎！這不過是虛榮心、執拗的積習和頑強罷了。既然他喜歡那樣，他就該在彼得堡繼續過他的日子才對。可是，呵，不用講他了！我找着了一種很少有的龍鳳類的水蟲，*Chironomus tentaculatus*（拉丁文學名）；你知道牠嗎？我等一會要給你看的。」

「我答應過把他的歷史告訴你，」阿爾卡狄開始說。

「水蟲的歷史嗎？」

「啊，够了，葉夫全尼。是我伯父的歷史。你就會知道他並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樣。他是應當受人憐憫，不該給人嘲笑。」

「我不跟你辯駁；不過你為什麼這樣關心他起來？」

「葉夫全尼，一個人要公平才好。」

「這又是從哪兒來的結論？」

「不，聽我講：」

阿爾卡狄把伯父的歷史告訴了他。這個，讀者在下一章裏便會看見的。

七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最初跟他的兄弟一樣在家裏唸書，後來纔進了侍從學校（二）。他自小便以漂亮出名；而且他富於自信力，談吐落落大方，又頗愛談諧——因此他很快討人喜歡。自從他奉到軍官的委任狀以後，到處都看得見他的影子。在交際社會中他極受稱讚；他極愉快地放縱自己，甚至流於放蕩，而且他裝腔作勢，可是這些舉動在他身上也增添了不少動人之處。婦女爲他着迷，男人稱他爲「執鞭子弟」，却又在暗中妬忌他。我們已經提過，他當時和他的兄弟同住在一處，他真心愛着兄弟，雖然他們全不相像。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略微跋扈，瘦小和悅的面龐常常帶着愁容，一對細小的黑眼，一頭稀疏的頭髮，他貪懶，但也喜

（一）侍從學校：按中學生名額限定一百五十人（大都是宮廷親貴子弟）。這個侍從學校設有兩種性質，即有若干別種種類的陸軍學校，與直屬於皇室的宮廷學校。畢業試驗及格的人，可以親自選擇的職務或軍階中做一個軍官，並不管該校中有無空額。——譯者。

歡讀書，可是在交際場中却顯得拘束畏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沒有一個夜晚在家，他常常睜着自己的灌漑和大胆（他這時正把價目介紹到一班滿少年中間，使牠成了一種時髦的娛樂），至多不過讀了五六本法文書，在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上尉；一個光輝的前程正等候着他。但是突然間萬事都改變了。

那時期在彼得堡的交際場中時時可以看到一位R.公爵夫人，她至今還不曾被人忘記。她有着一個敦養甚高相貌端正而略帶感慕的丈夫，却没有兒女。她忽而出國遠遊，忽而回轉俄國，過着一種反常的生活。她是一個出名的幕婦，熱心玩着每一種娛樂，跳舞到精疲力盡，跟一班年青人一起做情笑鬧，她通常總是在晚飯時間前在她的陰暗的客廳裏接待這些年青客人；可是到了夜深，她便哭着，禱告着，一點也得不到安甯，常常苦痛地絞着雙手在屋子裏走到天明，或是臉色蒼白，渾身顫慄對着詩稿坐過一晚。可是白晝一來，她又變為一位華貴的夫人；她又出來拜客，隨處談笑，任何事只要能使她稍稍解悶，她便投身到裏面去。她生得非常端正，一頭金色濃髮，並且也是像黃金那樣重甸甸地垂到膝邊，可是她並不能說是一個美人；在她的整個面貌中只有一對眼睛是好的，而且甚至這對並不大的灰色眼睛也不是恰好的，但她的眼光却是敏迅而深遠，隨便到了大膽的程度，沈思到了絕密的程度——這是一種謎樣的眼光。即使她

口裏絮絮地談着無聊的空話，她的眼中仍閃閃着異樣的光輝。她打扮得十分講究。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一個跳舞會裏遇到她，同她跳了一回瑪朱爾加舞（一），雖然在跳舞的時候她沒有講過一句正經話，他却熱烈地愛起她來。他是常操勝算的，這一回他也是不久就達到了目的，可是他的輕易的成功並不會減低他的熱情。這反而把他更痛苦地，並且更牢地縛在這個女人身上，這個女人就是在把整個身子交給他的時候，仍還有什麼神祕的，捉摸不到的東西保留着，那却是人所看不透的。她的靈魂裏究竟藏着什麼，那只有上帝知道！她似乎受着一隻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的神祕力的支配，牠們好像在任意地玩弄她；她的有限的智力還不能控制牠們。她的一切舉動都是輕率而且矛盾的。她的唯一可以引起她丈夫的疑心的幾封信却是寫給一個差不多跟她陌生的人的；她的愛情裏面帶了一種悖謬的成分；對她自己挑選的情人，她並不笑靨，只是帶着驚奇的神情望着他，聽他講話。有時候，往往是突然間，這種驚奇變成了悲觀的恐怖；她的臉上現出狂亂的、死一樣的表情；她把自己鎖在寢室裏面，她的女僕將耳朵貼在鎖孔上偷聽，還聽得見被她那抑住的抽泣。不止一次，葛爾沙諾夫在幽會之後走回家去，他心裏感到一

（一）Mazurka... 在被廣泛流行的一種舞蹈。——譯者。

種傷心的痛苦的煩惱，那是只有在一個大的失敗以後纔能發生的。『我還更希望什麼呢？』他這樣問他自己道，他的心却是很沈重的。有一回他送給她一只戒指，寶石上面鑲着一個斯芬克司(1)。

『這是什麼？』她問道。『斯芬克司嗎？』

『是的，』他答道，『這斯芬克司就是您。』

『我？』她問道，慢慢地抬起她那謎樣的眼光望着他。『您知道這是大火的藝術嗎？』她露出一個毫無用意的微笑，她的眼光仍環帶着那奇異的光彩。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B公爵夫人愛他的時候，就已經感到痛苦了；可是到對他漸漸冷淡起來（這事情來得很快）以後，他差不多發了狂。他非常痛苦，又懷着滿腔妬意；他不給她一點安靜，老是跟在她後面；她終於受不了他的這種無止息的追隨，便遠去外國。他不聽從朋友們的苦勸和長官們的忠告，辭去軍職，追尋她到國外；他在外國各處奔波了四年，有時緊跟

(1) 希臘神話：斯芬克司是一個獅身女面而有雙翼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攔住行人，要他們猜一個難解的謎，猜不中的人便會被它殺死。——譯者。

着她的蹤跡，有時又故意讓她跑開。他爲他自己害羞，對於自己的沒有志氣，感到輸怯。可是毫無用處。她的面影，那個難理解的、差不多毫無意味的、但又是迷人的面影已經在他的心中深深地生根了。在巴登他同她又和好；而且她似乎比以前更熱情地愛他……可是不到一個月；一切都完了：火焰閃起最後的光亮，便歸於永滅。他預料將分離不可避免，便想退一步跟她做一個朋友，他還以爲跟這種女人交友是可能的事……她祕密地離開了巴登，自此以後便永遠躲避基爾沙諾夫。他回到俄國，還想重過昔時的生活；可是他不能回到舊日的常軌裏去了。他四處飄游，好像一個中魔的人；他仍還到交際場中去；他仍還保留着一個飽嘗貴味的人的那些習慣；他可以誇口他有了兩三次新的戀愛的成功；可是他對自己，對別人都不存着什麼指望了，他也不做任何一件事情。他漸漸老了，頭髮也變爲灰白；每晚坐在俱樂部裏捫造個體，冷漠地參加獨身者羣的辯論；這成了他的必要的事情——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好的現象。自然，對於婚姻問題，他連想也沒有想到。這樣地過了十年，十年無色彩、無結果的歲月——而且過得那麼快，可怕地快。光陰飛逝的迅速沒有一個地方趕得上俄國；不過人說在監牢裏光陰消逝得更快。某一天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俱樂部裏用晚飯，聽到了「公爵夫人的死訊。她半瘋狂地病死在巴黎。他離開餐桌站起來，在俱樂部的屋子裏踱了許久，又癡呆地立在牌桌旁

邊，可是他並不比往常更早地回家去。過了幾天他接到一個包裹；裏面是他送給公爵夫人的戒指。她在斯芬克司上面劃了一個十字架形，並且附一個字條說謎語的答案——便是十字架。

這事情發生在一八四八年初，正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死了太太去到受得敬的時候。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自從他的弟弟遷居鄉下以後便很少見到他；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結婚剛巧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和公爵夫人認識不久後的事。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從國外歸來去看他的兄弟，他打算在他弟弟家中住兩個月，分享他弟弟的幸福，可是只能夠勉強住了一個星期。這兩兄弟的處境太不同了。在一八四八年這種差異便減少了一些；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失掉了他的妻子，帕威爾失掉了他的記憶，自從公爵夫人死後他便竭力不去想她了。可是在尼可拉，却有一種並不會虛度了這一生的感覺，他眼看著兒子長大起來了；在帕威爾，和這相反，他仍還是一個孤寂的獨身者，如今正踏進了那個追悔近似希望，希望近似追悔模糊不定的矇矓時期，這時青春已逝，而老年還未到來。

這時期對於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比對於任何別一個人更難過；他失却了過去，也就失去了
一切。

「我現在不約你去瑪利因諾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一天對他的哥哥說（他給他的村莊

起了這個名字，來紀念他的妻子）；「我妻子活著的時候，你還嫌那兒無味，現在我怕我會把你活活地悶死了。」

「我那時既慍恚又不安靜，」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從那次以後我雖然沒有變得聰明一點，也該變得沈靜一點。現在要是你願意我去，我倒真的打算到你那兒久住呢。」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用擁抱來回答他；可是又過了一年半，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才下了決心實行他的計劃。不過他一旦在婿間住下來，便不曾離開過，甚至在那三個冬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到彼得堡去跟他的兒子同住的時候，他也依然留在那邊。他開始讀書，讀的大半是英國書；他還大略地照著英國方式安排他的生活，很少去拜訪鄰居，只有在選舉執行吏時他才出去參加，不過在會場中他極少發言，偶爾講幾句話，他那自由主義的言論便會惹得那班舊式的地主討厭和驚恐，但是他跟年青一代人的代表們却又並不接近。新舊兩方面都對他加了一個「驕傲自大」的評語；不過兩方面都尊敬他，爲了他那種優美的貴族態度；爲了他那種多次戀愛成功的盛譽；爲了他一身穿得很講究而且總是住最好的旅館，開最好的房間；爲了他吃得很有考究，而且有一次居然在路易·腓力普（一）的宮中與威靈頓（二）同桌；爲了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隨身攜帶着一個銀的化妝匣和一個輕便的浴盆，爲了他的身上常常有一種特別好聞的香氣；爲

了他玩威斯特(三)玩得極好，却沒有一回不輸錢；末了，他們曾數他還爲了他的絕對的誠實。闊秀們覺得他是一個令人動心的憂鬱病患者，可是他避免同她們往來。……

「你現在看出了吧，葉夫金尼，」阿爾卡狄把故事講完以後又說道，「你剛纔批評我伯父的話是怎樣地不公平了。我還不必說他不止一次幫忙我父親渡過了難關，把他所有的錢都給了我父親，（也許你還不知道他們並沒有分家，）對不論什麼人他都高興幫忙，他還常常去援助農人；固然他跟他們講話的時候，總是皺着眉頭並且不時聞着香水。」

「不用說，神經病……」巴扎洛夫插嘴說。

「或許是；不過他的心是很好的。而且他一點也不健。他給了我不少非常有用的勸告尤其是……尤其是關於女人這方面的。」

(一)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國王。一八四八年革命逃亡外國。——譯者。

(二) A. W. 威靈吞公爵是英國名將（一七六九——一八五二）滑鐵盧之役戰敗拿破崙的英軍統帥。——譯者。

(三) 四人成局的一種牌戲。紙牌五十二張，兩人爲一組，兩組相對。——譯者。

「哈！哈！一條瘦條的狗見了冷水也害怕，我們都知道的！」

「總之，」阿爾卡狄繼續說。「他是個非常不啖的人，這是真話；要輕視他，是一樁罪過。」

「誰輕視他？」巴扎洛夫答道。「可是我應該說一個人把他整個的一生押在「女人的愛」那一張牌上面賭博，那張牌輸了，他就變得非常古怪，弄得自己什麼事都不能做，這種人不算是個男子，不過是一個雌的生物。你說他不幸，你自然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腦筋裏那些糊塗念頭並沒有完全去掉。我相信他正經地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只是因為他有時看看那種無聊的 *Galvani* 報（1），而且每一個月裏幫忙使一個惡人少挨一頓打。」

「可是你要記住他的教育和他生長在那裏的時代，」阿爾卡狄說。

「教育嗎？」巴扎洛夫打岔說，「每個人都該讀賽爾，譬如就像我這樣。……至於時代呢，我為什麼要佈置時代？還是讓時代來依靠我吧。不，好朋友，那全是淺薄，沒有背脊骨的！而且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中間的神祕關係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生理學家知道這種關係。你研究一下眼睛的構造；那麼你剛纔所說的那謎樣的眼光又是從哪兒來的？那都是浪漫的、荒唐

（1）原名 *The Galvani's Messenger* 是意大利人 *Galvani* 一八一四年在巴黎創辦的英文日

報，有政治，文學，商業各欄。——譯者。

無稽的、美麗的夢囈。我們還是去看那水蟲吧。」

他們兩人便到巴扎洛夫的屋子裏去了，這屋裏已經瀰漫着一種外科醫藥的氣味，還夾雜了一些廉價煙草的臭味。

有把事情安排得好，不過他也指不出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錯處究竟在什麼地方。「我的弟弟還是不够能幹，因此容易受人欺騙，」他這樣猜想道。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卻把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事務才幹看得非常之高，什麼事都要向他請教。「我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我的日子大半是在鄉野地方消磨了的，你見過不少的世面，不會沒有一點經驗，你看得透人，你有一個應的眼光。」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回答只是掉轉身子，他也並不反駁他兄弟的話。

這天他離開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書房，沿著哪一道把宅子隔成了前後兩部分的走廊信步走齊；他走到一個矮矮的門前，便站住了，他遲疑了一會，才拉一拉他的鑰匙，輕輕地敲著門。

「誰呀？請進來，」費尼奇加的聲音說。

「是我，」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他推開了門。

費尼奇加正抱著她的小孩坐在椅子上，便跳起來，把孩子交給一個女孩，那女孩立刻抱著小孩出去了，她連忙拉直她的領巾。

「對不起，我打擾您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開始說，他並不看她；「我只是來問您，

……好像今天有人進城去……請您吩咐他們替我買點錢茶。」

「是的，」費尼奇回答道：「您要他們買多少呢？」

「我想半磅就夠了。我看您這兒改了樣了，」他接着說，急促地向四周望了一下，他的眼光也還在費尼奇加的臉上掠過。「這兒的窗簾，」他看見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解釋道。

「哦，是的，這些窗簾；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送給我的；可是也掛了長久了。」

「不錯，我也好久沒有來看您了。這兒收拾得很精細。」

「全虧得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照拂，」費尼奇加喃喃地說。

「您在這兒比在從前往的那間耳房裏舒適些吧，」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很有禮貌地問道，不過他的臉上並沒有絲笑容。

「是的，舒適得多。」

「現在誰住在您那兒？」

「洗衣女用人住在那兒。」

「啊！」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不作聲了。「他現在會走了吧，」費尼奇加想道；可是他並沒有走，她便呆呆地立在他面前。

「您怎麼把您的小孩打發走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末了說。「我喜歡小孩；給我看看吧。」

費尼奇加又是羞念，又是高興，臉色馬上通紅。她平日害怕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他遲鈍也難得同她談過。

「杜尼亞霞，」她喚道；「請把米奇亞抱來。」（費尼奇加對宅子裏的任何人都是很客氣的）。「可是等一下，他得先穿一件衫子，」費尼奇加向着門走去。

「那沒有關係，」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

「我馬上就回來，」費尼奇加答道，便匆匆走出去了。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一個人留在房裏，這次他特別注意地向四周看了一會。這間矮小的屋子倒是很清潔，很舒適的。人可以聞着新油漆的地板的氣味，還有一種甘甜的味兒。靠牆放了一排有古七弦琴式的靠背的椅子，還是那位亡故的將軍出征波蘭時買來的；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張小床，掛着一頂洋紗帳子，旁邊放了一個有凸圓形蓋子的鐵箱。在對面的那個角裏掛着一幅大而陰暗的奇蹟創造者聖尼可拉的肖像，像前燃着一盞小小的燈；一條紅帶子繫住一個小小的磁瓶，從聖像頭頂的全色光輪上一直垂到胸前；窗台上有幾個玻璃罐子，盛着去年製的果

替，罐口密密封着；封皮紙上是費尼奇加親筆寫的「醋栗」兩個大字。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特別喜歡這一類的蜜餞。從天花板上垂下一根長的繩子，掛了一個鳥籠，裏面關着一隻短尾巴的金翅雀，牠不住地叫着跳着，籠子也跟着不住地搖來幌去，這其間一粒一粒的大糞子便輕輕地落在地上。在一堵壁上，剛巧在一個帶抽屜的小櫃子上面，掛着幾張照得頗壞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姿勢不同的像片，這是遊方攝影師所攝的；那裏還有一張費尼奇加本人的相片，卻照得完全不成樣了；那是一張沒有眼睛的臉龐，帶着一個勉強的微笑，嵌在一個暗黑的框子裏面，此外就再也看不見什麼了；在費尼奇加的照片上面是鑲嵌莫羅夫將軍(一)的畫像，他穿着一件塞加西亞的大氅，怒容滿面地望着遠遠的高加索山脈；一隻小小的放針用的絲質的鞋子正掛在他的靴頭上面。

五分鐘過去了；只聽見隔壁房裏的腳步聲和微語聲。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那個帶抽屜的櫃子上拿起一冊帶油垢的馬沙爾斯基的「槍手」的殘本，翻了幾頁。……門開了，費尼奇加抱了米奇亞進來。她給他穿上了一件領子補花的紅外衣。她遞給他梳光頭髮，又洗了臉；他跟

所有的健康的小孩一樣，呼吸聲很響，全身都在動着，一隻小手不停地在空中揮舞；可是這件顏色鮮明的外衫顯然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他的那個胖胖的小臉顯帶着愉快的表情。費尼奇加也已梳好她的頭髮，理好她的領巾；其實她還是照原先那樣好看些。世界上真的還有比一個美麗的年青母親懷裏抱着一個健康的小孩更動人的景象嗎？

「一個多麼肥肥胖胖的傢伙！」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和馮地說，一面用他的食指的尖細的指甲搔着米奇亞的雙重下巴。小孩不轉眼地望着金翅雀吃吃地笑起來。

「這是伯伯，」費尼奇加說，她俯下臉去靠近他，輕輕地搖着他，替尼亞麗把一支燃燭香燭放在窗上，下面點一個銅錢。

「他有幾個月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六個月了；到這個月十一便是七個月。」

「不是八個月嗎，費多西亞·尼可拉葉夫娜？」杜尼亞麗略帶輕快地插進來說。

「不，七個月；怎麼說是八個月呢？」小孩又在吃吃笑了，他對着箱子穿了一會，忽然伸起五根小指頭抓住他母親的鼻子和嘴。「頑皮的小東西，」費尼奇加說，却並不把臉躲開。

「他像我的弟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

「不像他還能够像別的什麼人呢？」費尼奇加想道。

「是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繼續說，好像是在對自己講話似的：「實在像得很。」他注意地，差不多是要響地望着費尼奇加。

「這是伯伯，」她又說一次，不過聲音很輕。

「啊！帕威爾！原來你在這兒！」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聲音突然在背後響起來。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連忙轉過身來，皺起了眉頭；可是他的弟弟帶着那麼快樂、那麼感激的表情望着他，使他也不能不回答一個微笑。

「你的這個孩子真不錯，」他說，又看了看他的表。「我進來說買茶葉的事。」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裝出淡淡的神情立刻走出了這屋子。

「他自己來的嗎？」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問費尼奇加道。

「是的，他敲了門，就進來了。」

「好的，阿爾卡狄又來看過你沒有？」

「沒有。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是不是還是該回耳房去好點？」

「爲什麼要這樣？」

『我想；還是搬回去的好。』

『不，』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摸着他的前額，遲疑地說。『要搬就該早搬……；喂，小胖子，你好呀！』他說着，忽然露出高興的神情，走近那孩子，親着他的臉頰；過後略俯下身，用力吻了吻費尼奇加的手，這隻手配着米奇亞的紅外衫，絨緞得像奶一樣地白了。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您這是在做什麼呢？』費尼奇加輕輕地說，她把眼睛壓了下去，過後又慢慢地拾起來。她偷偷地向外頭望着，溫柔地略帶一點窺某地微笑了，那眼睛的表情是十分動人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是這樣認識費尼奇加認識的。三年前他有一回在一個小縣城的客棧裏住了一夜。他住的房間很清潔，床上被褥也很乾淨；這使他大為驚喜。他想，這客棧的主婦一定是一個德國人吧？可是她卻是一個俄國人，一個五十歲光景的老太婆，衣服整潔，相貌端正，講話也很小心，看樣子還是一個很懂事的婦人。他在喝茶時候同她談了一陣話；他非常喜歡她。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剛剛搬進了他的新家，不想再招幾奴留在宅子裏使喚，他正要僱用僕人；而客棧的女主人這一方面却又抱怨着往來的客人的稀少和日子的艱難，因此他便請她到他家裏去當管家，她答應了。她的丈夫去世已久，家裏只有她同一個女兒，費尼奇加。兩個星期以

內阿利娜·沙威席娜（這是新管家的名字）便帶了她的女兒到瑪利因諾來了，她們便住在那間小小的耳房裏。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果然沒有看錯人，阿利娜把他的家收拾得很有條理。至於費尼奇加呢，那時也不過十七歲（一），沒有人講起她，也很少有人看見她；她靜靜地住在那裏，只有在星期日那一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會在教堂裏某一個角上看到她那白淨脫俗的秀美的側面。一年多的時光就這樣過去了。

一天早晨阿利娜來到他的書房，照例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她問他有什麼方法要治她的女兒，因為火爐裏面有一粒火星爆進她的眼睛裏去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跟所有那些不常出門的人一樣，研究過醫術，他甚至還編了一本治療便覽。他立刻叫阿利娜把病人帶來。費尼奇加聽見主人叫她去，她非常害怕；不過她還是跟着母親來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引她到她窗前，雙手擦起她的頭。他把她那紅腫的眼睛仔細診察了一會，開了一付蒸藥劑，馬上親手配起

（一）作者在本第五章裏說費尼奇加是「二十三歲的少婦」，這裏又說「三年前：；她不過十七歲，」顯然他把她的年齡算錯了。事實上費尼奇加或者只有二十歲，不然尼可拉便是在六年前看見她的。

。——譯者。

來，他又把他的方手帕攤開，教給她怎樣地敷藥。費尼奇加聽完了他的話，便轉身走了。『笨了頭，你還沒有親主人的手呢！』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並不會把手伸給她，在慌亂中他反而自己在那少女的埋着的頭上頭髮分開的地方吻了一下。費尼奇加的眼睛不久就痊愈了，可是她留給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印象卻不曾這樣快速地逝去。那個純潔秀美的含羞微舉的面額時時閃進他的腦中；柔軟的頭髮彷彿還留在他的掌上，在他眼前現出了那兩片天眞微啓的嘴唇。兩排珍珠似的牙齒在陽光裏燦爛地發亮。以後在教堂裏他便非常留心地看着她，並且設法跟她談話。起初她看見他總是害羞，一天傍晚她在麥田裏一條小徑上遇到他了，她連忙跑進長滿矢中菊和苦艾的又高又密的樺叢中，免得跟他碰面。他在麥穗的全黃色的網眼中瞥見了她的小小的頭，她正探出頭來張望，就像一隻小動物似的，他和藹地對她叫道：

『晚安，費尼奇加！我並不咬人啊。』

『晚安，』她低聲說，卻並不從藏身的地方站出來。

她漸漸地跟他相熟了，就有過她在他面前仍還有點不好意思，那時候她的母親阿利娜忽然患霍亂症死了。費尼奇加應該怎麼處置呢？她從母親那里知道到那個愛好秩序、整齊、體面的僻性；可是她太平青了，又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自己也很和善又會體貼……

其餘的就用不着說了。

「那麼我哥哥進來看了你？」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問她道。「他敲了門，就進來了嗎？」

「是的。」

「啊，這很好。讓我來把米奇亞搖盪一下。」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把米奇亞抱得很高，幾乎碰到了天花板，使得小孩非常高興，母親相當着急；每一次孩子被拋擲起來，她便伸出手去，接他的小小的光臨。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回到他的雅致的書房裏去了，這里的牆壁用漂亮的青灰色的紙糊着，壁上釘了，條綠色的波斯毛毯，上面懸掛着一些兵器；傢具全是胡桃木製的，上面罩着一層深綠色的天鵝絨；一個Requisantec(一)的書架是用老的黑橡木做的，華貴的書桌上面放了幾個小小的銅像，還有一個壁爐。他擲身在沙發上坐着，兩手扶着後腦，一動也不動，帶着一種差不多是絕望的神情望着天花板。不知他是想隱藏着他臉上的表情，不讓四周的牆壁看見呢，或者還是爲了別的原因，他站起來，把那厚厚的窗簾放下，便又投身在沙發上坐了。

(一) 文藝復興時代的式樣。——俄文本附註。

原
书
空
白
页

九

就在這同一天巴扎洛夫也跟費尼奇加認識了。他同阿爾卡狄在園子裏散步，一面給他講哪爲什麼有一些樹木，尤其是橡樹長得不好的道理。

「你們應該在這兒多種些白楊和樺杉，菩提樹也行，多加一點肥土。涼亭那邊的花倒長得不錯，」他又說，「因爲那是薊球花和丁香花；牠們都長得很好對付的，那些樹，牠們並不要人十分照料。可是涼亭裏面還有人呢。」

在涼亭裏坐着的是費尼奇加和杜尼亞霞，還有米奇亞。巴扎洛夫站住了，阿爾卡狄像一個熟朋友似地向費尼奇加點了點頭。

「那是誰？」他們剛剛走了過去，巴扎洛夫立刻問道。「一個多漂亮的女孩子！」

「你在講誰？」

「你知道的；只有那一個生得漂亮。」

阿爾卡狄有點不好意思，簡簡單單地對他說明了費尼奇加是什麼人。

「哈哈！」巴扎洛夫說；「你父親的眼光的確不錯。我喜歡他，你父親，唔！他倒是個愉快的傢伙。我也得跟她認識認識。」他說了這後一句，便轉身向涼亭走去。

「葉夫金尼！」阿爾卡狄驚慌地在後面喚道；「千萬要小心啊。」

「你不要着急，」巴扎洛夫說；「我會知道怎麼做的——我又不是一个傻子。」

他走到費尼奇加面前，揭下帽子。

「讓我來介紹自己，」他開始說，客氣地鞠了一個躬。「我不是一個壞人，我是阿爾卡狄·尼可拉葉維奇的朋友。」

費尼奇加從座位上站起來，望着他，不說一句話。

「這是多麼出色的小孩！」巴扎洛夫繼續說；「不要就心，我的稱讚還沒有給人帶來過災難的。他兩頰為什麼這樣紅，他是在出牙吧？」

「是的，」費尼奇加說，「他已經出了四顆牙齒了，現在牙齦又腫了起來。」

「讓我來看看，不要害怕，我是一個醫生。」

巴扎洛夫把小孩抱了，使得費尼奇加和杜尼亞亞兩人非常驚訝的是孩子並不掙扎，也不害

怕。

「看見了，看見了……不要緊，都很整齊，他將來有一付很好的牙齒。要是有什麼不對，告訴我好了。您自己身體很好嗎？」

「很好，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真的——那是很重要的。您呢？」他轉身問杜尼亞說道。

杜尼亞霞這個少女在主人的宅子裏非常拘謹，出了大門却十分頑皮，她不答話，只是躊躇地笑着。

「好，這很好。這兒是您的小伙子。」

費尼奇加把小孩抱在懷裏。

「他在您的手裏倒是貼貼服服的，」她輕輕地說。

「小孩在我手裏都是貼貼服服的，」巴扎洛夫答道；「我知道應該怎樣撫他們。」

「孩子們也知道誰愛他們，」杜尼亞霞插嘴說。

「是的，他們果真知道的，」費尼奇加說，「就是米奇亞，不論怎樣他也不要有一些人來抱他。」

「他要不忍我抱，」阿爾卡狄問道，他遠遠地站了一會，現在走到涼亭裏來了。

他想把米奇亞喊到他懷裏來，可是米奇亞把頭一仰，哭起來，弄得費尼奇加很不好意思。

「過幾天等他跟我相熟了再來抱他吧，」阿爾卡狄寬大地說，這兩個朋友便轉身走開了。

「她叫什麼名字？」巴扎洛夫問道。

「費尼奇加……費多西亞，」阿爾卡狄答道。

「她的父名呢？我也得知道這個。」

「尼可拉葉夫娜。」

「Bona。（拉丁文：好）。我喜歡她的地方是她並不太害羞。說不定會有人覺得她這點是個毛病，多麼無聊！有什麼事使她害羞呢？她是一個母親——她便是不錯的。」

「她是不錯的，」阿爾卡狄說，「不過我父親……」

「他也不錯，」巴扎洛夫打岔道。

「好，不，我不這樣想。」

「我想你是高興多添了一個承擔產業的人吧？」

「你怎麼好意思說我會有那種心思！」阿爾卡狄氣憤地說；「我不是因為那個緣故抱怨父親不對；我以為他應該娶她做妻子。」

「哼！哼！」巴扎洛夫冷冷地回答道。「我們真是大度的人！原來你還把結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我倒沒有料到你是這樣的。」

這兩個朋友默默地走了幾步。

「你父親的全部產業我都已經看過了，」巴扎洛夫又說。「牛是不好的，馬是病的。房屋東偏西倒，工人懶惰不堪；只有那個總管究竟是一個傻瓜，還是一個壞蛋，我現在還沒有弄清楚。」

「你今天對什麼都在專挑錯處，葉夫金尼·瓦西里葉維奇。」

「那班善良的農人都把你父親當作傻瓜一樣地欺騙着。你知道有一句俗話：『俄國農人連上帝也會欺騙的。』……」

「我現在有點贊同我伯父的意見了，」阿爾卡狄說；「你的確看不起俄國人。」

「那有什麼關係呢！俄國人的唯一好處就是最看不起自己。重要的是二乘二等於四，其餘都是愚蠢。」

「那麼大自然也是愚蠢嗎？」阿爾卡狄說，他帶了沈思的神情望著遠處顏色鮮明的田野，那里正映襯着落日的明媚柔和的光輝。

「照你那樣看法，大自然的確也是愚蠢的。大自然不是一座廟宇，牠是一個工廠，我們人便是這工廠裏的工人。」

這時，一陣大提琴的拉長的音調從宅子裏飄到他們的身邊。有人在演奏塔爾斯（一）的「期待」，雖然不嫻熟，却也能傳達出一些情感。旋律帶着蜜似的甜味在空中盪漾着。

「這是什麼？」巴扎洛夫驚訝地問道。

「這是我父親。」

「你父親會拉大提琴嗎？」

「是的。」

「你父親多大年紀了？」

「四十四。」

巴扎洛夫突然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

（一）塔爾斯（一七九七——一八二八），奧國的作曲家。——譯者。

「真的，一個四十四歲的人，一個 *parenting*（家長），在這個偏僻的小縣——拉大提
琴！」

巴扎洛夫繼續笑著；阿爾卡狄平口雖然十分尊敬他的老師，這一次他却連笑臉也沒有露一
個。

原
书
空
白
页

十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瑪利因諾的生活，還是跟往常一樣，阿爾卡狄整天游玩，巴扎洛夫則實在工作。宅子裏的每個人都跟巴扎洛夫熟習了，他們也習慣了他的隨便不羈的態度和他的粗魯無禮的話語。尤其是費尼奇加跟他很熟，因此有一晚上她居然差人去叫醒他來；米奇亞得了驚風症；他去了，還是像平日那樣，一邊說着笑話一邊打呵欠，陪她過了兩個鐘點，把孩子治好了。在另一方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現在却用了他的心靈的全部力量來憎惡巴扎洛夫，他認為巴扎洛夫是一個傲慢、無禮、好嘲罵而且粗魯的人；他疑心巴扎洛夫並不尊敬他，而且對他只有輕視——他，帕威爾·基爾沙諾夫！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有點害怕這個年青的「虛無主義者」，並且還耽心着他給阿爾卡狄的影響究竟是不是好的；可是他很高興聽他講話，並且高興去看他做物理的和化學的實驗。巴扎洛夫帶來一個顯微鏡，他一用顯微鏡，就是幾個鐘點。用人也喜歡他，雖然他常常拿他們開玩笑；他們覺得他畢竟不是一個主人，却是他們的同類。杜尼亞慶常常對他傻笑，當她像一隻鵝鶩地（一）跑過他的身旁時，她還帶着深意地偷個看

種；彼得是一個極端自負而又愚蠢的人，他永遠皺着眉頭，他所有的長處便是他在外表上很有體貌，他還能夠捧出一頁舊報上的字句，並且他很勤快地刷他自己的衣服——便是他，只啞巴扎洛夫注意到他；他也立刻滿面堆笑，露出了喜色；農家的小孩簡直像小狗一樣地跟在這個「醫生」後面跑。卜洛科非奇老人是唯一不喜歡他的人；他每回給他遞茶時，總露出不高興的脾氣，他叫他做「屠戶」和「暴發戶」，他還說他臉上長滿了蠱子，看起來倒像一口糞圈裏的豬。卜洛科非奇，照他自己的看法，是有着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一樣多的貴族氣味的。

一年裏的最好的日子來了，這便是六月的初旬。天氣極晴朗；固然，遠的地方正鬧着虎列拉的恐慌，可是那一省的居民對於這種流行病的光臨已經習慣了。巴扎洛夫常常起得絕早，出去走兩三個維爾斯特，並不是去散步（他受不了那毫無目的的走路），却是去採集植物和昆蟲的標本。有時候他約了阿爾卡狄回去。在回家的途中他們常常發生爭論，雖然阿爾卡狄話說得更多，可是往往是失敗。

有一天他們就聽得太晚了；尼克拉·彼得洛維奇到花園裏去找他們，他走到涼亭前面，

忽然聽見兩個年青人的急促的腳步聲和講話聲。他們在涼亭的那一面走着，沒有能夠看見他。

「你還不大了解我父親，」阿爾卡狄說。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便躲藏起來。

「你父親是個好人，」巴扎洛夫說，「可是他落伍了；他的日子已經完結了。」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注意地聽着……阿爾卡狄並沒有回答。

這個「落伍的人」靜靜不動地站了兩分鐘，纔悄悄地慢慢走回家去。

「前天我看見他在唸普式庚的詩，」巴扎洛夫這時繼續往下說。「請你去對他講；那是沒有一點實際的用處的。你知道他不是一個小孩了，他應該把這種廢物扔掉。在我們這個時代做

一個浪漫派有什麼意思！給他一點有用的東西去唸吧。」

「我應該拿什麼給他唸呢？」阿爾卡狄問道。

「哦，我想開頭還是唸畢希勒爾的 *Stoff Und Kraft*（物質與力）（一）吧。」

「我也這樣想，」阿爾卡狄同意地說，「*Stoff Und Kraft* 是用通俗文體寫的……」

「看起來你厭我，」這天吃過晚飯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坐在書房裏對他的哥哥說，「都是落伍的人了，我們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唉！唉！也許巴扎洛夫是對的；不過我承認有一件事使我覺得傷心；我十分盼望，尤其處現在，能夠同阿爾卡狄多親近些，可是事實上，我却留在後面，他已經走到前面去，我們是不能够彼此了解了。」

「他怎麼走到前面去了呢？他在佛羅波羅就已經超過我們這麼多了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不耐煩地問道。「全是那個高翹的了不起的虛無主義者先生給他塞進腦子裏去的。我討厭那個學醫的傢伙；據我看來，他不過是一個走江湖的郎中；我相信，不管他解剖了多少青蛙，他對醫學也不會懂得多少。」

「不，哥哥，你不應當這麼說；巴扎洛夫是聰明的，他對他自己研究的科目很有心得。」

「他誇大得叫人討厭，」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打岔說。

「是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是誇大的。不過這好像也是免不掉的；這倒是我

(一) 菲列得利席·畢希勒爾(一八二四——一八九九)德國心理學家兼生理學家，「物質與力」主張唯物論與無神論，在當時俄國青年中間流行甚廣。——譯者。

沒有考慮到的。我從前還以為我總是盡力跟着潮流走；我設立了一個模範田莊，安頓了農人，因此全省的人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讀書，研究，我竭力在種種方面適應時代的要求——可是他們還說我的日子過去了。哥哥，我現在也開始相信我的日子真是過去了。」

「爲什麼這樣？」

「我現在告訴你爲了什麼。今天早晨我坐著在讀普式庚的詩……我記得我正讀到那首「吉普色人」……突然阿爾卡狄走到我身邊來，一句話也不說，臉上露着親切憐憫的表情，他好像對待一個小孩一樣，輕輕地把我那本書拿開，另外放了一本書在我面前——一本德文書……他微微笑了一笑，便走開了，把那本普式庚也帶走了。」

「真有這回事！他給你的什麼書呢？」

「他在這兒。」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從衣袋裏拿出那本第九版的畢希勒爾的名著。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接過來翻了一翻。「哼，」他叫了一聲。「阿爾卡狄·尼可拉維奇在教育着你呢。好，你到底唸過牠沒有？」

「是的，我試了一下。」

「好，你覺得牠怎樣？」

「要不是我太笨，那麼這本書就全是——胡說。我想，一定是我太笨。」

「是不是你的德文全忘了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啊，德文我是懂的。」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又把這書翻了一會，還從櫃下將報紙拿來看看他的兄弟。兩個人都不做聲。

「哦，我恰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開口說，他雖然想改換話題，「得到加利亞金一封信。」

「瑪特維·伊里奇麼？」

「是的。他是來——調查這一省的、艦艇在是一個國人了；他信上說，因為父親故，他很想跟我們再見面，他請你、我和阿爾卡狄一起到碼頭裏去。」

「你去嗎？」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我不去；你去？」

「不，我也不去。跑五十維爾斯特路去吃點東西也太費事。K. M. (瑪特維) 不過想顯

顯威勢，擺擺闊。倒楣他的！他自個會有全省的人巴結他，我們不去也沒有什麼關係。一個極書獃問官官階的確不小，倘使我當時繼續在軍界服務，我不解甲告退，現在我也應該做一個參將了。可是如今呢。你同我都是落後的人了。」

「是呀，哥哥；似乎我們已經到了要定做一口棺材，把兩手交叉地放在胸上的時候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着嘆了一口氣。

「呵，我却不這麼容易地讓步，」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喃喃地說。「我看得很清楚，我要跟那個卑鄙的傢伙打一架。」

果然在這天傍晚喝茶的時候，就打了架。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走進客廳時，他已經準備好吵架了，他很氣憤並且很堅決。他只等着找到一個藉口就向敵人進攻；可是等了好久都沒有找到一個藉口。巴扎洛夫照例在「老基沙爾諾夫」（他這樣地稱那兩弟兄）面前不多講話，那晚上他心裏不痛快，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茶，不說一句話。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實在等得發火了；最後他的願望畢竟達到了。

他們的話題轉到了一個鄰近的地主身上。「沒出息的下流貴族，」巴扎洛夫淡淡地說，他在彼得堡遇見過那個人。

「請問您一句，」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開始說，他的嘴唇發顫在顫抖，「照您看來，一沒出息」和「貴族」是一樣的意義麼？」

「我說的是下流貴族，」巴扎洛夫答道，懶懶地嘍了一口茶。

「正是這樣；不過我覺得您對貴族也是跟對所謂下流貴族一樣看待的。我認爲我應當告訴您，我並不贊同您這個意見。我斗胆斷言，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具有自由思想並且擁護進步的人；可是就因爲這個緣故，我尊敬貴族——真正的貴族。請您留神記住，先生，」（巴扎洛夫聽見這幾個字便抬起眼睛望着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請您留神記住！」他狠狠地再說了一遍，——「英國的貴族。他們對自己的權利一點也不肯放棄，因此他們也尊重別人的權利；他們要求別人對他們盡他們應享的義務，因此他們也盡自己應盡的義務。英國的自由是貴族階級賜與的，也是由貴族階級來維持的。」

「這個讚美歌我們不知道聽過多少回了，」巴扎洛夫答道；「可是您打算用這個來證明什麼呢？」

「我打算用這麼個來證明，親愛的先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動氣的時候，他便故意在「這個」(ETO)中間添插進一個音，唸成「這麼個」，雖然他明知道用法是不合文法的。這種

時髦的怪癖可以被看作亞歷山大一世時代遺留下來的的一種習慣。當時那班執椅子弟很少講本國話，偶爾講起幾句，就隨意胡亂拼字，不是這個個(БЕТО)，便是這個個(БЕТО)，好像在說：『自然我們生來是俄國人，我們同時還是上等人物，用不着去管那些學究們定的規矩』；我是打算用這個來證明沒有個人尊嚴的意識，沒有自尊心——這兩種情緒在貴族中間極其發達——那麼社會…… Bien public (法語：公益)……社會組織便沒有強固的基礎了。人格，親愛的先生，——那是很重要的東西；一個人的性格應該像岩石一樣的堅固，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建築在輪上面。例如，我很知道你覺得我的習慣，我的裝束，我的整潔都是很可笑的；可是這都是從一種自尊心，從一種責任心——是的，的確，責任心——出來的。我現在住在燈下，住在偏僻的地方，可是我不會降低我自己的身份。我珍重我自己的人的尊嚴。』

『那麼讓我問您一句，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巴扎洛夫說：『您尊重您自己，您只是袖手坐著；請問這對於 Beaumont 有什麼用處？倘使您不尊重您自己，您不也是這樣坐著嗎？』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臉色馬上變白。『那是另一個問題。我現在絕對不需要對您解釋我為什麼像您所說的袖手坐著。我只打算告訴您，貴族制度是一個原理，在我們這時代中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愚蠢的人纔能够不要原理地過日子。阿爾卡狄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對他講過那樣的

話，現在我再對您講一遍。尼可拉，是不是這樣的？」

尼可拉·彼爾洛維奇點點頭。

「貴族制度，自由主義，進步，原理，」巴扎洛夫這時說：「只要您想一想，這麼一堆外國的……沒用的字眼！對一個俄國人，牠們沒有一點用處。」

「那麼，在您看來什麼才是有用的呢？倘使照您的說法，我們便會走到人類以外，人類的法則以外了。而歷史的邏輯要求着……」

「可是邏輯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沒有軸也是一樣地過日子。」

「您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您肚餓的時候，我希望您不需要邏輯來把一塊麵包放進您的嘴裏去吧。這些抽象的字眼對我們有什麼用處？」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厭惡地舉起手來。

「您這使我不明白了。您侮辱了俄國人。我實在不明白一個人怎麼能够不承認原理，規則！您是依據着什麼來行動呢？」

「伯父，我已經對您講過我們不承認任何的權威，」阿爾卡狄插嘴道。

「我們是依據着我們認為有利的事情來行動的，」巴扎洛夫說。「目前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我們便否認——」

「否認一切嗎？」

「否認一切。」

「怎麼？不僅詩詞藝術……可是連……說起來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洛夫非常鎮靜地再說了一遍。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睜大眼睛望着他。他沒有料到這個；阿爾卡狄歡喜得紅了臉。

「讓我來講兩句，」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您否認一切；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您破壞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時也應該建設呢。」

「那不是我們的事情了……我們應該先來把地面打掃乾淨。」

「人民目前的狀況正需要這個，」阿爾卡狄莊嚴地說，「我們應當來供給這類需要，我們沒有權利只顧滿足個人的利己心。」

巴扎洛夫顯然不高興這最末一句；這句話帶了一點哲學氣味，就是說浪漫主義的氣味，因為巴扎洛夫把哲學也叫做浪漫主義，不過他覺得用不着去糾正他那年青的門徒。

「不，不；」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突然用吼聲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先生們真正認識俄國人民；我不相信你們就能代表他們的需要；他們的渴望！不；俄國人民並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那樣。他們把傳統看作神聖不可犯的；他們是服從教長的；他們沒有信仰便不能生活……」

「我並不要反駁這一點，」巴扎洛夫插嘴說。「我甚至準備承認在這一點上您是對的。」

「那麼倘使我是對的……」

「可這還是一樣，什麼都不曾證明。」

「正是什麼都不曾證明，」阿爾·卡狄跟着重述一遍，他充滿着自信，就像一個下棋下得好的人，他早已料到對手要走一着看起來很厲害的棋；因此一點也不喫驚。

「怎麼還是什麼都不曾證明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喃喃地說，他倒聲說起來了。「那麼，您一定是反對自己的人民了。」

「我們真反對了又怎樣？」巴扎洛夫突然嚷起來。「人民不是相信打雷時候便是先知伊里亞駕着車在天空跑過嗎？那麼怎樣呢？我們應該同意他們嗎？而且，他們是俄國人；可是我也是一个俄國人嗎？」

「不，您剛纔說了那一番話以後，您就不是一個俄國人！我不能承認您是一個俄國人。」

「我祖父耕田，」巴扎洛夫非常驕傲地說。「您隨便去問一個這兒的農人，看我們——您跟我——兩個人中間，他更願意承認哪一個是他的同胞。您連怎樣跟他們講話都不知道。」

「可是您一面跟他們講話，一面又輕視他們。」

「唔，假定說他們是應該受人輕視的呢！您專在我的態度上找錯，可是您不知道我的態度就是偶然得來的，牠並不是您所憑藉來作戰的民族精神本身的產物呢？」

「什麼話！虛無主義者太有用了！」

「他們有用或沒用，並不是該我們來決定的。喂，就是您也覺得自己並非一個沒有用的人。」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請不要攻擊私人，」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一面叫著，亂站起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微微笑了笑，把手按着他弟弟的肩頭，叫他仍還坐下。

「不要著急，」他說；「我不會忘掉自己的，正因為我有著我們這位先生，這位醫生先生即儘情地嘲笑過的自尊心。」他又轉過頭對巴扎洛夫說：「請問一句，您也許以為您的學說是新發現的吧？那是大錯特錯。您主張的唯物論已經流行過不止一次了，總是證明出來理由充足……」

「又是一個外國名辭！」巴扎洛夫打岔道。他有點動怒了，他的臉變成一種粗糙的銅色。

「第一，我們並不主張什麼；那不是我們的習慣。」

「那麼你們又幹些什麼呢？」

「我就告訴你我們幹些什麼。先前不久，我們常常講我們的官吏受賄；我們沒有公路，沒有商業，沒有公平的審判……」

「哦，我明白了，你們是改革派——我想，就是這種稱呼吧。你們的改革有許多我也可以同意，可是……」

「後來我們發覺議論，永遠是議論，而且除了議論就再沒有別的，對我們的社會弊病只空發議論，是毫無用處的，那只會把人引到淺薄和武斷上面去；我們看見我們的領導人物，那些所謂前進分子和改革派不中用；我們整天忙著幹一些無聊事情，我們白費時間談著藝術啦，無意識的創造性啦，議會制度啦，陪審制度啦，和鬼知道的什麼啦；可是事實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却是：我們怎樣得到麵包吃；我們被極愚蠢的迷信困得透不過氣；我們的企業處處失敗，只因爲沒有够多的誠實的人去經營；我們政府目前正忙著進行的解放，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因爲農人高興連自己的錢也搜刮去送給酒店，換得醺醺大醉。」

「是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插嘴說，「是的；你們證實了這一切，你們便決定你們自己不去切實地做任何事情了。」

「我決定不幹任何一件事情，」巴扎洛夫板起臉再說了一遍。他因為無緣無故地對這位先生講了那麼多的話，突然跟自己生氣起來。

「可是局限於辱罵？」

「只限於辱罵。」

「這就叫做虛無主義？」

「就叫做虛無主義，」巴扎洛夫跟着重說一遍，這次特別不客氣。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略略皺着他的臉。

「原來是這樣！」他帶着一種異常鎮靜的聲音說。『虛無主義是來醫治我們的病苦的，而且你們是我們的英雄和救主。可是你們爲什麼責罵別人呢，連改革派也要責罵呢？你們不是也和別的人一樣只會空談嗎？』

「不管我們有多少錯處，我們卻沒有這個毛病，」巴扎洛夫咬着牙齒喃喃說。

「那麼又怎樣呢？你們行動嗎，或者還是別的什麼呢？你們是在準備着行動嗎？」

巴扎洛夫不回答。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身子賒賒顫抖了一下，可是他立刻控制了自己。
「哼！行動，破壞……」他繼續說。「可是你們連爲什麼要破壞都不明白又怎樣去破壞呢？」

「我們要破壞，因爲我們是一種力量，」阿爾卡狄說。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看着他的姪子，不覺大笑起來。

「力量」不負任何責任的，」阿爾卡狄揚揚得意地說。

「不幸的孩子！」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叫道，他不能再抑制自己了。「你會不會想到你們這種無聊的議論把俄國弄成什麼樣子！不；連一個天使也不能够忍耐下去了！力量！在加爾木克（一）的蒙昧人中間，在蒙古人中間，也有力量；可是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對我們可寶貴的乃是文明，是的，是的，先生，文明的真實對我們是可寶貴的。不要對我講那些真實，毫無價值；便是最不行的番師，*ma jansoni*（一法語），或一晚上只得五個戈貝克（二）的奏樂

（一）Kalining，居住於中國西部，西伯利亞西部及俄國東南部的蒙古人種。——譯者。

（二）俄國兩幣。——譯者。

舞音樂的人也比你們更有用，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文明，不是野蠻的蒙古力量，你們自以為是前進人物，可是你們却只配住到加爾木克的茅屋裏面去！力量！你們還比有力量的先生，請記住你們不過是四個半人，別的人數目却有千百萬，他們不會讓你們去踐踏他們的神聖的傳統，他們倒要踏過你們，並且在你們身上踩過去！」

「他們要踩，就讓他們踩吧，」巴扎洛夫說。「可是那是一個顯明的問題。我們人數並不像您所說的那樣少。」

「什麼？您真的以為你們可以跟人民全體對敵嗎？」

「您知道整個莫斯科城還未被一個戈貝克的燭燭燒掉的，」(一)巴扎洛夫答道。

「是的，是的。第一是撒旦(魔王)一樣的驕傲，其次是嘲笑——就靠了這個來引動年青人，來征服一般小孩子的毫無經驗的心！現在牆有一個坐在您身邊，他甚至對您腳下的土地也會膜拜的。您看看他！」(阿爾卡狄敲起牆頭，把臉掉開。)
「這種時疫已經傳播得很廣了。我

(一)大約指拿破崙征俄，俄人自焚長期的事——譯者。

聽說在羅馬我們的畫家從來不進梵諦崗(一)去。他們把拉斐爾(二)差不多看做一個傻瓜，就因為，請讓我說，他是一個權威；可是他們自己却什麼也產生不出來，始終畫不出成功的作品，這些人不管他們怎樣努力，他們的想像總不能超過「泉邊少女」這一類的畫！而且連少女也畫得不像樣。據您看來，他們是出色的人物吧，是不是？」

「據我看來，」巴扎洛夫答道，「拉斐爾不值一個錢；他們比他好了什麼。」

「好！好！聽着，阿爾卡狄……現在的青年就應該這麼講的！想想，他們怎麼不跟着偉跑呢！在從前年青人都不可不唸書；他們不願意被人家叫做不通的人，因此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他們都不得不好好地用功。可是現在，他們只要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狗屁！」就成功了。一般青年便高興了。說老實話，他們先前本是一塊木頭，現在一轉眼的功夫就變成虛無主義者了。」

「您那個值得讚美的自尊心已經動搖了，」巴扎洛夫冷靜地說，阿爾卡狄却熱得厲害，眼

(一) Vatican 教皇城，在羅馬，內有圖書館，博物館，最珍貴畫等等均極名貴。譯者。

(二) Raphael Sanzio (一四八三—一五二〇) 意大利畫家，文藝復興時期三大畫家之一。譯者。

踏發火了。「我們的辯論扯得太遠了；我想，還是停止的好。我一定會跟您完全表同意的，」他說着，便站起來，「只要您能够在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裏面，在家庭生活或社會生活裏面，找出一個不需要完全破壞的制度來。」

「像這樣的制度，我可以舉出幾百萬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嘆道；「幾百萬，就譬如米爾（1）。」

一個冷笑使得巴扎洛夫的嘴脣彎曲了。「好，說到米爾，」他說，「您最好還是跟您弟弟去講吧。我想他到現在應該看明白米爾實際上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了！——牠那共同保證啦，牠那節制喝酒啦，還有別的這一類的事情。」

「那麼就拿家庭來說吧，我們農人中間的家庭！」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叫道。

「這個問題，我想您還是不需要太仔細分析的好。您不明白家長有挑媳婦的種種便益嗎？您且聽我的勸，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花兩天的功夫去想一想；您馬上似乎不會想出什麼來的。請您把每個階級，一個一個的仔仔細細考究一番，同時我和阿爾卡狄兩個坐……」

(1) 米爾是俄國的一種鄉村自治組織。在這里俄文原本却用了另一個字 *Onachinina* 譯音。

「去嘲笑一切事情，」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打岔地說。

「不，我們去解開青蛙。來，阿爾卡狄；先生們，我們暫別一會兒。」

兩個朋友走了。弟兄兩個留在那里，起初只是默默對望着。

「這便是我們現在的年青人！」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開口說，「我們的後一代——他們原來就像這樣。」

「我們的後一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跟着重說一遍，憂鬱地嘆了一口氣。在他們辯論的時候，他始終覺得氣像坐在刑刺上面似的，一聲也不響只是偷偷地看着阿爾卡狄，心裏很痛苦。「哥哥，你知道我現在記起了什麼嗎？我有一次跟我們的可憐的母親爭論一件事；她發了脾氣，不肯聽我的話。最後我對她說：「自然你不能了解我；我們是不同的兩代人。」她氣得很厲害，可是我却想道：「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一顆苦的丸藥，可是她必須吞進肚裏去。」你看，現在是輪到我們來了，我們的後一代人可以對我們說：「你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吞你的丸藥去吧。」」

「你真是太大量，太謙虛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相反的，我却相信你我都比這班年青的先生們更有理，不管我們口裏講着舊式的話，*à la mode*（法語：陳腐），而且我們不

像他們那樣狂妄地誇大。……現在的青年多傲慢！你問一個年青人：「你喝紅酒還是白酒？」他便板起臉用低沉的聲音回答道：「我素來喝紅的！」好像那時候全世界的眼光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似的……」

「您不要茶嗎？」費尼奇加從門外探頭進來問道；她聽見客廳裏還有爭論的聲音，便不能決定要不要走進來。

「不要了，你叫人把沙莫瓦爾拿走吧，」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答道，他走去招呼她。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突然對他講了一句：「Bon soir（法語：晚安）」便回到自己的書房裏去了。

原
书
空
白
页

十一

半點鐘以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走到花園內他心愛的涼亭裏面去。他充滿了憂鬱的思想。

他是第一次看明白了他跟兒子中間的距離；他預料到這距離會一天天地增加。那麼那幾個冬季他在彼得堡讀那些最新書籍所花去的整天整天的功夫都是白費了；他用心去聽那班年青人高談闊論所花去的時間也是白費了；他白白地高興，他有時居然能够在他們熱烈爭辯的中間插進去說一兩句話。現在這一切都是沒有用的了。「我哥哥說我們是對的，」他想到，「而且撇開一切虛榮心不提，我也相信他們離開真理比我們更遠，雖然同時我又覺得他們另有一些東西却是我們所沒有的，那就是他們在什麼地方比我們優勝……這是青春嗎？不；不只是青春。難道他們的優勝就在於他們比我們少了許多地主的氣派嗎？」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沒精打彩地埋下頭，他伸手在臉上摩了一下。

「可是那會詩，」他又想道；「對藝術，對大自然沒有感情……」

他向四周看了看，好像他正想琢磨一個入怎麼能夠對大自然沒有感情似的。這時已經是

傍晚了；太陽隱蔽在離園子半俄爾斯特光景的小小的白楊林子後面；樹影無邊無際地躺在靜寂的田野上。一個農人騎着白馬在林邊一條窄小陰暗的路上疾馳過去；雖然他在遠處，可是他的全身，甚至他肩上衣服的補釘，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那匹馬正奮起蹄子飛似地往前跑着。從對面遠遠地射起來的太陽光線完全映單在林子上；霞光透過枝葉，在白楊樹幹上渲染了一層熱紅，使得牠們更儂松嫩；樹葉差不多成了深藍色，上面襯出一個微帶霞紅的淡青天空。燕子飛得高高的；風完全靜了，蠶晚的蜜蜂在丁香花間唧唧地嗡嗡飛鳴；一羣飛蝶像一片雲（一）似地正懸垂在一枝突出的孤寂樹枝上面。「多麼美，我的上帝！」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想道，他平日喜歡的特句差不多要跳到他的嘴上了；他記起了阿爾卡狄的 *Wohlstand* 那本書，便不響了，可是他依舊坐在那里，依舊沈溺在寂寞思想的憂鬱的慰藉裏。他喜歡夢想；他的鄉居生活給他發展了這個傾向。沒有多久以前他坐在驛站裏等候他的兒子，他那時也會這樣地夢想過，可是在那天以後已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了；他們父子的關係在那時還是不確定的，現在是確定的了——而且是怎樣地確定的呢！他的亡故的妻子又回到他的想像中來了，不過並不是像他這

（一）依譯本，原文作「一根柱子。」譯者。

許多年來朝夕相對時所看見她的那模樣，不是像一個善於持家的賢良的主婦，却是像一個嬌縱玉立的少女，有一對天真地帶詢問的眼睛，和一頭緊緊盤着的頭髮垂在孩子似的頸項上。他記起來他第一次看見她時的情景。他那時還是一個學生。他在他住處的樓梯上遇着她，無意間撞了她一下，他正要道歉，頑固含糊地吐出一句：『*Parion, Monsieur*』（法語：對不起，先生）（二），『她却鞠下身子，微微一笑，忽然間好像吃了一驚，便跑開了；可是到了樓梯轉角，她又回轉頭很快地看了他一眼，露着一種莊重的神情，紅了臉。從這以後，起初是羞怯的拜訪，半吞吐的談話，忸怩的微笑和拘束不安；後來是緊閉，變態，最後是大歡喜。……這一切都消失在什麼地方去了？她做了他的妻子，他享受了世界上少數人享到的幸福。『可是，』他又想道，『這些甜蜜的最初的時光，為什麼我不離永久不死地活在那裏面呢？』

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剖析清楚；可是他覺得他企望着能夠用一種比記憶還強固的東西來繫住那一剎幸福的時光；他企盼着他能够感覺到葛利亞重回他的身畔，他能够感到她的身體的熱氣和呼吸，而且他已經覺得彷彿在他的頭上……

（二）他應該說：『對不起，小姐』才對，在懷疑中他講錯了。——譯者。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費尼奇加的聲音在他的近旁喚起來；「他在哪兒？」

他顫抖了一下。他沒有苦痛，也不覺羞恥。他從未承認他的妻子跟費尼奇加兩人有比較的可能，可是他很惋惜費尼奇加會想到在這時候來找他。她的聲音立刻給他喚回來他的灰白色頭髮，他的年齡和他的現實情況。……

他剛剛踏腳進入的迷人的世界，那個從過去的暗影中間繚繞出來的迷人的世界動搖了！而且消滅了。

「我在這兒，」他答道；「我就來，你去吧。」一個思想掠過他的腦裏：「又來了，地主的氣派。」費尼奇加不言語地把頭探進涼亭看了他一眼，便不見了；他很驚詫地察覺他正在夢想的時候，夜已經來了。周圍全是黑暗與靜寂。剛纔費尼奇加的臉龐還麼蒼白，這麼細小地在他的眼前閃動了一下。他站起來，打算走回屋去；可是在他心中騷動着的情感不能夠即刻平靜下來，他便在園裏緩緩地信步走着，有時埋頭去看腳下的土地，過後又會抬起眼睛望着星雲閃爍的天空。他走了許久，直到他走得差不多疲乏極了，而內心的煩擾，一種帶渴戀的、暗昧不明的、惱鬱的煩擾依舊不會平息。啊，要是巴扎洛夫知道了這時他心裏在想些什麼，他一定會笑他的！連阿爾卡狄也會責備他。他，一個四十四歲的人，一個農學家，一個田主，流了眼淚。

，而且無緣無故地流了眼淚：這比拉大提琴更要糟一百倍了。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繼續走着，還是不能夠下一個決心走進宅子裏去，走進那個舒適和平的窩裏去，雖然那宅子裏的每一扇燈光明亮的窗戶裏都在殷勤地招呼他；他沒有力氣掀開這黑暗，這園子，這梯面的清氣，掀開那惱鬱，那無止息的渴望……

在一條小徑的轉角，他遇見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你有什麼事情？」帕威爾問他道；「你臉色白得像一個鬼；你不舒服吧；爲什麼不去睡覺？」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簡單地對他說明了自己的心境；便走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走到了園子的盡頭，他也沉思起來，他也舉了眼望天。可是在他的美麗的暗黑的眼睛裏却只映着星光。他不是個大生的理想主義者（一），他那帶深澀地乾燥無味的、敏感的心靈，帶着一點法國式的玩世主義。是不能夠夢想的……

「你知道什麼嗎？」這天夜裏巴扎洛夫對阿爾卡狄說。「我有了一個極妙的思想。你父親

今天說他接到你們一個個親戚的邀請。你父親不要去；讓我們到X——走一趟；你知道那個關人也請了你的。你看天氣多麼好，我們正好坐車走走，到城裏去看看。我們可以出去玩個五六天，快活一下。」

「你還回國這兒來嗎？」

「不；我應該到我父親那兒去了。你知道那兒離X——有三十維爾斯特。我好久沒有見到他了，我也好久沒有見到我母親了；我應該使這對老人高興才對。他們待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父親；他是很有趣的。他們只有我這一個兒子。」

「你想同他們久住嗎？」

「我不想久住。自然那兒的生活是沈悶乏味的。」

「那麼你回來的時候還到我們這兒來住吧？」

「我不知道……等以後看看吧。好吧，你覺得怎樣？我們去不去？」

「隨你的意思，」阿爾卡狄懶懶地答道。

他在心裏非常高興與他的朋友的提議，可是他覺得應該把自己的情感隱蔽起來。他並不是白白地做了一個虛無主義者啊！

第二天他同巴扎洛夫到 x l l 去了。瑪利因諾宅子裏一班年青一點的人都惋惜跟他們分別；杜尼亞甚至哭了起來……可是上了年紀的人却感覺到呼吸暢快多了。

原
书
空
白
页

十二

我們的「友們要去的」區域，是在一個年青的總督管轄下面，這個總督一方面是進步分子，另一方面又是專制官僚，這樣的事在俄國倒是常有的。他就任不到一年，不但跟貴族的領袖（那是一個退伍的禁衛軍軍官，一個好客的人，家裏還養了一大羣馬）起了衝突，甚至還跟他的下屬們鬧過意見。這種爭執愈鬧愈厲害，叫彼得他的部裏後來也覺得必須派遣一個可靠的人前來就地調查一切。獲選的官員是琪特林·伊里奇·加利亞金，就是基爾沙諾夫兩弟兄從前住在彼得堡時父親拜托了來保護他們的那個親戚加利亞金的兒子。他也是一個「年青人」，還是說他過了四十歲還不久，可是他已上登宵雲之路做了一個政治家了，他的胸前每一邊掛着一顆寶星——其中一個外國的寶星的確不是一等寶星。他跟他正要來查詢的那個總督一樣，也可以算是一個進步分子；雖然他已經是一個要人了，他却跟大多數的要人不同。他把自己看得極高；他的虛榮心是沒有邊際的，他的舉止樸實，相貌溫和可親，聽人講話極虛心，他笑起來時，笑容也是極其和藹，因此經他初次認識的人甚至會把他認作「一個爽快的好漢子」。可是

在緊要的關頭他知道怎樣，像俗話所說的，放出他的威風。「毅力是很要緊的，」他常常這樣說。「*Tenacite est la premiere Qualite d'un homme d'Etat*（法語：毅力是政治家的第一寶）；」雖是這樣，但他仍然時常被入戲弄，稍有一點開腦的官吏便能够隨便欺騙他。瑪特維·伊里奇常常帶着極大的尊敬談起基佐（二），而且竭力使每個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循循規距公事的古板的人，也不是一個傲慢的官僚，社會生活的任何現象沒有一個逃過了牠的注意。：這些話他記得很熟。他甚至還留心着現代文學的發展，不過的確他是帶了一種尊貴的漠漠態度來留意的；好像一個成年的人在街上遇到一隊小孩子，他有時也會跟在他們後面走。瑪特維·伊里奇並不比亞歷山大時代的政客們進步多少，那班舊時的政客往往跑去參加當時住在彼得堡的新威葉金夫人（三）的晚會之前先唸熟一百個歌亞克（三）的書；不過瑪特維·伊里奇的方法

(一) F. P. 基佐（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國政治家和歷史家。——譯者。

(二) 新威葉金夫人是俄羅斯威葉金將軍的夫人。她的客廳是亞歷山大一世時代政客文人聚會的處所。——譯者。

(三) 歌亞克（一七一五——一七八〇），法國哲學家。——譯者。

不同，他的方法更新穎。他是一個圓滑的朝臣，一個絕大的偽善者，此外什麼也沒有了；他沒有特殊的辦事才幹，也缺乏才智，可是他知道怎樣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得很好；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他，本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瑪特維·伊里奇和闊地接待着阿爾卡狄，我們甚至可以說他那時還帶了謙讓的虛度，這是一般開通的高級官員所特有的一種習慣。可是當他聽說他所邀請的兩位表兄都躲在鄉下不出來，他就驚訝起來了。「你的爸爸素來就是個古魯的傢伙，」他說着，一面玩弄着他那件華麗的天鵝絨睡衣的繩子，他忽然又轉過身子向着一個把制服扣得整整齊齊的青年官吏，露出非常注意的樣子大聲說道：「什麼？」那個年青人因為沈默了許久連嘴唇也黏住了，便站起來，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上司。……可是瑪特維·伊里奇把他的下屬窘了一下之後，他就不再去理會了。我們的高級官員向例喜歡大窘他們的下屬；他們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所用的方法種類甚多。在那些方法中下面的一種極流行，用英語說來，便是：「*a quiet & abrupt*」。（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高級官員突然開連最簡單的話也不懂了，他裝作耳朵全聾了。例如他會問：「今天是什麼日子？」

那個下屬便恭恭敬敬地稟報道：「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喂？什麼？那是什麼？你在講什麼？」這位偉人非常注意地再問道。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人。」

「喂？什麼？星期五是什麼？什麼星期五？」

「星期五，大……大……大人，一個星期裏面的一天。」

「什麼，你是哪來教訓我的嗎？哼？」

瑪特維·伊里奇雖然被稱為一個自由派，可是他究竟是一位高級官員。

「我勸你去見見總督，我的朋友（二），」他對阿爾卡狄說；「你明白，我勸你去並不是因為我還有那種應當尊敬當權者的舊思想，却只是因為總督是一個很好的人；而且你也許還想到這兒的交際社會裏去見識見識吧。……我希望，總不是一隻熊？他後天要開一個盛大的跳舞會。」

「您去參加嗎？」阿爾卡狄問道。

「他爲了歡迎我才開跳舞會的，」瑪特維·伊里奇差不多露出了憐憫的神情答道。「你跳

（二）英譯本作「養瘦的瘦子。」——譯者。

舞嗎？」

「是的；我會跳，不過跳得不好。」

「多麼可惜！這兒有的是漂亮女人，一個年青人不跳舞是件可羞恥的事。我又應該說明，我講這話並不是因為什麼舊思想在作怪；我一點也不以為一個人的才智是生在他的腳上的，不過拜倫主義（1）是可笑的，*It's not to be taken seriously.*（法語：這是過時的了）。」

「可是舅舅，我並不是因為拜倫主義，才……」

「我會把你介紹給這兒的太太小姐們；我會把你放在我翅膀下面來保護的，」瑪特維·伊兒奇打岔道，他得意地笑了起來，「你會覺得他很暖和吧。 嗎？」

一個體差進來報告，財政廳長來了，這是一個眼睛溫和的老人，嘴邊有一些深的皺紋，他非常愛好大自然，尤其喜歡夏天裏的，在他自己說來那時候「每隻忙碌的小蜜蜂從每朵小花那裏接破一點小小的賄賂。」阿爾卡狄便告辭出來。

他在他們所住的旅館裏見到巴扎洛夫，他費了許多唇舌勸他跟他一起去見總督，「好，只

（1）這里也許兼指拜倫鼓吹，不美談舞的事。——譯者。

好這樣了，「巴扎洛夫最後說：『做事情也不好半途就放下。我們是來看這兒的紳士的，那麼我們就去看他們吧。』」

總督很謙和地接見這兩個年青人，可是他並沒有請他們坐下，他自己也不坐。他時時刻刻都坐在忙碌和紛擾中；早晨他喜歡穿一身緊緊的制服，帶一條特別硬的領帶；他從來不吃飽，也不喝够；不停地發號施令。衛門裏的人叫他做「布爾達魯」；這綽號並不是從那有名的法國傳教師（一）來的，却是從「布爾達」(burda, 一種濁酒)這字眼來的。他還講基爾沙諾夫和巴扎洛夫參加他的跳舞會，過了幾分鐘，他又把邀請的話重說一遍，他把他們當作兄弟一般，並且把他們兩人都叫作「基爾沙諾夫」。

他們從總督衛門裏回家，路上忽然遇見一個穿著斯拉夫國民服的矮小男子，從一輛剛走過他們身邊的輕便馬車裏跳下，口裏嚷着：「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便向蕭巴扎洛夫奔來。

「啊，這是您，赫爾（德語：先生）四特尼科夫，」巴扎洛夫說，他仍還在人行道上往前走；「您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一) 指布爾達魯魯愛(L. Bourdaloue, 1632-1704)。法國巴黎耶穌會學校教員。——譯者。

「真想不到，完全偶然的事，」他答道，又轉身向着馬車揮了幾下手，叫道：「跟着，跟着我們來！」然後他對巴扎洛夫說下去，一邊跳過了陰溝：「我父親在這兒有事情，因此他要我來。……我今天聽說您到了，我已經去看過您了。……（這兩個朋友回到旅館裏，果然看見一張折了角的名片，印着西特尼科夫的姓名，一面法文，一面斯拉夫文字。）我希望您不是從總督那兒來的吧？」

「不必希望了；我們正是從他那兒來的。」

「啊！那麼我也要到他那兒去一趟。……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把我介紹給您的……這位……」

「西特尼科夫，慕爾沙諾夫，」巴扎洛夫含糊地說，仍還不停腳步。

「我真榮幸極了，」西特尼科夫開始說，他側着身子走路，臉上露出笑容，而且急急取下的通於漂亮的手套。「我聽見講起您好多回了……我是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的一個老朋友，還可以說他的學生。我是靠了他纔得到新生的……」

阿爾卡狄望着巴扎洛夫的學生。這張修飾得很乾淨的，瘦小而不討厭的臉上露出一種激動而又憂鬱的表情；他那一對小眼睛好像被壓進去了似的，牠們呆呆地而且侷促不安地望着人，

他的笑聲也是個不安的——一種短促的、木頭似的笑聲。

「您會不會相信，」他接着說下去，「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第一次在我面前講起不應當承認任何權威的時候，我真是興奮極了，；；時候我的眼睛突然打開了似的！我想我到底找到一個男子漢了！哦，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一定要去結識這兒的一位女士，她的確可以了解您的，要是您肯去拜訪她，她一定會當作一件了不起的喜事；我想，您已經聽見人說起過她了吧？」

「還是誰？」巴扎洛夫不大情願地問了一句。

「庫克新娜，*Koukouna*（字多克西），葉夫多克西亞，庫克新。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真正可以說是*émancipée*（法語：解放的），一個前進婦女。您想怎樣呢？我們現在就一塊兒去看她。她的任務離這兒只有兩步路。我們在她那兒吃中飯。我想你們兩位還沒有吃過中飯吧？」

「沒有；還沒有吃過。」

「那麼，好極了。您明白她已經跟她丈夫分居了：她並不依靠任何人。」

「她漂亮嗎？」巴扎洛夫插嘴問道。

「唔……不，道說不上。」

「那麼您叫我們去看她幹什麼呢？」

「噫，您不要開玩笑……她會給我們開一瓶香檳。」

「哦，原來是這樣。可見您真是一個能幹的人。啊，您父親還在做酒生意麼？」

「是的，」西特尼科夫連忙答道，又發出一陣尖銳的帶神經性的笑聲。「好吧，我們去

嗎？」

「我實在不知道要不要去。」

「你是來看人的，去吧，」阿爾卡狄耶說。

「您以為怎樣，基爾沙諾夫先生？」西特尼科夫插嘴說。「您也應該去；沒有您，我們也

不成。」

「可是我們怎麼能夠三個人一塊兒突然跑到她那兒去呢？」

「不要緊。庫克斯娜是一個好腳色。」

「那兒會有一瓶香檳吧？」巴扎洛夫問道。

「三瓶！」西特尼科夫嚷道；「我可以担保。」

「拿什麼來担保？」

「我自己的頭。」

「還是拿你爸爸的錢袋來担保的好。那麼我們就去。」

十三

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娜（或葉夫多克西亞）·庫克新夫人所住的那所小小的莫斯科式的公館是在X——城的一條剛剛經過了火燒的街上；（大家都知道我們那些省城每五年要火燒一次。）門上歪歪斜斜地釘着一張名片，在名片上頭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拉鈴的把手；拜訪的客人走進廳裏便遇到一個女人，她不像一個用人，又不像女伴，頭上戴着一頂小帽——這是表示着這家主婦有進步的傾向的實在證據。西特尼科夫問着，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娜是不是在家。

「是您嗎，Victor（維克多）？」隔壁房裏傳出一個尖銳的聲音。「進來吧。」戴小帽的女人馬上就不見了。

「我不是一個人，」西特尼科夫說，他留神看了巴扎洛夫和阿爾卡狄一眼，便很快地脫下他的大衣，露出一件像馬車夫穿的尺彎袖上衣一類的衣服。

「不要緊，」聲音答道。「Entrez（法語：進來）。」

三個年青人走了進去。他們走進的屋子與其說是會客廳，還不如說是辦公室倒更恰當。文

件，雷信，一本本厚厚的俄文雜誌（大半是沒有裁邊的），凌亂地堆在那些多灰塵的桌上；地上到處都是香煙頭。一個年紀不大的太太斜倚在一張皮套子的沙發上。她一頭淡黃色頭髮還是亂蓬蓬的；她穿了一件不太乾淨的綢衫，短短的膀子上戴著沉甸甸的一串手鐲，一方帶花邊的手帕包在她的頭上。她從沙發上站起來；隨手拿了一件配著絨成了黃色的貂皮套子的天鵝絨披肩搭在肩上，懶洋洋地說：「早安，Victor。」跟西特尼科夫握了手。

「巴扎洛夫，基爾沙諾夫，」他模倣巴扎洛夫的樣子簡短地介紹道。

「我很高興，」庫克新夫人說，兩隻圓圓的眼睛注視著巴扎洛夫，兩隻眼睛中間掛著一根孤零零的小而發紅的朝天鼻。「我知道您，」她又說，也握了他的手。

巴扎洛夫戴起眉頭。這個面貌尋常身材瘦小的解放婦女並不怎樣叫人討厭；可是她臉上的表情却給了對方一個不愉快的印象。人不由得想問她：「究竟有什麼事？您皺了嗎？還是厭煩嗎？還是不好意思嗎？您為什麼這樣坐立不安的？」她同西特尼科夫兩個老弟帶著這種不知所措的樣子。她沒有一點拘束，同時又很笨拙；她顯然把自己當作一個溫和樸實的人，可是她的一舉一動都使人覺得這並不是出自她的本心；她的任何事情，看起來都是像一般小孩說的「故意做出來」的話，意思就是，並不樸實，也不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巴扎洛夫。」她又說了一遍。（她也有着許多莫斯科和外省的太太小姐們所特有的一種跟人初次見面便直呼其姓的習慣。）「要不要抽一支雪茄？」

「雪茄當然很好，」西特尼科夫插嘴說，他這時正縮在一把安樂椅上，翻起了兩腿來；「可是請給我們預備點中飯吧。我們餓得很；並且請吩咐他們給我們開一小瓶香檳。」

「食舒服的人，」葉夫多克西亞說，她笑了。（她笑的時候連上牙的牙齦也露了出來。）「這不是真的嗎，巴扎洛夫；他是一個食舒服的人？」

「我喜歡生活的舒適，」西特尼科夫冠冕堂皇地說。「這並不妨礙我做一個自由派。」

「不是這樣，牠妨礙的；牠真妨礙的！」葉夫多克西亞叫道。可是她仍還命令女用人去預備中飯同香檳。

「您覺得怎樣？」她轉身向着巴扎洛夫，又問道。「我相信您會贊同我的意見。」

「啊，不，」巴扎洛夫答道；「就是從化學的觀點講起來，一塊肉也要比一塊麵包好。」

「您是研究化學的嗎？那正是我心愛的東西。我自己還發明了一種調合劑。」

「一種調合劑？您嗎？」

「是的。您知道作什麼用嗎？做洋娃娃的頭，免得牠們容易破裂。您看，我也很實際

的。可是還沒有完全弄好。我還在讀利比馬。哦，您讀過基斯利亞科夫在「莫斯科新聞」上發表的那篇論婦女勞動的文章嗎？請您讀他一遍。我想您一定留心婦女問題吧？您也留心學校問題吧？您這位朋友怎樣？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庫克新夫人故意裝出漫不經心的神情，接連發出這一句一句的閒話，也不等別人回答，好像嬌蠻慣了的小孩對他們的奶媽講話一樣。

「我的名字是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基爾沙諾夫，」阿爾卡狄說，「我沒有做事。」
葉夫多克西亞吃吃地笑了。「多漂亮！怎麼您不抽煙嗎？哦，維克多，您知道我正在生您的氣呢。」

「爲什麼？」

「我聽人說您又在惹維喬治·桑（一）了。她不過是一個開倒車的女人，再沒有別的！人怎麼能够拿她跟愛默生（二）相比呢？她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學，她什麼都不懂。我相信她從來

（一）喬治·桑（一八〇四—一八六七）法國女小說家。——譯者。

（二）愛默生（一八〇三—一八八二）。美國文學家，思想家。——譯者。

就沒有聽見過胚胎學這個名辭；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胚胎學怎麼成呢？」葉夫多克西亞甚至揮舞起她的雙手來。「葉利賽也維奇對這個問題寫了一篇超好的文章！他是一個天才的先生。」（葉夫多克西亞習慣用「先生」來代替「人」的字眼。）「巴扎洛夫，坐到沙發上我旁邊來，您也許不知道，我害怕您。」

「爲什麼呢？請問。」

「您是一個危險的先生，您是一個非常苛刻的批評家。好上帝！不錯！多麼完竣，我講話就跟一個鄉下太太一樣。不過我倒真是一個鄉下太太。我自己管理我的田產；您只想想我那個總管葉洛費是一種古怪的人，很像苦卜爾的尋路人（一），他有好些舉動都是隨隨便便無所謂的！我後來就到這兒住下了；這個城真叫人受不了，是不是？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個城跟每個城一樣，」巴扎洛夫冷冷地答道。

「這兒關心的都是那些極小的事，那是最可怕的！我以前總是到莫斯科去過冬天……可是

（一）J. 苦卜爾（一七八九——一八五二）英國小說家，尋路人是他的一本書的名稱，也是那個主人公的別名。——譯者。

現在我的法律上的丈夫蘇歌（法語：先生）庫克新住在那兒。並且莫斯科如今……呵，我不知道——牠不是從前那樣子了。我想到外國去；去年我差一點就動身了。」

「我想，是到巴黎去吧？」巴扎夫問道。

「到巴黎和海得爾堡。」

「爲什麼要到海得爾堡？」

「您怎麼可以問呢？唔，朋孫（二）在那兒！」

對這一句話巴扎夫回答不出來了。

「Pierre（彼埃爾，法語，即彼得）。沙頗茲尼科夫……您認識他嗎？」

「不，我不認識。」

「不認識 Pierre。沙頗茲尼科夫……他老是在羅狄亞·羅斯達夫家裏。」

「我也不認識她。」

「唔，就是他願意陪我去。謝謝上帝，我是獨立的；我沒有兒女。……我說了什麼：謝謝

上帝！不過這是不緊要的。」

葉夫多克西亞用她那被煙草燻成櫻色的手指捲起一支香煙，放在舌頭上，嘖了一下，開始捲起來。女用人端了一個盤子走進。

「啊，中飯端來了！你們要不要先喝開胃酒？維克多，開酒瓶；這是你的事情。」

「不錯，我的事情，」西特尼科夫喃喃地說，他又發出拘攣的笑聲來。

「還見有什麼漂亮的女人嗎？」巴扎洛夫喝了第三杯，問道。

「有倒是有，」葉夫多克西亞答道；「可是她們腦子裏什麼東西都沒有。比如 *Miss*」

（法語：我的女友）阿金左瓦就很好看。可惜她的名譽不大好……不過這沒有多大關係，只是她沒有獨立的見解，沒有開闊的胸襟，……什麼都沒有。整個教育制度需要廢改革。我把這個問題仔細地想了一番；我們女人簡直沒有受到好教育。」

「她們簡直是無法可想，」西特尼科夫插嘴說；「她們應當受人輕視，我就完完全全地看不起她們！」（西特尼科夫平日只要可以有看輕視別人的機會，無論心裏感到或口頭說出，他都會覺得非常舒服，他尤其喜歡攻擊女人，他決沒有想到幾個月以後命運會叫他匍匐在他的妻子腳下，只因為她是一個杜爾多奈阿索夫公爵家的小姐。）「她們裏面可以聽懂我們講話的

人連一個也找不出；沒有一個值得我們這種正經人口裏講起的。」

「可是她們一點也用不着來聽懂我們的談話，」巴扎洛夫說。

「您說的是誰？」賽夫多克西亞問道。

「漂亮的女人。」

「什麼？那麼您接受蒲魯東(一)的思想嗎？」

巴扎洛夫高傲地挺起身子。「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思想；我有我自己的。」

「打倒一切威權！」西特尼科夫嚷道，他高興有了一個機會在他所極端崇拜的人面前大膽地發表他自己的見解。

「可是連馬可來(二)，」庫克新夫人說。

「打倒馬可來，」西特尼科夫大聲叫起來。「您要替那些無聊的女人辯護嗎？」

「我不是替無聊的女人辯護，我替女權辯護，我發誓要流盡我最後一滴血來擁護女權。」

(一) P. 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法國思想家，安那其主義者。——譯者。

(二) 馬可來男爵(一八〇〇——一八五九)英國歷史家，文學家，政治家。——譯者。

「打倒！」西特尼科夫馬上又止住了。「可是我並不承認女權，」他又說。

「不，我明白，您是一個斯拉夫派。」

「不，我不是一個斯拉夫派，不過自然……」

「不，不，不！您是一個斯拉夫派。您相信從多莫斯屈洛(一)的。您想在手裏拍着「棍鞭子。」

「鞭子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巴扎洛夫說；「可是我們喝到最後一滴了。」

「最後一滴什麼？」葉夫多克西亞問道。

「最後一滴香檳；最可尊敬的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譚，是最後一滴香檳——不是最後一滴您的血。」

「我聽見女孩擊女人的時候，我就決不能夠安靜地聽下去，」葉夫多克西亞繼續說。「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您與其攻擊女人，還不如去讀米席勒(二)的 *Déshonneur* (法文：戀愛

(一) *Domostroy*，是十六世紀中一本俄國怪書，內容無非教人怎樣治家，男子怎樣嚴厲對待妻子。——譯者。

(二) *J. 米席勒* (一七九八——一八七四)，法國歷史家。——譯者。

後又唱色摩爾·希弗的「格布拉達沈沈地睡着了」；西特尼科夫把一條肩巾包在頭上，裝扮那垂死的戀人，正唱着：

「你的嘴唇親着我的，

接一個熱烈的吻。」

最後阿爾卡狄實在忍耐不下去了。「諸位，這快要變成瘋人院了，」他高聲說。巴扎洛夫這些時候只顧喝香檳，不過偶爾插進一句譏諷的話，他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來，也不向主婦告辭，便同着阿爾卡狄走了。西特尼科夫跳起來，跟着他們出去。

「喂，你們覺得她怎樣？」他問道，一面繼續地在他們左右兩邊跳來跳去。「我告訴你，你們明白，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只要我們多有幾個像這樣的女人就好了！照她自己那種方式來說，她是一個最高道德的表現。」

「那麼你爸爸那個店子也是一個最高道德的表現嗎？」巴扎洛夫揶揄着他們正走過的一家酒舖說。

西特尼科夫又尖聲地笑起來。他平素覺得自己的出身很可恥，因此他對於巴扎洛夫這種瀟灑有料的親善，便不知道應該引以為榮呢，還是舉動氣了。

原
书
空
白
页

十四

幾天以後總督家裏的跳舞會舉行了。瑪特維·伊里奇真正是「這個會的主角」。那個貴族領袖逢人便說他只是爲了尊敬瑪特維纔來的；而總督呢，雖然在跳舞會裏，雖然他動也不要動一下，他仍還「發號施令」。瑪特維·伊里奇的態度的和藹跟尊嚴相等。他對所有的人都很謙和只是對有一些人帶一點厭惡，對另一些人多一點尊敬罷了。他在太太小姐面前總是 *chevalier français*（法語：像真正的法國紳士那樣），鞠躬微笑，他還時時發出一陣同樣的、愉快、響亮的笑聲，這種笑聲也是跟一位高級官員的身份相合的。他拍拍阿爾卡狄的背，高聲喚他「外甥」；對那個穿了一件相當舊的晚禮服的巴扎洛夫，他不過在走過他旁邊時，略略賞賜一瞥心不在焉的、俯就的斜視，吐出一份含糊的客氣話，不過道全是喉音，只聽得出「我」同「很」這兩個字；他伸了一根手指給西特尼科夫，對他笑了笑，可是他的頭已經掉向別處去了；便是對庫克新夫人（她赴跳舞會時戴着一付手套，也沒有繫上張開的裙子，頭髮上戴了一隻極樂鳥），他也說了一聲 *ouh-ha-ha*（很榮幸）。到會的人很多，跳舞的男客也不少；文官

大都擠在牆邊，軍官們跳舞得很起勁，特別是那一個在巴黎住過六個星期的人，他學會了種種古怪的感歎辭，如“Zur Abkehrung”、“pat. pat. mon nini”等等。他吐音非常準確，是純粹的巴黎的調子，同時他又把“à l'arrange”（約束法）當作“à l'arrange”（大過去）用；把“à l'arrange”（絕對）當作“一定”解釋，事實上他說的是那種大俄羅斯的法國七話，給法國人聽見了，要是他們覺得用不着恭維我們，說我們講法國話就跟天使一樣（comme un ange），他們就會發笑的。

我們知道阿爾卡狄跳舞跳得不好，巴扎洛夫却完全不會；他們兩人便站在一個角落裏，西特尼科夫也加了進來，臉上帶着一種輕蔑的冷笑，任意發出刻毒的批評，他傲慢地掉頭四顧，好像真正感到愉快的。突然他變了臉色，轉過臉向着阿爾卡狄，似乎帶了一點閃爍的表情地說：「阿金左瓦來了！」

阿爾卡狄掉頭四顧，看見一個苗條身材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房門口。她的舉止尚尊貴引起了他的注意。她那兩隻光潔的脖子優雅地垂在細腰間；兩三小枝晚櫻花襯着她的光澤的柔髮優美地直垂到瘦削的肩頭；一對清澄的眼睛在一個略微突出的雪白的額下露出來，帶着一種靜靜的、敏慧的表情（這的確是靜靜的，不是若有所思）：一個幾乎覺察不到的微笑

留在她的舞邊。她的臉上有着一種優雅而溫柔的力量。

「您認得她嗎？」阿爾卡狄問西特尼科夫道。

「很熟。您要我給您介紹嗎？」

「請您，……等到這次四組舞跳完的時候。」

巴扎洛夫也注意到了阿金左夫夫人。

「真是一個惹人注目的相貌，」他說。「跟別的女人完全不同。」

等著四組舞一停，西特尼科夫便領阿爾卡狄去見阿金左夫夫人；可是他並不像跟她很熟的樣子；他窘得連話也說不上來了，她帶點詫詫地望著他。不過她聽到阿爾卡狄的姓，她的臉上立刻顯出高興的神色。她問他是不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兒子。

「是的。」

「我見過您父親兩次，又常常聽見人談起他，」她接著說；「我很高興跟您認識。」

這時一個副官跑過來，求她同跳四組舞，她答應了。

「那麼您也跳舞嗎？」阿爾卡狄恭敬地問道。

「是的，我跳舞。爲什麼您以爲我不跳舞呢？您覺得我太老了嗎？」

「請原諒，真的我怎麼能够這樣……可是那樣讓我去求你答應我跳一曲，這太不自然吧。」

阿金左夫人柔和地笑了笑。「好的，」她說，她看了阿爾卡狄一眼，眼裏的表情並不顯然是高傲，不過像一個結了婚的姊妹在看一個年紀很輕的弟弟那樣。阿金左夫人比阿爾卡狄略略大幾歲（她是二十九歲），可是在她面前，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學童，一個年幼的學生，因此他們中間年齡的相差顯得更大一點。瑪特維·伊里奇帶着高貴的神氣和本承的話語走到她身邊來。阿爾卡狄避在一邊，可是依舊在留心看她；便是在她跳四組舞的時候他的眼睛也沒有離開她的身子。她同她的舞伴講話就跟她同那位大官講話一樣，態度非常自然，她輕輕地掠轉她的頭和眼瞞，她輕輕地笑了兩次。她的鼻子跟差不多所有的俄國人的鼻子一樣，略有一點肥大；她的顏色並不十分白淨；可是阿爾卡狄不管這些，他仍還斷定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動人的女子。她的聲音老是在她的耳邊響來響去；甚至她衣服的摺痕在她身上就跟在其餘的女人身上有些差別似的，在她身上便顯得更風韻些，更勻整些，並且她的舉止也是特別地平穩而又自然。

瑪米爾加舞的曲子剛奏起來，阿爾卡狄坐在他的舞伴旁邊不去跳舞，他覺得心裏有點胆怯；他早已預備好同她談一些話，可是他只有伸手去搔頭髮，找不到一句話來說。不過他的胆

快和敬廳並未延長多久，阿金左夫人綽安靜也把他征服了；不到一刻鐘以後，他便毫無拘束地對她談論他的父親，他的伯父，以及在彼得堡和在鄉下的生活。阿金左夫人帶着客氣的關切聽他講話，微微地張開或闔上她的扇子；有時客人們來求她同舞，他的話語便中斷了；西特尼科夫就跑過來兩次求她去同舞。她回來，又在原處坐下，拿起她的扇子，她的胸襟也並不跳得更急一點，阿爾卡狄又談起來，漸漸地感到在她身邊，對她講話，看她的眼睛，看她的可愛的顏額，看她那柔媚、端莊、聰慧的臉龐，這是何等的幸福。她講話不多，可是她的話語流露出她的生活的知識；從她的某一些話，阿爾卡狄便揣測到這個年青女人已經感到並且想到很多了……

「西特尼科夫領您到我這兒來時，跟您站在一塊兒的那個人是誰？」她問他道。

「您也注意到他嗎？」阿爾卡狄反轉來問道。「他的面貌很不錯，是不是？那是巴扎洛夫，我的朋友。」

阿爾卡狄便談起他的「朋友」來。他講得這樣詳細，這樣熱心，因此阿金左夫人不由得掉轉頭向着巴扎洛夫，仔細地看了一會。這時瑪朱爾加舞快完了。阿爾卡狄惋惜着就要跟他的舞伴分開；他同她在一起過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的這麼快樂的時辰！固然他自始至終都覺得她好

像是在俯就他，他好像應該感激她似的……可是年青的心不會被這種感覺壓倒的。

音樂停止了。

「Merci. (法語：謝謝)」，阿金左夫人說，便站起來。「您答應了來看我的；那麼把您的朋友也領來。我很想見見這位有阻礙對什麼都不相信的人。」

總督走到阿金左夫人面前，說晚餐已經預備好了，他帶着愁煩的面容把手臂伸給她。她臨去的時候，還回過頭來對阿爾卡狄最後地一笑，還點一個頭。他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那閃着銀灰色光輝的黑綢子裹身的體態在他眼裏顯得多麼優雅！）他心裏想：「這時候她已經忘了我的存在了吧。」他的心靈中有了一種高雅的謙虛的感覺。

「喂，怎樣？」阿爾卡狄回到巴扎洛夫的那個角裏，巴扎洛夫馬上問他道。「你玩得好玩嗎？一位先生剛剛跟我談起那個太太；他說：『她是——呵，吓！吓！』不過我覺得那傢伙是一個傻瓜。你覺得怎樣，她怎麼樣？——呵，吓！吓！」

「我不大明白那是什麼意思，」阿爾卡狄答道。

「呵，喂！多麼天真！」

「那樣說來，我懂不懂你引的那位先生的話了。誠然，阿金左氏是很可愛的，不過她的態

度太冷了，並且又是那麼嚴肅，所以……」

『靜止的水……：你知道！』巴扎洛夫插嘴說。『你說她冷。味道就在這裏面。我想你喜歡冰吧？』

『也訂是的，』阿爾卡狄喃喃地說。『我不能下一個判斷。總想認識你，要我引你去看看她。』

『我可以想像到你把我怎樣地形容了一番。不過你幹得很好。帶我去吧。不管她是什麼——她只是一個外省的母親也好，或者解放後像庫克新娜那樣方式的也好，至少她對肩膀是我好多時候就沒有看見的了。』

巴扎洛夫的傲慢態度傷害了阿爾卡狄，可是像一般的世界那樣，阿爾卡狄宣稱這朋友卻並不是他不喜歡巴扎洛夫的地方……

『你為什麼不肯讓女人自由地思想呢？』他低聲問道。

『因為，小兄弟，據我看來，女人中間的自由思想者只是一些怪物。』

到這里他們的談話便中斷了。晚飯後這兩個年青人立刻告辭回去。一陣神經質的、惡意的但又略帶懼怕的笑聲追在他們後面，那是庫克新夫人的；她的虛榮心大大地受了損傷，因為他們兩人這晚上簡直沒有去理睬她。她在跳舞會裏就攔最久，到早晨四點鐘她還同西特尼科夫跳了一次巴黎式的波爾嘉——瑪朱爾加舞。這個壯觀便是總督的跳舞會的最後一個節目了。

十五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標本是屬於哪一種哺乳動物，」第二天巴扎洛夫對阿爾卡狄說，那時他們正走上阿金左夫夫人住的旅館的樓梯。「我聞着這兒有點不對。」

「我想不到你是這樣！」阿爾卡狄嘆道。「什麼？你，巴扎洛夫，相信着狹隘的道德觀念……」

「你真是奇怪的傢伙！」巴扎洛夫毫不在意地打斷了他的話。「你不知道照我講法『有點不對』就是『有點對』的意思嗎？自然這對我是有利的。你今天不是對我講過她的結婚是古怪的嗎？不根據我看來，嫁給一個有錢的老頭子，並不是一件古怪的事，反而是很有見識的。我不相信城裏一般人的閒話；不過我倒願意承認，用我們這位高明的總督的話來說，這是公正的。」

阿爾卡狄並不回答，他敲開房門來。一個穿號衣的年青用人把他們引進一間寬大的房間，這和所有俄國旅館的房間一樣，陳設並不好；不過房裏到處都是鮮花。不多久阿金左夫夫人便

穿著一身樸素的晨服出來了。她在春天的陽光裏看起來似乎年青多了。阿爾卡狄介紹了巴扎洛夫，他暗暗地覺得巴扎洛夫好像有點個促不安的孩子，爾金左夫夫人卻同前一天一樣，非常安靜。巴扎洛夫自己也覺到了他的個促，便生氣來。「還像什麼話！——怕起女人來了！」他想到，就像西特尼科夫那樣地躺在一把安樂椅上，發出非常自然的神氣談起來，爾金左夫夫人的那對澄澈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他的臉。

安娜·賽爾格斐夫娜·阿金左瓦是賽爾格·尼可拉葉維奇·拉克節夫的女兒，她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美男子，投機家和賭徒，他在彼得堡足足出了十五年的風頭，結果把產業在牌上輸光了，不得不搬到鄉間居住，不到多久他便死去了，留下極小的一份遺產給兩個女兒——安娜，一個二十歲的女郎，和卡奇亞，一個九歲（二）的女孩。她們的母親是一個中產的巨額正家裏的千金，她在她丈夫的盛年病死在彼得堡。在父親逝世以後，安娜的處境非常困難。她在彼得堡所受的那種出色的教育並不適宜來料理家廳瑣事和雜務——更不宜於銷磨窮困的無聊歲

(一)「十二歲」恐是「九歲」之誤，因根據十四章和十六章看來，安娜比卡奇亞實際上大十一歲。請參看十六章中一個腳註。——譯者。

月。在這附近她一個人也不認識，沒有一個她可以去商量請教的人。她的父親在日竭力避免與鄰舍往來；他看不起他們，他們也照樣看不起他。然而這時她也並沒有糊塗，她即刻去請了母親的姊姊阿夫多奇亞·司特潘諾夫娜。H那主來，這是一個刻薄做慢的老太太，她來的那天便把宅子裏幾間最好的屋子佔據了，從早到晚，總是在罵人訴苦；不說出門，便是到花園裏散步，也得叫她的那唯一的奴隸跟隨着伺候，這個暴躁的僕役穿着一件破舊的淺藍色滾邊的豌豆綠的號衣。安娜耐心地忍受着她姨母的一切怪脾氣，按部就班地安排着她的妹妹的教育；並且似乎已經死了心準備在鄉間度過她的一生了……可是命運卻給她安排了另一種生活。她偶然被一個姓阿金方夫的富豪看見了，那是一個四十六歲的古怪的憂鬱病患者，身體結實，肥重，性情固執，可是人並不愚蠢，脾氣也不壞；他愛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答應嫁給他，他和他同居了六年，臨死把全部財產都遺留給她。在他死後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還在鄉下差不多住了一年；過後她便帶着她妹妹到外國去遊歷，可是只到了德國就停下來；她後來住得厭煩了，便回到國內，住在她心愛的尼可羅斯村裏，那地方離X城有四十維爾斯特的光景。在這里她有一所富麗堂皇、陳設精緻的宅子，還有一個美麗的花園又帶着一些溫室；她的亡故的丈夫在滿足自己的嗜好這方面是不惜花錢的。安娜·賽爾格葉夫娜很少進城，總是有事情纏去，就是去了

也住不到多久。省城裏的人都不喜歡她；她同阿金左夫的結婚引起了很多人的攻擊，外面流傳着許多關於她的謠言，說她曾經幫忙父親在賭錢時作弊，說她到外國去也有着特別的原因，她不得不出去掩飾那不幸的結果（一）……『您明白了吧？』這類氣憤的謠言最後結束道。『她是經歷過了火跟水的呢，』有人這樣說；省城裏一個著名的才子又加上一句：『其餘兩行也都經歷過了把？』（二）這些話傳到了她的耳裏；她卻當作沒有聽見似的；因為在她的性格裏獨立與堅決的成分非常多。

阿金左夫夫人靠在她的安樂椅上，抄着兩手聽巴扎洛夫講話。他這天跟他往常的習慣相反，講了很多話，而且顯然想引起她的興趣來——這又是叫阿爾卡狄覺得詫異的。他不能斷定巴扎洛夫有沒有達到目的。從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的臉上，他很難看出她對巴扎洛夫的印象怎樣；那面頰仍還保持着溫柔、文雅的表情；她那美麗的雙目因了注意而閃光，卻又是平靜的注意。巴扎洛夫的粗野的舉止起初給了她一種不好的印象，就像是一股不好的氣味，或者一個不

（一）大約說她有了外遇，去外國生產。——譯者。

（二）古希臘哲人以地、水、火、風為四行，亦稱四種原質。——譯者。

諧和的聲音；可是她立刻就明白他只是激動不安，因此她反而得意起來。她最厭惡庸俗，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够拿庸俗來責備巴扎洛夫。這天阿爾卡狄被派定了看見許多可驚訝的事情。他以為巴扎洛夫對着阿金左夫夫人那樣聰明的女人一定會談論他的思想和他的見解了；她自己也表示過願意聽這個『有胆量對什麼都不相信的人』談話的；可是巴扎洛夫並不談那些，卻只談醫學，談同種治療學說，談植物學。他們發覺阿金左夫夫人並沒有讓她的光陰在孤寂中虛度；她讀了不少好書，並且說得一口流利的俄國話（一）。她又提到音樂；可是看見巴扎洛夫不贊成藝術，她又安靜地把話題拉回到植物學上去，也不顧阿爾卡狄已經開始大談國民樂調的重要了。阿金左夫夫人把阿爾卡狄當作一個弟弟；她似乎很喜歡他的溫厚和年青人的真摯——但也就靈於此了。他們足足談了三個多鐘點，都是很起勁地而且毫無拘束地談論着種種問題。

這兩個朋友最後便站起來向主婦告辭。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懇切地望着他們，伸出她的美麗白淨的手給他們，她想了一會，便帶着一種不確實的卻又愉快的微笑說：『要是兩位不嫌沈

(一)當時俄國上海社會中人以講法國話（其次是德語）爲漂亮，只有對用人等等才完全說俄國

悶的話，先生們，請到尼可爾斯村來玩玩。」

「啊，安娜·賽爾格萊夫娜，」阿爾卡狄叫道，「我會認為這是最大的幸福……」

「您呢，麥歇巴扎洛夫？」

巴扎洛夫只鞠了一個躬，還有最後一個驚訝在等著阿爾卡狄；他看見他的朋友臉紅了。

「怎麼樣？」他在橋上對巴扎洛夫說：「你還是照先前那種意見，說她是……：吓，吓，吓嗎？」

「誰知道？你看她還是多麼冷冰冰的！」巴扎洛夫答道；暗停片刻他又說：「她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大公爵夫人，一位皇后。她只差衣服後面的長裙和頭上的王冠罷了。」

「我們的大公爵夫人講俄國話也不會有那樣好，」阿爾卡狄說。

「她是管過生活的甘苦來的，我的小兄弟，她是吃過我們的麵包來的。」

「無論如何，她很可愛，」阿爾卡狄說。

「多麼出色的身體！」巴扎洛夫接着說。「我倒高興看見牠睡在解剖檯上。」

「閉嘴，不要亂講，葉夫金尼！這太不像話了。」

「呵，不要生氣，你這小孩子。我是說第一流的身體。我們一定要到她家裏去住。」

『什麼時候去？』

『好，就是後天吧。我們待在這兒又幹些什麼呢？同庫克新娜喝香檳嗎？聽你那位親戚，那個自由派的傳人吹牛嗎？……我們還是後天走吧。蓋耳，戈文烈向小地方辦事兒也不差。這個尼可爾斯奎村是在——路上，不是嗎？』

『是的。』

『Ophe(拉丁語：很好)。幹嗎還要遲疑呢？那是傻瓜和白命爲聰明的人的事情。我說，那是一個多麼漂亮的身體！』

三天以後，這兩個朋友坐車到尼可爾斯奎村去。天氣晴朗，也不大熱，幾匹光滑的馬車跑得很快，一路上搖動着牠們的編成辮子的尾巴。阿爾卡狄望着大路，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微笑起來。

『給我道賀吧，』巴扎洛夫突然嚷道，『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是我的守護天使的日子。看他怎樣來守護我。今天家裏的人一定在等我回去，』他又放低聲音說，『……』『好，讓他們等吧……還有什麼要緊！』

原
书
空
白
页

十六

安娜·賽爾格萊夫大鄉的別墅是在一座光禿的小山上面，附近有一座黃色的石頭教堂，綠的屋頂，白的圓柱；大門內有一幅『意大利』風的『基督復活』的壁畫。在這幅畫裏，一個鍍金的淺黑色武士騎在前面，他那肥胖的形狀特別引人注目。教堂後面長長的拖着兩排村裏的房，茅草的屋頂上凌凌亂亂地豎起一些煙囪來。莊子的建築是跟教堂同一個式樣的，就是我們所稱爲亞歷山大式的；這宅子也漆成了黃色，綠的屋頂，白的柱子，三角形的門楣上繪着這一家的紋章（二）。當初那個省城裏的建築師設計建造這兩所房屋時，是得着去世的阿金左夫的讚許的，這位阿金左夫。據他自己說，看不慣那些隨隨便便弄出來的新花樣。這所宅子兩邊圍着古闊的喬木，大門外有一條砍伐過的松樹的蔭路。

兩個穿號衣的僕人在大廳上接待我們這兩位朋友，其中的一個立刻跑去通知管事。那個身

（二）即用來表示寧靜的教堂圖案。歐州舊日貴族均有此種圓號的紋章。——譯者。

體肥壯的管事穿著一件黑色禮服馬上出樓了，他引著客人走上一條鋪著毯子的樓梯，到了一間特別的屋子，這裏面已經為他們預備了兩鋪床和梳洗的用具。繼而見見，宅子裏的秩序是很好；什麼東西都是乾乾淨淨的，到處都有一種特別好聞的香味，這就像在各部大臣的接待室裏一樣。

「安寧·賽爾格萊夫應該兩位在半點鐘以後下去相見，」管事要報迫；「現在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吩咐，」巴扎洛夫答道；「或者要麻煩你給我拿一杯渥特加（一）來。」

「是，先生，」管事說，露出一點驚奇的神情，便退出了，他走起路來，只聽見皮鞋咯吱咯吱地響。

「好大的溪頭！」巴扎洛夫說。「你們那班人是這樣說的吧，是不是？一句話說完她是一位大公爵夫人就是了。」

「一位漂亮的大公爵夫人，」阿爾卡狄回嘴說，「她見第一次面就把我們兩位大貴族請到

(一) 用櫻麥製的一種俄國燒酒。——譯者。

她家裏來往了。」

「尤其是我，一個未來的醫生，和一個醫生的兒子，一個鄉村禮拜堂雜役的孫子……我想，你知道我是一個禮拜堂雜役的孫子吧？像那個偉大的司培南斯基（一）一樣，」巴扎洛夫略停片刻，接着縮起他們的嘴脣說。「無論如何，她總是喜歡舒服的；呵，她，這位太太是不是這樣！我們還穿上晚禮服嗎？」

阿爾卡狄只是聳了聳肩頭……不過他也覺得有點不安了。

半點鐘以後巴扎洛夫同阿爾卡狄一起走進了客廳。這是一間高大寬敞的屋子，陳設相當富麗，可是趣味卻並不高。一些笨重的價值的傢具全照老規矩那樣沿着牆壁安放，糊牆壁的花紙是肉桂色的，上面繪着金色的花朵；這些傢具還是阿金左夫生前托他的一個朋友，也是他的代理人，一個酒商從莫斯科買來的。在一面牆壁的正中地方放着一張沙發，沙發上頭掛着一個蒼老的淺色頭髮的男人的肖像——他好像不高興地望着客人。

「一定是他了，」巴扎洛夫低聲對阿爾卡狄說，他翹起鼻子，又加上一句：「我們這地逃

（一）司培南斯基（一七七一—一八三〇）俄國政治家。——譯者。

走吧……？」

可是這時女主人進來了。她穿了一件淺色的薄紗衫子。她的頭髮很光滑的梳到了耳後，使她那純潔、新鮮的臉上添加了一種少女的神情。

『謝謝你們守約來了，』她開始說。『你們得在我這兒多住些時候；這地方的確不壞。我要給你們介紹我的妹妹；她彈琴還不錯。他對這個是沒有興趣的，薩歇巴扎洛夫；可是您，麥歇基爾沙諾夫，我想您是喜歡音樂的。除了我妹妹外，我還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姨母住在這兒，此外還有一個鄰居有時過來打打牌；我們這個圈子就只有這麼些個人。現在請先坐下吧。』

阿金左夫人講這一段短短的話時發音吐字都是非常準確清楚，好像她早記熟了似的；過後她便同阿爾卡狄談起來。她的母親便是她（阿爾卡狄的母親）的知己的朋友。阿爾卡狄便熱誠地談起他的亡母來；巴扎洛夫在翻着那些畫片冊。『我變成一個怎樣的家裡了（一），』他暗暗想道。一條漂亮的靈樺（二）跑進客廳裏來，牠的頸上戴着一個藍色項圈，腳爪拍着地板，牠後面跟着一個十八歲的姑娘（三），黑頭髮，淡褐色的皮膚，一張相當圓的討人喜歡的臉孔，對小的暗黑眼睛。她手裏提着滿籃子的花。

「這是我的卡奇亞，」阿金左夫人說，她對芳妮點一下頭表示介紹。卡奇亞感微行一個禮，便坐在她姊姊身邊，挑選起她的花來。那條鑲邊，名叫非非，跑到兩個客人面前，對他們輪流地搖擺尾巴，並且把牠的冷的鼻子放在他們的手中。

「那稱是你自己一個人摘的？」阿金左夫人問道。

「是的，」卡奇亞答道。

「姨媽來喝茶嗎？」

「來的。」

卡奇亞講話時，臉上帶着一種很動人的微笑，這笑容是甜蜜的，坦白的，但又帶了一點畏

(一) 依據英譯本。——譯者。

(二) 一種獵犬，以張開脚快出名。——譯者。

(三) 作者在十四章中說安娜二十一歲，在十五章中說她們姊妹的父親逝世時安娜二十一歲，卡奇

亞十二歲，是安娜比卡奇亞，只大八歲，這裏說卡奇亞十八歲，那麼安娜比卡奇亞竟然大

十一歲了。「十二歲」恐是「九歲」之誤。——譯者。

快，她做出一種滑稽的正經樣子偷偷望着她的姊妹。她的一切都是非常年青，並且尚未成熟的；她的聲音，她臉上的柔毛，玫瑰色的兩手，帶着白淨的起碼的掌心，略微瘦削的兩肩……她不住地紅臉，喘氣。

阿金左夫人掉頭向着巴扎洛夫說：「您想是爲了弄禮貌，纔一個人看畫片吧，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那不會使您發生興趣的。您還是坐近我們，讓我們來談論一件什麼事情吧。」

巴扎洛夫走近一點。「您想要我們來談論什麼題目呢？」他說。

「隨便您高興吧，我警告您，我是個非常好辯的人。」

「您？」

「是的。好像這叫您詫異了。爲什麼呢？」

「因爲照我的判斷，您的性情是安靜的、冷冷的，一個好辯的人同時必須是一個容易受感動的人。」

「您怎麼能夠這麼快就明瞭我的性情了？第一我性子急，又固執——您問問卡奇爾便知道；第二，我很容易受衝動的支配。」

巴扎洛夫望着安娜·賽爾格葉夫娜。「也許，您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您既然高興談論什

麼——就請吧。我剛纔在看您的畫片冊裏面的薩克遜瑞士(一)的風景，您說那不會叫我感到興趣。您這樣說，是因為您以為我沒有藝術情感，事實上我的確沒有；可是這些風景從地質學方面看來也許會引起我的興趣，譬如說，山脈的構成。」

「對不起；可是做一個地質學家，就應當去研讀關於這一門的書籍，專著，不會去看圖畫的。」

「在我看來，一本用了十頁以上的篇幅說明的事情，看一幅圖畫立刻就清楚了。」

安娜·賽爾格萊夫靜了一會。

「那麼您連一點藝術情感都沒有嗎？」她說，把肘擱在桌上，這樣一來她的臉離巴扎洛夫便近了些。「您怎麼能夠沒有牠呢？」

「唔，我倒要請教，要牠來幹什麼呢？」

「好，牠至少可以教人去研究，並且了解別人。」

(一)指德國南部薩克遜邦的羣山，因風景優美，故又稱薩克遜瑞士。英譯本作薩克遜羣山。

巴扎洛夫微笑了。「第一，生活的經驗便可以做到那一層；第二，我給您保證，研究個別的人只是白花功夫。所有的人，在身心兩方面都是彼此相似的；我們每個人都有着同樣的腦筋，脾臟，心，肺；便是所謂道德的品性也是一樣的；那些細微的變異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有了一個人來做標本，我們便可以判斷所有的人了。人就像一個林子裏的樹木，沒有一個植物學家會想起去把一棵一棵的赤楊拿來分別研究的。」

卡奇亞正在開適地一朵一朵地配齊花，這時便抬起頭，驚訝地望一望巴扎洛夫，遇到了他那敏速的、隨便的眼光；她連耳根都紅了。安聯·賽爾格萊夫擲了搖頭。

「一個林子裏的樹木，」她重複道，「那麼照您看來，聰明人跟愚蠢人，好人跟壞人是沒有差別的了。」

「不，有差別的，就像病人跟健康人的差別那樣。一個害肺病的人的肺部跟我的肺部情形不同，雖然牠們的構造原先也是一樣的。我們大略知道身體上的病症是從哪兒來的，道德上的病症卻是從壞的教育來的，是從人們自小就窩藏在腦子裏的種種胡話來的，從不健全的社會情形來的；一句話說完，改造社會，病症就不會有了。」

巴扎洛夫說這一番話時，看他的神情好像他自始至終都在對自己說：「這不自由您；在我

都是一樣！』他慢慢地伸手去摸他的鬍子，他的眼光就在屋子裏打轉。

『那麼您認為，』安娜·賽爾格萊夫娜說，『只要社會一旦改造，就不會有笨人和壞人了？』

『無論如何，在合理的社會組織裏面，一個人不管是愚蠢，是聰明，是壞是好，都是一樣的。』

『是的，我明白；他們的脾氣都是一樣的。』

『正是這樣，太太。』

阿金左夫人轉身向着阿爾卡狄。『那麼您的意見怎樣呢，阿爾卡狄·尼可拉維奇？』

『我贊成葉夫金尼的意見，』他答道。

卡奇亞偷偷看了他一眼。

『您兩位叫我有點奇異，』阿金左夫人說，『可是我們以後再討論吧。現在我聽見我姨母過來喝茶了；我們不要在她面前談這些話。』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的姨母且那夫是一個瘦小的女人，一張乾癟的臉縮在一起，就像一個拳頭那樣大，一對惡狠狠的眼睛在花白的頭髮下面凝視着人，她走進屋子來，差不多不招呼客

人，就在那把蒙着天鵝絨的寬大安樂椅上面坐了，還把椅子是只有她一個人得以坐的。卡奇亞放了一個腳蹠在她的腳下；這個老太太也不謝一聲，連看也不看一眼，只有她的兩隻手在那一幅差不多蓋住了她整個瘦小身子的黃肩巾下面微微搖動着。且郡主喜歡黃色，她的便帽上也束着淺黃色的絲帶。

『您聽得怎樣，姨媽？』阿金左夫人提高聲音問道。

『那條狗又在這兒了，』老太太喃喃地答道，她看見非非向着她緩緩地走了兩步，便叫道：『去……去……去！』

卡奇亞喚着非非，一面去給牠開了門。

非非很高興地跑出去，還以為是領牠出去散步了；可是牠看見自己孤另另的被關在門外，就開始用爪子抓門，叫起來。郡主皺起眉頭。卡奇亞正打算出去……

『我想茶已經預備好了，』阿金左夫人說。『請吧，先生們。姨媽，您去喝茶嗎？』

郡主一聲不響地從椅子上站起來，領頭走出了客廳。他們全跟在後面進了餐廳。一個穿號衣的小僮從桌子下面叭叭地拉出一把已經放上幾個磁子的圓手椅來，這也是專為她一個人坐的椅子；她坐了下去；卡奇亞來斟茶，給她端了第一杯茶過去，這個杯子上面也印着一個紋章

的圖案。老太太放了一點蜂蜜在茶杯裏（她覺得喝茶放糖是奢侈；又是罪過，雖然事實上她自
己從來不會花過一個戈貝克），她忽然用嘶啞的聲音問道：「伊凡親王信裏講些什麼？」

沒有一個人回答她。巴扎洛夫同阿爾卡狄立刻便猜到，她們對她雖然很恭敬，可是並不把她放在眼裏。

「她是整來做幌子的，」巴扎洛夫想道，「只是爲了她那高貴的貴族身份。」

喝過茶，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提議出去散一會步；可是外面落起細雨來了，因此除了郡主一個人外全都回到客廳裏去。那個愛打牌的鄰居來了；他的名子叫波爾非利·卜拉東尼奇是一個健壯的漢子，頭髮已經花白了，兩腿又短又細，他很有禮貌，又很愛玩。安娜·賽爾格葉夫娜仍還是跟巴扎洛夫講話，她問他是否願意同他們打一回舊式的「優先」(1)，巴扎洛夫答應了，他說他應該預先準備將來好去獲他那鄉村醫生的職責。

「你得小心，」安娜·賽爾格葉夫娜說：「波爾非利·卜拉東尼奇跟我兩個會打賭的。你呢，卡奇亞，你去彈點什麼給阿爾卡狄。尼可拉葉維奇聽；他喜歡音樂，並且我們也可以聽

(1)：種紙牌戲。——譯者。

的。」

卡奇亞不大情願地走到鋼琴前面去；阿爾卡狄雖然喜歡音樂，也露出不大情願的神情跟在後面；他覺得阿金左夫夫人好像在趕他走開似的，他跟所有的這樣年紀的年青人一樣，已經感到一種空泛的、壓迫的情感在他心中湧起來了，這像是戀愛的前兆。卡奇亞揭開鋼琴的蓋子，並不去望阿爾卡狄，她低聲問道：

「您要我彈什麼呢？」

「隨您的意思吧，」他冷淡地答道。

「您挺喜歡哪一種音樂呢？」卡奇亞再問了一句，還是那樣的態度。

「古典的，」阿爾卡狄仍選用冷淡的調子回答。

「您喜歡莫札爾特（一）嗎？」

「是的，我喜歡莫札爾特。」

卡奇亞抽出了莫札爾特的C短調的鳴奏樂（胡拿大）——幻想曲的譜子。她彈得很好，不

（一）莫札爾特（一七五六一—一七九一），奧國音樂家。——譯者。

過太正確太呆板一點。她直挺挺地坐著，也不動一下，眼光固定在樂譜上面，嘴唇閉得緊緊的，只有在這鳴奏樂完結時，她的臉纔發紅起來，她的頭髮散開，一股捲髮垂下來，搭在那淺褐色的前額上。

鳴奏樂的最後一部分使得阿爾卡狄特別感動，在那無憂慮的旋律的迷人的歡樂中間突然闖進來如此悲慘的面目幾乎是悲劇的苦痛……可是莫札爾特的音樂在他心中引起的思想却和卡奇亞沒有一點關係。他望著她，心裏不過在想：「哦，這位年青小姐彈得並不壞，她長得也不難看。」

卡奇亞彈完了鳴奏樂，雙手仍遺放在鍵盤上面，她問道：「够了嗎？」阿爾卡狄回答說，他不敢再麻煩了，便同她談起莫札爾特來；他問她這鳴奏樂是她自己挑選的，還是別人介紹她的。可是卡奇亞的回答只是片語隻字；她沉默了，才回到她的亮處去了。她一旦聽了進去，就不輕易再出來；在這種時候她的臉上甚至露出一種固執的，差不多是嚴厲的表情。她並不一定害羞，卻是沒有自信力，並且還相當害怕她那個把她教育大了的姊姊；這事使她的姊姊一點也沒有想到。阿爾卡狄最後只好把非非叫到他面前；他帶著溫和的微笑撫拍他的頭，來表示他自己並不覺得拘束，厭煩。

卡奇亞又動手去理她的花了。

巴扎洛夫接連地轉着。安娜·賽爾格萊夫練打得很精；波爾非利·卜拉東尼奇也能够操本，巴扎洛夫是輸家，輸的數目雖然不大，可是他已經有點不高興了。吃晚飯的時候安娜·賽爾格萊夫又談起植物學。

「明天早晨我們一塊兒出去散步去，」她對他說；「我想請您教我那些野花的拉丁學名和牠們的稀屬。」

「拉丁學名對您有什麼用處呢？」巴扎洛夫問道。

「每樣東西都應當有秩序的，」她答道。

「安娜·賽爾格萊夫是一個很出色的女人！」阿爾卡狄回到這家主婦給他和他的朋友預備好的屋子裏時，不禁這樣嚷起來。

「不錯，」巴扎洛夫答道，「一個有醫筋的女人。不錯，她也還經歷過人生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是好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好朋友阿爾卡狄·尼可拉維奇！我相信她把她的田產管理得非常之好。可是漂亮的並不是她，卻是她的妹妹。」

「什麼，那個黑黑的小東西嗎？」

「不錯，那個黑黑的小東西。她現在是新鮮的，純潔的，害羞的，不大講話的，並且還有種種，任你怎麼說都可以。她是值得人去教育她，幫助她發展的。你可以把她造成一個很好的東西；可是另一個呢——那是一塊陳麵包了。」

阿爾卡狄並回答巴扎洛夫，他們兩人上床時，各人有各人的心思。

這晚上安娜·賽爾格萊夫也在忖度她的客人。她喜歡巴扎洛夫，因為他沒有那種對女人的殷懃，甚至因為他有那些鋒利果斷的見解。她在他身上看見了一種她從未見過的新的東西，而她又是一個好奇的女人。

安娜·賽爾格萊夫是一個古怪的人。她沒有一點偏見，也沒有堅定的信仰，她從來不會爲若什麼事情讓步，或者放棄自己的主張附和別人。她把許多事物看得十分清楚；她對許多事物都感到興趣，可是沒有一樣使她完全滿足過；事實上她也並不要求完全的滿足。她的智力一面追求，一面又是淡淡；她的懷疑從未平謐到遺忘的程度，牠們也決不發展到足以使她煩惱的情形。要是她沒有錢，又不是一個獨立的人，她也許會投身到鬥爭裏去，而且會認識了激情的。可是她的生活是太舒適了，固然她有時也感到厭煩，她一天一天地過着悠閒的日子，從未

有過匆忙，永遠是不靜的，更少有過驚擾。固然夢景有時帶着彩虹色在她眼前閃耀，可是在轉們消逝以後她反而呼吸得更自由，對牠們沒有絲毫的惋惜。她的想像的確超越了因襲的道德所認為可以容許的範圍；可是就在那時候她的血液仍還像往常那樣平靜地在她那動人地優雅的，甯靜的身子裏循環流動。有時在香港沐浴之後她渾身酸醞醞的沒有一點氣力，她便會想到人生的空虛，煩惱，艱苦，罪惡……：她的心靈中便會充滿突如其來的阻量；而且飄盪着慷慨的熱誠，可是會有一陣風從半掩的窗戶吹進來，安聯·賽爾格萊天籟便會縮着身子蜷起苦來，差不多要發怒了，那時她只想到一件事情——避開那可恨的風。

她跟所有的不會戀愛過的女人一樣，總是想着什麼東西，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她想等的是什麼。嚴格說來，她並不想等什麼；可是她又彷彿什麼東西都想等似的。她差一點忍受不了那個死去的阿金左夫（她嫁給他是出於審慎的動機，不過要是她不把他看作一個好人，她不見得就會答應結婚的），因此她暗暗地懷着一種對一切男人的憎惡，她把男人都當作不整潔的，粗笨的，懶惰的，麻煩人的東西。有一回她在外國一個地方遇見一個年宵漂亮的瑞典人，帶着一種騎士的風度，寬廣的額下配着一對誠實的藍眼睛；他給了她一個強烈的印象，可是這並沒有阻止了她回到俄國來。

「這醫生是一個古怪的人！」她躺在那張華麗的床上，枕着花邊的枕頭，蓋着一條綢子的薄被，心裏這樣想道……安娜·賽爾格萊夫歸從她的父親那里多少染到了一點愛去泰的癖性。她很愛她那個雖不務正業而心地良好的父親，他也十分鍾愛她，常常親切地跟她開玩笑，彷彿把她看作平輩似的；他非常信任她，什麼事都同她商量。至於她的母親，她差不多記不起她了。

「這醫生真是一個怪人！」她又對自己說。她伸伸腰，微微一笑，把一雙手放在腦後，跑馬似地看了兩頁無聊的法國小說，便丟開書——睡熟了，純潔而冷靜，在她那清潔芬芳的被單下面。

第二天上午剛剛用過中飯，安娜·賽爾格萊夫歸便陪着巴扎洛夫去採集植物，回來恰恰在午飯時間；阿爾卡狄沒有出去，他同卡奇亞在一塊兒過了一點鐘的光景。他覺得她並不討厭；她自動地把他前一天彈過的鳴奏樂再給他彈了一回；可是後來阿金左夫夫人終於回來了。他不見她，他立刻感到一陣心裏難過。她腳步緩慢地從花園中走來；她兩頰鮮紅，她的一雙眼睛在她那頂圓圓的草帽下面閃出比平日更燦爛的光輝。她的手指旋轉着一枝野花的網莖，一件薄薄的大衣滑落到她的肘上，帽上的寬絲帶飄到她的胸前。巴扎洛夫走在她後面，他跟往常一樣，白

信而啼便，不過臉上露着喜悅的，甚至親切的表情，可是阿得卡狄看見，心裏並不高興。巴扎洛夫含糊地從牙縫裏吐出一聲「日安！」（便回到他的屋子裏去了，阿金左夫夫人心不在焉地同阿爾卡狄握一握手，也從他的身邊走了過去。

「日安！」阿爾卡狄心裏說……「好像，我們今天還沒有見過面似的。」

（一）英譯本作「早安，」我因他們是在午飯（比較我們吃晚飯的時間略早）前講話，故改作

「日安」，依據原本是可以譯作「日安」的。——譯者。

十七

人人知道，時間有時像鳥一樣地飛着，有時像龜步一樣地爬着，可是倘使一個人連時間究竟過得快還是過得慢也不覺得，他便是最幸福的了。阿爾卡狄同巴扎洛夫正是這樣地在阿金左夫夫人家裏過了兩個星期。他們能够這樣住下去，一半還是因為她在她的家庭和她的生活兩方面都規定下了良好的秩序。她自己嚴格遵守這秩序，也叫別人不得不服從。每天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時候。早晨正八點鐘全家的人都聚在一處用早茶；從早茶到中飯的時間內，各人隨意做自己的事，主婦便親自同她的總管（她的田產是採用租地制的），她的管事和她的管家談論一些事情。午飯前人家又聚在一起，或是談話，或是讀書；晚上出去散步，或是打牌，或是弄音樂；到十點半鐘安娜·賽爾格萊夫娜便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吩咐安排第二天的事情。然後上床睡覺。巴扎洛夫不喜歡日常生活中用這種有規律的並且帶點做作意味的守時刻辦法；「就像在軌道上滾動一樣，」他這樣形容道；「那些穿號衣的用人，那些爛熟禮節的管事傷害了他的平民的情感。他說，既然講究到這樣程度，那麼索性學學英國人吃飯的排場穿起禮服打上白領帶好

了。他有一回明白地把這意見對安娜·賽爾格萊夫講了。她的態度是那樣的自然，因此在她面前誰也毫不遲疑地自由吐露胸懷。她聽他講完話，然後對他解釋：「從你的立場看來，我是對的——也許在這一點上我的太太氣味太重了；不過一個人在鄉下過日子，要講究秩序，那就會給煩悶活活磨死，」她仍遵照她的辦法。巴扎洛夫裏咕咕着，可是他同阿爾卡狄在阿金左夫夫人家中過得這麼舒適，主要的原因正是這宅子裏的一切都是在「軌道上面滾動的」。

· 雖是這樣，可是這兩個年青人在尼可爾斯奎住下以後他們都有了一點改變了。安娜·賽爾格萊夫雖然很少贊同巴扎洛夫的意見，但是她顯然對他發生了興趣，他也開始露出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煩躁不安來；他很容易發脾氣，不想講話，臉上常常帶着怒容，不能夠靜靜的坐在一側地方，就像他被一種祕密的渴望支配了似的；阿爾卡狄呢，他自己斷定是愛上了阿金左夫夫人，漸漸地沉浸在一種柔和的鬱悶裏面了。不過這鬱悶並不阻止他跟卡奇亞做朋友；她反而促成他同她接近要好。「她看不上我？也吧！……可是這兒還有一個好人，她倒不嫌棄我，」他這樣想着，他心裏又感到寬宏的感情的那種甜蜜了。卡奇亞誠懇地感覺到她是在與她交往中尋求一種安慰，她並不阻止他或她自己已去享受這種半含羞半知己的純潔人真的快樂。他們常常安坐。賽爾格萊夫講的面不講一句話；卡奇亞在她姊姊的鋒利的眼光下面自啟出來；而可爾卡狄

他一向在戀愛的人所應有的情形那樣，在他的激情的對象近旁，不能夠留心到別的事物了；可是他跟卡奇亞單獨在一處時他也覺得快樂。他知道自己沒有力量引起阿金左夫夫人的興趣；他單獨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他又害羞起來，並且不知道怎樣安放手足才好，她也覺得對他無話可說，在她眼裏他是太年青了。在另一方面，阿爾卡狄在卡奇亞面前却又覺得十分舒服自然；他對她的態度很謙和，還鼓勵她，對他講出音樂、小說、詩歌以及別的一些瑣事給她留下的印象，却沒有注意，也沒有明白這些瑣事也正是引起他的興趣的東西。而卡奇亞本人也沒有想到給他驟然響雷。阿爾卡狄在卡奇亞的身旁時感到舒暢，阿金左夫夫人在巴扎洛夫身旁時也是這樣，因此這兩個人常常是在一塊兒過了一陣以後，便分作兩對走開，各玩各的，尤其是在散步的時候。卡奇亞讚頌大自然，阿爾卡狄也要大自然，不過他不敢明白承認就是了；阿金左夫夫人跟巴扎洛夫一樣，頗為漠視大自然的美。這兩個年青朋友時常分開的結果便是，他們中間的關係開始起了變化。巴扎洛夫不再對阿爾卡狄談論阿金左夫夫人，連她的「貴族的態度」也不罵了；雖然他仍還像先前那樣稱讚卡奇亞，只勸他去抑制她那偏重感情的傾向，可是他的稱讚很敷衍，他的勸告也很枯燥，換句話說他跟阿爾卡狄講的話比從前少得多了……他好像在變態。他似的，好像他覺得跟他在一起有點不舒服似的。

阿爾卡狄把這情形全看在眼裏，可是他卻把他的觀察隱藏着不講出來。

這「新情形」的真實原因便是阿金左夫夫人在巴扎洛夫的心中引起的感情，這感情折磨着他，還使他發狂，可是倘使有人對他略略提起在他心中也許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他就會馬上帶着責備的笑着和譏諷的罵罵來否認他有這種感情。巴扎洛夫非常喜愛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種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說定浪漫的愛情，他認為是發瘋，是不可寬恕的愚蠢，他把騎士的感觸看作一種殘疾，一種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說他很贊奇托更靈（一）同那一切戀愛詩人（二），浪漫詩人（三）爲什麼不被送進瘋人院去。他常常說：『要是一個女人中了你的意，就想方法去逮』

(一) Trzebniarz 是薩勒的長詩「騎士托更靈」(一七九七)中的主人公，他死在所愛的女人的窗下。——譯者。

(二) Minnermaa 十二世紀中葉至十四世紀中葉中興盛於德國的一派詩人，大都出身高貴，所著詩歌大半歌頌戀愛和美人。——譯者。

(三) Troubadour 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風靡於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之浪漫的或戀愛的抒情詩人。——譯者。

到你的目的；可是你要不能達到的話——那麼就掉過背來向着她——海裏面大魚多得從。」阿金左夫人中了他的意；那些關於她的謠言，她的思想的自由與獨立，她顯然愛着他的這事，這一切都在給他幫忙，可是他不久便看出來，在她身上他是不會「達到目的」的，要說掉過背來向着她吧，他自己很詫異地發覺，他也沒有力量辦到。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馬上就會熱起來；固然他可以容易地鑽透他的血，可是另外有一種東西在他心上生了根，這東西是他一向不讓他進心裏來的，這東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驕傲所堅強地反抗的。他同安娜·賽爾格萊夫娜談話時，他所表示的對一切浪漫事物的冷靜的輕蔑，比在什麼時候都更厲害；可是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生氣地發覺他自己也有了浪濤的情感了。這時他便會跑到樹林裏，邁着大步走來走去，弄斷那些攔路的樹枝，又低聲咒罵她同他自己；不然他就會躺在倉房內乾草堆裏面，緊閉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睡去，自然他不容易就睡着的。有一天他突然間彷彿覺得那兩隻貞潔的手抱住了他的頸項，兩片高傲的嘴唇回答着他的接吻，兩隻明慧的眼睛溫柔地——是的，溫柔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的頭髮暈了，這一陣他忘記了自己，直到憤怒又奔他心中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又發覺自己有着種種「可恥的」思想和，好像他是被一個在玩弄他的魔鬼驅使般的。有時他覺得阿金左夫人也有了改變了；她的臉上似乎帶了一點特

顯的表情，也許……可是想到這里他便會抖起腳來，或者咬緊牙齒或者捏緊拳頭。

然而巴扎洛夫也沒有完全看錯。他打動了阿金左夫夫人的想像；他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時常想到他。他不在她身邊時她並不覺得乏味，她也不焦急地盼着他來，可是他一到她往馬路上變興與高彩烈了；她喜歡單獨跟他在一起，她喜歡同他談話，縱使他激怒了或或者觸犯了她的新味和她的文雅的习惯，她也不見怪。她好像很想同時試探他，也分析她自己似的。

一天他同她在花園裏散步，他突然聲音粗澀地對她說他打算不久回到他父親的村子裏去。……她的臉色立刻變成蒼白，好像有什麼東西刺痛她的心，是這樣一種痛楚，使她以後驚奇並且思索了許久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巴扎洛夫的要走的話並非故意說來試探她，看她對這事的態度怎樣；他從來不做假的。那天早晨他會請了他父親的謔管狄莫費以奇，那是在他小時候照顧他的人。這個狄莫費以奇是一個經驗豐富、精明能幹的矮小老頭子，一頭變了色的黃髮，一張風吹日晒的紅臉，一對含着小顆淚珠的皺縮的眼睛，他穿着一件短厚的厚灰青布的外套，東拖一根皮帶，踏着一雙柏油漆的長靴。他意料不到地在巴扎洛夫的跟前出現了。

「喂，老頭兒：你好，」巴扎洛夫嚷道。

「你好，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少爺？」那個矮小的老頭子說，他高興地笑起來；臉上立

剝現出了滿臉的皺紋。

「你來幹什麼？他們派你來叫我嗎，嘍？」

「說老實話，少爺，小的怎麼會呢？」狄莫費以奇含糊地說。（他記住他動身時他的主人是怎樣鄭重地吩咐過他的。）「小的被派進城去辦事情，聽說少爺在這兒，才特地闖進來看君您少爺……小的並不敢想來驚動您。」

「得嘍，不要說謊了！」巴扎洛夫打斷了他的話。「你是說這是到城裏去的路嗎？」

狄莫費以奇躊躇，沒有回答。

「我父親好嗎？」

「謝謝上帝，很好。」

「我母親呢？」

「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也很好，讚揚上帝。」

「他們望着我回去吧，我想？」

這個矮小的老頭子把他那小小的頭偏在一邊。

「啊，葉夫全尼·瓦西里以奇，他們怎麼不穿鞋呢？上帝作證，我看見您那兩位老人家就

不由得心痛呢。」

「唔，好啦，好啦，閉嘴吧！對他們說我就要回來了。」

「是，老爺，」狄莫費以奇嘆了一口氣回答道。

他走出大門，用兩手把他那頂小帽拉下來蓋着頭，爬進一輛破舊的競賽用的四輪馬車，跑走了，可見並不向着城裏的方向跑去。

這天晚上阿金左夫人同巴扎洛夫坐在她自己的房裏，阿爾卡狄在廳子裏踱來踱去聽卡奇亞彈琴。郡主已經上樓回到自己房裏去了；她向來不耐煩客人，「尤其討厭這兩個新式流氓」，她這樣稱呼他們。在客廳飯廳那些地方，她只好忍氣吞聲；可是她回到自己房裏，便在她的女用人面前大罵特罵，罵得連那便帽跟假髮也都在她的頭上跳舞起來了，這一切阿金左夫人全知道。

「您怎麼打算離開我們呢？」她開始說；「您答應我的話又怎樣了？」

巴扎洛夫駭了一跳，「答應了什麼？」

「您已經忘了嗎？您說過要教我一點化學呢！」

「這並沒有辦法啊！我父親望我回去；我不便再耽擱了。不過您可以讀 *Revue of Poetry*, *Milton's sermons de la Bible*。（法文：柏魯日與弗列米合著的『化學概論』）……這是一本好書，寫得很清楚。您想知道的東西那裏面都有。」

「可是您該記得；您對我說過一本書並不能夠代替……我忘記您是怎樣說的了，可是您明白我的意思……您還記得嗎？」

「這是沒有辦法啊！」巴扎洛夫又說了一遍。

「爲什麼要走呢？」阿金左夫人放低聲音說。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頭倒在安樂椅的椅背上，她那剛斐直露到討嫌的膀子交叉在胸前。在那邊蓋着穿孔紙罩的孤燈的微光底下，她的臉色顯得更蒼白了。她的身子完全掩藏在一件寬大白袍子的柔軟的摺紋裏面；只有那雙也是交叉著的腳略露了一點腳尖在外面。

「爲什麼要住下去？」巴扎洛夫回答道。

阿金左夫人略略轉動一下頭。「您因爲什麼。您在我這兒不是住得很快樂嗎？難道您想您走了就不會有人想念您嗎？」

「我相信不會的。」

阿金左夫人沉默了一分鐘。「您這樣想就錯了。可是我不相信您的話。您這話不會是認真說的。」巴扎洛夫仍遠坐著不動。「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爲什麼不說話？」

「唔，叫我對您說什麼呢？一般的人都是不值得想念的，我更不值得。」

「爲什麼這樣？」

「我是個實際的乏味的人。我又不曾講話。」

「您在討人恭維您了，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那不是我的習慣。您難道不知道您那麼重視的生活的高雅的一方面，却跟我全不相干嗎？」

阿金左夫人咬著她的手帕角兒。

「隨您怎樣想都可以，可是您走後我要覺得無聊了。」

「阿爾卡秋會留下的，」巴扎洛夫說。

阿金左夫人略略聳了聳肩。「我要覺得無聊了。」

「真的嗎？無論如何這不會久的。」

「您怎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您自己對我講過只有在您那日常生活的規律被打破了的時候，您總會感到無聊。您的生活安排得那麼整齊，叫人挑不出一點兒毛病，那裏面再沒有地方來容納無聊或煩惱……容納任何不愉快的情緒了。」

「那麼您以為我真是一點兒毛病也沒有嗎？……那是說，我把生活安排得那麼整齊嗎？」
「我應當這麼想。這兒就有一個例子；再過幾分鐘，就要打十點了，我預先知道您就要趕我走的。」

「不，我不要趕您走，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多坐一會兒好了。請打開那扇窗……我氣悶得很。」

巴扎洛夫站起來把窗推了一下。窗門帶着大的聲音開了……他沒有料到會開得這麼容易；而且他的手有點發抖。溫柔的黑夜帶着他那差不多是黑色的天空，牠那微微搖曳的樹木，和那清涼的露天空氣的芬芳，探頭進屋子裏來了。

「請把百葉窗拉下來，再坐一會兒吧，」阿金左夫夫人說；「在您回家以前我要同您談談，給我講講您自己的事；您從沒有談過您自己的事呢。」

「我是想同您談些有用的事情，安娜·賽爾格葉夫娜。」

「您太謙虛了……可是我倒願意知道一點您的事，還有您的家庭，您的父親，就是那位爲了他您就要離開我們的您的父親。」

「他爲什麼講這樣的話呢？」巴扎洛夫想道。

「那些都是毫無趣味的，」他大聲說，「尤其是講給您聽；我們是無聲無臭的老百姓。」

「那麼您把我看作一個貴族了？」

巴扎洛夫抬起眼睛望着阿金左夫夫人。

「不錯，」他故意帶着鋒利地說。

她笑了笑。「我看您知道我太淺，不過您一定要說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不值得花費時間去研究。以後我會找個時間把我一生講給您聽……可是請您先講您的吧。」

「我知道您很淺，」巴扎洛夫把這句話唸了一遍。「您也許是對的；也許真的每個人都是一個謎，就拿您來做個例子：您避開交際社會，您覺得牠討厭，您却請了兩個大學生到您這兒來住下。有着像您的聰明，像您的美麗，却住在鄉下，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什麼？您說的什麼？」阿金左夫夫人急切地插嘴道。「像我的……美麗？」

巴扎洛夫皺皺眉頭。「不要去管那個，」他說；「我是說我不明白您爲什麼要住在鄉

下？」

「您不明白……可是您會照您的方法給自己解釋吧？」

「不錯，我認爲您老是住在一個地方，是因為您縱容您自己，因為您喜歡安樂，舒服，對其餘一切事情都很冷淡。」

阿金左夫人又笑了。『您絕對不相信我也可以有動了感情的時候嗎？』

巴扎洛夫從眉毛底下揚起眼光看了她一眼。

「被好奇心所動吧，也許有的；別的就沒有了。」

「真的？好，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我們兩個會成了好朋友；您看；您同我完全是一樣的。」

「成了好朋友……」巴扎洛夫帶着一種悶塞的聲音慢慢說。

「是的！……呵，我忘記您要走開了。」

巴扎洛夫站起來。燈光在這個陰暗、華麗而孤單的屋子的中央矇矓的照着；百葉窗時時在輓動，從那縫裏流進來一陣一陣清涼的夜氣，人可以聽見夜的神秘的微語聲。阿金左夫人連動也不動一下；可是她漸漸地讓一種隱匿的情感佔據了她整個的身子。

這情感也傳染到巴扎洛夫身上了。他突然覺到他是一個年青、嬌美的女人單獨地在一起想了……

「您到那兒去了？」她慢慢地問道。

他不答話，却倒坐在一把椅子上。

「那麼您當我是一個溫靜的、愛舒服的嬌妻慣了的人了，」她用同樣的聲音緩慢地說，眼睛一直沒有離開窗戶。「我却是深知自己的，我知道我並不幸福。」

「您不幸福？爲着什麼？自然您不會把無聊的閒話放在心上吧？」

阿金左夫夫人略略蹙一蹙額，他把她的話這樣來解釋，使她很煩惱。

「我一點也不關心那種閒話，斐夫金尼·瓦西里葉夫維奇，我太驕傲了，不會讓牠來擾亂我的心，我不幸福，因爲……我對生活沒有慾望，沒有激情。您帶着不相信的神氣望我；你以爲這是一個滿身滾着花邊，坐在一把天鵝絨安樂椅上面的「貴族」的話。我並不隱瞞那事實；我喜歡您所說的舒服，同時我對生活却又沒有什麼慾望。請您儘可能地去解釋這種矛盾吧。可是在您的眼裏這都是浪漫主義。」

巴扎洛夫搖他的頭。「您是很健康的，獨立的，而且自錢；您還要什麼呢？您要什麼

呢？」

「我要什麼呢？」阿金左夫人回答道，她嘆了一口氣。「我很疲憊，我老了；我覺得我彷彿已經活得很久了。是的，我老了，」她抹抹眼邊而輕輕拉下來蓋她那兩隻光膀子。她的眼光同巴扎洛夫的遇到一起了，她微微紅了臉。「在我後面已經拖了這麼多的回憶；我在彼得堡的生活，財富，過後又是貧窮，然後是我父親的死，我的結婚，再後來是國外旅行……：這麼多的回憶，却沒有一樣值得記起的事，可是在我前面，在我前面——一條很長，很長的路，又沒有目的……我真不想往前走了。」

「您竟然這麼深地感到幻滅了麼？」巴扎洛夫問道。

「不，可是我感到不滿足，」阿金左夫人一字一字地答道。「我想倘使我對什麼事能夠發生很大的興趣……」

「您想戀愛，」巴扎洛夫抽嘴道，「您不能愛；這就是您不幸福的原因。」

阿金左夫人仔細地看她那花邊的袖子來。

「我真的不能愛麼？」她說。

「很難講！我說那是不幸，就只犯了這一點兒錯。恰恰相反，一個人碰到這種倒楣事情才

「真可憐呢！」

「倒楣事情，什麼？」

「戀愛。」

「您怎麼會知道那個呢？」

「我聽見人說的，」巴扎洛夫生氣地回答。他心裏想：「你在賣弄風騷，你煩厭，沒有事做，便逼着我玩，可是我……」他的心真的好像在被撕成碎片似的。

「並且您太苛求了，」他說，把整個身子俯下來，玩着椅子的腳子。

「也許是的。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則甯無。一個生命換一個生命。拿我的去，給你的來，沒有後悔，沒有回頭。否則不如不要。」

「唔？」巴扎洛夫說；「那個是公平的條件，我很奇怪您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您所要的東西。」

「您以為把自己整個交給任何一件東西是容易的事嗎？」

「倘使一個人思慮起來，等待起來，而且給你自己定了價，我是說，把自己看得很高，那就不容易了；可是不用思慮就把自己交出去却是非常容易的事。」

「人怎麼能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呢？倘使我一文不值的話，誰還用得着我的誠心呢！」

「那不是我的事；要找出來我領多少，那是別人的事情。重要的還是怎樣能修獻出自己。」

阿金左夫人把身子離開椅背略略向前俯着。「您說話，」她說，「好像您自己完全經歷過了似的。」

「我不過順口說說罷了；安娜·賽爾格森夫娜；您知道那全不是我可以做的事。」

「可是您能夠獻出自己嗎？」

「我不知道。我不喜歡吹牛。」

阿金左夫人不說話，巴扎洛夫也不作聲。鋼琴的聲音從客廳裏飄到了他們的耳邊。

「怎麼這樣晚卡奇亞還在彈琴？」阿金左夫人說。

巴扎洛夫站起來。「不錯，現在真晚了；是您睡覺的時候了。」

「等一等；您爲什麼這樣急？……我還有一句話要跟您說。」

「什麼話？」

「等一等，」阿金左夫人輕輕地說。她的眼光定在巴扎洛夫的臉上；好像她在注意地研究他似的。

他在屋裏走了幾步，忽然走到她身邊，急急說了一聲『再見』，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使她幾乎叫起來，便轉身走了。她把她那疼痛了的手指放到唇邊，吹吹氣，突然衝動地從她那把椅子立起來，急急地向房門走去，好像她想把巴扎洛夫喚回來似的：一個女用人端着個銀盤，托了一個玻璃水瓶從外面進來。阿金左夫夫人靜靜地站住，吩咐這女用人出去，她又坐下來，又沒沉在深思裏去了。她的頭髮鬆散下來，垂在肩頭，像一條黑蛇。這以後許久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的房裏還點着燈；她不動地一直坐了許久，她只是時不時搔一搔手，夜的寒氣把他們略略刺痛了。

兩個鐘點以後巴扎洛夫回到了寢室裏，他的靴子被露水打濕了，頭髮亂蓬蓬，臉色很難看。他看見阿爾卡狄手裏拿着一本書坐在寫字檯前面，上衣緊緊扣着，一直扣到喉嚨口。

『你還沒有睡？』他帶着一種像是煩惱的聲氣說。

『你今晚同安娜·賽爾格葉夫娜坐得真久，』阿爾卡狄不回答他的話，却另外說。

『不錯，你同卡奇亞在彈鋼琴的時候，我都是跟她在一塊兒。』

『我沒有彈……』阿爾卡狄沒有說完便停住了。他覺得淚水來到了眼際，他不願意在他那愛嬉笑人的朋友面前哭出來。

阿金左夫人第二天早晨下來吃早茶的時候，巴扎洛夫埋下頭望着他的杯子坐了好久，過後他突然拾起頭來……她掉過臉對着他，好像他當頭打了她一下似的，他覺得她的臉色比昨夜更蒼白一點。她很快地便回到她自己的房裏去，直到吃中飯的時候纔出來；從大清早起便落着雨；要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全家的人都聚在客廳裏。阿爾卡狄拿了一期新刊的刊物，大聲唸起來。H. 郡主照例在臉上露出驚訝的神情，好像他在做着什麼不正常的事情一般；過後就帶祭地瞪着他；可是他並不理睬。

「葉夫金尼·瓦西里葉夫維奇，」安娜·賽爾格葉夫娜說，「到我屋子來。……我有話問您。……您昨天提到一本教科書……」

她立起身子，向門走去。「H. 郡主朝四周看了看，那神情彷彿在說，『望着我；看我多受驚！』她又瞪着阿爾卡狄；可是他提高了聲音，並且和坐在近旁的卡奇亞交換了幾瞥眼光，然後繼續下去。

阿金左夫人急急地走進她的書房。巴扎洛夫邁着快步跟在總後面，他的眼睛仍舊眯着，只有他的耳朵還聽到她的襪衣服的悅耳的摩擦聲在他前面輕輕飄過。阿金左夫人坐着她前一晚上坐的那把圈手椅，巴扎洛夫也坐了原位。

「那本書叫什麼名字？」她靜了片刻之後便問道。

「*Pelouse et Erny's Notions Generales*。（法文：柏魯日與弗列米合著的概論），『巴扎洛夫回答。』不過我還可以介紹您讀 *Caquot. Traits elementaire de physique experimentale*（法文：加諾的實驗物理初階）。那本書裏面插圖比較清楚一點，一般地說來，這是一本教科書。」

阿金左夫人伸出她的手來。「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請您原諒，可是我並不是請您到這兒來談教科書的。我想把昨晚的話繼續談下去。您走得太突然了……這不會叫您厭煩吧……」

「請您的意思辦，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可是我們昨晚談的是什麼呢？」

阿金左夫人斜視他一眼。

「我想我們談的是幸福。我對您談過我自己的事。哦，我提起了「幸福」這個字眼。那麼請您告訴我，爲什麼就是在我們欣賞譬如說音樂吧，或者領略一個晴美的黃昏，或者跟同情的人談話而感到愉快的時候，我們所感到的，彷彿是某種存在於別一個地方的無限的幸福的暗示，並不是實在的幸福！——我說我們自己所有的那種幸福呢？這是什麼緣故呢？或者您沒有那樣的感覺嗎？」

「您知道俗語說：『幸福是在我們不在的地方』，」巴扎洛夫答道：「您昨天對我說您感到不滿足。我實在從沒有讓這種思想進到我的腦子裏來過。」

「也許在您看來牠們是可笑的吧？」

「不，可是牠們並不跑進我腦子裏來。」

「真的？您知道嗎？我倒喜歡知道您在想什麼呢！」

「什麼？我不明白。」

「請聽着；我很早就想對您坦白地說。我用不着告訴您——您自己是知道的——您不是一個尋常的人；您這年青——您前面有一個廣大的前途。您究竟預備做什麼呢？您打算有一種什麼樣的前程呢？我是說，您想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呢？您向着什麼地方走呢？您心裏想些什麼呢？」

「一句話說完，他是什麼人呢？您是什麼樣的人呢？」

「您叫我莫名其妙了，安娜·賽爾格萊夫娜。您知道我是研究自然科學的，至於我是什麼人……」

「是的，您是什麼人呢？」

「我已經對您講過，我要做一個鄉下醫生的。」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做出一種不耐煩的動作。

「您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您自己不相信牠的。阿爾卡狄可以這樣地回答我，可是您不成。」

「為什麼，阿爾卡狄怎樣地……」

「不要講了！您怎麼能夠拿這種卑微的前程來自滿呢？您不是常常說您不相信醫學嗎？您還有您的抱負——去做一個鄉下醫生！您不過拿這樣的回答來推脫我，因為您並不信任我。可是您知道嗎，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是能夠了解您的；我也曾經有過來的，我也像您那樣有着抱負的；我也許還經歷過您所經歷了的同樣的艱苦。」

「這是很好的，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可是您得原諒我……我自來就不慣於坦然談論自己

的事，而且您中間還隔了一條溝。……」

「什麼樣的溝？您是在說我是一個貴族嗎？不要再提了，葉天金尼·瓦西里以奇；我以為我已經給您證明了……」

「就是除開那一點不說，」巴扎洛夫打岔說，「什麼東西能夠叫我們去談論、去思索『將來』的事呢？『將來』大半都不是能夠由我們作主的。那時倘使我們能夠有機會做一點事情，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倘使沒有機會——至少我們還可以慶幸自己並沒有預先說了一些無聊的閒話。」

「您把友誼的談話當作無聊的閒話嗎？……還是您把我看做一個不值得您信任的女人？我知道您把我們都輕視着。」

「我並不輕視您，安娜·賽爾格萊夫娜，您自己也知道。」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姑且假定我明白您為什麼不願意談論您將來的前程；可是說到現在您心中究竟發生着什麼念頭……」

「發生着！」巴扎洛夫跟着唸道，「好像我就是一種政府，一種社會似的！無論如何這是完全沒有趣味的；況且難道一個人能夠常常把他心中『發生』的任何事情完全說出來嗎？」

「啊，我不明白爲什麼您不能坦露您心中所有的一切事情呢？」

「您能嗎？」巴扎洛夫反問道。

「能的，」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稍微遲疑一下，然後答道。

巴扎洛夫低下了頭。「您倒比我幸福。」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帶了疑問地望著他。「就算是這樣吧，」她繼續說，「可是我仍還覺得我們並沒有白白地認識了一場；我仍還覺得我們會成爲好朋友的。我相信您的這種——叫我怎麼說呢，拘束，緘默到後來終於會消滅的。」

「那麼您看出我的緘默……和您所說的……拘束來了。」

「是的。」

巴扎洛夫站起來，走到窗前。「您想知道這種緘默的原因嗎？您想知道在我心裏經過的是什麼企頭嗎？」

「是的，」阿金左夫夫人帶着一種她當時還不明白的懼怕再說了一遍。

「您不會生氣吧？」

「不。」

「不？」巴扎洛夫背向着她地站在那裏。「那麼讓我告訴您吧，我像一個傻瓜，像一個瘋子那樣地愛着您……這就是您逼着我講出來的。」

阿金左夫人向前伸出了她那一雙手；可是巴扎洛夫正把他的前額緊緊靠着窗上的玻璃。他快要透不過氣來了；他渾身顫慄。可是這不是年青人的胆怯的顫抖，也不是最初表白愛情時的甜蜜的驚惶；這是在他的心中掙扎着的強烈的，痛苦的激情——那種並非不懷憤怒，也許還極近似憤怒的激情……阿金左夫人同時覺得又害怕他，又憐憫他。

「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她說，在她的聲音裏有着一種不自覺的溫柔。

他急急轉過身來，用探索的眼光望了望她，他突然抓起她的兩隻手，把她拉到他的腳前。她並不即刻掙脫他的擁抱，可是過了一會她便遠遠地站在一個角落裏，望着巴扎洛夫了。他又向她跑過去……

「您誤會我的意思了，」她驚惶地連忙低聲說。看那樣子好像他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她就會叫喊起來似的……巴扎洛夫咬着他的嘴唇，走出去了。

半點鐘以後一個女用人給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送來一張巴扎洛夫的字條；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是應該今天就走，還是可以住到明天？」

「您爲什麼應該走呢？我沒有了解您——您也沒有了解我，」安梯·賽爾格葉夫那這樣回答他，可是心裏想道：「我也沒有了解我自己。」

直到午飯時候，她都沒有出去，她只顧在她的屋子裏走來走去，有時在窗前站立一會，有時立在鏡子前面，用一方手帕慢慢地擦她的頸項，她覺得頸項上還有一個地方像火那樣地發熱着。她問自己，是什麼東西使她「逼着」巴扎洛夫吐露那些話，吐露他的探心的秘密，她是不是事前猜到了一點……「這應該怪我，」她高聲說道，「可是事先並沒有料到這個的。」她沈思起來，她記起了巴扎洛夫向她跑過來時臉上的那種差不多獸性的表情，不由得滿臉通紅了：

「或者？」她突然大聲說，但又馬上止住，把她的髮髮搔到後面去。……她看見鏡中的自己，她那向後仰着的頭，半開半闔的眼睛和嘴唇上露着的一種神祕的微笑，這彷彿忽然對她講了一件她自己覺得羞愧的事。……

「不，」她最後帶着決心地說。「上帝知道這會引出什麼樣的事情來的；他是不可以輕易玩弄的；無論如何世界上最好的還是平靜。」

她的心境的平靜並不會動搖；可是她覺得很憂鬱，有一陣子她還落了幾滴眼淚，不過她不

能說這是爲了什麼——決不是爲了她受着侮辱。她並不覺得受了侮辱；她倒更覺得自己是有罪的。在各種騷亂的情感（如生命易逝之感和對新奇事物的渴望等）的影響下面，她勉強着自己走到某一點上去，勉強着自己向她後面望望，她看見了在後面還不是——一個深淵……却是空虛

……或者顛覆。

原
书
空
白
页

十九

阿金左夫人的自制力雖然很強，而且她雖然素來不受任何成見的拘束，可是她走進餐廳吃午飯的時候，她還是覺得相當窘。不過這一頓飯也平平靜靜地過去了。波爾非利·卡拉東尼奇來了，講了種種的故事；他是剛從城裏回來的。在那些事中間，有一件事，「布爾錢魯」總督下令叫他的担任特別差使的屬員們都要在靴上裝好錫馬刺，以便他臨時差遣他們騎着馬到各處去辦緊急差使。阿爾卡狄一面低聲同卡奇亞講話，一面又敷衍地做出在聽且那主教說話的神氣。巴扎洛夫板起臉，固執地不做聲。阿金左夫人看了他兩次——却並不是偷偷地看，她坦然地正眼望着他的臉，他的臉上帶着怒容，臉色很難看，埋着眼睛，整個臉上都是那種輕蔑的、堅決的表情，她想到：「不……不……不。」晚飯後她伴同所有的人到花園裏去，她看見巴扎洛夫，便向旁邊走幾步，停了下來。他走到她身邊，可是仍還不肯抬起眼睛來，他粗聲地說：

「我應當對您道歉，安瑪·賽爾格葉夫娜。您一定在跟我生氣。」

「不，我並不生您的氣，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阿金左夫人答道；「可是我很難

過。」

「那更糟了。無論如何，我已受夠了。我的處境，您一定會同意，是很惡劣的。您真層給我說：『爲什麼要走呢？』可是我不能住下去，也不想住下去。明天我便要走了。」

「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爲什麼……」

「爲什麼我要走嗎？」

「不，我的意思不是這一句。」

「過去是無法挽回了，安娜·賽爾格萊夫娜……這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因此，我必須走開。我只能想到一個使我能留在這兒的條件；可是那個條件永不會存在的。您恕我無禮，可是您並不愛我，您也永不會愛我吧，我想？」

巴扎洛夫的眼睛在他的黑眉毛下面閃動了一下。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並不同答他。「我害怕這個人，」這思想在她的腦子裏掠過。

「那麼，再見，」巴扎洛夫說，他好像猜到了他的思想似的，過後他便走回屋子裏去了。安娜·賽爾格萊夫娜慢慢地跟在他後面，她把卡奇亞喚到身邊來，她挽着她的膀子。她直到天黑盡了都沒有離開她。她不打牌，只是不斷地笑着，可是這跟她的蒼白、煩惱的臉色並不

相稱。阿爾卡狄非常驚奇，像所有年青人看人的樣子望着她——那是說，他不斷地問他自己，「那是什麼意思？」巴扎洛夫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過他仍還出來喝茶。安娜·賽爾格葉夫夫想對他講幾句親切的話，可是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他說起……

一件意外的事使她渡過了難關。一個管事進來稟報說，西特尼科夫到了。

這個年青的進步分子走進屋裏來時的那種古怪的形狀真是用言語所難形容的。雖然他有着一種厚臉皮的特性，打定了主意下鄉來拜訪一個他簡直不熟，又沒有邀請過他來的女人，只因爲他打聽到那兩個有才幹而又和他相熟的朋友住在她的家裏；可是他還是連骨節也顫抖起來了，他把事先背熟了的那些道歉和恭維的話全忘了，却喃喃地說出一些無聊的話，譬如說葉夫多克西亞·庫克新娜叫他來向安娜·賽爾格葉夫夫問安啦，也問候阿爾卡狄、尼克拉葉維奇啦，她又怎樣常常對他稱讚他們啦……說到這里他便支支吾吾地講不下去，心裏十分慌亂，他並至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面。不過也沒有人把他趕出去，安娜·賽爾格葉夫夫還把他介紹給她的姨母和妹子；因此他不久便恢復了鎮靜，居然滔滔不絕地大談起來。平凡的出現常常是人生中一件有益的事情；牠能使過度的緊張得到鬆弛，牠提醒牠跟自信與自我犧牲的情感的密切關係，使那些情感得以消釋。西特尼科夫一來，一切都變爲更沉悶了，更簡單了；晚飯時大家也多吃

了一些，並且比往常早睡了半點鐘。

「我現在可以用你從前對我講過的話來問你了，」阿爾卡狄上了床對着那個也在說衣服的巴扎洛夫說，「你爲什麼這樣憂鬱？你剛剛履行了什麼神聖的義務嗎？」

在這兩個年青的朋友中間近來生出了一種假裝的隨便揶揄的舉動，這常常是暗中不快或心裏猜疑的一個確鑿的記號。

「我明天到我父親那兒去了，」巴扎洛夫說。

阿爾卡狄抬起身子，支在他的肘上。他一面覺得詫異，一面又不知爲了什麼覺得很高興。

「啊！」他說，「你是爲了這個不快活嗎？」

巴扎洛夫打了一個呵欠。「要是你知道得太少，你就更變老了。」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怎樣呢？」阿爾卡狄追問道。

「什麼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怎樣？」

「我是說她放你走嗎？」

「我又不是她花錢傭的人。」

阿爾卡狄沉思着，巴扎洛夫在床上躺下，臉向着牆壁。

在遊戲中過了幾分鐘。「葉夫金尼！」阿爾卡狄突然叫起來。

「唔？」

「我明天同你一塊兒走。」

巴扎洛夫不答話。

「不過我是回家去。」阿爾卡狄繼續說。「我們同路到禾羅夫斯基，在那兒你可以向費多特促馬。我倒想認識你家裏的人，可是我又害怕對他們問你有些不便。你以後還到我們家裏來是不是？」

「我的東西全在你家裏，」巴扎洛夫大說，他並不掉頭回來。

「爲什麼他不問我怎麼會要走，並且也像他那樣地突然呢？」阿爾卡狄想道。「實際上我爲什麼要走呢，他又爲什麼要走呢？」他又想下去。他對自己的問話找不出一個滿意的答覆；不過他心裏却充滿了苦痛的情感。他覺得要離開這種他已經過慣了生活，是很可惜的；可是他一個人孤獨留下來又未免有點古怪。「他們兩人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他推論道；「那麼他走後我還住下去又有什麼好處呢？她會更討厭我；我便連最後的機會也會失掉的。」他便想像起安娜。賽爾格葉夫歸來，總獲另一個面頰卻漸漸地把這個青年露出的美麗的容貌掩蓋

了。

「我也不忍離開卡奇亞！」阿爾卡狄輕輕地對他的枕頭說，已經有一滴眼淚落在那上面了……忽然他把頭髮向後一甩，高聲說道：

「西特尼科夫這傻瓜到這兒來幹什麼？」

巴扎洛夫起先在他的床上動了一下，然後說出下面的回答來：「兄弟，我看你還是一個傻瓜。我們少不了西特尼科夫這種人的。我——你當嗎？我用得着像他那種傻子。事實上天神不會幹燒磚的事！……」

「哦，哦！」阿爾卡狄心裏想道。於是一刹那間巴扎洛夫的無底深的傲慢自負都現露在他的眼前了。「那麼你同我都是天神嗎？至少你是一個天神；那麼我是不是一個傻子呢？」

「不錯，」巴扎洛夫說：「你還是一個傻子。」

第二天阿爾卡狄對阿金左夫夫人說他要同巴扎洛夫一塊兒走的時候，她並不表示特殊的驚訝；她好像很疲倦，心裏又有什麼事情似的。卡奇亞只是默默地理、莊重地望著他；日耶主却高興得忍不住在圍巾下面劃起十字架來，這連他也看出來了。在另一方面西特尼科夫却心著實地驚惶起來了。他穿了一套族新的時髦的衣服（這一次不是斯拉夫國民服了），蹣跚走來吃中

飯，昨天晚上那個被派來伺候他的人看見他帶了那麼多的積衣來驚奇得了不得，現在突然間他的朋友們要撤下他走了！他慢慢地走了幾步，又轉回來，就像一隻野兔被趕到樹林邊上那樣，於是他幾乎很狼狽地、而且差不多要哭出來似地猝然對主人說他也要走了。阿金左夫人並不挽留他。

「我的那輛馬車很舒服，」這個運氣不好的年青人轉身對阿爾卡狄說：「您可以坐我的車一塊兒走，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可以坐您的車，這樣倒更方便些。」

「可是這並不在您的路上，而且到我那兒去路還很遠呢！」

「那不要緊，不要緊；我時間多着呢；並且我還有事情要到那方面去。」

「賣酒嗎？」阿爾卡狄十分輕侮地說。

可是西特尼科夫心裏非常不痛快，他也不像平常那樣地發笑了。「我給您保證，我的馬車是特別舒服的，」他喃喃地說：「容得下我們三個人。」

「不要拒絕麥傲西特尼科夫的好意，叫他傷心吧，」安娜·賽爾格婁夫娜說。

阿爾卡狄看了她一眼，含有深意地點了點頭。

中飯後客人便動身了。阿金左夫人同巴扎洛夫告別的時候，她伸出手給他，並且說，

「我們還要再見的，是嗎？」

「聽您吩咐吧，」巴扎洛夫答道。

「那麼我們還應再見。」

阿爾卡狄第一個走下台階；他進了西特尼科夫的馬車。一個管事很恭敬地扶着他，可是他卻覺得惡殺死這個人他纔滿意，不然就是自己痛哭一場。巴扎洛夫坐在四輪馬車裏面。他們到了禾羅夫斯基，阿爾卡狄等着驛站管理人費多特來換了馬，便走到四輪車那邊，帶着平日的微笑對巴扎洛夫說：「葉夫金尼，帶我去吧；我要到你那兒去。」

「進來吧，」巴扎洛夫從牙縫裏說。

西特尼科夫正繞着他的馬車車輪來回走着，輕快地吹着口哨，聽見這幾句話，只好張口凝視；阿爾卡狄冷冷地從車上拿下他的行李，坐在巴扎洛夫身邊；向着他先前同車的友伴客氣地鞠了一躬，叫道：「打馬走！」四輪車滾動着，過了一會便看不見了。……西特尼科夫十分狼狽，穿着他的車夫，車夫正在用鞭子輕輕打着右邊那匹馬的尾巴玩。西特尼科夫跳進馬車，對兩個滿路的農人咆哮道：「戴上帽子，你這些呆子！」便趕車往城裏去，他到得很晚，第二天在庫克斯夫人的家中，他痛罵了這兩個「討厭的傲慢的村夫」。

在車裏阿爾卡狄坐在巴扎洛夫的旁邊，他熱烈地握着巴扎洛夫的手，許久都不作聲。巴扎洛夫對他的握手和沉默彷彿很瞭解，並且相當感動。他前一個晚上整夜沒有睡，他有幾天沒有抽煙，也沒有吃多少東西。在他那頂戴到眉毛上的便帽下面，他的已經瘦了許多的側面更顯得陰沉、嶙峋了。

「喂，兄弟，」他終於開口說，「給我一根紙煙。你看看我的舌苔是不是黃的？」

「是，他是黃的。」

「唔……紙煙也沒有味了。機器發生障礙了。」

「你近來實在有點改變了，」阿爾卡狄說。

「沒有關係！以後就會好的。只有一件事麻煩——我母親心腸太軟了；倘使你不長得圓得像一個木桶，一天吃十次東西，她就會焦得不得了。我父親倒沒有毛病，他自己什麼經驗都有過。不，我抽不下去了，」他說着就把紙煙擲到大路上塵土中去了。

「你以為有二十五維爾斯特嗎？」阿爾卡狄問道。

「二十五維爾斯特。你問這位賢人吧，」他指着坐在車座上的那個農人說，那是費多特用的工人。

「可是賢人答道，『誰能夠知道呢？這一帶的路又沒有量過，』他又繼續去罵那匹驢馬『拿腦袋踢人』，這就是說，埋著頭搖擺。」

「不錯，不錯，」巴扎洛夫開始說：「這對你是一個教訓，年青朋友，一個很有意思的榜樣。上帝知道，這是多麼無聊！每個人都吊在一根線上，在他的腳下隨時都會裂開一個深淵，可是他仍還應當往前走，給自己製造出種種的煩惱，毀壞他的生命。」

「你在指什麼？」阿爾卡狄問過。

「我並不指什麼；我是直捷了當地說我們兩個都做了傻瓜。再講牠又有什麼用？不過我在醫院裏實習時候看到，一個人惱恨他自己的病，——那麼他一定會戰勝這病的。」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阿爾卡狄說：「我倒覺得你並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地方。」

「既然你不大明白我的意思；那麼讓我告訴你，——在我看來，甯可在大路上打開石頭，就是一根小指尖也不要給一個女人來管住。那都是……」巴扎洛夫正要說出他愛用的那個字眼『浪漫主義』，但又制止了自己，另外說：『廢話。你現在不相信我的話，可是我告訴你；我跟女人交際過了，我們覺得這種交際是很愉快的；可是人脫離了這種交際，就像在大熱天裏浸進冷水裏面去一樣。一個男人沒有功夫去注意這些瑣碎事情；一句西班牙俗話說過一個男人

不應當乖地聽話。『喂，你這個賢人，』他又轉頭向那個坐在車座上的農人說，『我想你有個老婆吧？』

那個農人揀過他的扁平有爛眼的臉來望着這兩個朋友。

『老婆？是的。每個人都有個老婆。』

『你打她嗎？』

『我的老婆？這種事情是有的。無緣無故我並不打她。』

『很好。唔，那麼她打你嗎？』

那農人拉了拉粉麵。『老爺，您講得多麼古怪。您真喜歡開玩笑。』……他顯然有點不高

興了。

『你聽見吧，阿爾卡狄·尼可拉葉維奇！可是我們挨了一頓打了……這便是做個受了影響的人的下場。』

阿爾卡狄勉強笑了笑，巴扎洛夫轉過臉去，以後在路上他就沒有再說一句話。

二十五維爾斯特的路在阿爾卡狄看來彷彿有五十維爾斯特那樣地遠。可是後來終於在一個高崗的斜坡上現出了巴扎洛夫的父母居住的小村莊。在村莊旁邊，在一片年青的赤楊樹林裏着

得見一所茅草作頂的小小房屋。兩個農人戴着帽子立在第一間房屋的門前對罵。「你是一口大豬，」一個罵道，「比一口小豬還壞。」

「你的老婆是個女巫，」另一個還罵道。

「從他們這種無拘束的舉動看來，」巴扎洛夫對阿爾卡狄說，「從他們講話的開玩笑態度看來，你就可以猜到我父親的農人並沒有受着多少壓迫了。啊，他本人從屋裏走出來站在台階上面了。他們一定聽到了車鈴聲。這是他；這是他——我認得他那樣子。唉，唉，他頭髮這樣花白了，可憐的人！」

巴扎洛夫探身到車外去，阿爾卡狄便從他這朋輩的背後伸出頭望外面，看見了在那小的莊宅門前台階上站着一個瘦長的人，他有着石頭亂蓬蓬的頭髮，一個瘦削的鷹鼻子，身上穿着一件舊軍服，沒有扣上鈕釦。他正拂開腳站在那里，口裏抽着一根長煙斗，兩隻眼睛被陽光照得不停地變動着。

馬停住了。

「你到底來了，」巴扎洛夫的父親說，他仍還在抽煙，可是煙斗在他的手指間微微跳動起來了。「呵，下車來；下車來；讓我來抱抱你。」

他擁抱起他的兒子來了。……「葉紐夏，葉紐夏，」一個顫抖的女人的聲音叫着。門打開了，門口出現着一個肥壯矮小的老婦人，頭上戴着一頂白帽，身上穿了一件條紋布的短衫。她抽咽着臨臨着，偷使巴扎洛夫不把她攙扶住，她就會跌倒了。她的肥圓的小手馬上繞着他的頸項，她的頭緊緊靠在他的胸上，這時一點整息也沒有；唯一的聲音，就是她的斷斷續續的抽

泣

老巴扎洛夫重重地呼吸着，眼閃閃得比先前更厲害。

「呵，够了，够了，阿里霞！停住吧，」他說，一面同那個靜靜地坐在車裏的阿爾卡狄交換了一瞥眼光，連那個坐在車廂上的農人也把頭掉開了；「這簡直是用不着的，請停住吧。」

「呵，瓦西里·伊凡尼奇，」這個老婦人訥訥地說，「我多少年沒有看見我的寶貝，我的愛兒，葉紐夏了，……她這不放開手，只是拾起鋪的滿是皺紋的臉，這臉被淚水潤濕了，上面露出慈愛的表情，她稍稍離開巴扎洛夫，用喜悅的又帶點滑稽的眼光把他望了一會，過後她又撲過去將他的項頸擁着了。」

「呵，是啊，這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瓦西里·伊凡尼奇解釋說，「不過我們還是進裏面去好些。還有一位客人同葉夫金尼一塊兒來呢。請您原諒，」他掉轉身子把脚往後移動一下，向阿爾卡狄行一個禮說：「您明白一個女人的弱點；並且，啊，一個母親的心……」

他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搖動，他的鬚鬚也在顫抖……可是他顯然是在竭力控制自己，勉強做出差不多冷淡的樣子來。阿爾卡狄也對他行了禮。

「真的，我們進去吧，媽媽，」巴扎洛夫說，他把這個衰老的女人攙扶去了。他讓她坐

在一張圓手椅上，又匆匆忙忙地向他父親擁抱了一下，還把阿爾卡狄介紹給他父親。

「我很欣幸能聞您認識，」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不過請您包涵點；我們家裏什麼都簡陋得很，就像在兵營裏那樣。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請你安辭；怎麼這樣柔弱！我們這位客人會看輕你了。」

「少爺，」這位老太太含淚地說，「您的大名同您父親的大名我們還沒有請教……」

「阿爾卡狄·尼克拉以奇，」瓦西里·伊凡尼奇恭敬地低聲對她說。

「請您原諒我這樣一個傻老婆子，」這個老女人醒一醒鼻涕，把頭向右邊一埋，又向左邊一埋，小心地擦乾了兩隻眼睛。「請您原諒我。您知道我還以為我今生不會活著看見我的愛……愛……兒了。」

「現在我們不是活著看見他了嗎，太太，」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插嘴說。「達紙席加，」一個十三歲的光頭小女孩穿著一件鮮紅的棉布衣衫，正胆怯地在門外探頭張望，他便轉身喚她道，「給你太太倒杯水來！——放在盤子上端來，聽見沒有？——還有你們兩位先生，」他帶一種舊式的謙謙詞詞說，「請你們兩位到一個退伍老兵的書房裏去坐坐吧。」

「讓我再抱你一回，裝成夏，一河里耶。伏拉西葉夫娜呻吟道。巴扎各夫俯下身子去就

她：「啊，你長成一個多麼漂亮的少年了！」

「呵，我倒不知道他漂亮不漂亮，」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可是他是一個成人，就是人們所說的『屬門非』(一)了。現在我盼望，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你已經滿足了你做母親的心，你該去設法滿足我們兩位貴客的肚皮吧，因為，你知道，連夜鶯也不能夠靠電話充饑的。」

老婦人從椅子上站起來。「馬上，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桌子就會擺好的。我要親自跑到廚房裏去，叫人把沙莫瓦爾送進來，什麼東西都會預備好，什麼東西。呵，我已經三年沒有看見他，沒有給他弄過飲食了；這不是容易的事啊！」

「好啦，好媽媽，留神快點弄吧；不要給我丟臉了；你們兩位先生，請跟我來吧。噯，狄莫費以奇來給你請安了，藜夫金尼。他，我敢說，那老狗也很高興的。噯，老狗，你高興嗎？請跟着我走吧。」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慌慌忙忙地往前走，他的拖鞋一路上踢搭踢搭地響着。

他的房屋全部只有六間小屋子。裏面有一間，就是他現在領我們的朋友進去的那一間，是稱作書房的。一張粗腳桌子，上面放滿了被陳年的灰塵弄髒了看來好像是烟薰黑了的紙張文件，牠就把兩個窗戶中間的地位填滿了；牆壁上掛着幾支土耳其槍，幾根馬鞭，一把指揮刀，兩幅地圖，幾幅解剖圖，一幅和夫南(一)的肖像，一個黑框子裏嵌着的一張用頭髮編的花字，一張配着玻璃框的文憑；一張皮沙發已經破爛，到處露了洞；正放在兩隻赤楊木碗櫃中間的空地方；架子上凌亂地放滿了書籍，盒子，雀鳥標本，罐子，玻璃瓶；在一個角落裏放着的一座壞了的流電池。

「我已經警告過您，親愛的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瓦西里·伊凡尼奇說，「我們過的彷彿就是兵營的生活。」

「得啦，不要說了，有什麼可道歉的地方呢？」巴扎洛夫打岔道。「基爾沙諾夫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不是克里薩斯(二)，你又沒有聘司(三)。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把他安頓在那兒？」

(一)和夫南(一七六二——一八三六)，德國物理學家。——譯者。

(二)克里薩斯(約在紀元前五百六十年) Lydia 國王，以富有著名。——譯者。

(三)專公國王與貴族可勝食的僕人。——譯者。

「不錯，葉夫金尼；那個小小的耳房裏有一間漂亮的屋子；他住在那兒一定舒適。」

「那麼，你修了一排耳房了？」

「啊，就是洗澡房那兒，」狄莫費以奇插嘴道。

「我是說洗澡房旁邊那一間，」瓦西里·伊凡尼奇連忙解釋道。「現在是夏天了……我馬上就到那兒去布置；狄莫費以奇，你把他們的行李搬進來吧。你，葉夫金尼，我把書房讓給你住。Spare Chamber（拉丁語：各得其所）。」

「你看見他了！一個多麼有趣的老頭兒，他脾氣真好，」巴扎洛夫等瓦西里·伊凡尼奇走出去了，即刻對阿爾卡狄說。「他恰恰跟你父親一樣，是個古怪的人，不過是另外的一種。他講話太多。」

「你母親真是太好了，」阿爾卡狄說。

「不錯，她是個實心的女人。你等着看她給我們弄一頓什麼樣的午飯出來吧。」

「他們沒有料到你今天回來，少爺；他們並沒有買牛肉，」狄莫費以奇說，這時他正拖了巴扎洛夫的箱子進來。

「沒有牛肉我們也會吃得很好。沒有也就罷了。俗話說得好：貧窮不是罪惡。」

「你父親有多少農奴？」阿爾卡狄突然問道。

「這田產不是他的，是我母親的；我記得，有十五個農奴吧。」

「一共二十二個，」狄莫費以奇帶着不愉快的神情說。

拖鞋拍地的聲音又聽得見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走了回來。「再過幾分鐘，您的屋子便可以接待您了。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我想沒有講錯吧？這是伺候您的人，」他說，一面用手指着那個同他一起進屋來的短頭髮小孩，這小孩身上穿了一件耐耐破爛的藍色長衫，胸上穿着一雙不是他自己的皮靴。「他名叫費特加。啊，即使我兒子叫我不要說，我還是要再說一遍，請您包涵點，他做不了什麼事。不過他還知道怎樣裝煙斗。自然您抽煙吧？」

「我平常抽雪茄煙，」阿爾卡狄答道。

「那是很有道理的。我自己也喜歡抽雪茄。可是在這種偏僻地方，雪茄煙很不容易得到。」

「得啦，不要再抱歉了，」巴扎洛夫又打斷了他的話。「你還不如坐在這兒沙發上，讓我們來好好看你一下。」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笑着坐下來。他的面貌很像他的兒子，只是他的前額較低較窄，他

的嘴稍微圓一點，他老是在動，時而聳聳肩膀，好像他的衣服緊一點，使他的腿肢窩不舒服似的，時而閃閃眼睛，時而咳嗽，時而做做手勢；可是他的兒子的特徵便是一種淡淡的韻。

「抱歉！」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再聽了一遍。「葉夫金尼，你不要以為我想打動，就這麼說吧，我們客人的同情心，才來形容我們是住在怎樣一個荒涼偏僻的地方。其實恰恰相反，我認為在一個有思想的人看來，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至少我竭力不叫自己生鏽，就這麼說吧，不叫自己落伍。」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從他的袋裏掏出一方黃色絲手帕來，這是他走到阿爾卡狄的屋子去時順便拿來的，他抑動着手帕，一面繼續說：「我這話並不是指著，譬如說，下面一件事實說的，那事實是我犧牲了不小的利益，對我的農人實行納租制度，我只拿一半的收益就把我的田地給了他們。我認為那是我的責任；我的常識也贊成我這樣做，雖然別的地主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我現在是指著科學，文化來說的。」

「不錯；我看見你這兒有一本一八五五年的『健康之友』，」巴扎洛夫說

「這是一個老朋友講交情送給我的，」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連忙答道；「不過我們還知道

一點骨相學，」他又說，這話大半還是對阿爾卡狄說的，他一面指著碗櫃上面那個畫得有記號數的小方格的石膏人頭；「就是興奈因阿拉德馬黑爾（二）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的。」

「爲什麼這省的人還相信拉德馬黑爾呢？」巴扎洛夫問道。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嘆一咳嗽。「在還省裏……自然，先生們，你們知道得挺清楚；我們怎麼能够趕上你們呢？現在該你們來代替我們的位置了。在我那時候有一種病原體液論派（三）霍夫曼，還有布朗同他的活力論（三），——我們覺得他們很可笑，可是在某個時期他們自然也享過大名來的。現在你們看來又有一個什麼人來代替拉德馬黑爾了；你們崇拜他，可是再過二十年他又會被別人嘲笑了。」

(一) J. E. 興奈因（一七九三——一八六四），德國醫學家。拉德馬黑爾（Radenacher）不知是什麼人。——譯者。

(二) 主張疾病由體液而起的一種學說。——譯者。

(三) 霍夫曼，德國醫學家；布朗（Brown）未詳。活力論主要生物功能是由來自一種生活力。而非來自物質之力。——譯者。

「我就對你說，省得你心裏不舒服，」巴扎洛夫說，「現在我們根本就看不起醫學，我們對什麼人都不崇拜。」

「那是怎麼一回事？呵，你不是要做一個醫生嗎，是不是？」

「不錯，可是這兩件事並不衝突。」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把中指插進煙斗裏去，那裏面還有一些餘燼。「好吧，也許是的，也許是的，——我不跟你辯論。我是什麼呢？一個退休的軍醫，遼拿根（一）；現在命運派定我來做田上的事情。」他又轉頭對阿爾卡狄說：「我在您祖父手下做過事情。是的，我當年也見過不少世面。我進過各種社會，接觸過各種人物！我本人，現在站在您面前的這個人，也曾經給威特更庶太因親王和索可夫斯基（二）看過脈的！他們參加過十四日（三）的南軍的，您明白吧，」

（一）法語：Volla fort（如是而已）的誤讀。——譯者。

（二）威特更庶太因（一七六九——一八四三），俄國將軍；瓦西里·索可夫斯基（一七八零——一八五二）俄國浪漫派詩人。——譯者。

（三）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聖彼得堡十二月黨人的暴動。當時參加的革命者分「麻那聯盟」與「北部聯盟」兩派。——譯者。

（說到這裏他帶着特別意味地皺起他的嘴唇來。）『唉，唉，可是我的事情是另一方面的；只要握住你的刺絡針就成了，別的事情讓牠去吧。您祖父是一個極可尊敬的人，一個真正的軍人。』

『你老實說吧，他倒是個愚蠢的傢伙，』巴扎洛夫懶懶地說。

『啊，葉夫金尼，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想一想……誠然基爾沙諾夫將軍不是一個……』

『得啦，不要提他了，』巴扎洛夫打岔道；『我坐車來時看見你那赤楊林子倒很高興；牠長得很漂亮了。』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馬上高興起來：『你得看看我現在有着怎樣的一個小花園了！每棵樹都是我親手栽的。我有蘋果子，覆盆子和各種各類的藥草。不管你們年青先生們怎樣聰明，可是老巴拉塞爾賽司（*Sarsaparilla*）說出了神聖的真理：*in herba, veritas et iudicium*（拉丁文：在藥草，實語和石頭裏面）。你知道，自然，我已經不行醫了，可是每個星期總有兩三次我還得重理藥業。他們來請教，我不能把他們趕走。有時貧苦的人跑來找我幫忙。這兒也實在沒有一個醫術

(1) P.A. Paracelsus 是瑞士名醫 T. von Hohenheim (1493—1541) 的別名。——譯者。

·這兒有一個鄰居，一個退伍的少校，想不到他也在給人看病。我問道：「他學過醫沒有？」他們告訴我：「不，他沒有學過；他行醫多半是爲了行善。」哈！哈！哈！爲了行善！你覺得怎樣？哈！哈！哈！」

「費特加，給我裝一個煙斗來！」巴扎洛夫粗魯地說。

「這兒還有一個醫生，他去看一個病人，」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攬着一個掃帚與的表情說下去，「那時病人已經 *Empire*（拉丁語：到祖先那兒）去了；用人不等醫生講話，便告訴他：「現在用不著你了。」他沒有料到這一層，慌張起來，就問道：「唔，你主人臨死前打噴沒有？」「打的。」「打料厲害嗎？」「厲害。」「啊，好了，那就行了，」他便轉身回去了。哈！哈！哈！」

只有這老人一個人在笑；阿爾卡狄勉強露出笑容。巴扎洛夫只伸了伸懶腰。談話就這樣地繼續了一點鐘；阿爾卡狄還有時間到他屋子裏去一趟，那屋子原來是洗澡房的外房，不過却是很舒適很整潔的。最後達紐費進來通知午飯已經預備好了。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第一個起身：「來吧，先生們。要是我使你們厭煩了，還是請你們大貴臨，饒恕我吧。我相信我那位賢妻會使你們滿意的。」

午飯雖是忽忽備辦的，却很可口，並且很豐富；只是酒不大好；這是一種差不多黑色的西牙葡萄酒，有一點銅質和樹脂的味道，還是狄莫費以奇從一家有名的舖子裏買回來的；還有蒼蠅也非常討厭。平日有一個農奴小孩拿着一大枝綠樹枝在旁邊趕蒼蠅；這一回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因為害怕年青人批評，便把他打發走了。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已經換好了衣服；她戴着一頂有絲帶的高帽，披着一條淡青色帶花的肩巾。她看見她的葉緝夏，忍不住又哭起來，可是這一次却用不着她丈夫來勸她；她自己連忙揩乾了眼淚，因為她害怕把她的肩巾弄髒了。只有這兩位年青人在吃東西；這家的主人和主婦早已吃過午飯了。費特加在伺候開飯，他因為是第一次穿靴子，顯然覺得很不舒服；還有一個男人相貌的獨眼婦人在旁邊給他幫忙，她名叫安非蘇席加，平日兼做着管家、養雞、洗衣的職務。在他們吃飯的時候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就不停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他臉上帶了非常快樂、十分幸福的表情，談論着因拿破崙（一）的政策和意大利問題的複雜二者所引起的嚴重的焦慮。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完全不去注意阿爾卡狄。她也不勸他多吃；她把她的圓臉（她的豐滿的櫻桃色嘴唇，她的臉頰上和眉毛上的小黑痣更

她的臉顯得更樸實、更和善。支在她的粗緊的小學頭上面，她的眼睛始終不離開她的兒子，並且不斷地在嘆氣；她實在滿心想知道他這次回來要住多少時候，可是她又害怕問他。

『要是他說只住兩天又怎樣辦呢？』她問道，她的心便沈下去了。烤肉端上桌子以後，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便不見了。過了片刻，他拿着半瓶開了塞子的香檳酒回來。『看，』他叫道，『我們雖然住在偏僻地方，可是遇到喜慶事，我們也有一點東西來助興呢！』他斟滿了三大杯，和一小杯，提議祝『我們的兩位貴客』的健康，便依照軍人規矩把酒一口喝光了；他還勉強阿里娜喝完她的一小杯酒。蜜餞端來的時候，阿爾卡狄雖然不能吃甜的東西，也覺得他應當把那四種新做好的蜜餞逐一嘗一點，尤其是他看見巴扎洛夫一點也不吃就馬上抽起紙煙來。然後茶同着乳酪、牛油，脆餅乾來了；吃過了茶，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便領他們到花園裏去領略黃昏的美景。他們走過一條園中長凳時他輕輕地對阿爾卡狄說：

『我愛在這個地方對着落日冥想；這對一個像我這樣的隱士倒適宜。那兒，再遠一點的地方我栽了幾棵賀拉西（一）喜歡的樹。』

「什麼樹？」巴扎洛夫在旁邊聽見了便問。

「呵，……荊球花。」

巴扎洛夫打起呵欠來。

「我想現在是我們的旅客進莫爾非斯(二)的懷裏的時候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

「那是說，到了上床的時候了，」巴扎洛夫插嘴說。「那倒不錯。的確是時候了。」

他跟他的母親道晚安的時候，他吻她的前額，她卻擁抱他，又偷偷地在他背後給他親吻了三次。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把阿爾卡狄領到他的屋子裏，並且祝望他「睡得好就像我在你那單幅的年紀時一樣。」阿爾卡狄在他那間洗澡房的外房的確睡得非常好；屋裏有一股薄荷味道；兩隻蟋蟀在灶後爭着催人入睡地鳴叫。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走出阿爾卡狄的屋子又到他的書房裏去，他坐在沙發上他兒子的腳邊，他想同他兒子談一會；可是巴扎洛夫說自己很疲倦，馬上把他打發走了；事實上巴扎洛夫直到天才睡熟。他睜大了眼睛怨恨地注視着黑暗；兒時的回憶在他心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並且他還不能夠擺脫他最近那苦痛的情緒的影響。阿里娜·伏

拉西葉夫擲起先瞞告到她自己心滿意足了，過後又向安非蘇席加談了許久的話，安非蘇席加呆地站在她主人面前，用她那隻獨眼死死地釘着她，鬼鬼祟祟地低聲訴說她對於葉夫金尼·瓦西里塞維奇的一切觀察和揣測。老太太的腦子已經被快樂、酒和烟草氣味等等弄昏了；她的丈夫還想跟她談話，可是他只好搖搖手掃興地打住了。

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是一個純粹的舊式俄國大家婦女；她應當早生兩百年，生在舊莫斯科的時代。(一)她是很虔信，並且易感動的，她相信各種的算命，符咒，夢和預兆；她相信瘋子的預言，相信家神，相信樹神，相信不吉的遇合，相信鬼眼，相信流行的丹方，她吃聖星期(二)那天特別預備的鹽，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目前；她相信要是復活節晚禮的燭光不滅，蕎麥的收成一定好；她又相信要是被人眼看過，輩子便不會生長；她相信魔鬼喜歡有水的地方；她相信每個猶太人胸上都有一塊血印；她害怕老鼠，害怕蛇，害怕青蛙，害怕麻雀，害怕水蠅，害怕雷，害怕冷水，害怕穿堂風，害怕馬，害怕羊，害怕紅頭髮的人，害怕黑貓，她把疑

(一)指莫斯科做帝國首都的時期；這時俄國首都都被彼得堡。——譯者。

(二)那裏復活節前的星期四。——譯者。

蜂和狗當做不能淨的畜牲；她從來不吃小牛肉、鴿子、鱉蟹、乳酪、龍鬚菜、西洋野菜、野兔，她不要吃西瓜，因為切開的西瓜使她想起了施洗禮的約翰的頭（三），她講起了牡蠣就要打顫；她喜歡吃東西——可是嚴格遵守斷食節的規定；一天二十四小時內她睡去了十小時，可是要是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有一點頭痛，她就就整夜不睡；除了「亞歷克西，或林中小屋」外，她從沒有讀過一本書；她一年寫一封，最多寫兩封信，可是處理她家務，做蜜餞，做果醬却弄得非常好，雖然她自己的手從來也不黏一下，而且她往往一坐下來就不願意再移動了。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心腸很好，並且在她的範圍內也絕不是愚蠢的。她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為兩類的，一種是主人，他們的職責是指揮別人；另一種是尋常老百姓，他們的職責是服從——因此她並不反對卑屈和跪拜的事情；可是她對待在她底下的人却很仁善、溫和，她從不讓一個乞丐空手回去，雖然她很愛講閒話，却從來沒有講過誰一句壞話。她年青時很漂亮，會彈鋼琴，還講幾句法蘭西話；可是自從她並不知情地勉強同她丈夫結了婚，跟他一起漂游了許多年以後，她的身子長胖了，也忘記了音樂和法文。她很愛她的兒子，也很怕他；她把她的田產完全交給

（三）那孫耐的傳道者，為希律王殺害。——譯者。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去管理——她自己現在一點也不過問；只要她的年老的丈夫同她談起種種就要實現的改革與他自己的計劃，她馬上就會駭得把眉毛皺得高高的，搖着她的手帕，嗚嗚嘆氣起來。她多憂善慮，總是覺得有什麼大難發生，要是她想起了什麼傷心的事情，就會馬上痛哭……這樣的女人現今是不常見的了，只有上帝知道我們究竟應該不應該為這事情歡喜。

阿爾卡狄早晨起來，打開窗，他最先看到的便是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這個老年人穿著一件東方式的長袍，腰間束著一方手帕，正在勤勞地挖他的園裏的土。他看見了他的年青的客人，便把身子倚在鋤頭上，嚷起來：「您健康！您睡得好嗎？」

「非常好，」阿爾卡狄答道。

「您看我在這兒像新新納圖(一)那樣地挖地種蘿蔔呢。現在時候來了——感謝上帝——人人都應當用自己的雙手來維持生活了；靠別的人是沒有用的；一個人總應該自己勞動才成。讓·雅克·盧騷(二)畢竟是對的。要是在半點鐘以前，我的年青的先生，您便會看見我在幹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了。一個海下婦人來抱怨她肚子瀉——那是他們的講法，可是在我們却叫做

(一)新新納圖(紀元前約五一九——四三九)，羅馬獨裁者。——譯者。

(二)讓·雅克·盧騷(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法國大思想家。——譯者。

赤痢——我……我要怎麼說纔好呢？我給她服鴉片；我又給另一個婦人拔了一顆牙齒。我勸她上麻藥……她却不肯。我幹這些事都是 *gratis*（免費的）——安那馬足額（二）。不過我已經習慣了；您知道我是一個平民，*domo novus*（拉丁語：新入），我不是舊家出身，像我妻子那樣……您不要在喝茶以前到這兒蔭涼處來，呼吸點早晨的新鮮空氣？」

阿爾卡狄便出去到了他身邊。

「歡迎，歡迎，」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把手舉到他頭上那頂油膩的無邊小帽旁邊，行了個軍禮。「我知道，您過慣了闊的快樂的日子，不過便是當代偉人也不至於不高興在茅屋裏住上幾天的。」

「呵，阿爾卡狄抗議道，「好像我也是一個當代偉人似的！我也沒有過慣闊日子。」

「請原諒，請原諒，」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客氣地笑了笑答道。「雖然我現在是不中用了，可是我也曾見過世面的——我看見一隻鳥在飛，便可以叫出牠的名字。我多少也算得是一個心理學家，一個觀相家。讓我大膽地說一句，要是我沒有那種本領，我早就弄得沒有辦法

了；像我這樣一個渺小的人，是不會有什麼機會的。我不客氣地對您說，我看見您跟我兒子的交情，我萬分高興。我剛纔看見他了；他跟往常一樣，起得很早——您一定知道他這種習慣的——到附近散步去了。請許我問一句——您跟我兒子認識很久嗎？」

「從去年冬天起的。」

「哦。請許我再問一句，——我們坐下來談談不更好嗎？請許我這個做父親的人直爽地問您一句，您覺得我的斐夫金尼怎樣？」

「您的兒子是我所遇見的挺了不起的人裏面的一個，」阿爾卡狄翹勁地答道。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的兩眼突然睜得很大；兩頰略略發紅。鋤頭從手裏落了下來。

「那麼您盼望……」他開始說。

「我相信，」阿爾卡狄打岔道，「您的兒子有一個偉大的前程；他會給您的大名也加上光榮。我第一次同他見面的時候，就是這樣斷定的。」

「那……那是怎樣的呢？」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費力地慢慢說道。一個得意的笑容使他的鬍鬚張開了，那笑容仍還留在他的唇邊。

「您要不要我告訴您我們是怎樣認識的？」

「要的……並且大概的……」

阿爾卡狄便講起他的故事來，他這次談着巴扎洛夫的事還比在他跟阿金左夫夫人同跳瑪朱爾加鏢的那個晚上談得更起勁，更熱誠。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注意地聽着，他眨眨眼，又把他的手帕放在兩隻手裏藏成一個球，又噴咳嗽，又搔搔頭髮，叫他們豎立起來，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他俯下頭去，在阿爾卡狄的肩頭上吻了一下。「您使我快樂極了，」他說，笑容始終沒有消散。「我應當告訴您，我……崇拜我的兒子；我的老妻不用提了——我們都知道母親對兒子是怎樣的！——可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感情；因為他不喜歡這樣。無論何種方式的感情流露他都反對；許多人爲了他這種個性堅強，便不滿意他，罵他驕傲無情，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是不能用尋常的標準來判斷的，不是嗎？隨便舉個例說，別的許多人處在他的境地一定會做他父母的累贅；可是他，您相信嗎？從生下來那天起他絕沒有多拿過一個不該用的戈貝克，這是上帝可以作證的。」

「他是一個廉潔誠實的人，」阿爾卡狄說。

「真的是這樣；他是廉潔的。我不但崇拜他，阿爾卡狄·尼克拉以奇，我還拿他自豪，我的最大的野心便是有一天他的傳記裏會寫上這樣幾行：「一個尋常軍醫的兒子，不過這父親能

够很早就看出他的偉大，並且用了全力來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講不下去了。

阿爾卡狄揷了揷他的手。

「您的意思怎樣，」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停了片刻又問道，「您預料他會成名是說在醫學界裏面嗎？」

「自然，不在醫學界裏，不過就是在那方面他會成爲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

「那麼在哪一方面呢，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

「現在很難說，不過他一定會成名的。」

「他一定會成名的！」老人跟着唸了一遍，他沈浸在幻想裏去了。

「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叫我來請你們進去喝茶，」安非蘇席加走來說，手裏端着「一盆熱的湯盆子。」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吃了一驚。」有沒有源的奶油來拌攪盆子？」

「有的。」

「記住，要冷的！不要客氣呢，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再拿一點。怎麼葉夫金尼還不來呢？」

「我在这兒。」巴扎洛夫的整書從阿爾卡狄的屋子裏送了出來。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連忙轉過身去。「啊哈！你想拜望你的朋友；可是你去得太晚了，*my friend*。（拉丁語：朋友），我同他已經談了好久了。現在我們得進去喝茶去，母親在叫我們。啊，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談談。」

「是什麼事情？」

「這兒有一個農人；他在害着*yellow fever*（黃疸症）……」

「是說黃疸病嗎？」

「是的，一種慢性的頑強的*jaundice*。我給他開了龍胆草同小連翹，叫他吃紅蘿蔔，又給他蘇打；可是這些都只是緩和的治法；我們還想給他再用點更有效的藥。你雖然看不起醫學，不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給我一點切實的意見。這個我們以後再談吧。現在先進去喝茶。」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從花園的露上快快地跳起來，口裏哼着「羅伯爾塔」（一）裏面的句
子：

「規則，規則讓我們自己來定，」

「活著，活著是爲了快樂。」

「好大的活力！」巴扎洛夫說着，便離開了窗口。

在中午時鐘。隱在整片淺白色薄雲後面的太陽是炙熱的。萬物都靜止了；除了公鷄在村中氣憤地對啼，使得聽見的人都發生一種強烈的疲倦煩悶的感覺以外，再沒有別的聲音；在什麼地方的一棵樹頂上，有一隻小鷹高高地在那裏連聲悲叫。阿爾卡狄同巴扎洛夫躡在一個小小草墩的蔭處，身子底下墊了兩大捆草，這堆是乾了的草，並且發出沙沙的聲音，可是牠們仍還帶着綠色，仍還有麝香味。

「那棵柳樹，」巴扎洛夫開始說，「使我記起了我的童年；牠是在土坑的邊上，那裏原先是燒磚的地方，在那個時候我堅決地相信土坑同柳樹有一種特殊的魔法力；我在牠們旁邊玩，從來不覺得厭煩。我當時並不明白我的不厭煩，正因為我是一個小孩。唔，我現在長大了，魔法力也就消失了。」

「你在這兒一共住了多少時候？」阿爾卡狄問道，

「陸續住了兩年；後來我們就去各處旅行。我們過着一種漫遊的生活，大都是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移來移去。」

「這個宅子蓋了很久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蓋的，——就是我母親的父親。」

「他是個什麼人？」

「我知道。大約是個少校吧。他在蘇瓦洛夫（一）手下幹過事，以後老是講他那長跨過阿爾普斯山的故事——說不定是在吹牛。」

「怪不得你們客廳裏掛了一幅蘇瓦洛夫的像。我喜歡像你們這樣的可愛的小宅子；又暖
和，又古雅；裏面還有一種特別的氣味。」

「燈油同三葉菜的氣味，」巴孔洛夫打個呵欠說。「這些可愛的小宅子裏的蒼蠅……
……」

（一）亞歷山大·蘇瓦洛夫（一七二九——一八〇〇）俄國元帥，曾在意大利戰勝了拿破崙。
——譯者。

「告訴我，阿爾卡狄停了一下又說，『你小時候他們管束得嚴不嚴？』」

「你看得見我父母是怎樣的人。他們不是一種嚴厲的人。」

「你愛他們嗎，索夫金尼？」

「愛的，阿爾卡狄。」

「他們多愛你啊！」

巴扎洛夫靜了一會兒。「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他後來突然問道，兩隻手托着他的後

腦。

「不知道。你想什麼？」

「我在想：在我父母那方面生活倒是很幸福的。我父親已經六十歲了，他還到處跑來跑去，談着「緩和」的治法，給人治病，對農人非常厚道——實際上他過的是歡樂的日子；母親也是幸福的；各種各類的事務就把她的日子佔盡了，她一天嘆息着，呻吟着，她連想到自己的時間也沒有；可是我……」

「可是你呢？」

「我說：我躺在這兒草墩底下……我所佔的小地方跟其餘的沒有我存在、並且和我不相

干的太地方比較起來是多麼渺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時間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後的永恆比較起來，又是多麼短促。……在這個原子裏，這個數學的監裏，血液在循環，腦筋在活動，渴望着什麼東西……這不是可厭嗎！這不是無聊嗎！」

「讓我來說一句，你這番話可以應用在一般的人身上。」

「你說得對，」巴扎洛夫打岔道。「我正要說他們——我是指我父母——現在整天忙着，並不去想一想他們自己的渺小；他們並不因為這個感到不舒服……可是我……我只覺得厭倦同憤怒。」

「憤怒？為什麼憤怒？」

「為什麼？你怎麼能問為什麼？你已經忘記了嗎？」

「我什麼都記得，可是我仍還不承認你有憤怒的權利。你不幸福，我會承認，可是……」

「呸！那麼你，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我看得出，你對愛情的看法是跟一般時新的年青人一樣了。你咯、咯、咯地喚着母親，可是母親走到你身邊，你又跑開了。我不是這樣的。可是我說得夠了。那些沒有辦法的事，說起來是很可羞的。」他翻了一個身。「啊哈！這兒有一隻勇敢的螞蟻在拖一隻半死的蒼蠅。溜走她，兄弟，帶走她！不要去管她怎樣抵抗；你做一個

動物就有擺脫憐憫心的特權——你儘量享用這個特權吧——不要像我們這些受着良心驅使的自毀的動物。」

「你不應該這樣說，葉夫金尼！你什麼時候毀過你自己來的？」

巴扎洛夫抬起頭來。「這是唯一的我可以自傲的事。我沒有毀掉我自己，所以一個女人也不能够把我毀掉。亞門！現在是過去了。關於那件事你不會聽見我再講一個字了。」

這兩個朋友靜靜地躺了一會兒。

「不錯，」巴扎洛夫又說，「人是一個奇怪的動物。要是我們在遠處從旁邊來看看我們的『父親們』在這兒過的那種不死不活的生活，就不由得要想，還能够有比這更好的嗎？你吃啦，喝啦，並且知道你的舉動是最合理的，最聰明的。可是要不這樣，你就會無聊極了。還想跟別人來往，哪怕是單單去責罵他們，也好。」

「一個人應該好好地安排生活，要使他的每一刻時光都過得有意義。」阿爾卡狄帶思索地斷定道。

「誰說的！有意義的事情即使錯誤，也是錯的；就是沒有意義的事也受得了。可是破碎，破碎，那却是受不了的。」

「只要一個人不承認瑣碎，對他瑣碎也就不存在了。」

「哼……你剛纔說的不過是把一句陳腐話顛倒過來罷了。」

「什麼？你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就告訴你譬如說教育是有利的，這是陳腐話；可是要說教育是有害的，便是把陳腐話倒轉過來了。牠聽起來好像更漂亮一點，其實是二而一的。」

「那麼真理是在——哪兒，在那一邊呢？」

「哪兒？我像回聲那樣地回答你：哪兒？」

「你今天心境很飽鬱，葉夫金尼。」

「真的？我想一定是太陽使我的腦子軟弱了，也是覆盆子吃多了。」

「那麼睡一下午覺倒不壞，」阿爾卡狄說。

「的確；只是你不要望我；每個人的睡相都是最蠢的。」

「不過別人對你怎樣想法，在你看來不都是一樣的嗎？」

「我不知道應該跟你談什麼好。一個真正的男人是不應當顧慮別人的；對一個真正的男人別人用不着去議論他，別人對他只有兩個辦法：不是服從他，就是恨他。」

「這倒有趣！我不悞一個人，」阿爾卡狄想了一下便說道。

「我恨的人很多。你是個心腸又軟，感情又脆弱的傢伙；你怎麼能够恨一個人？……你胆小；你不大相信你自己，」

「那麼你呢？」阿爾卡狄打岔地說，「你以為自己了不起嗎？你把自己看得很重嗎？」

巴扎洛夫不響了。「等到我遇著了一個能够跟我匹敵的人，」他一字一字清晰地說，「那麼我再來改變我對我自己的意見。不錯，恨。例如我們今天走過我們的總管費立下的小屋的時候——就是那座很精緻，很乾淨的小屋——，你說要是連一個挺窮的農人也有著一所這樣的房屋時，俄國就會達到完善的境地了，我們大家都應當努力來實現這事情。……我卻特別恨這個挺窮的農人，不管他名叫費立下，或是西多爾，我應該準備拚命爲他出力，他也不對我謝一聲……本來他爲什麼要謝我呢？不錯，就算他住在一所乾淨的房屋裏面，我却滿身長起刺來——我又得到什麼好處呢？」

「閉嘴吧，葉夫金尼……倘使有人聽見了你今天講的話，他免不了跟那班罵我們沒有頭腦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講的話就跟你伯父講的一樣。一般的原理是不存在的——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嗎？只有

感覺。萬事萬物都依舊磨感覺。」

「怎麼這樣呢？」

「就這樣的。例如我對一切都取一種否定的態度，這是由於我的感覺；我喜歡否認——我的腦子是照那種組織成的，就再沒有別的了！爲什麼我喜歡化學？爲什麼你喜歡蘋果——也都是由於我們的感覺。這都是一樣的。再要比這更深一層人就看不透了。這話不是每個人都肯對你說的，而且事實上我下次也不會對你再講這樣的話了。」

「什麼？那麼誠實也是一種感覺嗎？」

「我倒是這樣想的。」

「葉夫金尼！」阿爾卡狄帶着沮喪的聲音說……

「啊？什麼？這話不合你的胃口嗎？」巴扎洛夫打岔說。「不，兄弟。倘使你下了決心要把所有的東西全都割下，就不該愛惜你自己的兩腿。可是我們也該够玄學了。普式庚說得好：

「大自然呼吸着睡眠的靜寂。」」

「他從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阿爾卡狄抗議道。

「好吧，倘使他沒有說過，他既然是一個詩人很可以說——而且也應當說這句話。那麼他

「一定是個軍人。」

「普式庚從沒有做過軍人。」

「怎麼，在他每一頁書上都是；」戰鬥去，戰鬥去，爲了俄羅斯的光榮！」

「啊，看你亂編些什麼！我要說這實在是隱諷了。」

「隱諷？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倒想拿這話來顯耀我！倘使你要拿什麼罪名加到一個人的頭上，你得先相信他實際上比這還要壞二十倍才成。」

「我們還是睡一會兒吧，」阿爾卡狄帶了煩惱的調子說。

「我再高興沒有了，」巴扎洛夫答道。可是他們都睡不着。兩個人心裏都充滿了一種差不多到了仇視的情感。過了五分鐘，他們張開眼睛，默默地對望了一下。

「看，」阿爾卡狄突然嘆道，「一片枯的楓葉飄下了，他正向地上落下來；牠飄着就跟一隻蝴蝶在翻飛一樣。這不是奇怪嗎？淒涼同死亡——却彷彿是歡樂同生命似的。」

「呵，朋友，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巴扎洛夫叫道，「我求你一件事；不要談風雅的話。」

「我盡我的力量把話講得好……我說，你這是完完全全的專制了。我腦子裏起了一個思

想，我爲什麼不該把牠講出來呢？」

「不錯；那麼爲什麼找又不該講出我的思想呢？我覺得那種風雅的話是實在不好聽。」

「那麼什麼話好聽呢？辱罵嗎？」

「哈！哈！我看你真想步你伯父的後塵呢。要是那個可敬的笨蛋聽見了你的話，他不知道

會多麼高興！」

「你把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叫做什麼？」

「我叫做非常恰當，他是『個笨蛋』。」

「可是那叫入太難堪了！」阿爾卡狄嘆起來

「啊哈！家族的情感在講話了，」巴扎洛夫冷冷地說。「我早看出來這種情感深入人心極難擺脫。一個人可以放棄一切，破除一切的偏見；可是要他承認他那個偷手帕的弟兄（這是隨便舉例說的）是一個小賊，——在他便難辦到了。一個人要是想起來：我的弟兄，我的——又不是天才……這思想是誰也嚥不下去的。」

「這是單純的公平的觀念在我心裏說話，一點也不是家族的情感，」阿爾卡狄熱情地回答道。「不過既然你不瞭解那種觀念，既然你沒有那種感覺，你就不能夠來批評牠。」

「換句話說，阿爾卡狄·基爾沙諾夫太高深了，我是不能夠瞭解的。我只好在他們面前低下頭不再作聲。」

「請你不要說了，葉夫金尼；我們後來會說的吵起來的。」

「啊，阿爾卡狄！給我一個恩典。我求你，讓我們痛痛快快地吵一次架……」

「可是那麼我們也許會弄到……」

「打架嗎？」巴扎洛夫打岔地說。「好吧？這兒，在乾草上罵，在這種牧歌的環境裏，離開世界和人們眼睛又遠，那是不重要的。不過你不是我的對手。我一動手就會捏住你的咽喉的。」

巴扎洛夫伸開他那長長的粗糙的手指……阿爾卡狄轉過身子玩笑似地做出拱腰的姿勢……可是他朋友的面容在他眼裏顯得非常兇惡——在他那使他嘴唇歪扭的笑容裏，在他那發光黧黑頭髮裏有着一種極可怖的惘惘的表情，他本能地覺得害怕起來。

「啊！原來你們跑到這地方來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的聲音在這時候說，這個老軍醫在年青人的面前出現了，他穿着一件自己家裏做的亞麻布短衣，頭上戴着一頂也是自己家裏做的草帽。「我到處找你們……呵，你們倒選了一個很好的地方，你們幹得也很好。給在『地

上，仰望天空。」你們知道，這句話裏面有一種特別的意思嗎？」

「我除了要打噴嚏的時候，從來不仰望天空，」巴扎洛夫粗暴地說，過後他便轉臉對阿爾卡次輕輕說道：「可惜他打岔了我們。」

「唔，不要說了，」阿爾卡次低聲說，他暗暗地捏一下他朋友的手。可是友情也不是長久受得住這種打擊的。

「我望着你們，我年青的朋友，」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也在這時說道，他一面搖搖頭，兩手一起按在一根他自己親手製成的、頭上雕的一個土耳其人頭的略略彎曲的手杖上面，——「我望着你們，我就止不住我的羨慕。你們有這麼多的力量，這樣的青春和少壯，這樣的能力，這樣的才幹！實在是一個加司托爾和披拉克司。」

「走開吧——去研究你的神話學去！」巴扎洛夫說，他又向着阿爾卡次：「你一聽就知道他從前是一個了不起的拉丁語學者了！呵，我好懷還記得你從前得過拉丁散文的銀獎章——是不是？」

(一)加司托爾與披拉克司是則比特大神的一對雙生子。——譯者。

「狄涅司苦利，狄涅司苦利！」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反覆地說。

「啊，不要講了，父親；不要賣弄了。」

「偶爾來一次是可以的，」老人喃喃地說。「不過先生們，我並不是找着來恭維你們的；我是來第一告訴你們快開午飯了；第二我要預先通知你一聲，喪夫金尼……你是一個明白人，你是通曉世事的，你知道女人的脾氣，那麼你會諒解的……你母親因為你回到家來要唱一次讚美歌。你不要以為我來請你去參加謝恩式——現在已經完結了；可是亞歷克賽神父……」

「村裏的牧師嗎？」

「是的，那個教士；他……要在我們這兒……吃飯……我並沒有想到，我也不贊成……可是也不道怎樣弄出來的……他沒有瞭解我的意思……唔，並且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不過他倒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明理的人。」

「我想他不會把我的那份午飯也吃掉吧？」巴扎洛夫說。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大笑起來。「你怎麼這樣講！」

「好啦，我就只問這一句。我不管同誰一桌吃飯都可以。」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戴正他的帽子。「我開口之前就知道你並沒有受着任何偏見的拘束。就如我，一個六十二歲的老頭兒了，我也沒有偏見。」（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不致承認是他自己要做這謝恩式的，他對宗教的虔信不亞於他的妻子。）「並且亞歷克賽神父很想同你認識，你也會喜歡他的，你等一會兒看吧。他並不反對打牌，並且有時候——這話只有在我們中間說……他還抽一袋煙呢。」

「好吧。我們吃過飯來打一圈威斯特（一）我會好好地贏他一場。」

「嘿！嘿！嘿！我們看吧。我們等着看吧。」

「我知道你是一個老手，」巴扎洛夫特別加重語氣地說。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的青銅色臉頰上泛起一層偏促的紅暈。

「不好意思呵，葉夫金尼……過去的事就讓牠過去吧。好的，我願意在這位先生面前承認我年青時候有過這種嗜好，我為牠也受够苦了！啊，天氣真熱！讓我同你們坐一會兒。我想

「我不會妨礙你們吧？」

「啊，一點也不，」阿爾卡狄答道。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嘆一口氣在乾草堆裏坐下來。「親愛的先生們，你們現在這個地方使我想起了我從前在軍隊裏的露營生活，戰地病院就在一個像這兒草堆下面的地方，並且就是這樣的地方在我們也是很難得的了。」他又嘆了一口氣。「我一生有過許多許多的經驗。例如，要是你們願意聽的話，我給你們講一件只蘇拉比亞大瘟疫中的奇事。」

「就是爲了那件事你得到伏拉得米爾十字章的嗎？」巴扎洛夫插嘴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把牠掛在身上？」

「啊，我對你講過我是沒有偏見的，」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喃喃地說，（他剛剛在前一個晚上把紅絲帶從衣服上面拆了下來），接着他便講起那件瘟疫的故事來。「呵，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葉夫金尼對阿爾卡狄輕輕地說，又好意地眨了眨眼。「葉夫金尼！起來，」他過後大聲叫道。「我們去吃飯吧。」

亞歷克賽神父相貌端正，身子肥壯，一頭濃髮梳得很光，他那件淡紫色綉法衣上束了一根繡花的腰帶，他看起來像是一得圓滑有趣的人。他急忙先伸出手給阿爾卡狄、巴扎洛夫兩人，

彷彿他預先知道他們並不要他說囑似的(一)，他的舉止大概是沒有拘束的。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嚴，也不得罪別人；他聽見學校裏的拉丁語居然微微一笑，對他的主教他却極力週護；他喝了兩杯酒，却不肯喝第三杯；他接了阿爾卡狄的一根雪茄，並不馬上抽抽，說是他要帶回家去。他只有一件事叫人看了覺得不大痛快，就是他時時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臉上的蒼蠅，有幾次竟然把牠們壓扁了。他坐在牌桌旁邊對打牌的事並不表示十分高興，結果他卻從巴扎洛夫手裏贏了兩個半盧布的鈔票；在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的家裏，連銀子的價值也是不會計算的(二)……她照舊坐在她兒子身邊(她是不打牌的)，她照舊拿一隻小拳頭支撐她的臉頰；她只有去叫人端一點新的菜點上來時纔站起身走開。她不敢去親巴扎洛夫，他不給她一點勇氣，他不讓她去親他；並且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勸過她不要太把他「麻煩」了。『年青人不喜歡那種事情，』他對她說。(這裏用不着說那天的午飯是多麼豐富；大清早狄莫費以奇就親自趕車去

(一)通常教士看見人並不握手，只給他們祝福，他們便吻他的手。亞歷克賽神父知道巴扎洛夫
兩人不會接受他的祝福，便同他們握手。——譯者。

(二)當時銀子的價值與鈔票的不同。——譯者。

買牛肉；總管到另一個方向去買比目魚、鱈魚、鰻鯉；單是葷子一樣就給了那個鄉下女人四十個戈貝克；可是阿里娜·伏拉西裏夫娜的眼睛牢牢地釘着巴扎洛夫；她眼裏表示的不只是深愛與慈和；那裏面還有悲傷，也添雜得有懼怕與好奇心；那裏面還可以看出一種謙卑的埋怨來。

可是巴扎洛夫却無心去分析他母親眼裏的那一種表情；他很少掉過臉去同她談話，不過偶爾問她一兩句簡短的話罷了。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來換一換『運氣』；她就溫柔地把她那柔軟的小手放在他的粗大的掌上。

『好吧，』她等了一會，問道，『究竟有沒有用處？』

『運氣更壞了，』他隨便一笑答道。

『他打牌太粗心了，』亞歷克賽神父好像表示憐憫似地說，他一面撫摩着他的鬍子。

『拿破翁的方法，好神父，拿破翁的方法，』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插嘴說，他打出了一張

『愛司』來。

『可是他把拿破翁送到聖海倫那（一）去了』亞歷克賽神父說，他拿出將牌來把『愛司』吃進去了。

「你不要喝一點葡萄酒，斐尼西加？」阿里娜·伏拉西塞夫娜問道。

巴扎洛夫只是聳了聳肩。

「不成！」第二天巴扎洛夫對阿爾卡狄說，「我明天就要離開這兒了。我厭煩了；我想工作，可是在這兒是無法工作的。我想再到你那兒去；我的機器也都留在那兒。在你們家裏一個人至少可以闖起門來。在艦兒雖然我父親老是對我說這一句話：『我的書房聽憑你使用——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可是他自己始終就沒有離開過一碼遠。我又不好意思趕他走開把自己關起來。我母親也是這樣。我就聽見她在隔壁不停地嘆息；可是倘使我去看她，我又沒有話對她說。」

「她一定會很傷心的，」阿爾卡狄說，「他也會那樣。」

「我還要回來看看他們。」

(一)南大西洋上一個英國海島，一八一五年拿破崙一世被放逐在這島上，他後來(一八二一年)便死在這里。——譯者。

「什麼時候？」

「唔，我到彼得堡去的時候。」

「我特別同情你母親。」

「爲什麼呢？是媽拿草蓆買到你的心嗎，還是有別緣故？」

阿爾卡狄埋下眼去。「你不瞭解你的母親，裴夫金奇。她不只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她的確是很聰明的。今早晨她跟我談了半點鐘，談的話都是非常明白，非常有趣的。」

「我想你們自始至終都是在談論我吧？」

「我們並不是單單談論你的。」

「也許；旁觀者看得清。倘使一個女人能夠談得上半點鐘的話，那往往是一個好的現象。」

可是我仍還要走。」

「可是你要對他們說出走的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們不斷地在預備着怎樣安排我們這兩個星期裏面的生活。」

「不，這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今天有什麼魔鬼騙我去把我父親挖苦了一頓；他前兩天把他的一頓納租的農人鞭打了一頓，他打得很對——不錯，不錯，你用不消這樣生氣地望着我——」

「他打得很對，因為那個農人是一個慣賊和一個酒鬼；只是我父親沒有想到我也知道這件事。他非常聰明。現在我們又要使他更加難過了……不要緊！他不久就會好的。」

巴扎洛夫雖然說是「不要緊」；可是這一天已經過完了，他還不能夠定下決心把他的主意告訴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最後他在書房裏剛睡跟他父親道過了晚安，他繼續裝打一個呵欠，說道：

「啊……我幾乎忘了告訴你……明天請你差人把我們的馬帶到費多特那兒去，等著接
班。」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發呆了。

「那塞基爾沙諾夫先生要走嗎？」

「不錯；我同他一塊兒走。」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連腳也立不穩了。

「你要走？」

「不錯……我一定得走。請你叫人把馬預備好。」

「很好……」老人結結巴巴地說：「換班……好……只是……只是……這是怎

麼一四事呢？」

「我一定得在他那兒去住一些時候，以後我還要回來的。」

「啊！住一些時候……很好。」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掏出手帕來，擦了擦鼻子，身子差一點俯到地上了。「好吧……都會給你辦妥的。我還以為你會在我們這兒住……多一點時候。三天……別了三年，這未免有點短；實在有點短，葉夫金尼！」

「可是我對你說過，我馬上就回來的。我不能不走一趟。」

「不能不……好吧。責任超過一切，馬會送去的。很好。自然阿里鄰同我都沒有料到這個。她剛剛從一個鄰居那兒討了一點花來；她預備給你裝飾屋子呢。（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甚至沒有提起他自己每天早晨天剛亮就赤着腳蹣跚去找狄莫實以奇商量，用他那顫抖的手指掏出一張一張的摺疊的鈔票，差遣狄莫實以奇去買各種東西，特別關照要買好的飲食，買紅酒，據他看來，這兩個年青人是極喜歡喝紅酒的。）『自由……是很可寶貴的；這是我的親戚……我不想攔阻你……不……』」

他突然停住了，向著門走去。

「我們不久會再見的，父親，真的。」

可是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並不同過頭來，他僅僅搖搖他的手，便走出去了。他回到他的寢室，他看見他的妻已經睡了，他便輕輕的請告辭，免得把她驚醒。可是她仍還醒着。「是你嗎，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她問道。

「是的，媽媽。」

「你從莫斯科那兒來嗎？你不知道，我害怕他睡在那張沙發上不舒服呢。我吩咐安非蘇席加給他鋪上你的旅行褥子，放上新枕頭；我本來應該把我們的羽毛被褥給他的，可是我彷彿記得他不喜歡太軟的床……」

「不要緊，媽媽；你不要就心。他睡得很好。主啊，憐憫我吧。我是一個罪人，」他又繼續他的請告辭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很可憐他的老妻；他不想現在就告訴她明天有一個多大的悲痛在那兒等待着她。

巴扎洛夫同阿爾卡狄第二天便走了。從大清早起全家就充滿了憂鬱的氣氛；安非蘇席加把托盤從手裏滑落了；連費特加也弄得糊塗起來了，結果他無緣無故脫去了腳上的靴子。瓦西里·伊凡尼奇更是驚擾得厲害；他顯然竭力裝出一個笑臉，高聲講話，用力走路。可是他的面貌顯得很憔悴，他的眼睛時時避開他的兒子。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輕輕地哭著；她完全被悲痛

壓倒了，要不是她的丈夫在這大清早花了整整兩個鐘點去勸慰她，她就無法控制自己了。巴扎洛夫講了幾次他答應一定在一個月以內回來，過後終於從他們的挽留中掙脫了身子，坐上了四輪馬車；馬跑起來，鈴子在響，車輪在轉動，然後他們的影子再也看不見了，塵土定下來了，狄莫克以奇僵僵羞身子，搖搖擺擺地爬進他的小屋子去了；這小小宅子裏就只有這對老人，連這宅子也突然顯得老朽龍鍾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還立在台階上再誠懇地揮動了一陣手帕，然後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他的頭垂到自己的胸前。「他丟開，丟開我們了，」他喃喃地說；「丟開我們了；他厭煩我們。孤獨，現在就像手指一樣地孤獨！」（一）他反覆地唸了幾遍，每次都伸出他的食指來。後來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走到他身邊，把她的灰白的頭髮着他的灰白的頭，說道：「瓦西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一個兒子是一片切下來的肉。他就像一隻鷹，隨他自己高興地飛來飛去；你我却像生在空樹幹裏的兩朵葦子，我們緊緊靠在一處，再也不動一下。只有我對你永遠不變，你對我也是一樣。」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把手從他的臉上取下來，抱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緊緊地，比他年

青時候抱她時還要緊些；在他悲痛的時候她安附了他。

我們的朋友除了偶爾交換幾句瑣屑的談話以外，就閉住嘴，一直坐車到了費多特那兒。巴扎洛夫並不怎樣滿意自己。阿爾卡狄也不高興他。他也感到那種毫無原因的鬱悶，那是只有年青的人纔知道的。車夫挽了馬，爬上他的車廄，問道：「向右去還是向左去？」

阿爾卡狄驚了一跳。向右去的路是通到城裏的，從城裏便可以回家；向左去的路是到阿金左夫夫人家去的。

他望着巴扎洛夫。

「葉夫金尼，」他問道；「到左邊去嗎？」

巴扎洛夫把臉掉開。「這是多麼無聊呢？」他喃喃地說。

「我知道這無聊，」阿爾卡狄答道……「可是還有什麼要緊呢？這又不是第一次。」

巴扎洛夫把便帽拉下來蓋住眉毛。「隨你的意思吧，」他末了說。

「向左轉，」阿爾卡狄叫道。

四輪車便向尼可爾斯奎的方向轉動了；可是這兩個朋友決定了那件無聊的事以後，反而比先前更不高興開口了。他們都像是在生氣憤的。

阿金左夫人的管事在宅子的台階上迎接他們，他們看見這情形馬上便覺到他們這次突然順從了自己的一時的衝動，乃是一種欠審慎的舉動。顯然這里的人並沒有料到他們會再來。他們帶着一付尷尬的面貌，在客廳裏坐了大半天。後來阿金左夫人進來見他們了。她像平日那樣謙和地接待他們，可是對他們這樣快回來的事表示驚訝；並且從她那緩慢的舉動與言語上看來，她是不大高興他們回來的。他們連忙聲明他們只是路過這里來拜訪她；四個鐘點之內他們就得動身進城去。她不過略略講了一句客氣話，她請阿爾卡狄代她問候他的父親；過後便叫人去請她的姨母來。郡主帶着睡容出來了，還使她那滿是皺紋的老臉顯得更兇惡了。卡奇亞不大舒服；她沒有出來。阿爾卡狄忽然覺得魯克見卡奇亞的心至少是跟想見安娜·塞爾格葉夫娜的心一樣迫切。四個鐘點在瑣屑的談論中銷磨了；安娜·塞爾格葉夫娜始終沒有露出一絲的笑容。一直到他們告辭動身的時候，她似乎纔恢復了她從前那種友善的態度。

「我這一陣子脾氣不大好，」她說；「不過你們千萬不要介意，一半天還請再來——我是

對你們兩位說的。」

巴扎洛夫同阿爾卡狄兩人默默地鞠躬回答，然後坐上車去，他們在路上也不再停留，讓車子一直往瑪利因諾駛去，第二天的傍晚他們平安地到了那裏。在這長途中他們兩人都沒有提說阿金左夫夫人的名字；尤其是巴扎洛夫，他很少開口，却始終帶着一種極其緊張的神情朝路旁邊另一個方向望去。

瑪利因諾的每一個人看見他們回來，都非常高興。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因了兒子離家太久的緣故，心裏有點着急；費尼奇加眼睛發亮地跑來告訴他「年青先生們」都來了，他即刻發出一聲快樂的叫喊，搖擺着兩腿在沙發上面跳起來；邁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也多少感到一點愉快的興奮，他同這兩個國家的遊子握手時還露出謙和的微笑。接着是談論和問詢；阿爾卡狄談得最多，尤其是在晚飯的時候，這頓飯一直吃到半夜。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吩咐人拿出幾瓶剛從莫斯科送到的黑啤酒來；他也跟他們一塊兒喝酒，直喝到兩頰通紅，他不斷地發出一陣一陣的「小孩氣的，半神經質的」笑聲。連用人們也都傳染到了這種歡樂。杜尼亞沒像着了魔似地，不覺地跑上跑下，接連地關着門簾；彼得在早晨三點鐘還拿出六枚琴來想彈一首哥薩克旋轉曲。琴弦在靜寂的空氣中發出一種柔和的淒婉的音調；可是除了開始的幾下悅耳的響音，這個文明

的僕人便彈不出什麼來了；大自然並沒有給他音樂的才能，就跟他沒有給他其他任何的才能一樣。

在這時候瑪利因諸的生活並不是舒暢和諧的，可憐的尼克拉·彼得洛維奇的處境很不好。田莊上的困難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這都是些不合理的僱人的困難。僱用的長工給他的麻煩簡直是不能忍受的。有的人要求算清工錢，有的人又要求增加工資，還有一些人預支了一筆工錢就拿起跑了；馬病了；馬具壞了，好像是被人燒毀了似的；工作做得很草率；從莫斯科買來的、架打麥機因為太重不合用，另一架只用了一次就壞了；牛舍被燒去了一半，只因爲田莊上有一個瞎眼老太婆在刮風天拿了一根火把去薰她的牛……那個老太婆一口咬定說這個災禍的發生是由於主人想做新式鞋酪和牛奶食品的緣故。管理人突然翻臉起來了，他開始在發脾，所有的俄國人凡是得到了舒服的位置的，都長得很胖。他只要遠遠地望見了尼克拉·彼得洛維奇，便會拿起竿子去趕一口在旁邊走過的豬，或者叱罵一個裸着牛身的頑童來表示他熱心工作，可是在其餘的時間裏他大半是在睡覺。那些個農夫不但不按期納租，並且還偷盜樹林裏的木材；看守人差不多每夜都在主人的牧地上捉到幾匹農人的馬，有時要經過一番爭奪後才能把馬帶走。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本來規定了一筆罰金作為賠償損失，可是事實上結局總是馬匹白白吃了主人的一兩天草料，仍由原主領回家去。來了更壞的事是農人自己中間發生了爭執；弟兄鬧着分家，他們的妻子不能够住在一起；突然間爭端起來了，就好像一個預定的信號似的，全村的人立刻跑到帳房的台階前面，往往有的人喝得醺醺大醉，有的人打得滿臉傷痕，都圍着主人要求公平裁斷；接着就起了喧鬧和叫喊的聲音，還夾雜着女人的尖聲哭號，和男人的厲聲咒罵。主人這時自然要詢問雙方爭吵的原因，他不得不把嗓子都叫啞了，可是他自己早就知道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公正的裁斷的……在收穫的時候人手不够；鄰近一個小地主做出極懇切的樣子來講定了讓他供給收割的人，只要兩個盧布一結夏官納的代價，結果他却用最無恥的手段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欺騙了；農婦們要着從未聽見說過的工價，却讓麥子在田裏爛了；一方面收割的工作不能進行，另一方面管理局却催逼他並且威脅他要他立刻把借款的利息完全付出來……

『我沒有辦法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不止一次絕望地說。『我自己不能夠鞭打他們；要是叫警察來吧，又跟我的原則衝突；可是對付這班人要用懲罰去恐嚇他們，便什麼都幹不出來！』

『Du calme, du calme ! (法語：安靜點)，』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便會這樣勸慰道，可是

連他自己也不免要呼幾聲，敲敲扇頭，拉拉碎髭。

巴扎洛夫完全不會這些事情，並且他既然是一個客人也實在不便去干涉別人的事。他到瑪利因講的第二天便着手研究他的青蛙，他的蠟毛蟲，從事他的化學實驗，整天忙着這些工作。阿爾卡狄却同他相反，他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即使不給父親幫忙，至少也得做出準備給父親幫忙的樣子。他耐心地聽着父親講那些事，有一次還貢獻了意見，他並沒有想到要父親採用他的意見，只不過藉此表示他的關心罷了。田地上的瑣事他倒並不討厭；他甚至常常很高興地幻想着將來從事田地上的工作，可是這時候他的腦子裏還裝滿了別的思想。阿爾卡狄，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現在不停地想游尼可爾斯奎；前一些時候要是有人對他說他同巴扎洛夫住在一處，並且是住在他父親的家裏，他也會感到無聊的話，他一定只有聳聳肩頭，可是現在他實在感着無聊，而且只起走開。他想到去多走路，走到自己疲倦為止，可是那個辦法也沒有用。有一天他同他父親講話，無意間發覺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收藏着幾封相當有趣味的信，是阿金左夫夫人的母親寫給阿爾卡狄的母親的，從此他就纏着父親，不讓他安靜一會兒，直到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翻過了二十個抽屜和箱子把信找出來交給他為止。阿爾卡狄拿到這些半破碎的信箋以後，他覺得心裏安甯了，就彷彿瞥見了他現在應該前往的目的地似的。「我是對你們兩位說

的，『他不斷地低聲唸道——這是她自己從出來的！』我要去，我要去，管牠的！』可是他肥起上一次的拜訪，她的冷淡的接待和他自己的狼狽的情形，他又厭倦了。到底是年青人的勇往精神，和那一種碰碰自己運氣，不要人保護試試自己單獨的力量，的私願得到了勝利。他回到瑪利因諾以後不到十天，便借了考察一般的星期學校成績的名義，坐車到城裏去了，從那裏又轉到了尼可爾斯奎。他不停地催着車夫快跑，他像一個騎馬去戰場的年青軍官那樣地趕着車子飛馳着；他又害怕，又高興，急得快要透不過氣來。『最要緊的事情是——我不該亂想，』他整暈對自己說。他的車夫確巧是一個倔強的少年；他見到酒店便停下車來問：『要不要喝一點？』可是他喝過以後爲了彌補時間就完全不顧信他的馬了。最後那所熟悉的宅子的高屋頂望得見了……『我怎麼辦呢？』這思想掠過了阿爾卡狄的腦子。『好吧，現在不便轉回去了！』三匹馬齊整地慢慢跑着；車夫對他們吆喝着，吹着口哨。一會兒小橋在馬蹄和車輪下面呻吟起來，一會兒男齊的松樹的蔭路跑過嚮迎接他們。……在深綠叢中露出了一個女人的粉紅衣裳，一張年青的臉龐，一把陽傘的淺色翼，下面望着他們。……他認出了卡奇亞，她也認出了他。阿爾卡狄吩咐車夫停住馬，他跳下車來，走到她面前。『原來是您！』她叫道，漸漸地紅起臉來；『我們去找我姊妹去，她就在那園裏；她一定高興看見您的。』

卡奇亞領着阿爾卡狄走進花園。他覺得他遇到她正是一個特別幸運的預兆；他很高興見到她，彷彿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似的。事情進行得非常好；不用管事，不用通報。在一條小路的轉角他看見了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她背朝着他地立在那里。她聽見腳步聲，便慢慢地轉過身來。

阿爾卡狄又發慌起來，可是她的第一句話便使他馬上安心了。「歡迎您回來，逃亡的人！」她用她那平靜而親切的聲音說，一面走過來迎他，她臉上帶着微笑，同時又皺着眉頭免得日光同風進到她的眼裏。「卡奇亞，你在什麼地方尋到他的？」

「我給您帶了一件東西來了，安娜·賽爾格萊夫娜，」他說，「您一窺料不到的。」

「您帶了您自己來了；那是比什麼東西都好的。」

巴扎洛夫帶着譏諷的憐憫送走了阿爾卡狄，他還使阿爾卡狄明白他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一點也沒有瞞過他，過後他便一個人關起門來：一陣對工作的熱狂佔有了他的心。他現在不跟帕爾·彼得洛維奇爭辯了，尤其是因為帕爾·彼得洛維奇在他面前擺出一種極端的貴族的架子，並且表示意見時也不大用話句，聲常用一些不清楚的聲音。只有一次談到當時一般人喜歡討論的關於被羅的海省貴族的權利的問題時，帕爾·彼得洛維奇跟這個「虛無主義者」起了爭論；可是他忽然自己打住了，冷冷地客氣說：「不過，我們是不能够彼此了解的；至少我沒有了解的榮幸。」

「不見得吧，」巴扎洛夫嘆道。「一個人什麼都能瞭解——以太怎樣震動啦，太陽裏面有什麼啦——可是別人聞鼻子怎麼能够跟他聞鼻子不一樣，他就不能够瞭解了。」

「什麼，還是『句響句嗎？』帕爾·彼得洛維奇帶着詢問的口氣說，便走出去了。」

然而他有時候也要求巴扎洛夫允許他去參觀他的實驗，有一次他還把他那用上等肥皂洗滌

很乾淨並且擦了香水的臉接近細微鏡去看一隻透明的纖手蟲怎樣吞下一粒綠色小點，又怎樣用牠喉嚨裏一對動得很快的類似舌頭的東西嚼爛。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到巴扎洛夫的房間去的次數更多；要是沒有田莊上的事來分他的心，他一定會天天去，用他自己的話說，「研究了」。他不去打擾這羣年青人的科學的研究；他總是坐在一個角落裏，專心望著，偶爾發出一句小心的問話。在吃午飯和晚飯的時候，也往往設法把話題轉到物理學，地質學，或者化學上面去，因為他知道所有其餘的題目（運農業也包括在內、更不用說政治了）要不起衝突，至少也會引起彼此的不痛快。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辦着他哥哥對巴扎洛夫的厭惡心並沒有減少。在許多事情中間舉出一件小事就可以證明他的猜想並不錯。附近一帶發現了虎列拉，連瑪利因諾這里也死了兩個人。那天夜裏帕威爾忽然有了相當厲害的病象。他熬了一夜的痛苦，可是他沒有去請巴扎洛夫給他醫治。第二天他們遇到了，巴扎洛夫問他：爲什麼不叫他去看看，他回答道：「啊，我好像記得您自己說過您不相信醫學。」他臉色還很蒼白，但已經仔細地梳洗過了。

日子就這樣地過去了。巴扎洛夫毫不懈怠地拼命做他的研究工作……這時候在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宅子裏還有一個人，他到她雖然沒有吐露過胸懷，他至少是高興同她談話的……這個人便是費尼奇加。

他遇見她的時候大都是清早在花園裏或者院子裏；他從沒有到她的屋子去看她，她也只有一次到過他的房門口來問他——「您不應該給米奇亞洗澡？她不但信任他，她不但怕他，並且她在他面前反而比較在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面前舉動更自由，更舒暢。要說出這個原因倒不是容易的事，也許還是因為她無意識地覺得巴扎洛夫沒有一點紳士氣，沒有一點那種既引人神往又叫人害怕的優越氣派。在她的眼裏看來，他是一個好的醫生，又是一個樸實的人。她當着他的面毫無拘束地照顧他的孩子；有一次她忽然頭痛發暈，還從他的手裏喝過一盞麴藥，在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面前她對待巴扎洛夫相當疏遠；她這樣做並不是在作假，却是爲了尊重禮俗。對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她怕得更厲害了；近來他開始在暗中監視她，有時候他會突然而間在她背後出現，就像他是從地底下跳出來似的，他老是穿着英國式樣的衣服，帶着一付不動的提防着什麼似的面容，把兩手插在袋裏。」就像淋了一桶冷水在人頭上似的，「費尼奇加對杜尼亞霞抱怨說，杜尼亞霞的回答便是一聲長嘆，她想着另一個「冷酷的」人。巴扎洛夫自己一點也沒有想到他成了她心裏的「殘酷的暴君」了。

費尼奇加喜歡巴扎洛夫；巴扎洛夫也喜歡她。他跟她談話的時候，他的面容也改變了；他的臉上現出一種愉快的，並且差不多是和善的表情，他平日那種冷淡的難處現在也被一種開玩

美的圖切代替了。費尼奇加長得一天比一天地漂亮了。在年青女人的生命中間有一個時間裏她們會像夏天的薔薇一樣忽然開花吐艷；費尼奇加現在到了這個時期了。一切都給她增添美感，連這時正交清的七月的溽暑也是這樣。她穿著一件素雅的白衣衫，顯得她自己更白淨，更輕巧了；太陽並沒有把她晒黑；可是她那無法避免的炎熱在她的臉頰上和耳朵上微微染了一層紅暈，使她全身感樂到一種軟軟的慵懶；在她的美麗的眼睛裏便露出一種醞夢恍惚的表情。她差不多不能夠做事了；兩隻手彷彿很自然地垂到她的膝上。她連路也不大走了，只是帶着那種可笑又可憐的樣子整天唉聲嘆氣。

「你應該常常去洗澡才成，」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對她說。他在一個還沒有完全壞掉的水塘上張了一幅天棧，把牠改做了一個浴池。

「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一個人走到池子那兒，就已經死了，再走回來，又要死一次。你看，園子裏就沒有了一個蔭涼地方。」

「真的，園子裏沒有蔭涼地方，」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答道，一面摩自己的前額。

一天早晨七點鐘巴扎洛夫散步回來，在丁香味的涼亭裏遇着費尼奇加。丁香花早謝了，可是枝上還是濃密的一片綠色。她坐在一根圓凳上，照舊在頭上包了一條白帕子；她身邊放了一大

堆還帶着露水的紅色和白色的薔薇花。他跟她道了早安。

「啊！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她說，略略揚起包頭帕來望他，她舉起手時衣袖便落下去，連她的肘也露出來了。

「您在這兒做什麼？」巴扎洛夫說，就在她身邊坐了下來。「您在弄花球嗎？」

「是的，預備中飯時放在桌上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喜歡花。」

「可是現在離中飯時間還很遠呢。這大堆的花！」

「我現在來摘了牠們，因為過一會兒天就熱起來了，我也不能夠出來了。只有這個時候還透得過氣。天熱起來我就連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我真害怕我不是要生癩了。」

「哪兒的話！讓我來摸摸您的脈。」巴扎洛夫拿起她的手來，揉了揉她那跳得很均勻的脈搏，可是他連脈動的次數也不去數就放下她的手來，說：「您要活一百歲呢！」

「啊，上帝不容的！」她叫道。

「爲什麼？您不想長壽嗎？」

「好啦，可是一百歲！我們的祖母（二）活到八十五歲——她受了多少活罪！又髒，又髒，又髒，又是不停地咳嗽；她只成了自己的一個累贅。這種生活是很可怕的！」

「那麼，年青是更好的了！」

「是的，可不是嗎？」

「可是爲什麼更好呢？告訴我。」

「您怎麼能夠問爲什麼呢？爲什麼，我現在在這兒，我年青，我什麼事都能够做——來來，去去，拿這個，拿那個。用不着求別人幫忙……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

「在我看來，年青年老都是一樣的。」

「您怎麼說——這都是一樣的呢？像您說的那樣是不可能的。」

「那麼，您自己判斷吧，費多西亞·尼可拉葉夫娜，我的青春對我有什麼用處。我孤獨地活着，我是一個孤寂的人……」

「那是全由您自己作主的。」

「那完全不由我作主！至少我希望有一個人可憐我。」

費尼奇加側眼望了望巴扎洛夫，不過並沒有講什麼。「您拿的是什麼書？」她停了一會兒

問道。

「這個嗎？這是一本科學書，很難讀的。」

「您還是在用功？您就不覺得牠沉悶嗎？我猜您現在什麼都懂得了。」

「好像並不什麼都懂得似的，您試着讀讀看。」

「可是我什麼都不懂。這是俄文嗎？」費尼奇加問道，她雙手接了這本又厚又重的書遞來。

「不錯，這是俄文。」

「一樣的，我還是一點也不懂。」

「我拿牠給您並不要您懂牠。我想看您讀書的樣子。您讀書時候，你那小小的鼻尖動得非
常好看。」

費尼奇加隨手翻到論「木黑油」的一章，便低聲持着讀起來，她忽然笑了，把書丟開……
書從凳上滑落到地上去了。

「我也喜歡看您笑的樣子，」巴扎洛夫說。

「不要亂說！」

「我也喜歡聽您講話。您的聲音好像一條小溪在琮琮地流着。」

費尼奇加把頭掉開。「你真古怪！」她說，又動手揮花去了。「您怎麼肯留心聽我講話？您還跟那些聰明的太太小姐們講慣了的。」

「啊，費多西亞·尼可拉葉夫娜！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聰明的太太小姐們合起來也想不到您這小小的討子。」

「是啦，又編出一套話來了！」費尼奇加兩手合在一起，低聲說。

巴扎洛夫從地上檢起那本書來。

「這是一本醫書；您為什麼把輪去開？」

「醫書？」費尼奇加唸了一遍，她又轉回臉向他了。「您知道，自從您給了我那點藥以後——您還記得嗎？——米奇亞就睡得很好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謝您纔好；您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

「可是您應該酬謝醫生的，」巴扎洛夫微微笑道。「您知道醫生都是非常貪心的。」

費尼奇加抬起眼來望巴扎洛夫，她的上半邊臉上正照着一片白色的返光，這使她的眼睛顯得更烏黑了。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說笑話。

「要是您願意的話，我們是很高興的……不過我得問問尼可拉·彼得洛維奇……」

「爲什麼，您以爲我要錢嗎？」巴扎洛夫打岔道。「不：我並不要您的錢。」

「那說要什麼呢？」費尼奇加問道。

「要什麼？」巴扎洛夫吃了一頓。「您請猜看！」

「我怎麼猜得着呢？」

「好吧，我來告訴您；我要……一朵這些薔薇花。」

費尼奇加又笑了，她甚至抬起手來，她覺得巴扎洛夫的要求有蹊蹺了。她一邊笑，一邊又很得意。巴扎洛夫注意地望着她。

「好的，好的，」她末了說：她俯下身子去摘桌上的花。「您要哪一種——紅的還是白的？」

「紅的，却不要太大。」

她又坐正了。「這兒，您拿去吧，」她說，可是又立刻縮回她那隻伸出去的手，咬了一下她的嘴唇，看看涼亭的入口，又倒耳聽了一會。

「這是什麼？」巴扎洛夫問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嗎？」

「不……老爺(一)到田上去了……並且我也不怕老爺……可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我覺得……」

「什麼？」

「我覺得大老爺(二)到這兒來了。不……並沒有人。您拿去吧。」費尼奇加把書藏給了巴扎洛夫。

「您爲什麼要害怕帕威爾·彼得洛維奇？」

「大老爺老是叫我害怕。話——倒不說什麼，却總是很古怪地穿著我。我知道您不喜歡他。您不記得您在先常常跟他吵架？我不知道您跟他吵些什麼，可是我覺得您把他弄得轉來轉去像這樣那樣的。」

費尼奇加用她的手做出在她看來巴扎洛夫怎樣搔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樣子。

巴扎洛夫微笑起來。「可是倘使他把我打敗了呢？」他問道，「您肯來給我幫忙嗎？」

(一)原文作「他們」，是尊稱。英譯本作「基爾沙諾夫先生」。——譯者。

(二)原文也作「他們」，還是用斜體字排印的。——譯者。

「我怎麼能够給您幫忙呢？可是沒有，沒有一個人能打過您的。」

「您這樣想嗎？可是我知道有一隻手只要牠願意，就可以把我打倒的。」

「什麼手？」

「什麼，您真的不知道嗎？您聞聞看，您給我的這朵薔薇多香。」

費尼奇加伸過她的小小的頸子，把她的臉湊近這朵花。……包頭的帽子從頭上滑落到肩

頭；她一頭柔軟、烏黑、發光、並且捲起波紋的濃髮露了出來。

「等一下；我要跟您一塊兒聞。」巴扎洛夫說。他俯下頭來，在她的微微張開的嘴唇上用

力吻了一下。

的吻。

丁香藤後面發出一聲乾咳。費尼奇加馬上移到凳子的另一頭去。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出現了，微微彎一下身子，帶着一種含怒意的愜愜的表情說，「你們在這兒，」便走開了。費尼奇加立刻將花全收拾起來走出涼亭去了。「這是您的不是了，葉夫金尼·瓦西里葉維奇。」她去的時候低聲對巴扎洛夫說。從她的聲音裏他聽出來她是真的在責備他。

巴扎洛夫肥起了最近的另一幕情景：他一邊覺得慚愧，一邊又感到傲慢的煩惱。可是他過後又搖起頭來，帶了嘲諷的口氣慶賀他自己「認真扮演起賽拉東（一）這個角色，」便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走出了花園，慢慢地到了樹林那邊。他在那里停了好一會兒；他回來吃中飯的時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關切地問他，他是不是身子不大舒服——他的臉色很不好。

「你知道，我有時候會發肝病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安靜地答道。

(1) Celanin 是法國小說家 Dauter (一五六八——一六二五) 的長篇小說中的男主角。英譯

本改作 Tolstaino，那是另一劇作者筆下的英雄了。——譯者。

二十四

兩點鐘以後他敲着巴扎洛夫的房門。

「請原諒我打擾了您的科學的研究，」他說，便在靠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兩手按住一根精緻的象牙柄的手杖（他走路時常常不帶手杖的），「不過我求您給我五分鐘的時間……不會再多的。」

「我的全部時間都聽憑您支配，」巴扎洛夫說，他看見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跨進門來，臉色馬上起了一點改變。

「五分鐘就夠了。我有一個問題要向您請教。」

「一個問題？關於什麼的？」

「要是您肯聽我講完，我自然會告訴您。您初到我弟家裏來住的時候，我那時還有著『您談話的榮幸，我領教過了您對於許多問題的意見；可是據我記憶起來，您或是對我講話，或者在我面前講話，都沒有提到打架和決鬥的問題。現在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

巴扎洛夫先前站起去接待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這時便靠桌沿上坐下來，交叉兩隻膀子。

「我的意見？」他說，「從理論上講起來決鬥是很荒謬的；可是從事實上講起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麼要是我沒有聽錯，您是說，不管您在理論上對決鬥的意見怎樣，在事實上您受了別人的侮辱一定不肯不伸雪了？」

「您完全精準我的意思了。」

「很好。我聽您這樣說心裏很高興。您的話可叫我免掉疑惑了。」

「您是說，免掉躊躇吧？」

「這都是一樣的；我只懇請得使別人瞭解就成了；我……不是一隻神學校裏的老鼠。您的話給我省了一件不大愉快的手續。我下了決心要跟您決鬥。」

巴扎洛夫睜大了他的眼睛。「跟我？」

「不錯，是跟您。」

「爲着什麼？請說。」

「我可以對您說明那理由，」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可是我覺得這是不說的好。據我看來您在這兒簡直是多餘的；我忍受不了您；我看不起您；要是您還覺得不夠……」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眼睛發亮了。……巴扎洛夫的眼睛也在閃閃地發光。

「很好，」他同意說。「用不着解說了。您倒忽然異想天開，要在我身上試一試您那騎士精神來了。我本來可以不給您這種愉快的，可是——就照您意思辦吧！」

「我是知道感激您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那麼我可以盼望您接受我的挑戰，不用逼着我採取激烈的手段了。」

「那就是，不用隱蔽地說，用那根手杖嗎？」巴扎洛夫冷冷地說。「那是很對的。您用不着對我加侮辱了。老實說，那種辦法對您也不是很安全的。您可以留着您那紳士的面子。……我也像一個紳士似地接受您的挑戰。」

「那就很好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把他的手杖放在角落裏。「我們再簡單地談幾句我們決鬥的條件；可是我倒想先知道，您是不是以爲我們應該正式吵一次架，作爲我挑戰的藉口呢？」

「不；最好不要正式的手續。」

「我也這樣想。我總以為我們不必去考究我們這次衝突的真正原因。我們彼此不能相容，還用得着別的什麼呢？」

「真的，還要別的什麼呢？」巴扎洛夫譏諷地跟着說。

「至於決鬥的條件，既然我們沒有公證人——因為我們可以在哪兒去找公證人呢？」

「一點兒也不錯，我們在哪兒去找他們呢？」

「那麼請容許我向您提出下面一個辦法：決鬥在明天大清早舉行，就在六點鐘吧，地點在樹林後面，武器是手槍，距離定為十步。」

「十步嗎？好吧；我們隔了那麼遠，還是要你恨我，我恨你的。」

「那麼八步也可以，」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

「可以的；怎麼不可以呢！」

「每人放兩槍；並且爲了準備有萬一起見，每人衣袋裏先放好一封信，說是自己寫短見。」

「啊，這一點我就完全不贊成了，」巴扎洛夫說。「這未免帶了一點法國小說的氣味，有點不像是真的了。」

「也許是的，不過您一定同意，犯了殺人的嫌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那我也同意了。可是也還有一個辦法可以避免這種嫌疑的。我們不要公證人，不過我們可以找到一个見證人。」

「找誰呢，請問一句。」

「唔，找彼得吧。」

「那一個彼得？」

「您弟弟的聽差，他是個達到了現代文化的高峯的人，他會郭米爾浮（一）盡他在這種事件中應盡的職務。」

「我想您是在開玩笑了，先生。」

「一點兒也不。您要是把我這個提議仔細想一想，您就會相信這是很合理的，而且很簡單的。您不能夠把錐子藏在口袋裏（二）；不逾我要去找彼得把他準備一下，好帶他上戰場去。」

（一）即法語 *comme il faut*，意思是「應當地」，大約巴扎洛夫故意把音發錯了，——譯者。

（二）英譯本作「把蠟燭藏在斗下面。」——譯者。

「您還是在開玩笑，」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就從他坐的椅子上站起來。「不過，您很客氣地答應了我的要求，我也沒有權利再來計算別的了……這樣一切都講定了。……呵，也許您沒有手槍吧？」

「我怎麼會有手槍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我又不是在軍隊裏。」

「那麼我把我的借給您用。您可以相信我已經有五年沒有使用他們了。」

「這倒是個令人寬心的消息。」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拿起他的手杖來……「現在，我親愛的先生；我只有對您表示謝意，我不再打擾您的研究了。請容許我向您告辭吧。」

「到明天我們有幸碰頭的時候再見吧，我親愛的先生，」巴扎洛夫說，他把他的客人送到了門口。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出去了，巴扎洛夫還在門前立了一分鐘，忽然嘆息起來：「呸，野吧，鬼鬼！多麼好，多麼傻！我們演了一幕漂亮的笑劇！就像訓練過的狗站在後腳上跳舞一樣。可是要拒絕也是不成的；唔，我相信他會打了我，那麼……」（巴扎洛夫想到這里臉都變白了；他的全部驕傲馬上都引起來了）——「那麼我就會掐死他，就像掐死一隻貓一樣。」他回去看

他的顯微鏡，可是他的心跳得厲害，從事觀察時必須有的平靜的心境已經失去了。「他今天看見了我們了，」他想到；「可是他真的爲了他弟弟的緣故就這樣辦的嗎？接個吻！——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吧？一定還有別的緣故。哼！說不定他自己也愛上她了？一定的，他愛上了；這是很明白的。多麼複雜！討厭之至！」他最後斷定說；「不管你怎樣看法，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第一，說不定一槍打中了腦子，並且無論如何得走開；還有阿爾卡狄……和那隻親愛的天真的小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這事情很糟，非常之糟。」

這一天過得特別靜，特別沉鬱。費尼奇加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她好像窩裏的老鼠似地整天守着她的小屋子。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帶着一種憂傷的神氣。他剛剛聽見人說在他的麥子裏發見了害蟲，他對他的麥子本來存着極大的希望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那種冰冷的禮貌把每個人，連卜洛科非奇在內，都駭壞了。巴扎洛夫給他父親寫起信來；却又把信箋撕碎了，丟在桌子下面。「要是我死了，」他想到，「他們會明白的；不過我並不會死呢。不，我還要在這一個世界上好好地掙扎一陣子呢。」他吩咐彼得第二天天一亮就到他房裏來辦一件重要事情。彼得還以爲他要把他帶到彼得堡去。巴扎洛夫睡得很遲，發夜做着古怪的夢……在這些夢裏老是看見阿金杜夫夫人，一會兒她變做了他的母親，一會兒她後面又跟着一隻黑鬚鬚的小貓，這

隻小貓又好像是費尼奇加；過後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又變做一座大樹林出現了，可是他仍還不得不同他打仗。彼得在四點鐘就來把他叫醒；他馬上穿好衣服跟他一起出去了。

這是一個明媚清新的早晨；細小的雲片在淺藍明淨的天空裏泛起了小小的白浪，晶瑩的露珠一滴一滴地撒在草葉和樹葉上，蜘蛛網上沾了露水，銀子似地閃閃發光；潮濕的馬土彷彿還留着玫瑰色的晨曦的餘痕；百靈的歌聲驟雨似地漫天落下。巴扎洛夫走到了樹林那里，就在林邊草地上坐下來，這時才把他要彼得做的事講對他講明白。這個文雅的聽差聽得不得了；可是巴扎洛夫安慰他說，他並不要做別的事，只是站在遠處望着他們就成了，並且他也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同時，』巴扎洛夫又說，『你想想你去的是多重要的角色！』彼得舉起雙手，擡下頭，身子靠在一棵赤楊樹上，臉色都顯得發青了。

從瑪利因請來的路是繞着這樹林的；路上鋪了一層薄薄的塵土，昨天以後還不會被車輪或腳步踐踏過。巴扎洛夫不知不覺地沿着這條路望過去，摘了一片草放在口裏嚼着，一面不停地對自己說：『多麼優美！』清晨的寒氣使他打了兩次冷噤……彼得神色沮喪地望着他，可是巴扎洛夫只微微笑着；他並不害怕。

沿着路邊過來一陣馬蹄聲……一個農人從樹後轉了出來。他趕着兩匹腳拴在一起的馬，他走過巴扎洛夫面前的時候，他頗奇怪地望了望他，並沒有揭下帽子，這又使得彼得覺得不安了，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還有一個也起得很早的人；』巴扎洛夫想道；『可是他至少是起來工作的，而我們……』

『我老大老耄來了，』彼得忽然低聲說。

巴扎洛夫抬起他的頭看見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他穿着一件淺色方格子的短襖，一條雪白的褲子，他急急地沿着路走來；他腋下揀了一個用綠布包着的匣子。

『對不起，我想你們已經等了好久了；』他說，便向巴扎洛夫鞠了一個躬，然後又對彼得鞠一個躬，他這次對彼得客氣行禮，是認為彼得帶得有幾分公證人的性質。『我不願意弄醒我的雞。』

『沒有關係，』巴扎洛夫答道；『我們也是剛剛到的。』

『啊！那就更好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朝四周望了望。『這兒看不見一個人；沒有人妨礙我們。我們可以動手嗎？』

『我們動手吧。』

「我想您不要另外什麼解釋吧？」

「不，我不要。」

「您高興裝子彈嗎？」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他一面從匣子裏取出兩支手槍來。

「不；您裝吧，我來量步數。我的腿長些。」巴扎洛夫帶笑地說。「一，二，三。」

「葉夫金尼·瓦西里葉夫維奇，」彼得吃力地納訥說（他顫抖得好像在發寒熱似的），

「隨便您怎麼說，我要遠遠地走開了。」

「四……五……好。好夥計，走開吧；你還可以躲在一棵樹後面，塞住你的耳朵，只是不要把眼睛閉上就成了；倘使誰倒下了，你就跑去扶他起來。六……七……八……」

巴扎洛夫站住了。「够了嗎？」他轉身向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要不要我再加兩步？」

「隨您辦吧，」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他把第二顆子彈也塞進了。

「好吧，我們就再加兩步，」巴扎洛夫用他的靴尖在地上劃了一道線。這兒就是界限。

呵，我們每人從這界限往後走多少步呢？那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一點昨天並沒有討論

過。

「我想，十步吧，」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他把兩支手槍都遞給巴扎洛夫。「您肯費

紳挑選一支嗎？」

「我肯費神的。可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您得承認我們的決鬥真是古怪到荒唐的程度了。您只看看我們的公證人的臉色。」

「您對什麼事都要開玩笑，」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我承認我們這次決鬥是古怪的，可是我認為應當警告您，我是準備認真跟您打架的。A bon entendeur, salut!」（法語：對聰明人不用多說！）」

「呵，我並不疑惑我們兩個都決定要打倒對方才肯罷手；可是爲什麼不要笑笑，把 *o. n.*（拉丁語：有用跟愉快）聯在一起呢？您對我講法國話，我就對您講拉丁語。」

「我是在真正跟您打架，」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又說了一遍，便走到他的地位上去了。巴扎洛夫也從界限起走了十步，站住了。

「您好了嗎？」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好了。」

「我們可以彼此走近了。」

巴扎洛夫慢慢地往前走，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把左手插在衣袋裏也向着他走來，漸漸地舉

聽了槍口……」他瞄準着我的鼻子，「巴扎洛夫熱道，「他就用心地睜起眼睛看着槍，這倒流氓！這種感覺可不舒服。我來望他的鏡像吧。」

「什麼東西嘶的一聲在他耳邊擦了過去，同時響起了槍聲。」「我聽見牠的，可見並不要緊了，」這思想在巴扎洛夫的腦裏閃了一下。他再走一步，並不瞄準，就扳了機關。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微微一跳，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一股血在他的白褲子上面流了下來。巴扎洛夫丟下手槍，跑到他的對手身邊。」「他傷了嗎？」他說。

「您有權利叫我回到界限上去，」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傷是不要緊的。照我們的規定，我們每個人還可以再放一槍。」

「不錯，可是，對不起，下一次來吧，」巴扎洛夫答道，他連忙扶住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這位先生臉色漸漸變成慘白了。」「現在，我不是一個參加決鬥的人，我是一個醫生，我得先驗一驗您的傷，再談別的。彼得！到這兒來，彼得！你跑到哪兒去了？」

「全是廢話……我不用着別人幫忙，」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急頓地說，「我們應當……再……」他要拉他的髀，可是他的手不聽他指揮了，眼睛模糊了，他失了知覺。

「這個困難了！他暈了過去！又該怎麼辦！」巴扎洛夫把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放到草地上

去，口裏不知不覺地說。「來看看傷口怎樣吧。」他掏出一方手帕，揩去血跡，摸了摸傷口的四周。……：「沒有碰到骨頭，」他咬着牙齒說；「槍子進去不深，只擦傷一條筋，*muscle*」*John*（拉丁文：肢外巨筋）。不過三個星期他就可以跳來跳去了。……：還要疊過去！呵，這些神經質的人，我就討厭他們！真是，多嫩的皮膚！」

「他給殺死了嗎？」彼得得顫抖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來。

巴扎洛夫回頭來看。「快去拿點水來，好夥計，他還要比我們多活些時候呢。」

可是這個新式的聽差似乎不懂他的話，他動也不動一動。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慢慢地靜閉了眼睛。「他要死了！」彼得得低聲說，他用手在自己胸上劃起十字架來。

「他死得不錯……：多麼的一付險相！」這位受傷的神士勉強露出一個微笑說。

「好吧，去拿水，笨蛋！」巴扎洛夫叫道。

「不用……：這是一種短時的 *paralyse*（眩暈）。請幫忙我坐起來……：這就好了……：

我只要用什麼東西把這傷口包紮起來，我就可以走回家了，不然您可以替我叫一輛馬車來。要是您同意的話，我們的決鬥也用不着再來了。您做得很光明豪爽……：我是說今天，今天——

請注意。」

『用不着再提過去的事了，』巴扎洛夫答道；『說到將來呢，您也用不着操心。因為我打算馬上就走了。現在等我來給您把鬃包紮好；您的傷勢並不重，可是最好要止住血。不過我還得先把這個死人弄活轉來才成。』

巴扎洛夫抓住彼得的領子，要他叫馬車來。

『當心不要驚動我弟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對他說，『不要去對他講什麼。』

彼得飛跑去了；他跑去叫馬車的時候，這兩個仇敵就坐在草地上，沒有講一句話。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繼續力不去看巴扎洛夫；他無論如何不肯同巴扎洛夫和解；他慚愧他自己的高傲，慚愧他自己的失敗；他爲他自己造成的這種局面慚愧，雖然他心裏想這樣的結束是再好沒有的了。『至少，不會鬧出醜事了，』他拿這種想法安慰自己，『這點倒是我應該感謝的。』靜默仍繼續下去，這是一種痛苦的、煩惱的靜默。他們兩個心裏都不痛快。每個人都明白對方看透了他的心。這種感覺對相熟的朋友是愉快的，對仇敵却是不愉快的，尤其是他們這時候既不能解釋明白，又不能彼此分開。

『我沒有把您的鬃子綁得太緊吧？』巴扎洛夫最後問道。

『不，一點也不；非常好，』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他停了片刻又說：『我弟弟是瞞

不過的；我們就對他說我們爲了政治問題吵起來的。」

「很好，」巴扎洛夫同意道。「您可以說我侮辱了所有的親英派。」

「那就好極了。您想那個人會以爲我們在幹什麼呢？」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指著旁邊一個農人繼續說，那個人在決鬥前幾分鐘還和兩匹腳拴在一起的馬走過巴扎洛夫面前，這時又打路上走回來，他望見了老爺們便揭下了帽子。

「難道！」巴扎洛夫答道：「倒好像他什麼都不想似的。俄國農人是個神祕的未知數，拉涅克立甫夫人（一）已經講得很多了。誰能瞭解他！他連他自己都不瞭解的。」

「啊！那又是您的思想來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說；他突然發了起來：「請看您那個傻瓜彼得幹的好事！我弟弟現在坐車趕來了！」

巴扎洛夫轉過頭來，正看見坐在馬車裏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蒼白的臉。他不等車停就跳下來，跑到他哥哥的面前。

(一) Anna Radcliffe (1764—1823) 英國女小說家，她的小說在俄國流行過一個時候，大抵是

「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帶着激动的調子說。「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請告訴我，這是什麼？」

「沒有什麼，」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答道；「他們毫無原因地把你驚動了。我跟巴扎洛夫先生有過一番小小的爭論，我受到了一點懲罰。」

「可是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上帝可憐我們吧！」

「我怎麼可以跟你講呢？巴扎洛夫先生講起洛柏爾特·皮爾爵士（一）態度不恭敬。我得趕快聲明一句，這全是我的過錯，巴扎洛夫先生的舉動是很光明的。我挑他來決鬥。」

「可是你一身都是血，天啊！」

「那麼你以爲我血管裏流的就是水嗎？不過這樣流一點血對我倒實在有一點好處。醫生，您說對不對？換我上車去，不要優管愁悶。我明天就會完全好了。就是這樣，很好。走吧，車夫。」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跟在馬車後面；巴扎洛夫留在他原先站的地方……

(1) Sir Robert Peel (1788—1857) 英國政治家。——譯者。

「我得請您看顧我哥哥，」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對他說，「等到我們從城裏請了醫生來的時候。」

巴扎洛夫默默地點了點頭。

不到一小時，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已經躺在床上，他的腿包裝得很妥貼。全家的人都給驚動了；費尼奇加還暈了過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靜悄悄地絞着自己的手，可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却笑着，講着笑話，尤其是對着巴扎洛夫；他穿着一件精緻的白葛布襯衣，又罩上一件華麗的早晨在家裏穿的寬袍，頭上戴了一頂土爾其氈帽，他不許人拉下百葉窗，他用該講的口吻抱怨着他們不許他吃東西的辦法。

這天傍晚時分他便發起熱來，頭也痛了。城裏的醫生也來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沒有聽從他哥哥的話，真的，連巴扎洛夫也勸他不要聽從；巴扎洛夫在他的屋子裏坐了一個整天，臉色黃黃的，還帶一臉怒容，他去看病人時總是竭力不要多耽擱；他遇見費尼奇加兩次，可是她都是帶着恐怖地避開了。）新來的醫生主張進一點清涼的飲料；不過他也跟巴扎洛夫表示同意，說是沒有危險。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對醫生說他的哥哥不小心打傷了自己，醫生的回答只是一個「哼！」字，可是就在這時有二十五個銀盧布遞到他手裏來，他又說：「是這樣嗎！」

呵，這樣的事還的時常發生的。」

這晚上宅子裏沒有一個人上床睡覺，或者換衣服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不斷地躍起腳到他的哥哥的屋子裏去，又躍起腳走出來；他的哥哥迷迷糊糊地睡着，微微地在呻吟，對他用法文說：「*Quand vous (睡吧)*，」並且要水喝。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有一次（一）差費尼奇加送了一杯檸檬水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注意地望着她，把一杯水都喝光了，連一滴也不剩。第二天早晨熱度稍微高了一點；他還說起胡話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起初說了些不連貫的話；後來他忽然睜大眼睛，看見他弟弟站在他床前，俯下身子焦慮地望着他，他便說：「尼可拉，你不覺得費尼奇加有點像奈利嗎？」

「哪一個奈利，親愛的帕威爾？」

「你怎麼還要問？公爵夫人，呵。尤其這上半邊臉。C'est de la même famille（法語：這是一家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沒有回答，可是他暗暗地驚奇一個人的舊情會這樣地纏綿無盡。

「牠現在被洩出來了，」他想到。

「啊，我多麼愛那個髒髒的東西！」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把雙手放在腦後呻吟地說。「我不能夠讓隨便一個大膽的妄人去挾……」過了幾分鐘他又輕輕地說。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只是嘆氣；他一點也沒有疑心到這些話指的是誰。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巴扎洛夫來見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他已經收拾了行李，並且把他的青蛙、昆蟲、雀鳥全放走了。

「您定來告別的吧？」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站起來迎著他說。

「不錯。」

「我了解您，我完全贊成您。自然我那可憐的哥哥是不對的；他已經受了罰了。他自己對我說是他逼着您不這樣那樣做。我相信您沒有辦法避免這次的決鬥，那是……那大半是由於你們兩位平日的瞭解老是差得很遠的緣故。」（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講話有點把握不定了。）我哥哥是一個舊式的人，脾氣躁，又頑固。……謝爾上帝，事情就這樣了結了。我已經布置好了，不叫這事聲張出去。」

「我把我的地址留給您，萬一有什麼騷擾……」巴扎洛夫隨便地說。

「我盼望不會有什麼騷擾，裏夫金尼·彼得洛維奇……我很抱歉，您住在我家裏會得着這麼個……這麼一個結局。更使我痛苦的是阿爾卡狄不……」

「我想，我會見到他的，」巴扎洛夫答道，他素來只要聽到「解釋」「抱歉」一類的話就會覺得不耐煩的；「要是我見不到他的話，我求您代我向他告辭，請您接受我的欵忱吧。」

「我也求您……」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一邊行禮一邊回答說。可是巴扎洛夫不等他講完這句話，就轉身走了。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聽說巴扎洛夫要走了，他表示他想同他見一次面，握手送別。可是在這時巴扎洛夫還是像冰一樣地冷冷的；他明白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想表示自己的大量。他沒有能夠向費尼奇加告別；他只是在窗口同她交換了一瞥眼光。他覺得她的臉色很不好看。「也許她會傷心的，」他對自己說……「可是誰知道呢？她總會捱過去的，我敢說！」彼得很難過，他俯在巴扎洛夫的肩頭哭了，直到巴扎洛夫問他：他的眼睛是不是水做的，纔把他阻止了；杜尼亞澀不得不跑到樹林裏去隱藏她的感情。那個引起這一切悲痛的人坐進了一輛輕便的雙輪車，抽着支雪茄，馬車走了四維爾斯特的時候，到了轉灣的地方，基爾沙諾夫的田莊同他的新宅一長條似地現在他的眼前，他只吐了一口唾液，暗暗地罵了一句：「可惡的小貴族！」

便用外衣把身子裹得更緊一點。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不久就好起來了；可是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他很有耐心地忍受着這種他所說的囚禁生活，不過他也花了很多的工夫在化妝上，並且他在什麼東西上都洒了香水。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常常讀報紙給他聽；費尼奇加照常地伺候他，給他端檸檬水，端湯，送煮雞蛋，送茶；可是她每次走進他的屋子來，她心裏總是懷着一種懼怕。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出入意外的舉動把宅子裏所有的人都驚駭着了；費尼奇加驕得比別人都厲害；只有卜洛科非奇一個人不覺得驚奇；他對人講論道，在他年青的時候老爺們是時常打架的，『不過只有老爺同老爺打；對着像那樣的賤人，要是有什麼無禮的舉動，叫人把他拉到馬房去打一頓馬鞭子就完事了。』

費尼奇加的良心並不怎麼責備她；可是她有時想起了這次吵架的真正原因，心裏就難過起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又是那麽古怪地常常望着她……就在他背着他的時候，她也覺得他的眼睛在她身上。這種時時的內心的不安使她漸漸消瘦了，却又照例地使她變得更動人了。

一天——這事是在早晨發生的——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覺得身子好多了，從床上起來躺到

沙發上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他哥哥這天好多了，便動身到打麥場去了。費尼奇加送了一杯茶進屋來，放在一張小桌子上，正打算退出去。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叫住了她。

「您這樣匆匆地到哪兒去，費多西亞，尼可拉葉夫哪？」他問道；「您很忙嗎？」

「不……我得去倒茶。」

「您不去，杜尼爾盧也會憐的；您陪我這個可憐的病人坐一會兒吧。呵，我有幾句話得跟您說。」

費尼奇加默默地在一把安樂椅的邊沿上坐了下來。

「聽我說，」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摩挲他的唇髭說；「我很久就想問您一件事情；您好像有點怕我似的？」

「我？」

「是的，您。您從來不看我，好像您的良心有點不安似的。」

費尼奇加紅了臉，可是她正眼望着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她覺得他的樣子有點奇怪，她的心開始慢慢地跳動起來。

「您的良心安靜嗎？」他問她道。

「牠爲什麼不安靜呢？」她低聲說。

「誰知道爲什麼！並且您又會對不起誰呢？我嗎？那是不會有的。這宅子裏的別的什麼人吧？那也是不可能的。那麼會是我弟弟嗎？可是您愛他，不是嗎？」

「我愛他。」

「用您的整個靈魂，用您的整個心嗎？」

「我用我的整個心愛尼可拉·彼得洛維奇。」

「真的？望着我，費尼奇加。」（這是他第一次喚她的那個名字。）「您知道說謊是一件罪過。」

「我並沒有說謊，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不要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您決不肯拋棄他去愛別人吧？」

「我拋棄他去愛誰呢？」

「真的去愛誰呢！那麼剛離開這兒的那位先生怎樣？」

費尼奇加站起來。「我的上帝，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您爲什麼要折磨我？我對您做了什

麼錯事呢？您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

「費尼奇加，」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憂鬱地說，「您知道我看見了……」

「您看見了什麼？」

「好吧，那兒……在涼亭裏。」

費尼奇加臉紅得連耳朵和髮根都紅起來了。「那麼是我的過錯呢？」她費力清晰地說。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坐了起來。「您沒有過錯嗎？沒有嗎？一點也沒有嗎？」

「我愛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決不另外愛世界上別一個人，並且我要永遠愛他！」費尼奇加突然用力叫道，她的喉嚨因了抽泣彷彿要嘶啞了。「至於您看見的那件事，就是在最後裁判的那一天（一）我也要說，我現在是沒有過錯的，並且就是在那時候我也沒有過錯的；要是有人疑心我背叛了我的恩人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肯馬上就死去。」

可是說到這里她的聲音啞了，同時她覺得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抓起她的手緊緊地抱住……

（一）信奉耶穌教的人相信世界末日會到來，那時所有的靈魂都要從墳墓裏出來，受上帝的裁判。這便是所謂最後的裁判。——譯者。

她望着他，差不多呆了。他的臉色比先前更顯得慘白了；他的眼睛發着光，最令人驚奇的；是一大滴孤寂的眼淚沿着他的臉頰流下來。

「費尼奇加！」他低聲地說；「愛吧，愛我弟弟吧！他是一個這麼善良、這麼好的人！不要拋棄他去愛世界任何一個人；不要去聽任何別一個人的話！您想一想，還有什麼比愛一個人却不被人愛更可怕的！永遠不要離開我那可憐的尼可拉！」

費尼奇加的眼睛乾了，她的恐怖消失了，她的驚奇是很大的。可是當她看見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本人把她的一隻手放在他臂邊，彷彿要看透他似的，他並不動輒，却只是時時發出拘攣的嘆息，那時候她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主啊，」她想道，「是不是他的病又發作了麼？」

這時候他的整個浪費了的生命都在他的內心裏激盪了。

樓梯在急速的腳步下面格格地響起來。……他推開她，把自己的頭放倒在枕上。門開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走進來，帶着高興的樣子，精神健旺，臉色紅紅的。米奇亞跟他父親一樣健壯，也是紅紅的臉，只穿着一件小小的襯衫，在他父親的肩上蹣跚着，還用他那光光的腳指去捉他父親那件粗的綁下衣服的大鈕扣。

費尼奇加即刻向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跑過去，把他和他兒子一起擁抱着，將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吃了一驚，費尼奇加，這個謹慎端莊的費尼奇加，從沒有在第三個人的面前和他親熱過的。

「什麼事？」他說，他望了他哥哥一眼，便把米奇亞遞給她。「你不覺得不舒服吧？」他走到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身邊問道。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把臉藏在一張白葛布手帕下面。「不……一點也不……並且我還覺得好多了。」

「你搬到沙發上太快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又轉過頭去向費尼奇加問了一句：「你到哪兒去？」可是她已經關好門走了。「我抱了我的小英雄來給你看看；他吵着要他的伯伯。她爲什麼把他抱走呢？可是你有什麼不高興嗎？呵，你們兩個人是不是有什麼不愉快的事
情？」

「弟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嚴肅地說。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驚了一跳。他有點害怕起來，但他自己也說不出什麼緣故。

「弟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又說，「答應我你要去實行我的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你說吧。」

「這是很重要的；據我看來，你一生的幸福都靠着牠呢。我現在要對你說的話我這些天來已經想了好久……弟弟，盡你責任，盡你這一個誠實寬大的人的責任；不要再讓人在外邊講你的壞話，不要再把你這不好的榜樣拖延下去——你，原本是一個最好的人！」

「帕威爾，你這是什麼意思？」

「同費尼奇加結婚……她愛你；她是你的孩子的母親。」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向後退了一步，舉起雙手：「你是這樣說的嗎，帕威爾？我一向以為你是最不贊成這種婚姻的！你這樣說嗎？你不知道這正是因為尊重你的緣故我纔沒有辦你說得很對的我的責任嗎？」

「在那件事情上尊重我，就錯了，」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帶了一種厭倦的徵笑答道。「我漸漸覺得巴扎洛夫罵我的貴族氣派的話是對的了。不；親愛的弟弟，我們不要再顧什麼體面和什麼輿論；我們如今是垂老恬淡的人了；我們現在應該把一切的虛榮心丟開。讓我們使你所說的，盡我們的責任吧；看看吧，我們這樣還可以換得幸福來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跑過去擁抱他的哥哥。

「你把我的眼睛完全打開了！」他叫道。「我常常說你是世界上最聰明、心腸最好的人，果然沒有錯，現在我又知道你明白事理跟你心地高貴的程度一樣。」

「輕點，輕點；」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打心地說；「不要弄傷你這明白事理的哥哥的腿，他快到五十的年紀還像一個旗手似地去同人家決鬥呢。那麼事情已經決定了；費尼奇加就得做我的……*belle soeur*（法語：弟媳）了。」

「我親愛的帕威爾！可是阿爾卡狄會怎樣說呢？」

「阿爾卡狄？他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這句話！結婚是違背他的原理的，可是他的平等的觀念却可以滿足了。並且，老實說，階級的差別 *ou distinction de classe*（法語：在十九世紀）還有什麼意義呢？」

「啊，帕威爾！帕威爾！讓我再親你一次吧。不要怕，我會小心的。」
弟兄兩個又互相擁抱了一下。

「你覺得怎樣，是不是現在就該把你的意思讓她知道？」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爲什麼要這樣急？」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回答說。「你們已經談過了嗎？」

「我們已經談過了？*Quelle idée!*（法語：什麼話！）」

「好拉，那就對了。第一你得先好起來，並且時間多著呢。我們應當仔細地想一下，再商量……」

「可是我想，你已經決定了吧？」

「自然，我已經決定了，我誠心誠意地感謝你。我現在要去了：你得休息，休息；任何的興奮對你都是不好的……不過我們以後還可以再討論的。好好地睡吧，好哥哥（一），上帝保佑你。」

「他爲什麼要這樣地感謝我？」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他弟弟走了以後一個人想道。「好像這不是由他作主似的！他結了婚，我馬上就走開，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或者德列斯敦或者佛羅連斯，我一直住在那兒等我……」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用香水打濕他的前額，閉上了眼睛。他的美麗的瘦臉承著鮮明耀眼的白日的光輝，靜靜地躺在雪白的枕上，彷彿一個死人的頭……他的確是一個死人了。

原
书
空
白
页

二十五

在危可爾斯奎，卡奇亞同阿爾卡狄正坐在花園裏一棵高高的檸檬樹下一張蓋着草皮的長凳上面；非非躺在他們近旁的地上，使牠的瘦長身子帶着一種玩狗家所謂的「鬼伏式」的漂亮的曲線。阿爾卡狄同卡奇亞都沒有做聲；他手裏拿着一本半開的書，她在一個籃子裏檢起剩餘的一點麵包屑，搗去饑一小羣麻雀，牠們在她的腳邊吱吱喳喳地跳來跳去，但也不會失掉牠們特有的那種胆小謹慎的習性。在小徑上，和在非非的櫻黃色背上正撒了一些陽光的斑點，一陣微風在檸檬叢中吹過，使那些淡黃色的點子慢慢地來回移動；一片濃蔭罩在阿爾卡狄和卡奇亞的頭上，只偶爾有一線明亮的日光在她的髮上閃耀。兩個人都不講話，可是他們不講話和他們坐在一起的樣子正可以表示他們中間彼此信任的親密來；他們兩人似乎誰都不去注意身邊的同伴，但同時誰都暗暗地高興這個同伴在自己身邊。他們的面貌，自從我們上次跟他們分手以後，也有了改變了；阿爾卡狄看起來更安靜一點，卡奇亞更活潑一點，更大胆一點。

「您不覺得，」阿爾卡狄開頭說，「俄國人給檸檬樹起的名字 *檸檬* 很好嗎；再沒有一種樹

的葉子映在天空裏有這麼輕靈，這麼「鮮明的」(原文：vivid)。

卡奇亞抬起眼睛向上望了望，同意地說：「是的；」阿爾卡狄便想道：「好的，她並不責備我講了文雅的話。」

「我不喜歡海涅(1)，」卡奇亞望了一下阿爾卡狄手裏拿的那本書說，「不管是他笑的時

候，或者哭的時候；只有在他沈思絕望的時候我纔喜歡他。」

「我卻喜歡他笑的時候，」阿爾卡狄說。
「這是鄉那種愛譏諷人的舊習慣的遺物。」(「遺物！」阿爾卡狄想道——)「要是巴扎洛夫聽見了怎樣？」等等；我們要把您改造的。」

「誰要改造我？您？」
「誰？——我姊姊；還有波爾非利·卜拉東諾維奇，您現在已經不同他吵架了；還有姨媽，您前天還陪她到禮拜堂去的。」

「呵，我不能說不去啊！至於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您不記得，她對好些事情都是跟葉夫

(1) F. Heine (1797—1856) 德國詩人。——譯者。

金尼同樣意見的？」

「我姊姊那時是受了他的影響，就跟您那時一樣。」

「跟我那時一樣？那麼讓我問一句，您是不是發見我現在已經擺脫了他的影響了？」

卡奇亞不答話。

「我知道，」阿爾卡狄接著說下去，「您從來就不喜歡他。」

「我不能夠論斷他。」

「您不知道，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娜，我每回聽到這樣的回答我都不相信……並沒有
一個人我們誰都不能夠論斷他的！這只是一種迴避罷了。」

「好吧，那麼我告訴您，我不……並不能說是不喜歡他，不過我覺得，他跟我不是同一類的人，我跟他也不是一類的……您跟他也不同。」

「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怎麼能夠告訴您呢？……他是一隻野獸，您同我是個馴了的。」

「我也是個馴了的？」

卡奇亞點了點頭。

阿爾卡狄抓了抓他的耳朵。「我對您說吧，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娜，您知道，這是一種侮辱嗎？」

「爲什麼，您喜歡做一隻野——」

「不，不野，卻是強壯，充滿着氣力。」

「單單粗犷也是沒有用的……您看，您的朋友並不想穿這樣，可是他做到了這樣。」

「哼！那麼您以爲安嬌·賽爾格萊夫娜受了他很大的影響嗎？」

「是的。不過沒有人能夠長久支配她的，」卡奇亞低聲說。

「您爲什麼這樣想呢？」

「她很驕傲……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她把她的獨立看得很重要。」

「雖，或不看軍靴呢？」阿爾卡狄問道，這時候在他心中閃過了一個思想：「牠有什麼好處？」「牠有什麼好處？」卡奇亞也這樣想着。年青人時常感情很好地在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起着同樣的念頭。

阿爾卡狄笑了笑，他接近卡奇亞輕輕地說：「老實說您有點怕她吧？」

「怕誰？」

「怕她，」阿爾卡狄帶著深意地說。

「那麼您怎樣呢？」卡奇亞反過來問他道。

「我也怕，聽着我這樣說，我也怕。」

卡奇亞感觸地對他伸出一根手指。「我可不明白了，」她說；「我姊姊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您好好的；比您第一回來的時候好多了。」

「真的！」

「怎麼，您沒有注意到嗎？您不覺得高興嗎？」

阿爾卡狄想了一會。

「我靠了什麼取得安娜·賽爾格萊夫娜的好感呢？是不是因為我把您母親的信帶了給她呢？」

「這是一個原因，也還有別的原因，我不告訴您。」

「爲什麼？」

「我不說。」

「呵！我知道：您是很固執的。」

「是的，我是這樣。」

「並且會觀察人。」

卡奇亞側眼看了阿爾卡狄一下。「也許是這樣的；這叫您生氣嗎？您覺得怎樣？」

「我奇怪您從那兒學會了這樣觀察人的。您這麼怕羞，這麼謹慎；您跟誰都不接近。……」

……

「我一向都是過着孤獨的日子；這情形使人不得不多思想。可是我真的跟誰都不接近嗎？」

阿爾卡狄感激地望了卡奇亞一眼。

「那固然不錯，」他說；「可是處在您的地位的人，我是說；處在您的環境的人，並不常常有這種觀察的能力；他們就同帝王一樣，不容易知道事實的真相的。」

「可是您知道，我並沒有錢。」

阿爾卡狄楞了一下，他沒有馬上懂卡奇亞的意思。「啊，不錯，財富都是她姊姊的！」他樂然明白了；這思想並沒有使他不高興。「您說得多麼好！」他說。

「什麼？」

「您說得很好，很坦白。並沒有不好意思，也不是做作。我常常想一個人知道並且說出來自己是個窮人，他的感情裏一定有一種特殊的東西，一種驕傲吧。」

「靠了我姊姊的好心，我倒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經驗。我剛纔提到我的地位，也只是順口講出來的。」

「好的；不過您得承認您也有一點我剛纔所說的驕傲的。」

「請您舉一個例子吧？」

「例如，您——原諒我問您這句話——您不肯嫁一個有錢人吧，我想是不是？」

「要是我很愛他的話……不，我想就是那時候我也不肯嫁他的。」

「啊！您看！」阿爾卡狄叫起來，停了一下他又說：「您爲什麼不肯嫁他呢？」

「因爲就是在歌謠裏面唱的，不平等的婚姻，結果也總是不幸福的。」

「也許您喜歡支配人，不然……」

「呵，不！爲什麼我要這樣呢？剛剛相反，我個願意服從的；只有不平等才是難受的。一個人尊重自己，服從別人，那是我能够瞭解的，那是幸福；可是一個附屬依賴的生活……不，我已經過够了。」

「過够了，」阿爾卡狄跟着她說了一句。「是的，是的，」他繼續往下說：「您並沒有白費安娜·賽爾格萊夫娜的妹妹；您跟她一樣，是喜歡獨立的；不過您更謹慎罷了。我相信，不管您的感情是多麼強烈；多麼神聖，您一定不肯先表示出來的……」

「那麼您以為應該怎樣呢？」卡奇亞問道。

「你們是一樣地聰明；您的性格縱使不比她姊姊堅強，至少也是跟她一樣的。」

「請您不要拿我跟我姊姊相比，」卡奇亞快地打岔說：「那是對我很不利的。您好像忘記了，我姊姊又漂亮，又聰明，並且……尤其是您，阿爾卡狄。尼可拉萊維奇，不應該說這種話，不應該做出這種正經的臉色。」

「您說「尤其是您」，是什麼意思——您怎麼會以為我是在開玩笑？」

「自然，您是在開玩笑。」

「您這樣想嗎？可是要是我真相信我說的話呢？要是我相信我甚至還沒有把我的意思充分表達出來呢？」

「我不懂您的話。」

「真的嗎？好吧，我現在明白了；我一定把您的觀察力估得太高了。」

「怎麼呢？」

阿爾卡狄不回答，卻把臉掉開了，卡奇亞在籃子裏找了幾粒麵包屑，向着麻雀拋去；可是她揮手時用的勁太大了，那羣麻雀沒有啄食麵包屑就飛走了。

「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娜！」阿爾卡狄突然說道；「也許在您看來，都是一樣的；可是我告訴您，我不但把您看得比您姊姊還高，並且還把您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高。」

他站起來，快快地走開了，好像他嘴裏吐出來的話把他自己駭跑了似的。

卡奇亞護她的兩手和籃子都落在膝上，她垂下頭，把阿爾卡狄的背影望了許久。漸漸地一片紅暈透出她的兩頰來了；可是她的嘴脣並沒有笑，她的烏黑的眼睛表示出一種驚悚的和一種莫名的感情。

「你一個人在這兒嗎？」她聽見安娜·賽爾格萊夫娜的聲音在她的近旁說；「我還以為你跟阿爾卡狄一塊兒到園子裏來的。」

卡奇亞慢慢地抬起眼睛望她的姊姊（她打扮得很漂亮，甚至可說是很講究，站在小徑上，用她那撐開的陽傘傘尖去搔弄非非的耳朵），慢聲答道：「是的，我一個人。」

「那我也看見的，」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微笑地說；「我想他是回到他的屋子裏去了。」

「是的。」

「你們在一塊兒唸書嗎？」

「是的。」

安娜·賽爾格萊夫擰着卡奇亞的下頷把她的臉抬起來。

「我盼望，你們沒有吵嘴吧？」

「沒有，」卡奇亞說，她輕輕地推開了她姊姊的手。

「你回答得多麼嚴肅！我以為可以在這兒找到他，打算約他出去散步。他說了好幾次要我同他出去散步了。城裏給你送來了幾雙皮鞋；你快去試試看；我昨天纔注意到你那雙皮鞋實在太舊了。你對這些事總不大留心，其實你倒有一雙漂亮的小腳！你的手也不錯……不過牠們稍嫩大一點；所以你得特別留心打扮你的腳。可是你又是一個不要裝飾的人。」

安娜·賽爾格萊夫擰着小徑走了，她那身漂亮的衣服一路上發出輕輕的簾簾聲；卡奇亞從草叢上站起來拿那本海涅的詩集也走了——可是並不是去試她的鞋去。

「漂亮的小腳！」她想到，一面慢慢地，輕輕地走上了被太陽晒得炙熱的露台的石級；

「你說是漂亮的小腳……唔，以後他也會這樣說了。」

可是她突然感到了一陣羞愧，便更快地跑上樓去了。

阿爾卡狄經過走廊回到他的屋子去，一個警事從後面追上來，通報說，巴扎洛夫先生在他的屋子裏等候他。

『斐夫金尼！』阿爾卡狄喃喃地說，差不多顯出一種吃驚的樣子；『他來了好久嗎？』

『剛來到，他吩咐不用向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通報，一直領他到您屋子裏去。』

『難道家裏出了什麼事情嗎？』阿爾卡狄想著，就急急跑上了樓梯，開了房門。他看見巴扎洛夫的臉色，馬上放了心，其實這位沒有料到的客人雖然面容遊是精神飽滿，但也已經有點消瘦了，一個經驗多一點的人可以從那臉上看出一種內心不安的表徵來。他的肩上披了一件滿是塵土的大衣，頭上帶了一頂便帽，他正在簷前；就是在阿爾卡狄大聲歡叫着撲到他身上去的時候，他也沒有站起來。

『還是想不到的！什麼好運氣把你帶來了？』他反覆地說，就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好像一個人自以為、並且竭力裝出自己是很高興的樣子。『我想家裏一切都順遂吧，人人都好吧？』

『一切都順遂，可是並不是人人都好，』巴扎洛夫說。『不要多講話，叫人給我倒一杯克

瓦斯（一）來，你坐下，聽我用幾個我盼望是簡捷了當的話把事情給你講明白。」

阿爾卡狄靜了下來，聽着巴扎洛夫敘述了他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的決鬥。阿爾卡狄大大地吃了一驚，並且還很苦痛，不過他覺得用不着把這種感情表露出來；他只問他伯父的傷是不是真的不重；他聽到巴扎洛夫這樣回答，傷倒是很有趣的，不過不是從醫學的立場來說，他也勉強笑了笑，可是他心裏覺得難過，又覺得羞愧。巴扎洛夫彷彿知道了他的這種心事。

「不錯，兄弟，」他說，「你看這就是跟封禮的人物住在一起的結果。你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封禮的人物，去參加他們的武士風的比武了。好吧，所以我現在動身回我父親那兒去了。」巴扎洛夫結束說，「兩路兩邊還兒來……告訴你這事情，老實說，要是我不把無用的謊話當做一種假事的話。不，我總還這兒來——鬼知道爲了什麼。你知道，一個人抓住自己的頸骨，把自己拔起來，就像從菜田裏拔起一根蘿蔔似的，有時候這也是很好的事；這就是我最近做的事……可是我又想再看一下我剛剛捨棄的東西，看一下我在那兒生長的菜田。」

「我盼望這些話不是指着我說的，」阿爾卡狄發急地說；「我盼望你不是想把我捨棄

吧？」

巴扎洛夫掉轉眼睛注意她，並且差不多要看透對方的心似地望了阿爾卡狄一下。

「還會叫你這麼難過嗎？我覺得你早已把我捨棄了，你看起來多麼健旺，多麼活潑……你跟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的事情一定進行得很順利了。」

「你說我跟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的什麼事情？」

「怎麼？你不是爲了她纔從城裏到這兒來嗎，小雞兒？呵，那些近期學校調查得怎樣了？你是不是要對我說你並不要她嗎？或者你已經達到了說話審慎的階段嗎？」

「葉夫金尼，你知道我素來對你總是很坦白的；我可以對你明說，我可以對你發誓，你弄錯了。」

「哼，新名詞，」巴扎洛夫低聲說。「可是你也不用着急，這事情跟我完全沒有關係。一個浪漫派會說：『我覺得我們的路開始分岔了，』可是我只說我們彼此討厭了。」

「葉夫金尼……」

「好朋友，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一輩子討厭的東西多着呢。我想現在我們應該分手了，是不是？我自從到了這兒以後，我就覺得渾身都不舒服，就像我讀了果戈理（一）寫給

卡盧加總督夫人的信似的。哦，我還沒有吩咐他們把馬解下來。」

「我敢說，這太過火了！」

「爲什麼？」

「我不講我自己；可是這對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未免太失禮了，她一定想看見你的。」

「呵，那你錯了。」

「剛剛相反，我相信我並不錯，」阿爾卡狄答道。「你爲什麼要裝假呢？我們既然講到這一個，那麼我問你，你自己不是爲了她纔到這兒來的嗎？」

「那也許是的，可是你聽錯了。」

可是阿爾卡狄並沒有錯。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想見巴扎洛夫，爲了一個管事來請他去。巴扎洛夫去見她之前還換了衣服；原來他預先把新衣服放在箱子裏容易拿到的地方的。

阿金左夫人接待他的地方，不是在他那次突然表白他的愛情的屋子，却是在客廳裏面。

她懇切地把她的指尖伸給他，可是她的臉上現出一種不由自主的侷促的表情。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巴扎洛夫連忙說，「我第一件事就得使您放下心。現在站在您面前的，是一個早已恢復了他的理性，並且希望別人也忘記了他的僕事的可憐的人。這次我離開的時間是很久的；雖然您也會承認我不是一個軟弱的人，可是我想到您對我仍還懷着厭惡的心思的時候，我就是走了，心裏也會難過的。」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個人剛剛爬到了高山頂上似的，她的臉被一個微笑照亮了。她第二次伸出手給巴扎洛夫，並且也回握了他的手。

「過去的事不用提了，」她說。「我尤其不願提牠，因為從我的良心上說，我那時候也有過錯，倘使不算歇斯動，至少也是別的。那麼簡單地說，讓我們還是像從前那樣地做朋友吧。那是一個夢，不是嗎？誰又記得夢中的事情呢？」

「誰記得牠們？並且，愛情……您知道，只是一種純粹想像的感情罷了。」

「真的嗎？我聽了很高興呢。」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是這樣地說，巴扎洛夫是這樣地說；他們都以爲自己說的是真話。他們的話果然是真的，完全真的嗎？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作者更不知道了。可是他們接着又談了一番話，就像他們彼此完全信任似的。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問了巴扎洛夫一些話，也問起他在基爾沙諾夫家中做了些什麼事情。他差一點就要講出他跟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決鬥的事了，可是他想到她也許會疑心他故意把自己顯得是有趣味的人，便忍住不說了，他只回答她說，他這些時候都在做他的研究工作。

「我呢，」安娜·賽爾格葉夫娜說，「我起初覺得很鬱悶，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你想不到，我還準備到外國去呢！……後來又好，您的友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來了，我又回到了舊軌道上去。我扮起我擅長的腳色了。」

「什麼腳色呢，我可以問嗎？」

「媽媽，保護人，母親一類的腳色——隨便您怎麼說都可以。呵，您不知道我從前總不大明白您怎麼會跟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成了親密的朋友；我覺得他實在平凡。可是現在我知道他比較清楚一點，也看出來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並且他年青，他年青……那是很可貴的……不像您同我，賽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他跟您在一塊兒還是那麼騷躁嗎？」

「什麼，他是那樣的嗎？……」安娜·賽爾格葉夫娜說，她停了一下又說下去：「他現在同我比較熟習多了；他常常同我談話。他從前老是躲開我。其實我那時也不想找他談話。他同

卡奇頭倒更相熱。」

巴扎洛夫覺得不耐煩了。「自然一個女人總免不掉要騙人的，」他想到。「您說他老是離開您，」他冷笑道高聲說；「可是也許您已經明白他是愛着您了吧？」

「怎麼！他也是嗎？」安娜·賽爾格萊夫娜順口說道。

「他也是的，」巴扎洛夫恭敬地鞠了一個躬，跟齊她說。「您難道會不知道嗎？難道我告訴您的還是新的消息？」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埋下她的眼睛。「您錯了，賽夫金尼·瓦四里以奇。」

「我不這樣想。可是也許我不該提起這個來。」過後他又暗暗地在自己心裏說：「你以後不要再對我講假話了。」

「爲什麼不該呢？可是我以為您這樣一來未免把那滿眼即逝的印象看得太重了。我現在開始疑心您是喜歡誇張的了。」

「我們最好還是不要談輻吧。安娜·賽爾格萊夫娜。」

「呵，爲什麼呢？」她回答道；可是她自己就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去了。她同巴扎洛夫在一塊兒仍還覺得有點拘束，雖然她已經對他說過，並且還叫自己也相信過去的事全都忘記了。

她同他談着最簡單的話的時候，甚至就在她同他開玩笑的時候，她也還感到一陣輕微的恐懼。就如坐輪船航海的人無憂無慮地談笑着，在別人看來他們與在陸地上完全一樣；可是只要發生了一點最小的障礙，只要看見了一點不尋常的徵象的時候，他們每個人的臉上立刻現出特別驚惶的表情，這證明出來他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那個隨時都會發生的危險的。

安爾·賽爾格萊夫鄉同巴扎洛夫並沒有談多久的話，他漸漸地露出思索的樣子來；她回答他時也帶着心不在焉的神氣，後來她提議他們一塊兒到羅子裏去，在那里他們找到了郡主同卡奇亞。「可是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到哪兒去了？」安爾·賽爾格萊夫鄉問道；她辯說他已經有一點多鐘沒有出來了，便差人去請他來。找了好一會纔把他尋到；他隱藏在花園裏樹木繁茂的地方，兩手支着下巴，坐在那里出神，他的思想是深奧、嚴肅的，却並不是憂鬱的。他知道安爾·賽爾格萊夫鄉同巴扎洛夫單獨在一起，並不像以前那樣地感到妬嫉；相反的，他的面容漸漸地光亮起來；他似乎在一個時候又是驚奇，又是快樂，並且決定了一件事情。

葬他亡故的阿金左夫生前並不喜歡新奇的東西，可是他也不反對「高尚趣味的活動」。因此他在花園裏面，花房和小湖的中間，用俄國磚修了一座依照希臘神廟式樣的建築物。沿着這神廟或臺廊背後的暗牆，造了六個壁龕，預備安置他在外國定購的六座石像。這六座石像是代表孤獨，靜默，沈思，憂鬱，謙和，敏感的。其中的一個，就是把手放在嘴唇上的靜默的女神，已經運到並且安置好了；可是當天便有幾個農家孩子把她的鼻子打壞了；雖然附近一個泥水匠給她補上了一個「比先前的還要好過一倍的」新鼻子，阿金左夫還是叫人把她搬開，她現在還在打麥倉的角落裏，已經站了好些年了，一般農家婦人對她始終懷着一種迷信的恐怖。神廟的前面，一部分早已被繁茂的矮樹掩沒了；只有那些圓柱的三角面還在濃密的綠葉叢中露了出來。在這神廟裏便是在正午時候也是很涼爽的。安琳·賽爾格萊夫靜自從在那里看見一條她以後便不喜歡去了；可是卡奇亞還常常來坐在一個壁龕下面的寬石凳上。在這地方，在樹蔭與清涼中間，她不是讀書，便是做別的事情，再不然便是沉浸在完全寧靜的感覺裏面，這種感覺

我們每個人一定都知道，牠的好處就在半意識地靜靜聽着生命的洪流在我們身外和在我們內心，無絕不息地氾濫。

巴扎洛夫到後的第二天卡奇亞又來坐在她心愛的石凳上，又是阿爾卡狄坐在旁邊。他求她把牠帶到這個「神廟」裏來的。

這時睡中飯時間還有一點鐘的光景；帶露的清晨已經變成炎熱的白日了。阿爾卡狄的臉上仍還留着一天的表情；卡奇亞好像心裏有事情似的。她的姊姊剛剛用過早茶便叫她到她的屋子裏去，姊姊起先跟她親熱了一下，姊姊的這種舉動常常叫卡奇亞感到一點驚慌，接着姊姊就勸她對待阿爾卡狄要小心一點，尤其不要單獨同他談話，免得惹起她的姨媽同全個宅子的人注意。並且在前一天晚上安娜·賽爾格萊夫娜的精神有點失常；卡奇亞也覺得心裏不安，好像她也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似的。她這次答應阿爾卡狄的要求的時候，她對她自己說，還是最後的一次了。

「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娜，」他帶着一種帶羞的從容說，「自從我得了幸福跟您同住，在

一個宅子裏以後，我跟她談論過許多事情；可是同時還有一個問題……對我……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到現在還沒有提過。您昨天說過我在這兒有了改變了，」他繼續說下去，他一面去望卡奇亞的眼睛，一面又避開她那正掉到他臉上來的詢問的眼光。「我的確大大地改變了，您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實在是靠了您才有這個改變的。」

「我……是我嗎？……」卡奇亞說。

「我現在不是初來時候的那個自負的孩子了，」阿爾卡狄接着說。「我沒有白活了二十三年；跟從前一樣，我願意做一個有用的人，我願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獻給真理；可是我不再到我從前尋覓理想的地方去尋求我的理想了；理想自己來找我了，……就近在我的身邊。在今天以前，我並沒有認識我自己；我要我自己去做一些我沒有力量解決的工作。……我的眼睛最近睜開了，這是靠了一種情感……我沒有把話講得十分清楚，不過我盼望您會了解我。」

卡奇亞不回答，可是她也不再望他了。

「我想，」他又說，這一次聲音有點發顫了，在他的頭上一隻破繭藏在赤楊樹葉中間安閒地唱起歌來——「我想每個誠實的人都應當對那些……對那些……說實話，對那些跟他親近的人，所以我……我決心……」

可是說到這里，阿爾卡狄的雜辯就接不上來了，他的話失去了連絡，他口吃起來，終於不得不停了片刻。卡奇亞仍還沒有抬起她的眼睛。她好像不明白他說這些話有什麼用意，彷彿還在等着什麼似的。

「我料得到我的話會叫您吃驚的，」阿爾卡狄努力振作起精神又說，「尤其因為這個情感多少……多少，請留心聽着……」您有點關係。您還記得吧，您昨天責備我缺乏嚴肅認真精神，」阿爾卡狄說着，他好像是一個陷在泥沼裏的人，知道自已每走一步便愈陷愈深，然而他仍還急急往前走，總希望能夠早早跨過這片沼地；「那種責備的話是常常對付……常常落到……年青人身上的，不管他不是已經不該受責備的了；要是我的自信力大一點的軀……」（「來，幫忙我，幫忙我吧！」阿爾卡狄絕望地想道；可是卡奇亞仍還跟先前一樣，不掉過她的頭來。）「要是我能希望……」

「倘使我能够確實相信您所說的，」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安娜·賽爾格萊夫御的清朗的聲音。

阿爾卡狄立刻不做聲了，卡奇亞的臉色變成了蒼白。在這叢叢住神廟的矮樹旁邊有着一條小徑。安娜·賽爾格萊夫御同巴扎洛夫兩人正沿着小徑走來。卡奇亞同阿爾卡狄看不見他們，

却聽見了他們的每一句話，他們衣服的碎聲，甚至他們的呼吸。他們走了幾步，好像有意似的，恰恰在神廟對面站住了。

「您看，」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繼續說，「您同我都錯了；我們兩個人都不算太年青了，尤其是我；我們都嘗過生活的滋味來的，我們都疲倦了；我們——爲什麼還要裝做不知道呢？——都是聰明的人；起先我們對彼此都感到了興趣，起了好奇心……後來……」

「後來我就漸漸變成陳舊的了，」巴扎洛夫插嘴說。

「您知道這並不是我們的誤解的原因，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彼此都不需要，這是主要的一點；我們兩個人……我怎麼說好呢？……相同的地方太多了。我們以前還不曾明白這一點。反面，阿爾卡秋……」

「您嚮事他麼？」巴扎洛夫問道。

「不要講啦，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您告訴我說他對我不是沒有好感的，我一向就覺得他是喜歡我的。我知道我可以做他的媽媽了，可是我不斷您說我近來也常常想他。在那種青春的、壯盛的情感裏面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

「在這種情形裏面通常是用「魔力」這個字眼的，」巴扎洛夫打岔道；在他的壓抑住的却又

是沈著的聲音裏洩露出一股怨氣。「昨天阿爾卡狄對我帶了一種神祕的樣子，他沒有提起您是您的妹妹，……那是一個重要的前兆。」

「他對卡奇亞就像一個哥哥那樣，」安繆·賽爾格萊夫婦說，「我喜歡他的這種地方，不過我也許不該讓他們這樣地親近。」

「這話是從……您這做姊姊的心裏出來的嗎？」巴扎洛夫把聲音拉長地說。

「自然是……可是爲什麼我們老是站住呢？我們還是走吧。我們談得多奇怪，不是嗎？我決沒有想到我會跟您談這些話。您知道，我怕您……同時又信任您，因爲您實在是一個好人。」

「第一，我一點也不好；第二，我對您已經毫不重要了，您還對我說我是一個好人……這就跟放一個花圈在死人頭上一樣。」

「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們是沒有責任的……」安繆·賽爾格萊夫婦說；可是一陣風吹過，使柳葉沙沙地響起來，把她後面的話吹走了。停了一下巴扎洛夫的聲音在說：「自然是自由的……。」其餘的話聽不清楚了；脚步声遠去了……一切都是靜靜的。

阿爾卡狄掉頭去望卡奇亞。她還是像先前那樣地坐着，只是她的頭埋得更低了。

「卡太林娜·賓爾格萊夫娜，」他把兩手緊緊捏在一起，聲音顫抖地說，「我永遠愛您，不能改變，我就只愛您一個人。我想告訴您這個，想知道對我的意見，並且向您求婚，因為我不是一個有錢的人，並且還準備爲您犧牲。您不回答我！您不相信我嗎？您以爲我是隨便說的嗎？可是請您記着最近的幾天吧！您一定好久就知道了一切——請您聽明白——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早已不留痕跡地消滅了吧？望着我，對我說一個字也好……我愛……我愛您……相信我！」

卡奇亞用了一種又高興又嚴肅的眼光望着阿爾卡狄，遲疑了好一會，纔帶一點笑意地說：「是。」

阿爾卡狄從石凳上跳起來。「是！您說了「是」，卡太林娜·賓爾格萊夫娜！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只是說我愛您，您相信我……或者……或者……我不敢講下去了……」

「是，」卡奇亞又說了一遍，這次他明白她了。他抓起她一雙大而美麗的手按在他的胸上，他歡喜得快透不過氣來。他差一點站不穩腳了，他只能反覆地叫着：「卡奇亞，卡奇亞……」她天真地哭起來，又暗暗地笑自己流了眼淚。誰要是沒有見過自己所愛的人眼中這樣的淚水，他就不知道一個人在羞愧與感激的陶醉中能够在這世界上快樂到怎樣的程度。

第二天大清早安邸·賽爾格萊夫綁差人把巴扎洛夫請到她的闥房裏去，她勉強地微笑著，把一張摺疊的信箋遞給他。還是阿爾卡狄的一封信，他求她答應她妹妹的婚事。

巴扎洛夫把信匆匆看了一遍，努力節制着自己不讓他那當時發生的幸災樂禍的情感表露出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說，「我記得您在昨天還以為他像一個哥哥似地愛著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綁呢。您打算怎麼辦呢？」

「他以為我該怎麼辦？」安邸·賽爾格萊夫綁依舊笑着問道。

「好的，我想，」巴扎洛夫答道，他也笑了笑，雖然他跟安邸·賽爾格萊夫綁一樣，心裏很不高興，沒有一點想笑的心思。「我想您應該給這一對年青人祝禱了。從各方面看來這是一個美滿的婚姻；基爾沙諾夫的環境還不壞，他又沒有哥哥，他的父親脾氣很好，不會反對他的。」

阿金左夫夫人在屋子裏來回踱著。她的臉色一會兒紅一會兒白。

「你這樣想，」她說。「好的，我覺得沒有障礙。……我替卡奇亞高興……也替阿爾卡

歡。尼可拉葉維奇高興，自然我要等待他父親的回信。我想要他親自去見他父親。可是你看，這事情就證明我昨天對您說我們兩個人都老了的的話是對的了……我怎麼早沒有看出來呢？這倒奇怪了！」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又笑了起來，她很快地掉開了她的頭。

「年青人都變得很快滑了，」巴扎洛夫脫着，也笑起來。「再見吧，」他停了一會又說。「我希望您把這件事弄個圓滿的解決；我在遠處也會高興的。」

阿金左夫夫人連忙掉轉臉來向着他。「您不走開吧？為什麼您現在不要住下去呢？住下吧……跟您講話是很使人興奮的……好像人就走在懸崖的邊上似的。起先覺得害怕，可是走下去胆子就大了。您住下吧。」

「謝謝您留我住下，」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還要稱讚我的談話的本領。可是我覺得我在不是我自己的圈子裏就攔得太久了。飛魚能在空中支持一個時候，不過牠們不久就得跳回水裏面去；請您也答應我回到我自己的環境裏去吧。」

阿金左夫夫人望了望巴扎洛夫。她的臉上露着一個苦笑。「這個人的確愛過我的！」她想道，她有點可憐他，便帶着同情地對他伸出她的手。

可是他了海鷗的意思。「不！」他說，便往後退了一步。「我是一個窮人，可是我還從未受過別人的關濟呢。再見吧，祝您幸運。」

「我相信我們這次還不是最後的會面，」安納·賽爾格萊夫帶著一種不由自主的動作說。「世界上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巴扎洛夫答道，他鞠了一個躬便走出去了。

「那夢你想給你自己造一個巢了，」巴扎洛夫還天賦在地板上收拾他的箱子的時候，他這樣對阿爾卡狄說。「好吧，還是很妙的事。可是你用不着這樣鬼鬼崇崇的。我還以為你在另一方面活動呢。不過說不定連你自己也想不到吧。」

「我跟你分手的時候我的確沒有想到這個，」阿爾卡狄答道；「可是為什麼你自己也鬼鬼崇崇的，說這是「一件很妙的事」呢，好像我不知道你對於婚姻的意見似的。」

「啊，好朋友，」巴扎洛夫說。「你怎麼這樣說，你看我在幹什麼；我箱子裏似乎有一個空地方，我正在塞點乾草進去；在我們的生命箱子裏也是這樣的；我們應該塞一些東西進去，因此讓牠空著好。請你不要動氣；你一定還記得我一向對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夫的意見吧。有些年青小姐被別人說是聰明，只因爲她能够聰明地吹氣，可是你的那一位是站得住的，的確

她會十分站得住，因此她將來一定會把你抓在她的掌握中，不過這是應該的。「他碎的一聲將蓋子關上了，從地板上站起來。「現在，我再說一遍，再見吧，因為我們欺騙自己也是沒有用的——我們這次是永別了，你自己也知道的……你的舉動很聰明；你不宜於過我們這種辛苦、粗陋、寂寞的生活。你沒有銳氣，沒有恐懼，不過你有的是青年的勇敢，青年的熱情。你不適宜做我們的事。像你們這一類的貴族至多不過做一些斯文的順從或斯文的憤慨的舉動，那是沒有用處的。你不會戰鬥——你却以為你自己是一個勇敢的傢伙——可是我們却要戰鬥。呵，好的！我們的灰塵會跑進你眼睛裏去，我們的污泥會弄髒你的身子，可是你並沒有長到我們那樣高！你不知不覺地在恭維你自己，你喜歡罵你自己；可是我們討厭這些——我們要做的是別的事情！我們要打倒別的人！你是個很好的人；不過你是一個軟軟的、愛自由的少爺——借一句我父親常說的話：愛瓦拉都（一）」

「你跟我永別了，萊夫金尼？」阿爾卡狄愛戀地說；「你沒有別的話對我說嗎？」
巴扎洛夫搔着他的鬍後。「不錯，阿爾卡狄，不錯，我沒有別的話對你說，不過我不說

了，因為說起來又是浪漫氣味——那是說，有點肉麻。你趕快結婚吧；築好你的窠，多養幾個孩子。他們一定是聰明的，因為他們出世的時代比我好得多了。啊哈！我看馬已經預備好了。時候到了！我已經跟大家辭過行了……現在怎樣？喂，擁抱一下嗎？」

阿爾卡狄撲到他的從前的領袖同朋友的頸去，淚水從他的眼裏湧了出來。

「這便是年紀青的結果！」巴扎洛夫安靜地說。「可是我把我的希望放在卡太林娜·賽爾格萊夫娜的身上。你看着吧，她會很快地就把你安慰好了！」

「再會吧，兄弟！」他坐上了輕便馬車，對阿爾卡狄說，又指着一對並排蹲在馬房屋頂上的穴鳥說道，「那是你的一個榜樣！照他們那樣辦吧。」

「這是什麼意思？」阿爾卡狄問道。

「什麼？你對博物學的知識就這麼淺嗎，還是你忘了穴鳥是一種最可尊敬的家鳥嗎？還是你的一個榜樣！再見，西島爾（意大利語：Signore——先生）。」

車子囋囋地駛着走了。

巴扎洛夫說準了。這天晚上，阿爾卡狄同卡奇亞談話的時候，他完全忘了他從前的教師。他已經開始讀從卡奇亞的支配了，卡奇亞也覺察到這個，她並不覺得驚奇。他得在第二天動身回瑪利因諾去見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安娜。賽爾格葉夫娜並不去管東還對年青人，只是爲了禮俗的關係纔沒有讓他們長久單獨地在一起。她很大方地把郡主跟他們隔開；老郡主聽見他們議婚的消息，只是流着眼淚亂發脾氣。起初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還就心自己看見他們的幸福，一定很難過，可是事實却不是這樣；她看了不但不難過，反而感到興趣，末了甚至使她心安了。因此安娜。賽爾格葉夫娜一面高興，一面又不愉快。「巴扎洛夫果然說對了，」她想到；「那原不過是好奇心，就只是好奇心，愛舒服，自私自利……」

「孩子們，」她高聲說，「你們覺得怎樣，愛情是一種純粹想像的情感嗎？」

可是卡奇亞同阿爾卡狄連她的意思也不懂。他們有點躲避她；他們無意中竊聽到的談話的斷片時常騷擾着他們的心。可是安娜。賽爾格葉夫娜不久就使他們心安了；還在她並不是聊事——她已經使她自己心安了。

原
书
空
白
页

巴扎洛夫的年老的雙親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的兒子會回家，因此他們看見他時便更加歡喜得不得了。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非常興奮，不停地在家裏來回地跑着，使得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把她比做一隻「母竹雞」；她那件縮短了的衫子後面拖着一條短短尾巴，使她的確有點像一隻鳥。他自己也只是唔唔的哼着，咬着他的烟斗的琥珀嘴子，或者用他的手指搔自己的頸項，把頭往左右轉動，好像他要試一下他的頸是不是裝得牢牢的，過後他忽然又張開他的闊嘴，發出一陣細聲的笑。

「我回來在你這兒住六個星期，老爸爸，」巴扎洛夫對他說。「我要做我的工作，這次請你不要來打擾我。」

「你就是把我的面貌都忘記了，我也不會來打擾你！」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回答說。

他的確守了約。他像上次那樣把他的兒子安頓在他的書房裏以後，幾乎就避開，不跟他兒子見面，他還阻止他的妻對兒子作不必要的慈愛的表示。親愛的，葉紐夏前次回來的時候，

他對她說，「我們吵得他有點不高興了；這次我們應當聰明些了。」阿里娜·伏拉西葉夫詢問她的話，可是這對她並沒有什麼好處，她只有在吃飯的時候纔看見她的兒子，並且現在她簡直不敢對他講話了。「葉尼新加，」她有時會喚他道，可是不等他回過頭，她便很快地玩弄着她的手提袋的繡子，支吾地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只是——」過後她就去找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手支着下巴，跟他商量說：「親愛的，你知不知道葉紐夏今天午飯高興吃什麼——紅菜湯呢還是甜菜根湯？」——「可是爲什麼你自己不去問他呢？」——「呵，我會討厭我的！」然而過了幾天巴扎洛夫便不再把自己關起來了；工作熱減退了，一種沉鬱的無聊和莫名的煩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動作都顯出了一種古怪的疲倦來；甚至他的腳步，本來是堅定，勇敢，快捷的，現在也改變了。他不再單獨地散步了，他開始去找別人談話；他到客廳裏喝茶，同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在菜園裏走來走去，他不講話只是同他父親一塊兒抽煙；有一次他還問起亞歷克賽神父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起先很高興這種改變，可是他的快樂不久便消失了。「葉紐夏真叫人耽心，」他偷偷地對他妻子訴苦道：「他並不是不滿足或者不高興——那倒是不緊要的；他有著憂愁，有著苦悶——那是頂可怕的，他老是不講話。只要他肯罵我們也好；他一天天地瘦起來，他的臉色也不好看。」——「上帝可憐我們吧，上帝可憐我們吧，」

那個老婦人低聲說：「我想在他的頭上掛一道護身符，可是他自然不肯的。」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好幾次極小心地轉灣抹角用話來打聽他兒子的工作，和健康，以及阿爾卡狄的近況。……可是巴扎洛夫的回答却是勉強的，順口說出的；有一次他覺察到他父親在漸漸用話套他講出什麼來，他便煩惱地說：「爲什麼你講話老是用脚尖着地在我周圍繞圈子？這個辦法比從前的還要壞。」——「啊，啊，我並沒有什麼用意！」可憐的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連忙答道。他又發揮政治的意見也引不出什麼話來。有一天他講到就要實行的農奴解放的事，便談起進步來，希望用這個來引起他的同情；可是巴扎洛夫只是淡淡地答道：「昨天我走過籬笆下，我聽見農人的小孩在那兒唱歌，他們不唱山歌，却哼着小調。這就是你的進步。」

有時巴扎洛夫走進村子裏去，用他平日的擲檢的口吻，跟一個農人談起話來：「喂，」他對他說，「老兄，把你們的人生觀講給我聽聽；你看，他們說，俄羅斯的力量和將來都是抱在你們手裏的，歷史的一個新紀元也要由你們來開創——我們的真正的語言和我們的法律都是你們給我們的。」那個農人不是不回答，就是斷斷續續地講出幾句這一類的話來：「好的，我們試試看……因爲您知道，一定的……舉例說，我們應當怎樣……」

「你告訴我，你們的米爾是什麼東西。」巴扎洛夫插嘴說：「是不是就是她說成在三隻魚

上面的米爾？(一)】

「小父親，地皮才是放在三條魚上面的，」那個農人就用他的那種家長的、慈祥的單調聲音和氣地答道：「可是在我們的那個，就是說，米爾上面，我們知道主人的意思是很有勢力的；因為你們是我們的父母。主人的規矩越兇，農人越好。」

巴扎洛夫有一天聽到了這樣的回答，便慷慨地奪了養料，轉身走了。農人也慢慢地走向家去。

「他在講些什麼？」另一個臉色陰沉的中年農人站在自己的屋門口，遠遠地望着巴扎洛夫跟這個農人談話，便問道。「欠租嗎？喂？」

「欠租，沒有的事，老哥，」第一個農人答道，現在他講話沒有一點家長的單調聲音了，却有了一種輕視的粗魯的調子：「呵，他這樣那樣地亂講了一會，他大約想伸伸舌頭罷了。當然啦，他是一位老爺；他懂得什麼呢？」

(一)俄文「米爾」(Mыл)這字除了鄉村自治組織外還有一個意義是「世界」，俄國老百姓稱「世界」是放在三條魚背上的。——譯者。

「他哪兒會懂得什麼呢！」另一個農人說，接着他們拉了拉帽子，又拉了拉帶子，便去商量他們的工作和需要了。唉！巴扎洛夫只是輕蔑地聳了聳肩，他原先自己誇口說過他懂得怎樣跟農人談話（他同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爭論時這樣說過的），在他的堅強的自備中他却從來沒有疑心過在他們的眼裏他不過是一種打彈的小丑。

然而巴扎洛夫後來終於爲他自己找到了一件事情。有一天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在他面前給了一個農人包紮那隻受傷的腿，可是老人的手有些發顫，他不能夠縛好；他的兒子來給他幫了忙，從此他便時常幫忙他父親給人治病，雖然他同時又不停地嘲笑他自己向他父親推薦的藥方，和馬上把藥方施用的他的父親。可是巴扎洛夫的譏笑並沒有使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心裏有一點兒難過；他們反而給了他一些安慰。他用兩根手指把他那件染着油跡的便衣提起來，一面抽着他的烟斗，他常常高興地蘸着巴扎洛夫講話；巴扎洛夫的嘲罵越刻毒，他那好脾氣的父親笑得越痛快，把一口黑牙齒全露出來了。他甚至常常把兒子的那些無味的或是無意義的答話放在口裏唸着，例如有一天他不論對什麼事都說：「並不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只因爲他兒子聽說他要去作早禮拜，用了那一句話講他。「謝謝上帝！他的鬱悶已經過去了！」他悄悄地對他的妻說：「他今天還這麼跟我開玩笑的——真是好極了！」並且他想起了自己有一個這樣的

動手，便歡喜得快發狂了，心裏充滿了驕傲。「是的，是的，」當他把一瓶古特藥水或一盒白藥膏拿給一個穿男人衣服戴一頂角形帽子的農婦的時候，他就對她說，「只要我兒子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你就應當時時感謝上帝，好女人；你現在可以得着最科學的、最新的方法的治療。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就是法國的皇帝拿破崙的醫生也不比他好多少。」那個農婦是來訴說她覺得渾身不舒服的（可是這句話的意思她自己也說不明白），聽見他的話，只是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伸手在懷裏掏出了包在手帕角上的四個雞蛋。

巴扎洛夫有一次還給一個過路的布商拔了一個牙；這雖是一個最平常的牙齒，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却把牠當作一件古董似地保存起來，當他把牙齒拿給亞歷克賽神父看的時候，口裏不住地說，「您看，這麼長的牙齒！葉夫金尼的氣力真不小。那個賣布的好像要跳到空中去了。就是一棵橡樹，他也会拔起來的！」

「很有前程的！」亞歷克賽神父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把這個萬分高興的老人對付過去，末了只好這樣說。

一天鄰村的一個農人帶了他兄弟到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家裏來求診，病人患的是發疹傷

寒。這個可憐的人垂死地躺在一束乾草上面；渾身發出一種黑的點子，他失去知覺已經許久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惋惜地說，爲什麼不早來請醫生診治，並且表示現在已經無望了。事實上這個農人還沒有把他兄弟送回家，病人就在車上死了。

三天以後巴扎洛夫走進他父的屋子，問他父親有沒有什麼積酸藥。

「有的；你要來做什麼用？」

「我得用牠來……燒灼一個刀傷。」

「誰的刀傷？」

「我自己的。」

「什麼，你自己？怎麼傷的？是什麼一種刀傷？在什麼地方？」

「看這兒，在我手指上。我今天到那個村子裏去，你知道，就是那個患發疹傷寒的農人的村子。他們不知道爲了什麼一種理由，正要解剖他的屍體，我已經很久沒有動這種手術了。」

「以後呢？」

「以後，因此我便求醫讓我來動一下；我就把牠割傷了。」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的臉色馬上變成灰白，他不說一句，就跑到他的書房去，即刻拿着一

塊硝酸銀回來。巴扎洛夫正要拿起牠就走。

「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還是讓我給你弄吧。」

巴扎洛夫笑了笑。「你真是個熱心的醫生！」

「不要笑了，我求你。把手指拿給我看看。傷口不大。我弄得痛不痛？」

「壓緊一點；不要怕。」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止住了。「葉夫金尼，你以為怎樣；是不是用烙鐵來燒一下更好些？」

「那是應該早點弄的；現在就是硝酸銀，其實也不中用了。倘使我自己受了傳染，現在也太晚了。」

「怎麼……太晚……」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差不多講不清楚這幾個字了。

「那是沒有疑問的，已經隔了四點多鐘了。」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又把傷口燒了一會兒。「那個藥膏就沒有硝酸銀嗎？」

「沒有。」

「怎麼能够呢，我的上帝？一個醫生連這樣一件萬不可少的東西也沒有的！」

「你倒沒有看見他的刺絡針呢，」巴扎洛夫說着便走開了。

這天直到夜深，第二天一個整天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不斷地找了種種的藉辭到他兒子的房裏去；雖然他一點也不提起那傷口，——他甚至找了一些不相干的話來談——他却牢牢地望着他兒子的臉，他那種驚惶地望着他兒子，因此巴扎洛夫忍受不下去了，生氣地嚷着要離開。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答應以後不再去打擾巴扎洛夫，他這方面，也得這樣辦，因為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他自然沒有讓她知道那件事情）開始就心地盤問起來，問他為什麼不睡覺，他心裏焦慮着什麼事情。整整兩天他都守着他的約，雖然他還是偷偷地留心看着他的兒子，覺得他兒子臉色很不好看……可是第三天吃午飯的時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巴扎洛夫埋着頭，什麼東西都不吃。

「你為什麼不吃呢，藥夫金尼？」他裝出很隨便的樣子問道。「我覺得今天菜做得很好。」

「我不想吃東西，所以我不吃。」

「你胃口不好嗎？你的頭怎樣？」他畏怯地說：「痛不痛？」

「不錯。當然，頭痛。」

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端坐着，十分注意地聽他們講話。

「不要生氣，葉夫金尼，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繼續說；「你肯讓我給你看看脈嗎？」

巴扎洛夫站起來。「用不着看脈，我可以告訴你；我有點發熱。」

「有沒有發顫呢？」

「不錯，也有點發顫。我去躺一會兒，你可以給我送點菩提花茶來。我一定受涼了。」

「怪不得我昨晚還聽見你發顫，」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說，

「我受涼了，」巴扎洛夫又說了一遍，就出去了。

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忙着預備菩提花茶；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便走到隔壁一間屋子裏去，絕望地默數他自己的頭髮。

這天巴扎洛夫就沒有再起床，晚上整夜都是在一種沉重的、迷迷糊糊的半睡狀態中。早晨一點鐘他勉強睜開了眼睛，藉着燈光他看見父親的蒼白臉正俯下來在望他，他便叫他父親出去。老人說聲請他原諒便走了，可是過了片刻他又躡起腳走進來；半藏在碗櫃門背後，不轉眼地望著他的兒子。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也沒有睡，她讓書房的門開着一點兒，她不停地到門

口來聽聽『葉紐夏呼吸怎樣』，又看看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她只能夠望見他那靜靜地俯著的背，可是就是這個也給了她一點微小的安慰。到了早晨巴扎洛夫勉強要起來；他覺得一陣頭暈，鼻子裏也出了血；他又躺了下去。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默默地伺候着他；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進來看他，問他覺得怎樣。他答道，『好些了，』便轉身向着牆壁。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搖着雙手，示意給他的妻子；她咬着她嘴唇免得哭出來，便走開了。整個宅子似乎一瞬間就變得黯淡無光了；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愁容；四周非常靜；院子裏一隻愛叫的公雞，被送到村子裏去了，牠不懂得為什麼會受着這樣的待遇。巴扎洛夫仍還躺在那里；臉向着牆壁。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試拿種種的問題去問他，可是巴扎洛夫顯煩起來，老人便回到圈手椅上坐下，動也不動一動，只是開或拉拉自己的手指節發出響聲。他到花園裏去了幾分鐘，像一座石像那樣地站在那里，彷彿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惶亂（驚惶的表情始終沒有離開他的臉）；然後又回到他兒子的屋裏，竭力避開他的妻子的詢問。她最後捉住他的膀子，激憤地、幾乎是威脅地問道：『他是什麼病？』於是他定了定神，勉強回答她一笑；可是連他自己也害怕起來，他發覺他發出的不是一個微笑，却是一陣狂笑。他在這天禱禱，就着人去請醫生。他覺得他應該把這事情告訴他的兒子，恐怕他兒子要生氣。

巴扎洛夫突然在沙發上轉過身來，用那對失神的眼睛望着他的父親，討着水喝。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拿了一點水給他，便趁勢摸了一下他的前額。燒得跟火一樣。

「爸爸，」巴扎洛夫緩慢地、啞聲地說；「我的情形很糟；我受到傳染了，過幾天你就得埋葬我的。」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脚快站不穩了，好像什麼人在他的腿上打了一拳似的。

「葉夫金尼，」他結結巴巴地說；「你這是什麼意思！上帝保佑你吧！你不過受涼罷了！」

「不要講了！」巴扎洛夫從容地插嘴說。「一個醫生是不可以這樣講的。種種傳染的徵候都有了；你自己也知道的。」

「傳染的徵候……在哪兒，葉夫金尼？……我的好上帝！」

「這是什麼？」巴扎洛夫說；他一面挽起他襯衫的袖子，給他父親看他膀子上那些示着凶兆的紅斑點。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駭得渾身打起寒顫來。

「假定，」他末了說，「就假定……即使有點像……傳染……」

「膿血症，」他的兒子打岔說。

「呵，呵，……一種流行病……」

「膿血症，」巴扎洛夫聲音尖銳而清晰地說：「你難道忘了你的教科書嗎？」

「好的，好的——依你怎樣講吧……無論如何，我們會治好你的。」

「得啦，又在騙人了。可是我們也不必爭論這個。我沒有料到會死得這麼早；老實說，這是極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你同母親應當利用你們的堅強的宗教信仰了；現在在試驗牠的時候了。」他喝了一點水，「我請求你一件事，……趁現在我的頭腦還清醒的時候。明天或者後天，你知道，我的腦筋便要辭職了。就是現在我也沒有十分把握我講話是不是還講得很清楚。我躺在這兒，我老是幻想着好些紅狗圍着我跑，你叫牠們對着我咬，好像我是一隻山鷄似的。我彷彿喝醉了似的。你完全懂我的意思嗎？」

「的確，葉夫金尼，你說話非常清楚。」

「那就更好了。你對我說你已經去請了醫生。你這樣做是爲了安慰自己……也安慰我一下吧；差一個人去……」

「去請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嗎？」老人插嘴道。

「阿爾卡狄·尼可拉以奇是誰？」巴扎洛夫說，彷彿不大明白似的。……「哦，不錯！那個小鳥兒！不，不要去打擾他；他現在變成一隻穴鳥了。不要怕；這還不是說胡話呢！差一個人去見阿金左瓦，安鄰·賽爾格萊夫娜；她是一位有田產的太太……你知道嗎？」（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點點頭。）「就說葉夫金尼·巴扎洛夫問候她，並且告訴她他快死了。你肯辦嗎？」

「是，我就去辦……不過你真會死嗎，葉夫金尼？……只要想一想！要是你死了，那麼還有什麼神的公道呢？」

「這個我一點也不知道；只是請你差一個人去。」

「我就差人去，我自己給她寫信。」

「不，爲什麼要你寫呢？只說我問候她；不用再講別的。現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紅狗那兒去了。奇怪！我集中我的思想去想死的事情，可是總沒有用。我看見一片模糊……再也沒有別的。」

他又苦痛地轉過臉向着牆壁；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便走出了書房，勉強支持着走進他妻子的臥房，立刻跪倒在神像前面。

「報告吧，阿里娜，爲我們禱告吧，」他呻吟地說；「我們的兒子快死了。」

醫生，就是那個沒有硝酸銀的驕醫，來了，他給病人看了病，叫他們接連用一種涼涼的治療法，他簡單地說了兩句照這樣辦還有痊愈的希望的話。

「您見過像我這樣的病人還不到天堂去的嗎？」巴扎洛夫問道，他突然抓住他躺的沙發旁邊一張笨重桌子的腿，搖了搖，就把牠推開了。

「還有力量，還有力量，」他喃喃說；「一切都還在這兒，可是我就得死了！……一個老年人至少還有時間準備跟生命分離，可是我……好的，去試試。反對死吧。死就要來反對你，那就完了！誰在那兒哭？」他停了一下又說。——「母親嗎？可憐的人！她那好吃的醋菜根湯以後又給誰吃呢？你，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你也哭了，我相信。呵，要是基督教不能給你幫忙，就做一個哲學家，一個斯多噶派（一）或是什麼好了！怎麼，你不是誇口說你是一個哲學家

(一)希臘哲學之一派，又稱淡泊學派。這派學者以堅忍嚴毅勇過諸德爲持躬涉世之標準。——譯者。

嗎？」

「我是個哲學家？」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抽咽地說，眼淚滑着兩頰直流下來。

巴扎洛夫的病勢是一點鐘比一點鐘地沉重了；病進展得非常快，外科的中毒往往是如此的。他還沒有失掉知覺，他能聽懂別人對他講的話；他還在掙扎。「我不願意說胡話，」他握緊拳頭，喃喃地說；「這太無聊了！」立刻他又說：「唔，八減十，還餘多少呢？」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像着了魔似的在屋裏走來走去，起先主張用這一種治法，過後又想用另一種，末了他只是蓋上他兒子的腳。「試一試冷的潔布包纏法……嘔吐藥……胃上貼芥子泥……放血，」他用力地喃喃說。那個被他挽留下來的小醫士贊成他的意見，又吩咐給病人喝檸檬水，自己却一會兒要烟斗來抽，一會兒又要點「添發加力的東西」，那就是說暹特加。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坐在門口一個矮凳上面，只偶爾出去購告一下。幾天前一面鏡子從她手裏滑下來打碎了，她一向把這種事當作兇兆的；就是安菲蘇席加也找不到話來安慰她。狄莫費以奇去請阿金左夫夫人去了。

一晚上巴扎洛夫都不好……高熱使他非常痛苦。快到早晨的時候他稍稍好了一點。他請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給他梳一梳頭髮，吻了一下她的手，喝了兩口茶。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懷

復了一點精神。

「謝謝上帝！他不住地說：『轉機來了，轉機就在面前了。』」

「現在就這麼想嗎！」巴扎洛夫喃喃說：「一個字眼有多大用處！他找到牠了；他說『轉機』，就覺得安慰了。真奇怪，一個人會相信一些字眼。譬如說，他給人講他是個傻瓜，雖然他並沒有挨打，他還是要難過；你要是叫他聰明人，縱然不付他一個錢，他也會高興的。」

巴扎洛夫的這段小小的議論，帶得有個平素辯論的風味，把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大大地感動了。

「說得好，很好！」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樣子。

巴扎洛夫悲戚地笑了笑。

「那麼，據你看來，」巴扎洛夫說：「究竟是轉機過了呢，還是牠正來了？」

「你好些了；那是我看得出的，這就使我高興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答道。

「好的，那就是了；高興總不會錯的。不論她呢，你還記得嗎？你差人去通知吧？」

「我當差人去過了。」

病人的這種轉瞬的現象並沒有繼續多久。病勢又沉重起來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坐在巴扎洛夫的身邊。看起來這個老人彷彿受着某種特別的焦慮的折磨似的。他幾次要開口講話——却又講不出來。

「葉夫金尼！他終於說了出來；我的兒子，我的唯一的，親愛的兒子！」

這種不習慣的稱呼在巴扎洛夫的心上生出了效力。他稍稍轉過頭來，並且顯然在掙扎着要把那個正壓在他心上的昏睡的力量掙開，他終於吐出聲音道：「什麼事，父親？」

「葉夫金尼，」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下去，他在巴扎洛夫面前跪了下來，雖然巴扎洛夫已經閉上眼睛，看不見他了。「葉夫金尼，你現在好些了；上帝保佑，你就要好的，可是趁着這個時機安慰安慰你母親和我，盡一次基督徒的職責吧！我對你講這種話，是很難的；不過更難的是……永遠，葉夫金尼……想一想吧，怎樣的……」

老人講不下去了，他兒子的眼睛雖然仍還閉着，可是臉上却現了一種奇異的表情。

「要是這事情可以給你們一點安慰的話，我便不拒絕，」末了巴扎洛夫說：「不過我不想必這樣着念。你自己還說我好些了。」

「呵，是的，葉夫金尼，的確好些了；可是誰知道呢，都是捏在上帝的手裏，你畫了這個

「賤賤……」

「不，我還要等一會兒，」巴扎洛夫打岔說。「我贊成你的話，轉機已經來了。要是我們兩個人都弄錯了的話，好吧！你知道，失了知覺的人也可以受聖體的。」

「葉夫金尼，我求你。」

「我想等一會兒，現在我要睡了。不要打擾我。」他把他的頭放回在枕上了。

老人從地上站起來，坐在船椅上，抱住他的轎轎，咬起他自己的手指來……

他突然聽到一陣有彈簧的輕便馬車的聲音，這是在鄉間曠野裏特別容易引人注意的。輕快的車輪越滾越近了；現在連馬嘶聲也可以聽見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跳起來，跑到小窗旁邊。一輛用四匹馬拉的兩個座位的馬車正馳進他這小小房屋的院子裏來。他也不停下來去想，想還是什麼一回事，只是感到一種糊裏糊塗的快樂，一口氣跑到台階上去了……一個穿號衣的馬夫關着車門；從車裏走出來一個穿了件黑大衣戴了一幅黑面網的太太。

「我是阿金左瓦，」她說。「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還活着嗎？他是他的父親吧？我請了一位醫生來了。」

「恩人！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喊道，他抓起她的手，顫抖地放在他的嘴唇上面。這時安娜·賽爾格葉夫娜請的醫生，一個戴眼鏡的德國臉型矮小身材的人從容地從車裏走了出來。『還活着，我的葉夫金尼還活着，現在他有救了！』裏頭！裏頭！一個天使從天上降下來了。』

『這有什麼意思，好上帝！』老婦人從客廳裏跑出來，口吃地說；她也沒有弄清這是什麼事情，立刻就跪倒在走廊上安娜·賽爾格葉夫娜的腳邊，像一個瘋婆子似的吻起她的衣襟來。

『您這是做什麼！』安娜·賽爾格葉夫娜不依地說；可是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並不去理會她，同時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不住地說：『一個天使！一個天使！』

『Was ist das Kinder?』(德語：病人在哪兒？)病人在哪兒？』末了醫生有點不耐煩地說。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明白過來了。『在這兒，這兒，請跟我來，威爾結斯結爾·恩雅·郭列加(用俄國音講德語：最可敬的同事先生)，』他記起了從前學過的東西，便加上這末一句。『啊！』德國人說了這一聲，他皺着眉頭笑了笑。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引了他們走進書房。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阿金左瓦請的醫生來了，』他蹲下身子靠近他兒子的耳邊說，『她本人也在這兒。』

巴扎洛夫突然睜開了他的眼睛。「你說什麼？」

「我說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在這兒，她請了這位醫生，一個醫生來看你。」

巴扎洛夫動動眼睛朝四處望。「她在這兒……我要見她。」

「你就會看見她的；可是我們得先跟醫生談談。我要把你這病的歷史詳細講給他聽，現在既然西多爾·西多利奇（這是那個縣醫的名字）已經走了，我們要商量一下。」

巴扎洛夫看了這個德國人一眼。「好吧，就請快點談，只是不要用拉丁語；你知道，我懂得 *jam moritur*（拉丁語：已經死了）的意思。」

「Der Herr scheint dem Deutschen nachhills zu sein.」（德語：這位先生似乎也精通德國話的），「這個愛司枯拉皮司（一）的新弟子轉過臉對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說。」

「以黑（我）……加伯（用俄國普魯德語：即 *Ich sage*）……我們還是講俄國話吧，」老人說。

「啊，啊！原來是這樣，（德國音的俄國話）……好的……」

（一）*Asculapian*，羅馬宗教中的醫神。——譯者。

他們就開始商談起來。

半點鐘以後安娜·賽爾格萊夫娜由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引了進醫房裏來。醫生已經暗暗地告訴她病人沒有一點痊愈的希望了。

她望着巴扎洛夫……就在房門口站住了，她看見那一個激動的同時又是瀕死的臉龐和那一對皺着她的失神的眼睛，不禁大吃一驚。她只覺得害怕，是一種冷冷的、窒悶的懼怕；她即刻想道，要是她真的愛過他的話，她一定不會有這樣的感覺的。

「謝謝您，」巴扎洛夫費力地說，「我沒有料到這個。這是一件慈善的行為。我們又會面了，正如您所料到的。」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太好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開始說……

「父親，請你出去一會。安娜·賽爾格萊夫娜，您會答應的吧，我想，現在……」他把頭動了一下，指點着他那睡倒的無力的軀壳。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走出去了。

「好的，謝謝你，」巴扎洛夫又說了一遍。「這是皇族的派頭。據說皇帝也要去看垂死的人

的。」

「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

「啊，安娜·賽爾格萊夫娜，讓我們說實話吧。我是完結了。我是給踐踏在輪子下面了。所以想到將來，也顯然是沒有用的。死是一種陳舊的玩笑，可是對每個人都是很新鮮的。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害怕……不過我就要失掉知覺了，那麼一切都完了！——」他無力地搖搖他的手。「啊，我還得對您講什麼呢？……說我要過您吧！那句話以前就沒有意義，現在更沒有意義了。愛是一種形式，我自己的形體已經壞了。我不如說，您生得多麼動人！您現在站在這兒，這麼漂亮……」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不由自主地戰抖了一下。

「不要緊，不用耽心……在那兒坐下吧……不要靠近我；您知道，我的病是傳染的。」

安娜·賽爾格萊夫娜很快地走過來，在巴扎洛夫睡的沙發附近一張圓手椅上坐下了。

「高貴的心腸！」他低聲說，「啊，多麼近，多麼年青，又鮮艷，又純潔……在這間討厭的屋子裏！……好的，再見吧！親您長壽，那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趁着還活的時候，好好地利用您的時間。您看，這是一個多麼可厭的景象；一個蟲窩給壓得半死了，可是還在繼續地動。」

愈看，我也想通：我還要打倒那麼多的東西，我不情願死。爲什麼我要死呢？我還得解決一些問題，我是一個巨人！現在留給這個巨人的唯一的問題便是怎樣纔死得像個樣子，雖然在旁人看來這都是一樣的……不要緊；我是不會逃走的。」

巴扎洛夫閉了嘴，伸手去摸杯子。安那·賽爾格萊夫綁拿了一點水給他喝，卻並不取下她的手套，並且胆怯地不敢呼一口氣。

「您會忘掉我的，」他又說；「死人不是活人的伙伴。我父親會對您說，俄國要失掉一個怎樣的人了……那是廢話，不過請您不要反駁老年人的話。無論什麼玩具都可以安慰小孩的……您知道。還請您勸慰我母親。像他們那樣的人在你們的上流社會裏就是白天點起煙燭去找也找不到的。……俄國需要着我……不，顯然，我是不需要的。那麼誰又是俄國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縫是需要的，屠戶……給我們肉吃……屠戶……等一下，我有點補墊了……那兒有一座樹林……」

巴扎洛夫伸出他的手按在額上。

安那·賽爾格萊夫綁俯下身子接近他。「葉夫金尼·伊凡諾維奇，我在這兒……」

他立刻放下手，撐起半個身子來。

「再見吧；」他突然用力說，他的眼睛射出最後的光芒。「再見吧……禱禱……您知道，我那時候並沒有物您，……吹一下快靈了的燈，讓牠滅了吧……」

安娜·賽爾格萊夫總把嘴脣放到他的額上去。

「够了！他喃喃說，頭落回到枕上去。「現在……黑暗……」

安娜·賽爾格萊夫輕輕地走了出去。「怎樣了？」瓦西里·伊凡諾維奇低聲問道。

「他睡着了，」她用了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答道。

巴扎洛夫並沒有再醒過。到傍晚時他完全失去了知覺，第二天他便死了。亞歷克賽神父給他做了最後的宗教的儀式。在行臨終塗油禮的時候，聖油塗到他的胸上，他的一隻眼睛睜開了，臨死的臉上現出了一種類似恐怖的戰慄的表情，好像因為看見了穿法衣的教士，眼霧繚繞的香爐和神像前的燭火的緣故。最後他的呼吸停止了，全家的人都放聲哭起來，這時瓦西里·伊凡諾維奇突然被一陣憤怒抓住了。「我說過我要反抗，」他嘶聲叫着，他的臉漲紅了，並且變了相，他捏緊拳頭在空中揮舞，彷彿在威脅什麼人似的：「我反抗，我反抗！」可是阿里娜·伏拉西葉夫娜帶着滿臉淚水跑過去抱住他的頸項，兩個人都伏回下去。安非蘇席加後來在用人房裏對人說：「他們並排地低着他們可憐的頭，就像中午時候的一對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熱過去了，跟着來的是昏昏同黑夜，然後人回到了那個舒適的安身處，在那
黑疲勞和痛苦的人可以得到甜蜜的睡眠了。

二十八

六個月過去了。白色的冬天到了，牠帶來的東西多着呢！——晴朗的嚴寒的冷寂，沙沙作聲的積雪，樹枝上粉紅色的霜，淺藍的天空，煙肉上裊裊的炊煙，偶爾門開時衝出來的一陣陣的熱氣，還有好像被寒氣刺傷了的鮮紅的臉龐，和凍鳥的飛馳。正月裏某一天快過完了；傍晚的寒冷在靜止的空氣中更覺刺骨，黯然的夕陽又匆匆逝去。在瑪利因諾，窗戶都被燈光照得通亮；卜洛科非奇穿了一件黑禮服，戴了一雙白手套，帶着特別莊嚴的表情在餐桌上安了七個座位。一星期以前在這個教區的小教堂裏靜靜地舉行了兩個婚禮，幾乎連證人也沒有——這是阿爾卡狄同卡奇亞，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費尼奇加的婚禮；這一天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給他哥哥錢行，他哥哥有事情要到莫斯科去。安娜·賽爾格葉夫娜則在參加了婚禮，並且送了許多漂亮的禮物給這對年青夫婦以後，馬上就到莫斯科去了。

正是三點鐘的時候，大家圍着餐桌坐下了。米奇亞也來佔了一個座位，旁邊有一個戴着光亮的錦緞帽子的保明照應他。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坐在卡奇亞和費尼奇加的中間；兩個「丈夫」

便換着自己的妻子坐下。我們的這些朋友近來都有點改變了；他們都長得更健壯了，更好看了；只有帕威爾，彼得洛維奇比從前瘦了一點，這使他那富於表情的面貌更顯得優雅和高貴了。……費尼奇加也不同了。她穿了一件鮮艷的綢衫，頭髮上扎了一條寬的天鵝絨頭飾，頭項上掛了一條金鍊，她坐在那里，帶着一種抱歉的樣子動也不動一下，她對自己，對她周圍的一切東西，都很恭敬，她老是微微笑着，好像她在說：『我請你們原諒，我是沒有過錯的。』不只是她——所有其餘的人也都在笑着，好像也都帶着抱歉的樣子；他們都覺得有一點拘束，有一點惋惜，其實都是很快樂的。他們帶着近於滑稽的懇懇互相周旋，彷彿他們全都同意來演習一種樸素的喜劇似的。卡奇亞算這個人裏面最鎮靜的了；她很有自信心地看着她的四周，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已經非常喜歡她了，這是看得出來的。午飯完畢的時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站起來，手裏拿着酒杯，臉向着帕威爾，彼得洛維奇。

『你要離開我們了……你要離開我們了，親愛的哥哥，』他開始說；『當然，不會久的；不過，我還是不能不說我……我們……我多麼……我們多麼……唔，挺惜的是，我們不知道怎樣演說。阿爾卡狄，你說吧。』

『不，爸爸，我一點也沒有預備。』

『好像我就預備得挺好似的！好吧，哥哥，我只是簡單地說一句，讓我們來擁抱你一下，說你萬事順遂，盼你快快回到我們這兒來！』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跟每個人都親了吻，自然連米奇亞也在內；對費尼奇加，他還吻了一下她的手，可是她還沒有學會把手伸給別人去吻呢，他喝乾了一杯酒，杯子上又給斟滿了，他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祝你們快樂，朋友們！*God bless!*（別了！）』這最後一句英語誰都沒有注意到；不過大家都很受感動。

『巴扎洛夫的紀念，』卡奇亞在她丈夫的耳邊輕輕地說，她跟他碰了碰杯。阿爾卡狄用熱烈的握手來回答她，可是他不敢高聲提出祝飲的話。

這似乎應該是完結了！可是也許有一兩個我們的讀者想知道我們介紹過的那些人物現在，就是這時候，在做些什麼事情。我們願意使他們得到滿意的解答。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最近嫁了人，她不是爲了愛情結婚的，却只是由於聰明的打算。她的丈夫是俄國的未來的領袖之一，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個律師，富於處世的才幹，意志堅強，口齒流利——年紀不大，脾氣好，冷得像冰一樣。他們處得極和睦，也許有一天會達到完全

的幸福吧……也許會產生愛情吧。日郡主死了，她一死，馬上就被人忘記了。英爾沙諾夫父子住在瑪利因諾；他們的情形漸漸地好起來了。阿爾卡狄現在對管理田產的事非常熱心，他們的「田莊」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筆相當好的收入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被選作實現解放政策草案制者中的一個，並且拿出全副精力來從事工作，他整天在他那一區內奔走，作長篇演說（他以為農民應當被「訓練到明白事理」，那就是說，應當對他們把一套話反覆地說了許多遍，講得他們啞口無言）；可是說實話，一班鄉紳對他也並不十分滿意，那班紳士談起解放這個字眼來，時而講得漂亮乾脆，時而聲音低沈，充滿鬱悶，把 emancipation 唸成 *emancipation*（唸 *man* 音時還帶了很重的鼻音）；還有一班沒有受過教育毫不客氣地咒罵「那個 *manicipation*」的紳士也不喜歡他。這兩種鄉紳都說他心腸太軟了。卡太林娜·賽爾格葉夫娜生了一個兒子，叫柯立亞；米奇亞一天高興地到處亂跑，話也講得清楚流利了。費尼奇加，費多西亞·尼可拉葉夫娜除了她的丈夫和米奇亞外，就最崇拜她的媳婦，要是她的媳婦想起鋼琴來，她便高興地整天坐在她的身邊。我們不要把彼得忘記了。他越來越瘦，也越是神氣，可是他也結了婚，並且得了一筆數目不小的嫁粧，他的妻子是城裏一家花廠老闆的女兒，曾經拒絕了兩個很不錯的求婚者，只因爲他們沒有錢；彼得不但有一隻鐘——還有一雙漆皮鞋。

在德列斯敦的布呂爾平場上，每天下午兩點到四點中間——那是最時髦的散步時間——你可以遇到一個五十歲光景的人，他的頭髮完全灰白了，彷彿患着痛風症似的，可是他的面貌仍舊很漂亮，衣服也很講究，並且舉止間還帶了一種特別的風味，那是只有在高等社會中生活了很久的入纔會有的。那便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他從莫斯科到外國去養病，就在德列斯敦住下來，在那裏他喜歡同英俄兩國的遊客來往。他對英國人很誠樸，差不多到了體遜的地步，不過還是保持着他的尊嚴的；他們覺得他有點討厭，可是還尊敬他是，用他們自己的話，【a perfect gentleman（英語：一個十足的神士）】。他對俄國人比較自由，無拘束，他隨意發脾氣，常常挖苦他自己，又挖苦他們，不過他都是以極和藹、極隨便的態度出之的，沒有一點失禮的地方。他抱着斯拉夫派的見解，誰都知道在最高級的社會裏這是被看作 *bad manners*。！（法語：很卓越的！）他從來不讀俄文的書報，可是在他的寫字檯上有一個銀質的烟灰碟，形狀就像一隻俄國農人穿的樹皮鞋。我們的海陸軍家都喜歡去拜望他。瑪特維·伊里奇·加利亞金有一個時期失勢出國，到波希米的溫泉去時會來這里，很堂皇地拜訪了他一次；他同本地人很少來往，可是他們都非常尊敬他。倘使要找宮庭音樂會、戲院等等的門票，沒有一個人能够

此處 Hans Baron von Kirschnell（德語：萊爾沙諾夫男爵閣下）更容易、更快的了。他盡力做

些好事，他還博得一點小小的聲名；他並沒有白白做了一次交際場中的雄獅詞；可是生活對他是一個負擔……這負擔比他自己所想的還重得多。我們只消看他在俄國教堂裏面，靠着一邊牆壁，沉溺在深思中，許久都不動一動，只是苦痛地咬着自己的嘴唇，過後忽然醒悟過來，差不多叫人看不見地用手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

庫克新夫人也到外國去了。她現在住在海得爾堡，不研究自然科學，却研究建築學了，讓她自己說，她在建築學上已經發見了新的定律。她仍選同一班大學生常常來往，特別是同那些研究物理學和化學的俄國青年，這類人在海得爾堡的很多，他們起初常常使那些直捷的德國教授驚奇他們對事物的見解是那麽健全，可是後來又使同一些教授驚奇地發現了他們的完全無能與極端懶惰。西特尼科夫同兩三個這一類的年青化學家在一起，在彼得堡城裏跑來跑去，那些化學家連空氣跟淡氣也不清楚，可是裝滿了一肚皮的懷疑同自大，還有那個偉大的藥利賽也維奇也跟他在一起，西特尼科夫現在準備自己做一個傳人了，據他自己說，是繼續巴孔洛夫的「事業」。外面傳說他新近被什麼人打了一頓；可是他對那個人也算報了仇；在一份沒有人看的小報上一篇沒有人注意的文章裏面，他露了一點意思說打他的人是一個懦夫。他把這個叫做「諷刺」。他的父親還是像從前那樣地壓迫他，他的妻子當他是一個傻瓜……和一個文人。

在俄國境內一個偏僻的角落裏有着一個小小的鄉村的墓園。跟所有我們的墓園一樣，牠的外表是很淒涼的；墓園四周的水溝裏早已長滿了青草；灰色的木製十字架也倒了下來，在牠們的油漆過的頂蓋下面慢慢地腐爛；墓石都已換了地位，彷彿有什麼人從後面把牠們抬了起來似的；兩三棵光禿的樹遮不了日光；羊羣隨意地在墳墓中間來往……可是這中間有一座墳墓卻沒有被人碰過，也沒有被畜類踐踏過；只有在黎明時候有一些小鳥徒在霧上唱歌。一帶鐵欄杆護着這墳墓；牠的兩端種了兩棵嫩杉樹。葉夫金尼·巴扎洛夫就埋在這墳墓裏面。從鄰近的小村子裏常常有兩個非常孤獨的老年人來看望這墳墓——他們是一對夫妻。他們互相攙扶着，慢慢地拖着脚步走來；他們走到鐵欄杆前，跪在地上，傷心地哭了許久，他們長久地凝視望着那塊不會講話的石頭，他們的兒子就睡在牠下面；他們說了一兩句簡短的話，揩去了石上的塵土，弄直一棵杉樹的極枝，便又禱告起來，他們始終不忍離開這個地方，在這裏他們似乎跟他們的兒子離得更近，似乎跟他們對兒子的回憶也離得更近。……難道他們的禱告，他們的眼淚都是毫無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真诚的愛不是萬能的嗎？啊，不！不管那顆埋藏在墓裏的心是怎樣熱烈，怎樣狂暴，怎樣強頑，墓上的花却變為牠們的天真的眼淚而滲地在張望我們；牠們不僅對我們鼓說永久的靜謐，那個「冷酷的」大自然的偉大的靜謐；牠們還跟我們講說永久的和解與無疆的生命呢。